



8205
35402

大衆
刊

大衆

北京圖書館
★ 1953.7.1
期刊庫

號 月 五

行 印 社 版 出 衆 大



新都飯店

·永遠站在時代的尖鋒上·

年輕，新型，使人滿意。

中午：

爵士餐

辦了半天的公，理該有一回休息，爵士午餐，能給你最高安慰。自己跳舞，又可看人家跳舞，至於音樂悠揚，菜餚豐富，猶其餘事。

12.30—2.30

下午：

君子茶座

閒來無事，到君子茶座間去尋些刺激，菲列漢音樂，熱女郎唱歌，S & W 咖啡，還有中西美點廣式小吃……

3.00—5.30

華晚貴宴

全滬華貴的漂亮餐，房，惟新都，有古代別墅，現代廳，西廂，各種風味，各式設備，各種廚子，最有名廚，侍應，猶稱第一。

新夜都譚

Abie Santos
and His
Midnight Serenade

每晚十時開始供應

外筵送席

公館離市中心較遠，不妨打一個電話去叫，出來吃，一樣的全能，用具，口味，完全能使你稱心滿意。

·新新公司大樓·電話 97200·98010·

新出品

樂口福太妃糖

是大眾糖果

讀大眾雜誌

樂陶陶

口含太妃糖

甜津津

贈送親友...個個歡迎

歸遺細君...愛情倍增

應用範圍

親友禮物

日常消閑

款待賓客

病後調養

贈送小孩

旅行攜帶

餽贈病人

土產出門

孝敬老人

婚禮喜果

公司藥房南貨糖果
洋酒食物號均有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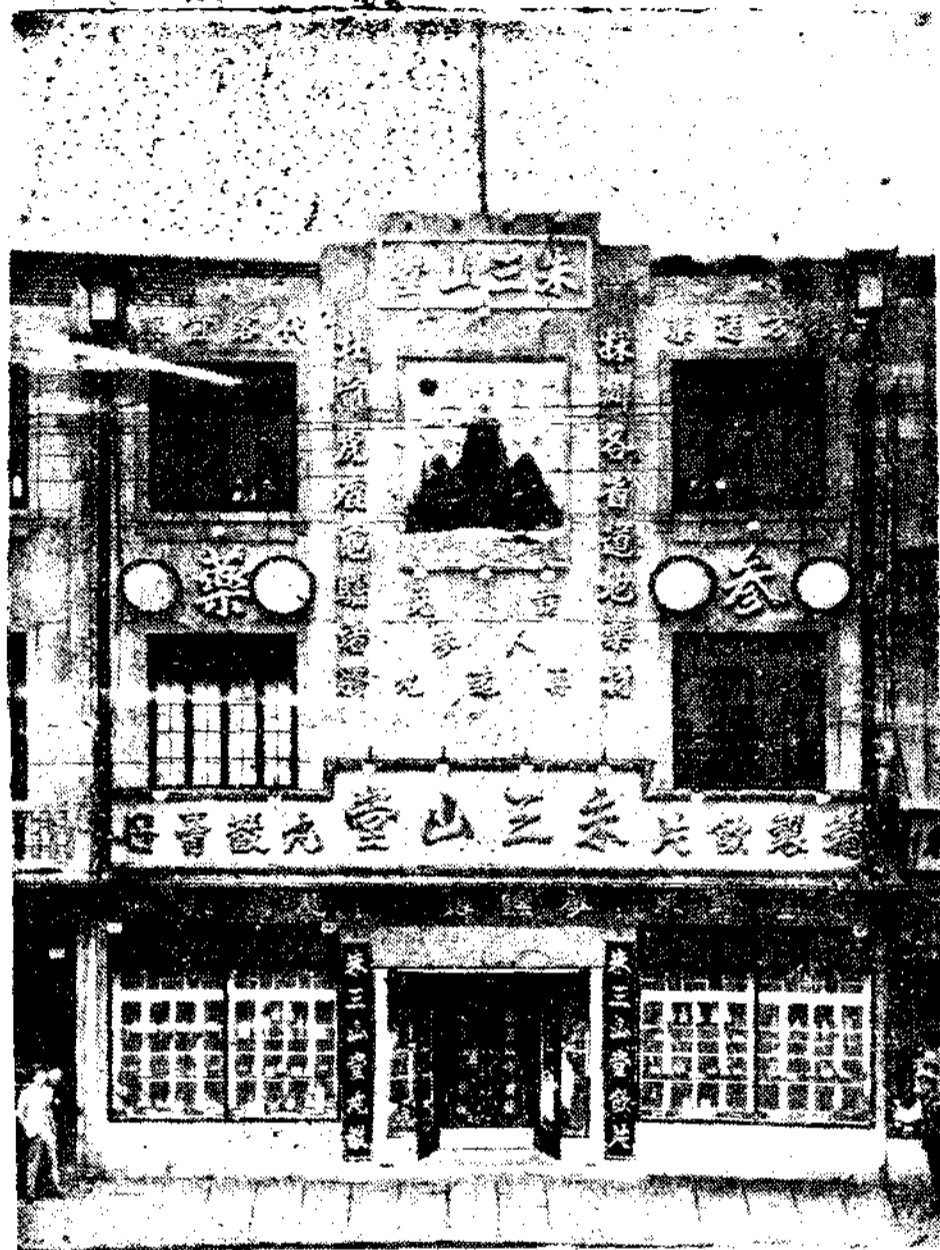
九福製藥公司滋養食品部



619461

朱三山參藥號

上海南市老北門西首



租界電話八〇八三二轉

本堂出品

人參再造丸

烏雞白鳳丸

諸葛行軍散

時疫十滴水

痧氣臥龍丹

虔脩六神丸

精製猴棗散

痧氣辟瘟丹

◀ 特設接方送藥 · 代客煎藥 ▶

萬國春季大香賓票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廿九日星期六
第卅一屆常年大賽第七天第九次

當眾揭曉

本香賓票定額五萬號。每號售中儲券一百圓，分作十條，每條售中儲券十圓。

本香賓票如全額售罄時，依照下列支配之：

頭獎（即頭馬）獨得中儲券一百五十萬元

二獎（即二馬）獨得中儲券六十萬元

三獎（即三馬）獨得中儲券三十五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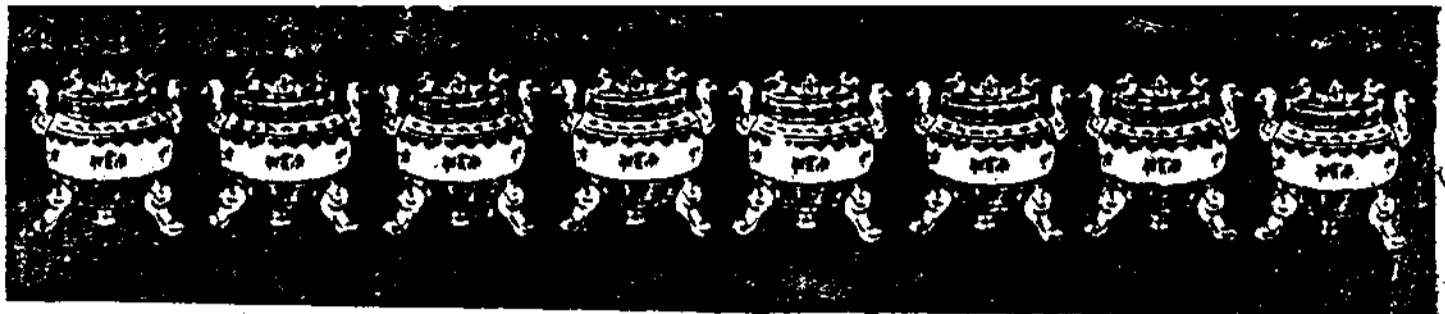
甲等小獎（即起步而未得馬位者）合得中儲券三十萬元

一等小獎（即未起步而有參加資格者）合得中儲券五十萬元

本香賓票如銷售未滿五萬號時，一切均照百分比例核減。

本香賓票定於民國卅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第九次賽前，由萬國體育會賽馬董事監視，當眾搖獎，並照搖彩部所公佈之章程辦理之。

領獎地點：上海馬霍路三〇四號萬國體育會



大眾五月號目次

民國三十三年
五月一日出版

彩色銅圖四頁

△插圖▽
△短篇小說▽

移玉記

予且

(二)

楚炬

譚正璧

(三)

上墳

白華

(三)

戲

呂伯攸

(四)

不夜城

張君勉

岳楓

(五)

人情的故事

張葉舟

(五)

一片花瓣

邢光祖

(六)

幸福

楊赫文

(六)

素心蘭

顧明道

(七)

紙短情長

徐卓呆

(八)

另外：皇極神數的傳人

程瞻虛

(八)

一欄：王小姐

孫玉聲

(二)

△國故新知▽

海上遊春記

唐文治

(二)

王批袁藏

周越然

(二)

△詩▽

何澄

沈恩孚

沈衛

景耀月

△參攷資料▽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每冊十元
存款預約優待八折

編輯人 錢須彌

發行所 上海白克路三六弄四號
大眾出版社
電話九一一三三號

印刷所 大沽路三八三弄四號
國光印書局
電話三三七四三

本埠總銷處 南京路慈淑大樓五二八
商社書報發行所
電話九二二三三四

外埠總銷處 五洲書報社
求益書社 春明書店
百新書店 中西書局
東新書局 滙西書店

經售處 外埠特約獨家經售處

- 漢口：漢口圖書文具社
- 蘇州：蘇州圖書文具社
- 南京：南京圖書文具社
- 無錫：無錫圖書文具社
- 常州：常州圖書文具社
- 揚州：揚州圖書文具社
- 嘉興：嘉興圖書文具社
- 松江：松江圖書文具社
- 寧波：寧波圖書文具社
- 濟南：濟南圖書文具社
- 煙台：煙台圖書文具社
- 天津：天津圖書文具社
- 北京：北京圖書文具社
- 崑山：崑山圖書文具社
- 衡州：衡州圖書文具社
- 新中國圖書公司
- 聚珍書局
- 日升山房書局
- 世界文具社
- 聚成堂書局
- 新泰書局
- 元大書局
- 標新書局
- 開明書局
- 藝文書局
- 鼎隆文具社
- 法界金剛書業
- 國界金剛書業
- 玉山書社
- 新中國圖書公司
- 青島：青島文化書局
- 文源書店
- 廣州：廣州文化書局
- 天津：天津金剛公司影印部
- 蘇州：蘇州大華書局
- 杭州：杭州大華書局
- 平陽：平陽大華書局
- 蚌埠：蚌埠大華書局
- 蕪湖：蕪湖大華書局
- 鎮江：鎮江華林書局
- 太倉：太倉華林書局
- 南通：南通華林書局
- 徐州：徐州華林書局
- 蘇州：蘇州華林書局
- 嘉興：嘉興華林書局
- 松江：松江華林書局
- 寧波：寧波華林書局
- 濟南：濟南華林書局
- 煙台：煙台華林書局
- 天津：天津華林書局
- 北京：北京華林書局
- 崑山：崑山華林書局
- 衡州：衡州華林書局



標準草書千字文	于右任	(一〇九)
△散文筆記		▽
來蘇社訪問記	張一鵬	(一一三)
不知老之將至齋隨筆	張一鵬	(一一四)
秋星閣筆記	包天笑	(一一六)
文壇懷舊錄	朱曼華	(一二三)
獨白	譚惟翰	(一二三)
上下古今譚	安納	(一二六)
談人生廣告	許晚成	(一二八)
△史地與科學		▽
沿多腦河西遊記	閔悅	(一二九)
世界小國剪影	閔言	(一三九)
緬甸風光	嚴懋德	(一四七)
花經	周瘦鵑	(一五三)
△戲劇		▽
黃岳淵		
三千金	顧仲彝	(一五七)
格雷斐斯與電影藝術	魯思	(一七三)
清宮怨	姚克	(一七七)
△長篇小說		▽
拈花記	包天笑	(一八五)
京塵影事	張恨水	(二〇二)
咖啡館	程小青	(二二二)
名作 蔡夫人	錢士	(二三二)
編後小記	編者	(二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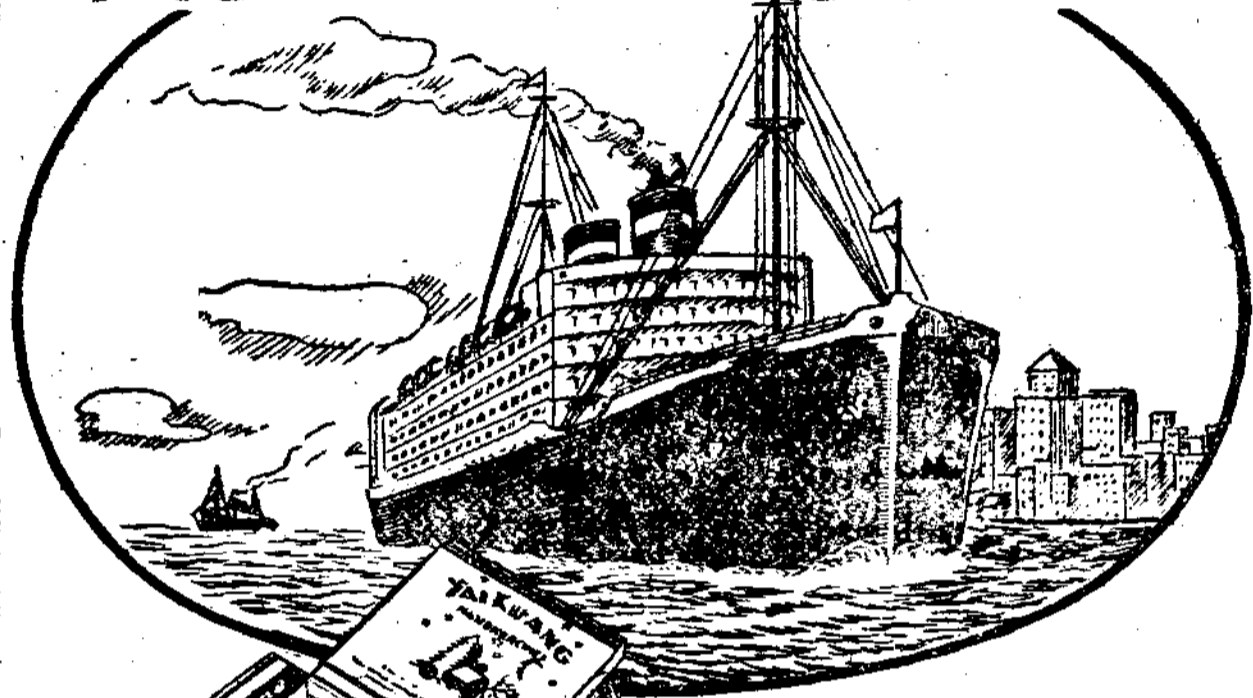
新誌介紹

▽東西 陶亢德先生曾經編輯「論語」「宇宙風」「天下事」「人間世」諸雜誌，為文壇泰斗，今繼西風之後，創刊「東西」，搜羅美備，遂譯精審，並有知堂老人之作，尤足珍貴。每冊八元。古今出版社發行。

▽新流 南京政論雜誌較多，文藝雜誌較少，「人間味」側重趣味，新流注意文藝，主編姚大均先生，別署長風，健筆足以扛鼎。每冊三元。

廣告價目					
後封面 (全面)	一千元	正封面 (全面)	八百元	後封裏 (全面)	六百元
目次 (全面)	五百元	普通欄 (全面)	四百元	普通欄 (半面)	二百元
普通欄 (三分之一)	一百五十元				

亞光手帕染織廠



亞光手帕
質精耐用
高尚仕女
愛不釋手

亞光牌 香檳牌

標商



冊註

TRADE



MARK

YA KWANG HANDKERCHIEF FACTORY

SALES OFFICE: 430 CHEKIANG ROAD SHANGHAI CHINA TEL 97801

號〇三四路江浙海上所行發

特奶 四奶
濃味 滋香



康福麥乳精



無論何時沖飲
福麥乳精便利非
凡。一經入水。
立即溶化。奶味
芬芳。既能促進
食慾復能滋補身
體。

正德藥廠發行

糖腸潤味美製煉汁菓

果導



主治：
腸部燥熱
便秘，便
血，大便
燥，便閉
，久服，
病或孕婦
之效。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最新健胃整腸劑

胃寧



主治：
急性慢性腸
炎，胃腸炎，
胃痛，消化不良，
嘔吐，消化不良，
食慾減少，食滯，
結食，胃脹，胃
酒，醉反胃等症。
胃。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適應症

胃腸良藥 大眾補品

食母生

食慾減退或缺乏，急慢性胃腸卡他，腹
痛，肚瀉，胃酸過多，胃擴張，痢疾，常
習性便秘，面皰，營養不良，各種維他
命缺乏症。

信誼藥廠監製

萬國大藥房

門批 · 價廉 · 貨齊 · 各國 · 處方 · 配製 · 審慎 · 電話 · 購貨 · 接方 · 迅速

· 藥良效特用家製自 · 品出廠名國各售經 ·

· 店支 ·

上海同孚路福煦路口
電話三九九二號

· 店總 ·

上海福州路山東路西
電話九八二一(四線)

標



商

中國首創第一發明

鹿頭牌

皮手套 · 皮背帶

皮手套皮背帶
為本公司所首
創發明品質優
良媲美舶來美
觀舒適始終服
貼式樣工程無
不精美故銷行
狂盛求過於供
堪稱國人自製
皮手套皮背帶
之冠軍馳名遐
邇盡人皆知

式樣新穎
美觀舒適
價廉物美
饋贈親友
最為相宜

華通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漢口路一五號

電話一六二一

各處均售

寰球牌

美術雙紋緞條真蘇紗手帕
安全牌緞條蘇紗手帕



富麗大方
美觀實惠

全國首創
送禮佳品

寰球手帕花籃

電話號碼九二一六

寰球織造廠

各大公司高尚百貨商店均售

中國銀器公司

經理

陳寶昌製銀器廠出品

中西電銀器皿

烟具茶具
酒具餐具

各種飾物
應有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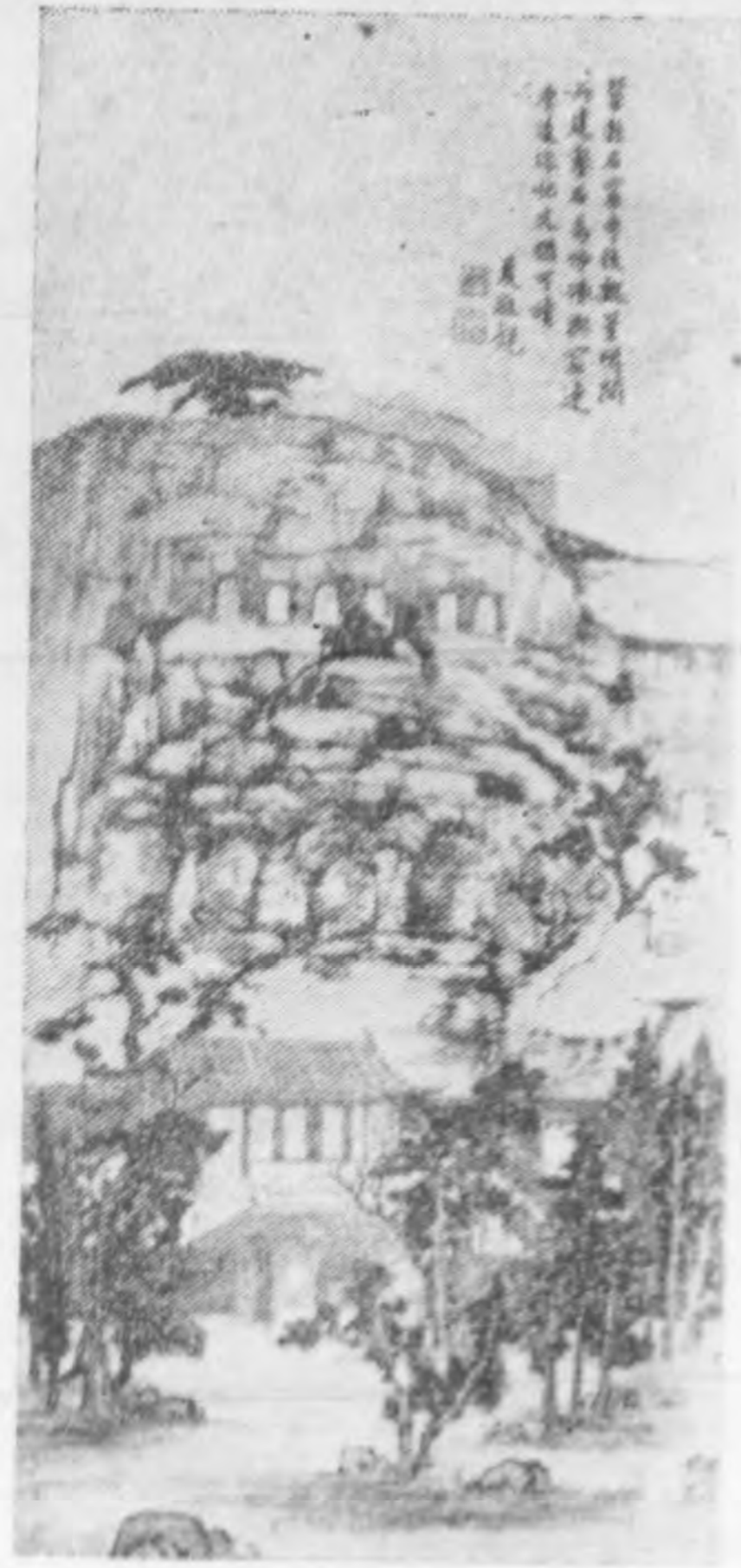
品質高貴
式樣新穎

堅固耐用
富麗堂皇

發行所：靜安寺路四三三號
廠址：北福建路一三七號

電話二四一七〇

▽夏敬觀先生山水△



夏敬觀
山水
畫



人體美

樂
 十
 觀
 而
 體
 志
 應
 而
 有
 趣
 執
 有
 故
 能
 緩
 急
 應
 初
 幸
 九
 張
 衡
 乃
 仍
 其
 三
 讓
 必
 得
 其
 偶
 世
 珍
 鶴
 義
 比
 寺
 鶴
 真
 願
 及
 羊
 心
 神
 言
 春
 有
 淡
 文
 心
 神
 開
 府
 於
 前
 表
 知
 表
 知

朱古微先生真蹟

▷ 日念紀之義意有上史歷 ◁



▷ ◦ 途前的己自出開開，間那刹一，中之霧煙的暗黑陣一在 ◁



▷ ◦ 洋海和空天亞東制控，隊艦翼輔，間雲翔翱，鳥鐵羣成 ◁

我們生在這箇大時代，不容許你逃避現實，明白了現實，也無所逃避。五月二十七日，是日本海軍三十八回海軍紀念日，日俄戰爭確定勝利的日子。日本最近來華代表谷川徹三氏，發表論文：「中有「日本如果在日俄戰爭中敗北，時至今日，整箇東亞，必已完全淪為歐美的殖民地無疑。此種觀念，並非是我箇人的獨斷，法國名小說家佛明斯，當日俄戰爭結束時候，在其所著之「白石之中」書中，也會說「日俄戰爭，是東方民族首次排斥白人勢力東向的戰爭，也是世界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戰爭。」這種觀察，確有深遠的眼光，所以節錄數語，來作圖畫的總說明。（安納）

▽世界名人對日本海軍紀念日之觀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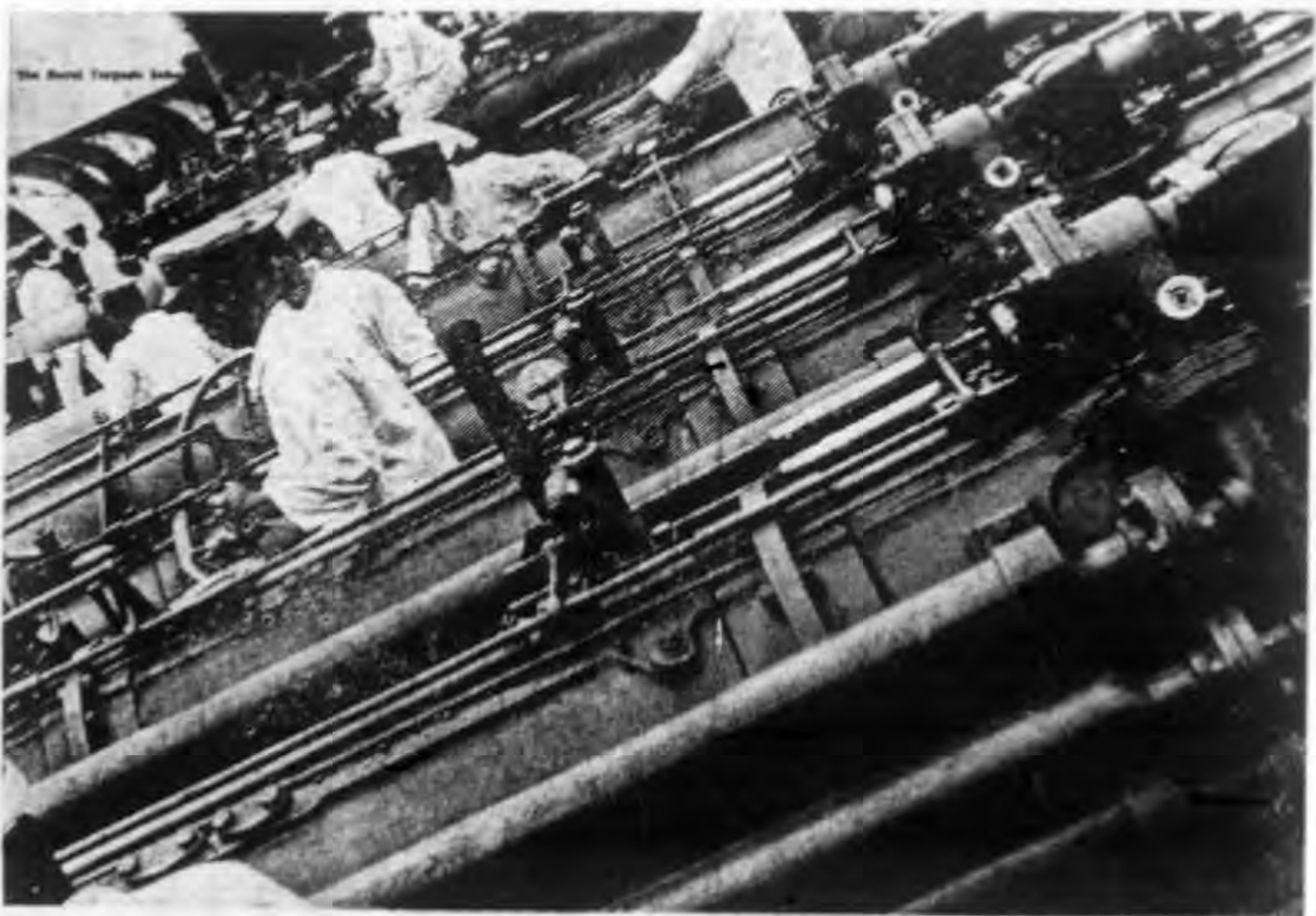
「日本戰勝了俄國。西方人究竟不是無敵的。俄國的失敗在整個亞洲起了一個反響，我們東方人昂起頭來了，我們有無限的興奮。中國，印度，波斯，阿富汗，阿拉伯和土耳其，至今猶為歐洲所奴役。……可是日本所指示的模範，却給他們一個希望，並且指出他們應走的方向，以實現這個希望。」孫中山先生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歷史家說一五八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之役，使西班牙在歐洲的霸業從此消滅。同樣的，歷史家宣稱一九〇五年五月廿七日的海戰，決定了俄國在亞洲統治權的末運。」毛里斯·帕里奧洛格說。（一九〇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不論是在特拉法加之戰，Trafalgar（納爾遜擊敗法國與西班牙艦隊之處），或英國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之役，都沒有（對馬海峽之戰）這樣的，或全盤勝利，沒有這樣的壓倒一切。」美國第二六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說。（一九〇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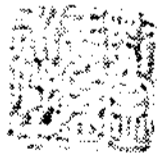
▽工兵學校之機械室△



▽水雷學校之試驗室△

南壽靜坐一禪
香終日澹恬以安
直止不氣息心
除妄想都緣無
事可且童

子昂為
中庭夜書



(藏觀超張)蹟真(頰孟)昂子趙

移·玉·記

予且



了。

他管他夫人叫「輪盤。」

他夫人一怒，便從此不再和他說話

了。

的向她說：

「輪盤是最氣人的東西。你想它出五，它會偏出四。你想它出十二，它却明明地把個十八放在你的目前了。輪盤是不顧賭客死活的，它一逕在那裏轉。賭客身上真是冷汗直浸，肺都要氣炸了的。輪盤還是在那裏轉。」

說時他偷看了一次夫人，夫人滿臉的怒容。他自己的興趣還是很高昂，接着說：

「你當然是個輪盤。我對你期望的，簡直沒有一件如我的意。可是你終日還是在我面前團團轉。我就是一個賭客，希望從你這輪盤中得着幸福，結果是使我失望，使我悲哀。」

他再望了他夫人一眼，夫人仍是滿臉怒容却並沒有說一句什麼？他的興致變得更加高昂了。

「我是看不出輪盤上花樣的，因為它在那裏轉，所謂一道白光遮沒了我的眼。等到轉停了，我看清了。結果不如我的期望。但是，我已經蒙了損失，冷汗直浸，

肺都要氣炸了。」

在他第三次看夫人的時候，夫人一怒已經站起身來走出去。他知道夫人出去不會到別的地方去，一定是到她姊姊那裏去的。他們每次拌嘴都由姊姊和姊夫的調停。方式是夫人先到姊姊那裏去，然後自己再到姊夫那裏去，各人把各人的理，分別在姊姊和姊夫的面前說一說。然後姊姊和姊夫作一次協商，再把他們找來，大家開一次最後的會議，他們就和好如初了。

今天，他們纔做了一着。第二着是要自己去做的。他本來不想做，因為做過多次，自己也覺得有些煩厭了。姊夫難道不煩厭？

他想姊姊夫婦在一起，不知是不是自己這樣。姊姊決不會像輪盤，否則他們怎會不常吵？

姊夫是個寫小說的人，他每次聽取他意見時節，總是下了一副笑臉，兩眼望着天花，似乎要從他的話裏得些材料一般，他真怕他那副樣子，並且老是疑心着，這位小說家，也許會把他們的一切寫到小說中去。

天色已經黑下來了，夫人還是沒有回來，他想還是到姊夫那裏去請他來一次和解吧。

獨坐的孤寂催促他到姊夫那裏去。

姊夫正在寫小說，看他來了，便很殷勤地招待他。

他倒也很老實，就把自己說夫人像輪盤的一番話給它說出來了。

姊夫十分的驚奇。他說：

「你怎麼會想得到，這真是最好的比喻呀！」

說着他便拿出日記簿來，一行行的寫下去。他站在那裏，不禁呆住了。

半晌，他說：

「我來是請你替我們和解的，不是供給你的小說材料呵！」

「材料是一件事，和解是另外一件事。和解是容易的，材料的獲得却不容易。」

「什麼材料，吵嘴嗎？」

「輪盤！」

「輪盤？」

「輪盤！我當然不是說你夫人像輪盤，我們的生活，就是輪盤。」

他真不能懂，只睜了兩隻眼睛望着他。姊夫道：

「輪盤之出四，出五，是一件事實，這種事實却並不是我們預料得到的，但是我們偏要去預料，是不是！我們不單是預料，並且還有人編出書來教我們怎樣去預料的。結果，事實還是這樣表現，我們預料終於要落空了。世界上的事情多半是如此。例如我和姊姊在結婚之前。她遇見我的時候，總是那麼笑容滿面的稱贊我的小說寫得是怎樣的好。我預料在我們結婚之後，我寫了小說

說，唸給她聽，她一定是很快樂的了。那知並不如此。

她甚至於恨我寫小說，甚至撕去我的已成稿件。後來我索興不寫了。這樣就歇了好幾個月，她忽然又勸我寫小說，她說：我希望你沒有事的時候，還是寫寫小說，不然，一個人坐在家裏未免太悶了。」

「一個人坐在家裏？」

「是呵！因為她最近學會了又麻將，有時要走出去

「這不也是輪盤嗎？」

他心下暗暗的想着，可是不敢問出來。姊夫又說了：

「我們的人生，就是個輪盤的人生，出幾我們是不知道的，不過他總要現出來，現出來乃是一件事實。這事實決不是我們所能料。為免除我們的煩惱，最好我們也做一個輪盤，不要做一個賭客。」

「我們也來做個輪盤？」

他楞楞地望着姊夫，姊夫道：

「做輪盤，你不懂？譬如你和她吵了嘴，你怎麼樣辦，她心裏是有點知道的。假如你真的照她所逆料的做，你就不是輪盤，她便可以盡量的擺佈你了。如今，你不照她所逆料的做，在她的面前，有一道白光閃耀着，讓她不知道你是出四，還是出五。」

他仍是楞楞地望着，不過覺得姊夫這一番話着實有點道理。一個人總不能讓別人看透了再去盡情的擺佈。

最好自己也做一個輪盤，讓她猜不出究竟是出四，還是出五。他說：

「季愚兄，你說的話真不錯呵！一個人應該做輪盤，在人面前放出一道白光，團團的轉着，讓人家猜不透。」

他笑了。

接着兩個人都笑了。

他更不問季愚什麼話，也不叫季愚夫婦替他們進行和解，便很快樂的回家準備做一個輪盤了。

夫人之到姊姊家裏，是循着公式去的，她也知道吵過嘴之後，自己往姊姊家裏一坐，丈夫準會來的。來了這麼一說，他們便會進行和解，一天的大事，就會雲散煙消了。可是今天不如此，她坐在那裏等，等了半天也不見姊夫走進來。她想這是一個僵局呵！她總不能老是坐在姊姊家裏的。她失望了，她要向姊姊告辭。

姊姊也是很納悶的，在她的心思，也是滿以為姊夫會來的。她看姊夫不來，她也就心焦了。她說：

「真奇怪！姊夫爲什麼不來？」

「誰知道！」妹妹無心地回了這句話。她把自己丈夫的來，看作是一個公式，想不到他竟會不來。

她無奈地向姊姊告辭，姊姊說：

「要是叫人找他來，他準會不來的。就是來了，這個和很難講。」

她兩個人都是這樣的想着，那麼妹妹就只好垂頭喪

氣的走回家裏了。

這是一個變局，丈夫把自己做成了輪盤。看慣了輪盤的人，對於輪盤只不過發發牢騷。看慣了公式的人，對於輪盤却就覺得「六神無主」了。

妹妹就是這個情景，她「六神無主」的走回家裏。她想自己怎麼好意思和他先說話？自己明明是一怒而去的。如今又這麼走了回來。她沒有辦法，只靜悄悄走入自己的臥室了。

妹妹進臥室，是要從她丈夫的書室經過的。她家裏沒有姊姊家裏房子大，進了家中要想看不見丈夫，壓根兒辦不到！

當妹妹走進丈夫的身傍時節，却向他瞟了一眼，雖然沒有說話。她看見丈夫正看着一本書。

「這不是姊夫寫的那本小說嗎？」

妹妹走進房裏這樣的想着。她記得姊夫那本小說的樣式的。那麼薄薄的本子，花花綠綠的封皮，裏面印着疏疏朗朗的字。那小說叫什麼名字，她不知道。裏面說了些什麼，她更不知道。

天色已經黑下來了。娘姨替他們預備好了的飯，也不敢開出來。天色黑了就開飯，這是公式。如今這個家庭的情景已經變作輪盤。娘姨的眼睛裏也只看見一道白光，究竟是出四還是出五，她已經無法付度了。

她只是在房門口探望着：一探，二探，三探。

丈夫的興趣激起了。他覺得這種情景是很有趣的，

這就是輪盤呀！他默默的想着。隨即說：

「拿飯來吃罷！」

他自己不覺笑起來，娘姨好像是鬆了一口氣，便跑到廚房中去拿飯了。

妹妹在臥室中，也在那裏盤算着，自己要不要出去吃呢？照丈夫剛纔那一番不理會自己的情形，自己是不應該出去吃的。但是一轉念，這個家是兩個人的，如果他吃了自己不吃，顯見得就吃了虧。自己難道餓着肚子，想來想去，她終於走出來了。

妹妹的出來，實在是丈夫所料不到的事。他只覺得人生的一切，真應該像輪盤，萬不能用一個公式來範圍它的。他想笑，終於不敢笑。娘姨的飯已經送來了。

這是一個特殊的情景，一對不說話的夫妻相對坐着吃飯，大家心裏都沒有深仇大恨，可是臉上並沒有顯出愉快的顏色。

丈夫的心裏似乎比妻子來得愉快些。他向娘姨說：

「趙媽！你今年多大年紀呀！」

趙媽真有些驚訝，她萬想不到主人會問出這句話，她滯了半天，終於斷斷續續的說：

「我今年五十四了。」

「五十四？日子過的真快呀！我記得你來我家的時候，那時你還沒有這麼老，那時你還年輕。」

「年輕？」趙媽不禁笑起來。

「先生，您記錯了。我纔來了兩年，來的時候，已

經是五十二了。」

「不錯。我也想起來了。我會問過你有兒子媳婦沒有。」

「是呵！」

「我記得你是有兒子媳婦的。」

「他們就是不和，時常吵吵鬧鬧的。」

他笑起來道：

「吵吵鬧鬧的不要緊，不知當時我同你說過沒有。」

趙媽真是楞住了。她不明白主人爲什麼向她說兒子媳婦吵吵鬧鬧的不要緊。她睜着兩隻大眼睛望着他。

主人又笑着說了。

「我忘記問你，吵吵鬧鬧的你兒子氣不氣？」

「怎麼不氣！」趙媽想到了她兒子的光景來，她說

「有一回氣的整天都沒有吃飯。」

主人益發的笑將起來了。他說：

「趙媽，我告訴你，你寫封信給他。就說吵吵鬧鬧是不要緊的，只要把自己看作是一個輪盤，……」

他偷眼看了一次妹妹。妹妹氣的將碗一推，轉身就走到裏面房裏去了。

趙媽原想說話的，如今看女主人一走，她更不敢說什麼，只呆望着趙先生。趙先生在哈哈的笑着，連連的說：

「輪盤，輪盤，你不懂？」

趙媽被逼得無奈，也只好笑着向他說：

「先生，您別開玩笑罷！」

* * * * *

飯餐之後，屋子仍舊是靜寂的。夫妻兩個人雖然是在一個家庭裏，心靈上好像隔了一重山。丈夫把那本小說翻來翻去的翻了好半天。實在覺得有些無聊，便拿起帽子走出去看夜場電影了。

丈夫走出去，實在給予妻子一個活動的機會。妹妹推開飯碗走回房裏的時節，心裏就想着自己的丈夫的確的變了。他應該到姊夫家和我講和的，他不去！回家看見了我，和我隨便的說一句話，我也就與他和好如初了。他又不說。我走出來和他在一起吃飯，也就算我表示替他開了一條和好的道路，他更不走！他不但不走，還要說吵吵鬧鬧的不要緊，還要說上一套什麼輪盤……

想想她真要哭，傷痛的情懷使她流了幾滴淚。丈夫就在這時候走出去了。妹妹想丈夫有了這樣的變態，決不是偶然的事實，他一定是受了什麼影響的。她想起她回家的時候，看見丈夫手中有一本書，那書就是姊夫所寫的小說。

「也許是受了姊夫小說的影響呢？」

她這樣的自問着，同時覺得自己這種的推測，確有相當的理由。她記得姊夫有一次替他們和解，嘴裏曾經露過一句話叫：「你們的理由，真是連我寫小說的人都

想不到。」

「寫小說的人都想不到？那他的小說中的花樣定然不是不少的了。」

她懊悔自己平時太不看小說，不知道姊夫小說中到底寫了一些什麼？

「到底寫小說的人是不同些，我就沒有聽過他們夫婦吵過嘴。總是我們到他們那裏找他們替我們和解。他們爲什麼不到我們這兒來呢！」

她覺得姊夫那本小說，實在有一看之必要。

心靈敦促她走出了房。

如今，她坐在燈前來看那本小說了。

小說雖然是薄薄的一本，裏面的字也是疏疏朗朗的，在心煩意亂的妹妹，是不大容易看下去的。她只隨便的翻着，有這麼一段攔入了她的眼簾。

「吾愛！現在你可以恕我了罷！你知道我心裏是多麼難受呢！你是天上的明月，清光是常照在我身邊。一旦被烏雲掩了，豈不是叫我暗中摸索在黑暗的路上嗎？你是暗室的燈，被我這個粗人無心地將燈打翻了。油都着了火。看哪！我這美麗的房屋頃刻就化爲灰燼了。我抱着一顆顫抖的心，輕輕用錦被替你覆上，你的火終於滅熄了。吾愛！這是你給我的幸福，這是你給我的慰安。吾愛！我告訴你，世界上只有女人是最純潔的，最天真的，最有慈愛心的。女人是人類的母親。抱着一副慈愛的心腸來替男人造一個完美的家庭。男人欠了女人的債

，真是太多了。要還，又怎麼能還得清？男人總是粗魯的，錯誤的，愚笨的。我當用我的全力化粗魯爲柔順，化錯誤爲服從，化愚笨爲聰明。我要在你的面前做一個柔順的富於服從心的聰明小僕人……」

妹妹看了這一段，便呆了大半天。她想怪不得他們沒有吵鬧的事呢？原來姊夫是一個柔順的富於服從心的聰明小僕人。她放下了書，更不再看其他的部分，便連這一段的前後文也不高興去看了。

她癡呆呆坐在燈前，趙媽已經把廚房收拾干淨，又來探頭探腦的，立在門邊了。她心裏也惦記着這件事，但是不敢問這裏面究竟是什麼原因。

妹妹說：

「趙媽，什麼叫輪盤？」

趙媽便跟着笑了起來，接着說：

「真的，什麼叫輪盤？我也不懂呵！剛纔先生向我說，我不懂，我倒也不敢問他。他今天的樣子，真和往常不同。」

「真和往常不同。我也是這樣想。趙媽，你也來了兩年了。兩年之中，我們不是沒有吵過嘴。可是在每次吵嘴的時候，我們總是到大小姐家去，說幾句話，我們就和好如初了。今天……」

趙媽兩眼望她。她接着說：

「今天他沒有去！」

「沒有去？我看他出去的。沒有到大小姐那裏？」

「沒有哇！」妹妹有點懷疑，沉默了一刻道：

「這是他誠心不同我好了。」

「太太，你這話不對的，世界沒有永遠不說話的夫妻。今天不說，明天還不說嗎？」

「那也說不定，一個人就怕他存心不好，他存了不理我的心，明天怎麼會理我。這種事，日子一多，就更來得壞。他不好意思先開口和我說話。即使他好意思，我總不能不做一點生氣的樣式給他看。」

趙媽還有什麼說的。她既不能說這位男主人一定會說話，更不能對於女主人的推測加以辯駁，她靜默了一刻，只好敷衍了一句。

「太太，我大胆的說一句。男人和女人吵。十回倒有八回是男人不好。」

這不過是趙媽的一句敷衍話，太太的興趣却激起了。她說：

「真的，你以前是不是也和你的丈夫吵過嘴？」

「怎麼沒有，牙齒和舌頭還有時要咬一咬。」

「吵了怎麼樣？」

「我就不理他。問心，我也並不恨他。我總是想着，女人先理男人，女人就吃了虧了。太太，你別見怪，也許我話說的不對。」

「對得很。我們做女人的爲什麼要先去和男人說話？不過……」

妹妹又想了一刻問道：

「倘使他就這麼不理你呢？」

趙媽便笑起來了。她說：

「那容易得很，不替他燒飯就成了。有一次他和我吵，到曉都不替他燒飯。他急了，他說，爹兒的媽，天不早啦！燒飯罷！」

接着兩個人便相對的笑起來了。

時光又過了一刻，趙媽還沒有去。妹妹道：

「爹兒是你兒子的名字？」

「是的。」

「你兒子不也是和你媳婦吵嗎？」

「那我總說媳婦不好。不過太太您要明白。這並不是做女人的不好。因為兒子是我生的。兒子就是我，我怎麼能在媳婦面前說我自己不對呢！」

「那麼到底是誰先向誰說話？」

「那是他們小兩口子的事，我就不管了。」趙媽說着發出可愛的笑容，一面便到廚房去看爐上的水，放下了妹妹一個人在燈前呆呆地想着。

她想男人應該向女人先說話是對的，在一個家庭裏女人已經是吃虧的人了。受了氣還要先向人家低頭，不但對不住自己，簡直對不住一切的女人。

「女人是最純潔的，最天真的，最有慈愛心的……男人，粗魯，錯誤，愚笨……」

姊夫小說中一番話，很明顯地現在她的腦內。

「我自己的命運太苦了，竟遇不着柔順的，富有服

從心的聰明小僕人！」

她轉念到姊姊的家庭，就怨恨自己過於粗心。對於姊夫姊姊當中的細微節目和言語太沒有注意了。

他們家庭是甜蜜的。

她開始再翻出那一段。接着看下去。

「我家庭的幸福，全是你造成的。不，兩好纔能合成一好。應該是我聽你的話纔行。你是家庭的主人，家庭的中心。倘使我不能體貼你的意思，聽你的話，我簡直沒有資格做你面前的一個柔順服從聰明的小僕人了。」

妹妹怎麼看得下？她真是越看越煩悶。她把小說中話當作姊夫向姊姊說的話。她真想一研究姊姊幸福的家庭。要不是在夜間，她早就要到姊姊那裏去了。

時鐘的響聲，帶走了惱悶人的時刻。丈夫還沒有歸來，妻子却已經疲倦了。

妹妹胡亂的收拾一下，自己便去睡了覺。丈夫幾時回來，她壓根兒沒有知道。第二天早晨起來的時節，丈夫還沒有醒。不過妹妹的思想，已經不像以前那樣窄狹了。她覺得有到姊姊家去研究姊姊的幸福之必要。

她毫不思索便換了衣服，自己打扮了一回就到姊姊家去了。

這是一個清晨。姊姊剛起身的時節，聽見妹妹來的消息，真使她驚異的，她以為昨天夜裏妹妹定和姊夫打了架，這事一定是凶多吉少，她急急忙忙地連梳洗都沒有梳洗，便跑出房外來會見妹妹，順便就把自己的房門

怎樣的好呢！俗人到底是俗人，雅人到底是雅人。妹妹心下這樣的想着，那一對雅的夫婦却已經從內室中走出來了。

妹妹不看姊姊，她只看着姊夫。姊夫今天穿的衣服非常齊整。因為是剛纔洗的臉，所以格外覺得他容光煥發。

他們都入了座，早餐也由娘姨送進來了。姊姊知道妹妹是沒有用過早點的。便邀她在桌上一同用。這一次早餐，妹妹看出姊夫對於姊姊照料的無微不至。從入座到吃，處處都照顧到，此外尤其是和自己說話的時節，更是溫柔和順。吃過早餐他便到前面書室裏，妹妹就真忍不住要姊姊了。她說：

「我今天來，不是來找你們替我們講和。乃是來問你怎樣會把季愚弄得這樣和順。」

姊姊一聽就笑起來了。她說：

「我並沒有什麼方法，就是這個條幅的話，你看：

……」

妹妹是已經看過的。她怎麼會懂。姊姊說：

「我知道你不懂，這條是他寫的，我暗下已經改了一改，就是男人是水，女人是土。男人是好動的而且花樣多，你如果不做一個堤岸，他會把家庭弄得不成樣子的。你記得我們小的時候。爸爸教我們唸孟子。『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顛。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也哉，其勢則然也。』換句話，就是水，你可以使他飛過你的頭，又可以使他跑到山上去。這那裏是水

自己情願的，乃是你逼的他沒有方法，他纔這樣的呀！勢字是最要緊的。在外面，勢字是男人的。在家裏，勢字就是我們女人的了。」妹妹道：

「道理是對的，可是我還不明白怎樣做。」

「我說點你聽。我到他家裏來就看出他來他只有兩個需要，第一個是時間。第二個是可口的食物。我看出來之後，就要使他這兩項上面感受困難。我會在他寫的最高興的時候，硬逼着他陪我出去。也會扯過他寫好的小說稿件。」

「那他豈不是要和你吵？」

「吵不要緊的。不過你總得給他一個希望，給他一條路走，他自會順從你的。現在他還是寫小說。可是每天不會過三點鐘。他是心服情願的，但他不知道還在我的管束之中。我每禮拜總要出去幾次，他可以靜靜的寫。我回來的時節，他必定十分的歡迎我，因為他覺得這時間是我給他的。倘使我到時不回來呢？他必定去找我，因為他怕我又麻將又的過久，輸了錢會影響他明天所吃的菜。他自己以為是在做堤岸。殊不知他早已做了我堤岸中的水，順着我給他的方向在流了。」

「我看日常一切也對你很好。」

「那你是指的剛纔一切，因為桌上有可口的菜。如果沒有，他一看就生了厭惡，怎麼會做出柔順小心態度來呢？你看那算命的會叫小鳥啣命運牌。小鳥是他的聰明小僕人，但是啣過了要沒有好的東西吃，下次可就不

聽話了。」

姊姊說的頭頭是道，妹妹還有什麼說的。

她只好告別了姊姊，回家去如法泡製來使那個丈夫像小鳥一般地替她啣命運牌了。

* * *

妹妹回家的時節，時間已快到中午了。

家裏的一切都是很零亂的，就是那能幹的趙媽也不知道今天應該吃點什麼菜。她圍來的時候，趙媽睜了兩隻大眼望着她。她說：

「午飯菜還沒有預備嗎？」

「沒有，我不知道你愛吃什麼？」

「先生愛吃什麼就買什麼！」

「我去問他？」趙媽這樣的問。

「用不着問，你來了兩年是不會不知道的。」說着她從口袋裏拿出了錢。趙媽也不敢問她，便接着錢走了。

妹妹來到了房裏，看見丈夫剛起身沒有多久，他正靠在一張椅子，手裏仍翻着那本小說。

她靜靜地走到內室，內室表現着零亂的狀態。她精意的收拾了一回，看看壺中還有熱水，便重新化了一次妝。姍姍地又走到房外來了。

妹妹的一切，全是丈夫極其注意的。丈夫手中雖然有一本書，但是他一個字也沒有看下去。

妹妹走出來，便在外面收拾了一陣，隨即走到廚房中，幫着趙媽去預備飯菜了。

今天的午飯，是丈夫從來沒有吃過的午飯。不但是菜味適口，而且碗碟的配置也相當的美觀和適宜。他看看妹妹，妹妹似乎比往常更加標緻了。他說：

「趙媽，菜是你做的嗎？」

「不是！是太太做的。」趙媽說着堆下一臉的笑。

丈夫再看了一次妹妹。妹妹似乎沒有注意，看她的容顏，完全沒有一點不愉快的樣子。丈夫的心，就已經軟化了。

這餐飯吃的，正合了孔聖人的教訓，叫「食不語。」

「不過不是悶沉沉的不語，却是很愉悅的不語罷了。丈夫心中是愉悅的。他想不到竟會有這樣的午餐。妹妹心中也是愉悅的。她想着姊姊的話，不是沒有效驗。

下午，滿地的陽光照耀着。人們的心神似乎格外的爽快。靜靜地房間中坐着一對靜靜的人，他們不說話也不嘔氣。

姊姊從外面走進來了。

姊姊和妹妹談話的地點是在內室的。這正和姊姊家裏情形一般樣。可是下午的丈夫正和早晨的妹妹一般樣，他坐在外室竊聽裏面的談話。在他的心思，是要聽出妹妹說他一些什麼樣的壞話。那知聽的結果，並不是這樣。

她們的言笑確實是很愉悅的。姊姊說：

「你早晨到我家的時節，我就很就心。後來你告訴我你們已經好了。我纔放了心。原是的，夫妻兩個人，

有什麼話不好說，吵些什麼呢？」

妹妹嘻嘻的笑着，笑的聲音真是十分的高。

妹妹在裏面笑，丈夫也就在外面笑起來。兩個人的異點，不過是妹妹在裏面笑的有聲音。丈夫在外面笑的沒有聲音罷了。姊姊又說了。她的聲音很輕微。

「我剛纔進來的時候。看見妹夫的面容十分的和悅，你也是笑容滿面的。我現在也就敢向你說，今天在我們家吃晚飯。」

「吃晚飯？」妹妹驚疑的問。

「怎麼樣？」

「我們家裏有好菜呢！」

「今天是季愚的小生日，他一向是記不得的。我特地替他預備了一點菜，請你們過去一同熱鬧熱鬧。」

「什麼時候去？」

「我們現在就去，妹夫如果立刻能去就更好。不能，就遲一點也不要緊。」

說着話姊姊就催着換衣服，一會兒兩個人就一同出來了。

她們姊妹真是十分愉悅的。姊姊就在愉悅的當中說出請妹夫去吃飯的話。妹夫真有點難了。他不能和他們一同去，他老是想着和妹妹並沒有和好。雖然現在心裏並沒有什麼氣惱。姊姊却逼了一句說：

「不去嗎？捨不得家裏那一份好菜？我們給你帶了

去好了。」

「不，不是的。」妹夫勉強帶笑的回着。他看了妹妹一眼，妹妹真是笑容滿面的十分嫵媚。

「去一去罷，等一會兒倒不要緊。今天是季愚的小生日，我們大家熱鬧熱鬧，他還不知道呢？他是個粗心的人，不像你！」

「我也很粗心！」

「那麼你歇一會兒來。」

她們真像一對蝶兒比翼的飛了出去。

這裏放下了妹夫滿腹的猶疑。他想我為什麼要去，我們並沒有和好呵！

「不去，決不去！」

他仍舊靠在那張椅上，把那本小說拿在手中。

約摸過了一點鐘，姊姊那邊叫人送了個字條兒來。條上寫着：「我們這兒極盼望你來，湊個熱鬧。」

他將字條兒放在桌子上，向來的人說：

「我頭痛！」

又過了一小時，第二張字條又送來了。上面寫着：

「頭痛是假的。你既不肯「移玉」？我們却肯「移樽」，只是妹妹不肯，請賜覆。」

底下署名是季愚，字却不是季愚寫的。他想他們來總不是辦法。我們夫妻不說話，怎好招待客人。他嘆了一口氣。便起身到姊姊家去了。

他到達的時節，就看見季愚。季愚說：

「你到底是輪盤還是賭客？」

「是什麼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你寫字條給我的嗎？」

「沒有呵！」

季愚陪他走進了內室看見了姊姊，却沒有看見妹妹

。季愚說：

「妹妹呢？」

「在裏間房裏！因為妹夫不來，她就氣了。」季愚

說：

「不是已經和好了嗎？」

「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已經和妹夫和好了。」季

愚說：

「這就你的不對了。好了不應該再開氣。况且，今

天還是我的生日。」

妹夫想一想，只好笑起來了。他說：

「誰鬧氣？我這不就來了嗎？是她在鬧氣，不是我

在鬧氣呀！」姊姊道：

「那你就去請她出來罷！」

菜已經擺上來，酒也斟好了。他們四個人兩兩相對

的坐着。妹夫却忍不住的笑。

「笑什麼？」季愚這樣的問他。他說：

「我笑我自己還是一個賭客，並不是輪盤。」

妹妹笑起來道：

「誰是輪盤呢？姊姊我們每次吵鬧過了，總是找你
做和解人的。出四，出五，還是出六，誰都知道。」

「對呀！不過這一次是你們自己和解的。」

妹妹的臉一紅便更不再說其他的話了。

妹夫一聲也不響。季愚笑着說：

「到底誰是輪盤？」姊姊說：

「不管誰是輪盤，妹夫終究是來了的。」

「對！能來的總是賭客，坐在家裏的纔是輪盤呢！

季愚說」這句話，就喝了一鍾酒，接着他的臉就紅
起來了。

廣和居

標準京菜

◀菜名▶

◀點優▶

江著豆腐

精烹潘魚

高尚實惠

座位幽雅

愛文義路六七二號卡德路口

電話六六一二四



楚 炬

譚正璧

送上來，把他殺了就算，還要商量什麼呢？」

沛公劉邦率領了他的部下十萬大軍，浩浩蕩蕩地西進，一路上逢關必破，遇敵必摧，不知不覺已攻進關中，到達灞上，再過去便是秦都咸陽了。

沛公望着他一言不發，等他嚷罷，才微微一笑：

「老弟，你又來了？你且坐了說。你要曉得：上戰場去廝殺，是你的本性好；應付一切事變，沒有子房便不成功。現在已到了最後關頭，秦國是亡定了，但我們還須對付其他的未來的敵人，我們不能不審慎從事。」

「這也對。可是照你的意思，應該把他怎樣呢？」

這時候，秦都雖還未破，秦國的君臣，已似甕中之蠶，不怕他們會逃到什麼地方去。於是沛公下令大軍暫在灞上駐紮，略作休息，再行前進。

「你說殺了他就算，話本來很對，我也未嘗不是這樣想；可是子房有子房的意見。前些時，有些事情在我想得以爲很對了，不料給他一說，又覺得他的話比我更對。所以這件事，我不能不和他商量。」

突然，前軍派人來中軍帳報告：秦王子嬰，坐了素車白馬，親出都城前來迎降，現在停在軹道亭旁，聽候沛公的吩咐。

「吾的話對嗎？——那麼就煩你去跑一趟，不妨和他客氣一些，說我請他到這裏來相見。」

沛公一聽報告，連忙召張良來商量。正在這時候，樊噲却已得了消息自己到來。他一見沛公，不等沛公先開口，就大嚷道：

「一殺不得！殺不得！而且，你應該先問問他的來意，打聽打聽他們內部的形態。」

「寬有頭，債有主，中國的百姓給秦國虐待得也很夠了，現在他自己說：——」

沛公不住地點頭，回頭望望樊噲

「如果別人，准，就讓他投降；不准，就殺了。可是子嬰，他總算是一個皇帝，我們應該怎樣對付才好呢？」

子房連忙搖搖他的頭兒，皺了皺眉：

「我道皇帝是那樣莊嚴的人物，原來全和平常人一樣，不過喫得胖一些，坐在素車裏，活像一尊喪門星。」

沛公同張良都不覺哈哈大笑。沛

沛公同張良都不覺哈哈大笑。沛

沛公同張良都不覺哈哈大笑。沛

沛公同張良都不覺哈哈大笑。沛

沛公同張良都不覺哈哈大笑。沛

沛公同張良都不覺哈哈大笑。沛

公問：

「秦王來了沒有？」

樊噲連忙舉起手來連打自己的嘴：

「啊啲！我昏了！我奉了命還沒覆命呢！秦王已到轅門外，是不是就叫他到這裏來相見？」

張良對沛公道：

「他既是個皇帝，而且他又是扶蘇的兒子，秦國的百姓們對他很有好感。主公不妨親自去接他，一則顯出你的大度，二則使他可以放心說話。」

沛公又是不住地點頭。

當下沛公便和張良樊噲一同走出中軍營帳，向轅門外一看，果然有素車一輛，前面駕着一匹不穿護衣的白馬，一個年青的人穿了平民的衣服坐在裏面，頭頸裏裹着一條綢巾，面前的軾上，擺着皇帝用的全套玉璽符節。

沛公吩咐部卒去接收了他的玉璽符節，叫他取下了頭頸裏的綢巾，請他下車相見。

子嬰一聽說是沛公親自接他，不

由喜出望外，沒有走到沛公面前，兩隻脚已不由地跪了下來。

沛公連忙叫部卒把他攙住，擁着他一同回到中軍帳裏。就在帳中用主賓之禮相見，且分主賓坐下。

當沛公介紹張良和他相見時，他連忙站起來不住地向張良道歉，爲了他的祖父滅掉了他的祖國韓國，也和他結下了不解的深讎。接着，他便申述他的來意道：

「我的祖父和我的叔父造下了許多孽績，使得全中國的人怨聲載道。我的父親是個忠厚不過的人，當初若不被趙高讒死，想來我也不致有此下場。但血債必須用血來償還，趙高已被我殺死，吾已報了父仇；但我總是我祖父的孫子，我應當替他償債。我本來不想做什麼皇帝，現在請你們儘管把我處罪，平平天下人的氣！」

沛公連連歎息，張良也有些黯然，就是樊噲也覺得做皇帝做到這樣下場，實在扯淡得很。

正在大家都一時想不出話來說的

時候，忽報蕭軍曹來到。沛公連忙召他進見。

蕭何是一片慌張的面色，走進中軍帳，不及和沛公行禮，向着子嬰就問：

「請問大王：當你把丞相趙高處罪之後，他那丞相府裏的一切文書簿冊怎樣了？」

「我已叫人把牠們統統上了封，沒有我的命令不能移動。現在都還保存在那裏呢！」

蕭何聽子嬰這樣一說，頓時喜容滿面。他才轉身向沛公行了個相見禮：

「恭喜主公！我們快快去把那些文書簿冊接收下來，別給別人搶了去。」

沛公忍住了哈哈大笑，故意放出泰然的樣子：

「急什麼呢？你難道沒有知道，在我們的前面，沒有一支別人的軍隊？」

「可是，主公別忘記了還有後面

張良聽了，不住地大點其頭：

「軍曹的話不差。項羽的四十萬大軍，正打敗了章邯，在兼程地並進。他們一到，還肯讓我們在國都裏逗留嗎？」

沛公和子嬰不覺都大吃一驚。

當下沛公立刻發了個緊急命令，分五萬大軍兼程回去緊守潼關，餘下的都跟着他即日向咸陽開拔。

二

沛公的部隊才到咸陽郊外，只見村莊牆壁上已貼滿歡迎的標語。一隊從城裏出來的百姓代表，都左手拿了幾炷香，右手拿着面白旗，到郊外來迎接。跟在他們後面的，是一担一担的魚、肉、米飯和酒。他們看見沛公部隊一到，都跪倒地上，舉起白旗，齊聲喊着：

「沛公萬歲！」

沛公聽了非常高興，回頭對同車的子嬰道：

「究竟是國都裏的百姓，他們都懂得禮貌！」

當下便有幾個爲首的代表來到沛

公車前，請求謁見沛公，沛公答應了。但等到和他們相見時，沛公却大吃一驚。

原來沛公自從舉兵以來，足跡幾遍整個中國，各地的百姓們都會接近過，可是大都面目黧黑，衣衫襤褸，這些代表們却個個肥頭胖臉，錦衣綉裳，都像廟宇裏泥塑的神像一樣，似乎遇到了另外一種民族。

代表們見了沛公，致敬既畢，便請求沛公宣布入都後的政見，以便轉告都中百姓。

沛公便把他和張良等商量定的話告訴他們道：

「我們這次舉兵西上，完全是爲撲滅暴秦，拯救全國百姓。所以所到之處，立刻廢止秦法，暫行軍法。我們的軍法很簡單：只有三條，就是：殺人者抵命，傷人和盜竊者監禁或罰錢。只要能够不犯這三條的，便是好百姓，我們都負責的加以保護；如有違犯這三條的，那麼我們必照法處以應得之罪，以儆效尤。」

代表們一聽，不禁都眉飛色舞，

連呼「萬歲」，又回頭吩咐把犒軍的禮物獻上。

當禮物一担一担地挑來排列在軍前時，沛公一看那些挑担的人，不禁又吃了一驚。

原來他們的頭臉身軀，剛剛和那些代表們成爲反比例，個個都小頭削臉，骨瘦如柴，身上雖然都穿着似乎新製的青布衣，可是都赤着足，站在風裏在不住地抖。

當下沛公命部卒將禮物全部却還，讓代表們回去後，大隊人馬繼續前進。

他在車裏問子嬰道：

「這些代表都是什麼人？他們竟吃得這樣肥胖？就是一班做官的也不及他們？」

「這也是我祖公公造下的孽積的一種。」子嬰回答。「當初他併合六國之後，把六國都中的富民都遷到咸陽來，共有十二萬戶之多，所以咸陽城裏到處都是富戶。他們個個都善於經營，長於居積，幾代以後。愈積愈

富了。至於咸陽城中原來的土著，反都被驅到城外去，他們的微小資本都被那些大富戶吸收了去，以後全靠出賣勞力來苟延他們的殘喘。總之：發財都是那些富戶們的事，他們吃不完的是錢，他們自然是非胖不可了。

沛公發出一聲長長的歎息。

離開都城門還有半里路遠，那門前綵牌樓上的「普天同慶」四個大字已清清楚楚可以看見。牌樓紮得非常精緻，不知用去了多少可貴的彩帛。從城裏隱隱約約送來一陣一陣鑼鼓聲，鬚鬚是在過新年。

沛公皺着眉，現出老大的不高興。他一進城，便不再去理會那些百姓們所組織的什麼歡迎隊，讓他們自己去作。在沉默中，他一直向秦宮前進。他終於踏進了那天下聞名，全國百姓血汗的結晶，奢侈得古今少有的阿房宮裏。

子嬰做了引導，伴着沛公主從們進去。果然五步一樓，十步一閣，金碧輝煌，朱光奪目，不但是從保正出身的沛公歎為見所未見，如登仙山，

如探寶藏，就是那世家出身曾經出入過韓國宮庭之中的張良，也目迷五色，緊跟着沛公東闖西撞，捨不得止步。

他們每到一樓一閣，住在裏面的妃嬪宮女們都花枝招展地伏在地上迎接。這愈使生平沒有見過這樣多的美人的沛公為之陶醉。他幾乎忘去了他過去刀鋒箭鏑下的戎馬生涯，不由地想從此脫却戰袍，也來過一過這宮裏原來的主人享用慣的酒綠燈紅，金迷紙醉的生活。子嬰又領他們去看秦國最近百年來所積貯的寶藏，果然是金銀珠寶，堆封如山，米麵油糖，子孫萬代也吃用不完。沛公主從們都似在做夢，因為在白天，他們從來沒有想像過，秦宮中會積存這樣豐富的財貨。照此看來，秦始皇當初想把帝位一世二世，傳之萬世，並不是他一相情願的癡心妄想了。

這時却急壞了一個負着關懷沛公一切的責任的人。他是沛公的連襟樊噲。當初沛公從故鄉出兵時，他受他妻姊呂雉的鄭重囑托，別的事情都可

讓沛公自由行動，如果要是他迷戀於美色時，他必須奉行她付托他的苦勸力阻的使命。樊噲是不二色的，他以為沛公一定和他一樣，所以他一口就答應把這使命擔任了。今天他一見沛公看了那些妃嬪宮女們如癡如醉的狀態，而且到最後，他還表示：

「這裏真好！我們就住在這裏吧！」

這可使樊噲再不能不出來說話了。於是他不顧一切地挺到沛公面前，正色說道：

「主公，你是準備要取得天下呢？還是要到這裏來做富翁的？這裏的一切奢侈美麗的東西，都是秦國取怨於全天下百姓而致亡國的根由。主公要他做什麼？照我看來，我們還是仍舊回到灞上去的好。」

沛公默然不答，面上已露出不高興的神色。

張良却已在聽了樊噲的話後蘇醒過來，連忙也幫着樊噲說話：

「樊噲的話不錯。因為秦國有了這一切，才使主公有到這裏來的機會

。現在我們的起兵是爲了驅除民害，一切都不能再蹈他的覆轍。主公如果住在這裏，一定給人家看做是和秦國前代皇帝一樣的人。古語說：「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樊噲的話雖逆耳，但對主公是有利的。」

沛公的面色漸見緩和，但顯得還是很勉強的點了點頭。

正在難以下場的時候，忽然蕭何從官外趕進來。他滿頭大汗，精神很興奮地，一看見沛公，便道：

「原來主公在這裏！好不容易，我已把丞相府裏的一切文書簿冊都接收下來了。現在已藏在一處很妥善的地方。此後一切都放心了！」

他一邊說，一邊在拭着流在額上的汗；說到這裏，又皺了皺眉：

「主公，可是諸將們很不行，恐怕主公在這裏還沒有知道。他們一進都城，便分頭到各個官衙裏去搜括，逢財必取，遇寶必擄，只差沒有把房屋上的裝璜也拆下來。我看，主公還是快快還軍灞上的好，因爲這樣下去

，恐怕要波及百姓了。」

沛公又不覺深深的一聲歎息：

「這却怪不得他們。他們一路前來，辛苦已極，發些小財來快樂快樂，也不算過分。只是千萬不能擾及百姓。那麼，蕭軍曹，你就代我發令立刻回軍吧！」

樊噲站在張良背後，忍不住嘻開了嘴只管笑。

二

沛公回軍灞上的第二天，便接得項羽用章邯降卒爲前導，在攻打潼關的消息。可是來勢並不大，大約還不至就告危急。他正在和張良等商量此後對付的計劃，忽報咸陽的百姓們又派代表前來請願。

沛公十分不高興的說道：

「那班肥豬們又造出什麼花樣來要我做了。他們只曉得賺錢，連易朝換代都絲毫不動他們的心。他們反而借着國家有事，來取得賺錢的機會。要是我做了皇帝，唉，恨不得把他們殺個乾淨！」

張良一聽沛公的話，恐怕他不願接見他們，因而誤了大事，便和顏悅色地勸道：

「論理，主公真不值得去接見他們。不過爲了主公的前途，我們不能不利用他們。主公忘記了藏在阿房宮裏那大批的米麵油糖嗎？我們果然不能取得他，爲了我們要取得百姓們的好感。但是我們沒有力量可以阻止將來爲項羽取去。所以他們的來意我們姑且不要管他，等到和他們見面時再隨機應付。可是阿房宮裏那批糧食，我們不妨利用他們來把他移散。」

沛公又不覺大點其頭：

「子房的主張不錯。那麼就喚他們進來，我不和他們說話，一切由你代我隨宜發放吧！」

一會兒，果然又是幾個肥頭胖臉的人，肚子挺得高高的，搖搖擺擺地從外面走進來。他們一見沛公，連忙機械地伏在地上叩頭，嘴裏齊聲呼着「萬歲」。

沛公微笑地看着他們，嘴裏不發一句話。

一個最肥胖的代表，伸起手來摸了摸自己的頭，咳了幾聲嗽，便詔笑地開口：

「我們是全城百姓推出來的合法代表，代表城裏二十萬百姓來向大王誠懇地請願。因為秦國前朝皇帝建築阿房宮之後，便將全國每年所產糧食，抽出十分之一積存在內，以供荒年之用，用意原非不善。可是——他又連咳了幾聲。——自從國外發生了兵事以來，各地交通斷絕，關內的存糧日見減少。而秦國又時常發生政變，沒有人主張把那些積存已久的米麵油糖發放出來，因此——說來大王要

……」

他說到這裏，又連連地向沛公打拱作揖。腦後的那塊肥肉不住地顫抖着，向着兩旁滾動。

樊噲看得忍不住抿着嘴笑。

當下張良就代沛公向他們發言道：

「你們的請求很對，我們沒有不答應的道理。而且我們還想把那些米和麵也同樣辦理。只是這事情很麻煩，我們這裏軍事倥傯，差不出人來主持這樁事情。你們看，應該怎樣做才好呢？」

那個最肥胖的代表側耳恭聽，且聽且笑，聽到最後，不住地向其他的代表做眼，滿面盡是得意之色。他聽得張良是在問他，連忙又舉起手來連連作揖：

「這有辦法！這有辦法！」放開了拱着的手拍拍胸，又指指同來代表：「這可以包在我們身上。只要大王下一命令給降王子嬰，叫他把所存全部的米麵糖油交給我們，再由我們組織一個委員會來支配。我們今天來的

人都可以盡義務，決不從中揩一滴兩滴的油。所有米麵糖油的價，由我們負責交上大王。那不是一切都得了嗎？」

張良做出聽了十分滿意的神色，回頭去向沛公請示：

「主公，就是這麼辦吧！主公只要寫封信去，秦王是沒有不依從的。」

沛公微笑着點頭：

「那麼信便由你起稿。事不宜遲，今天我便派人送去。」

代表們都歡天喜地，忘記了是在什麼地方，不覺彼此大聲交言，鬧成一片喧譁之聲。那個最肥胖的代表，又曲着身子，連連地向沛公，又向張良打拱作揖：

「大王肯這樣地從善如流，拯救斯民於水火之中，將來一定位登九五，子孫萬代的！」

等到他們都告辭了退出去後，樊噲早已等得不耐煩地，帶着責難的口氣問張良：

「子房，主公說你是個智多星，

「今天你爲什麼自己墮入他們的詭計？這批糧食一到他們的手，不是給他們囤積着不賣出去，便是給他們照黑市的高價出賣。你白白地讓他們賺這筆大財，到底是什麼意思？」

張良哈哈大笑：

「老樊，你難道沒有聽見我剛才對主公說的話嗎？我正想利用他們，把這批糧食散開到民間去，以免落入項羽之手。現在剛巧他們正爲這而來，那吾們爲什麼不將計就計，就叫他們去做呢？」

樊噲還是一副不相信的神色，搖頭：

「我不信，他們這樣一做，項羽便會干休。他不能從他們手裏再取回來嗎？」

「這便因爲你不懂得那些富人們的心理學。要曉得任何東西一落入他們的手，他們都是死也不肯再放出來的，除非有着特別利益。項羽是決不會給他們特別利益的，那麼他們怎肯無條件交出呢？結果，不是不交出，便是大家沒有，這是我敢誇下海口決

定的。」張良在回答這番話時，語氣十分地肯定。

樊噲還是不相信，還要想說出他不相信的理由。

沛公已在微笑點頭：

「老弟！子房是智多星，料事從來不會失敗。這次我們坐享現成，讓他們兩虎相爭。我們是隔岸觀火，誰勝誰敗都不必管，因爲在我們都沒有吃一些虧！」

樊噲才恍然大悟，頭正也要點下去，忽然又看蕭何氣急敗壞地跑進來：

「主公，潼關還沒破，可是項羽得了降卒的引導，已從間道進關，主公趕快派兵去截堵才好！」

沛公和樊噲都神色大變。

張良還是那麼泰然，不慌不忙地，略一思索，便對沛公道：

「那麼我立刻去寫信送給子嬰，照着剛才決定的辦法進行。從速召回潼關的駐軍。這裏是到都城必由之路，我們暫時不要讓開。項羽的兵如果就到，我們可以用計把他緩下來。只

要他在這裏就攔一兩天，我們的計策便實現了。」

大家才放下了心。

沛公吩咐部下堅陣以待，一面照着張良的計劃派人分頭去進行。

四

項羽的兵一開到灞上，便和沛公的兵隔水遙遙相對。這時沛公的兵只有十萬，項羽的兵共有四十萬。在一與四的對比下，大家都替沛公捏着把汗。

當下項羽便差人送信給沛公，責問他堅閉潼關，不放楚兵進關的理由。

這時沛公主從們正在十分焦慮中，等待着事情自然地展開，以覘此後命運的究竟。忽然接到項羽這樣一封信，大家才放下了壓在心頭上那塊千斤重的石頭。

沛公又從張良之計立刻回復了項羽的信，大意是說：

「這次沛公攻進關中之後，本來不敢先入咸陽，所以始終駐紮在灞上

，等待將軍到來，然後跟隨入都。在潼關駐守的兵，原是用來防備別處的兵攻入的，不料負責的人糊塗，連楚兵也拒絕進關，這自然是極不應該的。現在沛公已下令將負責人重辦，自己也將親到將軍司令部來請罪。望將軍海涵包容，不咎既往。一

項羽一看沛公的回信語氣這樣的婉順，心頭的氣早已平下大半，便在鴻門設宴招請沛公。沛公只好冒了萬險，帶着張良樊噲，大着胆去赴宴。范增屢屢勸請項羽除去沛公，但項羽終爲沛公那副誠懇的態度所誘惑，不忍下手。沛公喝到半酣，便借了如廁爲名，悄悄離開楚營，由樊噲保護着先行回去，獨留張良向項羽辭謝。等到項羽知道，沛公早已抵達自己軍隊中了。

這是歷史上著名的鴻門之宴，凡是讀過歷史的人誰都知道這回事，不必爲之一一細敘。

沛公回到自己軍中後，恰巧蕭何從咸陽回來，知道那批糧食已全數落入那班富戶之手，而且糧價也已全部

繳清。於是遂下令軍隊準備開拔。一等張良回營，便漏夜向蜀中開去。

項羽聽得沛公全軍已悄悄離去，以爲他是怕他，便把他放過一邊。這時秦兵已全部崩潰，關中也無別人的部隊開入，他心裏非常高興，便率領大軍，續向咸陽進發，想去取得那天下聞名的全國精華所聚的寶藏。

楚軍到達咸陽郊外，看見村裏牆壁上滿貼歡迎沛公的標語，便去捕捉村裏的百姓來拷問。村裏的百姓因此都逃避一空。

這時城中已得到消息，那班代表們立刻把全城所有標語換去，依樣葫蘆，排了隊出城迎接，後面仍是那一担一担的魚、肉、米飯和酒。

楚兵一看見，不等項羽下令，便把那批禮物接受下來，大家一掃而空。却把那些代表丟在一旁，不去理會。

項羽一進城，也直向阿房宮前進。子嬰聽得楚兵到來，便率領宮中妃嬪，肉袒在宮門外迎接。項羽一見子嬰，也赦了他的罪，就叫他做進宮去的引導。

從子嬰的嘴裏，項羽才知道沛公已經到過咸陽，而且也進過阿房宮，他心裏便十分的不高興。那金碧輝煌的五百一樓，十步一閣，在他眼中只看做平常的土屋茅牆一樣。絲毫沒有留戀的意思。

正在前進的時候，忽然從一所樓閣裏跑出許多宮女來，圍住了項羽只管哭泣。

項羽同子嬰都吃了一驚。

經過了詳細的詢問，才知道這班宮女都是楚國人。因爲宮中崇尚細腰，楚國女子是以細腰出名的，所以宮女大都從楚國去選來。她們聽說項羽來到，以爲有了還鄉的希望，所以結了隊來向項羽請願。

項羽答應了她們的請求，待將來班師時，一定送她們各一鄉里。

子嬰又領項羽去看那所天下聞名的寶藏，那些金銀珠寶，依舊滿箱盈庫；可是那些米麵油糖，却已空空如也，不覺使項羽更大失所望。

當子嬰告訴他，這是他奉了沛公的命交給城裏的百姓代表時，項羽不

覺勃然大怒：

「楚兵辛辛苦苦打到這裏，已好久不得一飽，希望到這裏後大家都得好好地享用一頓，不料竟粒米滴油不贖！他好狠心！」

正在這時候，范增也滿面全是失望的神色，從宮外跑進來，一見項羽便嚷道：

「大王不好了！丞相府所有全國的戶口錢糧冊子，都給沛公帶走了！」

項羽到這時候，心頭的火不住上冒，像要從喉裏噴發出來，鬍鬚在頰上直豎，氣得說不出半句話，嘴裏只嚷着：

「好！好！」

范增連忙勸慰了他一番，而且獻計道：

「這班富戶們真可惡，大王爲什麼不去向他們查究，把那批糧食追回來？」

項羽果然聽了他的話。在不到煮熟一斗米的時候，那個最肥胖最會說話的富戶代表，却給楚卒押着送進來。他一見項羽，不由分說，便倒在地

上只管叩頭，嘴裏嘮嘮叨叨地：

「這不干小人的事。這是沛公的命令。大王也奈何他不得，小人怎敢不奉行他的命令？求大王放我回去吧！」

「那麼那批米麵油糖呢？」

「都已賣掉了！」

「賣了的錢呢？」

「已交給沛公了！」

宮外忽起一陣騷擾的聲音，突然又哄進許多人來，個個都是瘦骨如柴，衣衫襤褸。大家嚷着：

「不要放走了那肥狗！大王快追問他：他把那批米麵油糖賣給誰了？」

我們是一粒米一滴油也買不到，天天吃着番薯鹽湯過日子。你看他吃得多

消滅！

項羽在這時候，早已明白了一切，便不假思索，走到就下了個命令：「把這肥狗拖出去砍了！」

他又叫人把庫中金銀珠寶分出一部分來，送給那一羣哄進來的瘦人。餘下的叫那班宮女們都包紮起來，一齊移出宮外。

他自己也出了宮，把子嬰關在裏面，吩咐部卒把阿房宮四周緊緊圍住，同時放起火來。

一陣漫天的大火開始了，正像項羽心頭的怒火一樣，爆裂得銳不可當。一直燒了三個月，把連綿三百多里長的阿房宮燒成一片白地，火焰才告

和陶陶山元宵醉舞原韻

項息園

金吾放夜記春明，士女遊觀委巷傾，樊易梯園同門韻，（丁巳元宵借樊樊山易實甫諸先生於梯園小宴後，同作詩鐘。）朱劉蹈國未忘情，（戊午元宵與朱老謙同寅劉子庚同年飲於雪香齋談天寶故事。）高懷落落千愁散，雄辯滔滔四座驚，今夕筵開陶令宅，緣何上坐缺侯生。

（按：息園先生，名乃登，字琴莊，嘉善人。清季拔貢。不僅工詩，並擅書法。久居北平，今來滬，任交通銀行秘書。）（孫籌成）

東亞最敢進之計時家

華威頓總行

靜安路四口田驛新在界田苗電話九五一四一

萬尚免
光驗費
鐘理修
表鐘理修
用信因做

名貴鐘表
新樣式
業表名馳
屈臣亞東

新活蒙

生機腺結晶與水溶性維他命配合全補劑



激動組織！
產生活力！
調整機能！
是輔助先天
不足整理後
天失調之權
威新補劑！

補針補丸
藥房均售

新星化學製藥廠監製



家有九味一
白水變雞汁

九味一

標準味粉
鮮味養胃
用量最省
滋養最富
人人愛
家家必備

標準味粉廠榮譽出品



上墳

白華

——某山城清明時節的一幕實事悲劇——

爲什麼這個人總是垂倒了頭，那麼的頹然呢？雖然清明祭是悲哀的，可是年年照例上墳，在鄉野成了大節，這大節，無形飽鑿了老饕的口福，再則往鄉野看看青山綠水，清明，天氣也清明了。口福之外，又加上了眼福，而且清明上墳去，更多和桃花相映紅的嬌麗女郎，悲哀的清明祭，在一般人看來，就成了樂事。然而，他似乎對他們的欣羨和奇異，沒有覺察，一直的走去，走去，穿着彎彎曲曲的田塍路，偶然抬起頭來，故鄉風光，朱紅漆的担子，增添了二重感嘆：

「又是——一年的清明咧！」

他自語着，跟着一副担子，是祭担朱紅漆的担子，兩頭挑起來的兩面圓籃，每面各各是三個，撐平了挑担人的均勢。圓籃也是朱紅漆的，花紋的細篾，式樣很考究，他和挑担人——前一後，走完了通城的馬路，接着面前是一片田塍，阡陌交通，一個十足的古老鄉野。他沒有雅興去欣賞久別重逢的故鄉風光，垂倒了頭，頹然地走去。這時比「清明」還早幾天，可是阡陌間的人踪已經很多了，他們都去辦理祭事的。或者提了一個仰天的菜籃的，或者也有着担子的，但沒有他那個式樣的美觀，阡陌間的人蹤看見了他和挑担人，便駐住了脚步，投過一瞥欣羨的目光，一半帶些奇異，

「老王，我不想欣賞故鄉風光，怕觸起我的煩惱。但終於偶然又掠上了眼，尤其是這朱紅漆的担子，老王，你在我家很久了，該知道它每一年伴着我上墳。」

「是呀！這是卿老爺的手澤。」

老王不等他說完，就插進去，老王本來是畸侯家的僕人，而且在畸侯的祖父時代，幾十年了。自從畸侯的祖父去世，畸侯的父親不大回家，畸侯是老王看他長大起來的。不久，畸侯也出門了，只一年一度清明時節，像燕子似歸來，老王總陪他上墳去。上高祖的墳，曾祖的墳，祖父的墳。他記得，故鄉風光實在在小主人的眼裏很貪戀的。然而，去年，師娘死了，他就變得這樣頹廢，小主人人口中說的頹惱，準是對這而發的。想到這，老王

「唉！」他立住了。

「過了那邊田塍，就到師娘墳了。爲什麼畸少爺不走了呢？」挑担人見他立住了禁不住地問，師娘是那兒普通對女子的尊稱，但挑担人連起名字來稱呼他，這有一個原因的，畸侯人很和氣，對待下一層人。於是下一

「老王，我不等他說完，就插進去，老王本來是畸侯家的僕人，而且在畸侯的祖父時代，幾十年了。自從畸侯的祖父去世，畸侯的父親不大回家，畸侯是老王看他長大起來的。不久，畸侯也出門了，只一年一度清明時節，像燕子似歸來，老王總陪他上墳去。上高祖的墳，曾祖的墳，祖父的墳。他記得，故鄉風光實在在小主人的眼裏很貪戀的。然而，去年，師娘死了，他就變得這樣頹廢，小主人人口中說的頹惱，準是對這而發的。想到這，老王

的眼眶也濕起來了，因為老王是挑着担子的，很容易使他想起了幾十年前去世的老主人，就是卿老爺，他順手抹抹唇下的一縷花白鬍子，現在，只剩了他，一個人，鎮年守着那走馬式的房子，冷落，冷落，一百個冷落。

「唉！老王，是的，這是先祖父的手澤，我們每年去祭他的靈。這倒不要說了，不料，今年，我跟着這副担子去祭芬啊！」

老王沒有話說了，默默的，站在一邊。

一陣風，呼的吹動了近山旁的樹樅枝，吹過了他們一主一僕的面前，騎侯覺得打了個寒噤，又接着，呼的風聲，把祭担前掛着的長錠吹落了一個。

「是芬的靈吧！她已經來享受過了，我們又何必一定要上墳去，更增多些傷感呢？」騎侯癡着一般說。

「這要不得的，騎少爺，過了那邊田墜，就到師娘墳的飛鳳山山麓了，我們走吧！」

說着，老王挑起了祭担，騎侯不

得不提起沉重的脚步。

他們過了田墜，飛鳳山在眼前了。騎侯循山麓爬上去，一步重似一步，當然路也走了不少，離開了通城的馬路，騎侯就感着吃力了，田墜悶的行路是軟綿綿的，而上了山體，脚下似乎刺着的一般，尤其他仰望妻的埋骨處，穹然地，幾百株蒼老的虬松幹下，幻化出雙眉緊感滿面慘淡的情景，這時，老王早到達芬師娘的墓道，放下了祭担，在兩面各各三個的圓籃內，一樣，一樣，端起了祭菜，看墳山的小毛也一縷一跳的從那邊矮屋裏跑了過來，幫着把祭菜擺齊在石桌上，等騎侯到了的時候，熊熊的蠟燭，已經燃燒了起來，本來騎侯路走得很熱，一站下來，聽着老的虬松發出奔騰聲音，風，不住地拂着面部，這次的風，不比上一次只一陣，它一陣緊似一陣，奔騰着，虬松樹下又幻化出了一個人，直像大樹將軍般，轟空而立，他認得是他的舅父，也是他的岳丈，妻的父，於是自傷自責，騎侯經不起內心的交攻：

「哇——」地哭了，隨着身子就倒下去，却好靠住了墳旁的石欄圍，但他眼前一黑，頓時糊裏糊塗的昏過去了。

一一

十年前。

騎侯還是童年時代，但他很聰明，真所謂「小時了了」，他除了上學去以外，多餘的光陰，就兀自伴着年邁的母親，母親面前燃起了一炷香，口中喃喃的唸着阿彌陀佛，騎侯很懂事，不去吵擾她，雖然也聽先生說過，菩薩是沒有的，為什麼自家母親這樣想不透呢？但他一轉念間，知道這是老年人的一種寄托，不唸佛，不是更多暮年的空虛感嗎？所以，他在一旁攤好了書本，默記着當天的功課，有時候磨墨學字，他的字，不用什麼帖和碑，却喜歡拿白紙裁成了對聯，居然寫起八字聯來。

忽然，大門開動的響聲，因為隔了一重簾子，看不見是什麼人，騎侯停了筆，聽脚步聲走得頗鄭重的，他

就三脚兩步奔出去，嚷着：

「娘舅來咧！」

他的母親也停了念佛，笑嘻嘻走出：

「畸侯真聰明！」舅父用手撫摩着他的頭：「他能够識得我的履聲，從前有一個皇帝，識鄭尙書履聲，這真叫做「外甥皇帝」了，哈！哈！哈！」他母舅是高大個子，笑聲是那麼洪亮。

「請坐啊！剛來的嗎？」畸侯的母親問，回頭對畸侯說：「你去叫老王買酒去！」

「是，老王在西廊下搓繩子，我去關照他。」

「不用了，」舅父止住了他：「我上城來中途碰着一個朋友，已經進一家青蓮號喝過了，時候不早，拐過來看看你們，一面看看畸兒，現在該進步多哩！」

「畸兒，舅父來看你的功課！」他母親笑着。

舅父早走近畸侯剛寫過字的桌沿，見一張長長的白紙，鋪着，寫有三

個字：

「謝安石。」

「噫，了不得，畸兒正模擬這中堂聯句？」他舅父順手裝好了水煙筒，呼的吸了一口，眼光飄向了中堂，搖着頭哼起來：

「謝安石有山水閒趣。」

蘇東坡是神仙中人。」

「舅父，寫得不好！」畸侯漲紅了臉。

「姊姊，我又想起老調兒了。」

他舅父坐下來，輕輕的附着畸侯母親耳旁說：「你的兩個姪女兒，本來鄉下的風氣不大開，可是我已送進鄉校去唸書了。書是男女都得唸的，不過，男女間的自由戀愛，同盲目的差不多，美其名曰自由，其實，目不自而心是盲了的。因爲一窩兒都是亂來，根本不仔細考慮，落得結場沒有不悲哀的。我對於兒女的婚姻問題，基礎當然聽其戀愛自由，但必需爲父母的認爲可以，才行。這個社會的青年，我實在看不上眼，看得上眼的，只有畸兒，他真好，不像一般玩童的

瞎鬧，論品，論學，稱得上兼優。我常常對你提起，你的兩個姪女兒，任憑你揀一個，我們再連一代親事下去，不是更好嗎？」

他的舅父說得輕輕地，却一句一句打入了畸侯的心，畸侯十幾歲了，似解不解地，俯着頭繼續他的寫字，偶然去偷視母親面部，似乎在凝思的樣子。

「那當然很好，不過，他們都年紀輕，再慢慢討論吧！」

「畸兒，可愛的孩子，我去了，過天再來看你。」他舅父再談了一回別的話，立起來要告辭，又走近畸侯的桌沿，這麼說，看見他已把最後一字的「人」字寫完。

不久，畸侯上省城去唸書了，爲了身體不大好，有一次的體育場上，竟然昏厥過去，猛烈的夏天陽光，迫着他立不住脚，回到了臥室。校醫說他應該休養一學期。不然的話，對於他身體是很有影響的。他於是不得不走上歸途。

一肩行李，他向着故鄉的湖山而

來，想起了近詩人的兩句詩！

「自憐病體輕於葉，扶上雕鞍馬下知。」

雖然他坐的是竹槓轎子，並不是馬，但這詩中意，深深感觸着他，是的，他現在於文學上極有研究了，有時也喜歡做做詩。

「少爺，你回來了！」老王跑過來搬行李。

「老王，幾年不見，你的頷下鬚髯有一莖二莖白了。」畸侯的話在老王聽了以爲是打趣他，但畸侯感着時間的變遷，人生不過數十寒暑。

「母親！」他遙遙望見母親，正跨出了堂門檻。

「畸兒，我接到你的信很着急，也計算着這幾天應該到家了，學問，固然要緊，身體比學問更要緊，你去休息一回再細談吧！」

「是，」畸侯走向裏面去了，還聽母親在自言自語。

「辦點什麼補劑給畸兒吃吃呢！」他斜躺在內堂的長沙發上，途上的感觸減輕了不少，這時畸侯的腦子

裏很安靜，滿洋溢着偉大的母愛。他知道他的母親最最愛她兒子的，這山城裏面人都知道，畸侯的母親的愛，也是數一數二的了。

畸侯在母愛的歡悅裏，這樣過去了半個月，凌晨，傍晚，一個人總到住屋旁的曠場上運動一下筋骨，覺得身體茁壯多了。

一天，他正在曠場上運動了以後，背着手在徘徊，看南邊懸互着的山峯線，有點悠悠然地，驀地，家裏傳出了嘈雜的人語聲，像很鬧，他忙跑進去。

「舅母！」原來是舅母來了，再定睛看見舅母眼上的淚痕，他母親默默坐着，像思索又思索不出什麼來。蓬鬆的髮影，在窗櫺那邊映動，他懷疑，他納罕。

「什麼人呢？」却聽見母親說話了。

「畸兒，你舅父昨夜給匪徒綁去了，你舅母帶了兩個你的表姊妹上城來，想辦法要怎樣去贖回肉票出來。」

「有這等事！」畸侯驚住了。

「你表姊妹在裏邊，也去見一見。」他的表姊芬，表妹英，同時聽了走出來。

「芬姊！英妹！」畸侯喊了一聲，不期然想起了舅父從前來家時的說話，心碰碰在暗跳，芬和英也回喊了一聲，尤其是芬，她大畸侯一歲，當然懂事得多，雙眼還包含着珠淚。

舅母和芬英就在畸侯家住了下來，贖票的事情够麻煩，一次，一次，老王也去過一次，是在那深峻的山谷頂端，幾十個盜匪綁着他的舅父，爲了想要求減少些數目，好幾次沒有談成功。舅父自然拚受着磨難，舅母和芬英在眼淚洗面中一天天挨過。

「不要多傷心，舅父就會回來的。」畸侯常拿話去安慰他表姊芬。

有時候，畸侯坐着看書，芬沒有事，也拿着一本小說在看。他和她對面坐着，隔不了十來步路，偶然抬起頭來，雙方不約而同交射過眼波，畸侯的心起了動盪，不似初回來時安靜

了。

黃昏的燈前，畸侯和芬每每談得很密切，他母親則伴舅母在另外的空。

肉票的限期是十天，十天到了，談判終於不成功，老王喘吁吁地回來：

「撕了票了！」

這句話無異是震天霹靂，室內的號哭聲響得似萬鴉啼噪，眼淚的揮拋，又像霹靂以後的急雨，畸侯也伴着哭，說不出什麼解慰的話。

天一早，舅母領了芬英們回去了，芬還是淚盈盈似的，畸侯跟母親送出門，雙方又不約而同的交射過眼波，不過這是交射着淚眼之波。

一年將盡了。

雪，飛遍了大地，畸侯第二次歸來，伴着母親在簾前的火爐旁取暖。

「畸兒，你也十七歲了，這幾年來，你身體已經恢復健康，我是漸漸老了，而你父親又整個年頭在外面的，我想給你完了姻再出去，那我也總歸作伴，暮年的光景，不愁寂寞。」

至於對象，芬倒是很好的，你舅父在日，曾幾次提起過，現在，她失了父親，多麼悲痛，我已經對你舅母說好，你大概也同意吧！」

「但是——」

「不要「但是」了，我看你和芬真是一對，你這次就預備結了婚再出去。」

默默的，畸侯沒有話，其實，他和芬的結合是中心情願的，不過，他的事業沒有成就，「早婚」恐怕對於他的前途要折扣。然而母親已經這樣決定了，他也沒有話。

只消人手多，任何事都可以舉辦得很快的，畸侯的家，本來在這個縣城是第一個有聲望的世家，自從他祖父死了，漸漸衰落下去，但舊部下仍然一呼可集的，不到幾天，畸侯結婚的手續全部預備好了。雪，飛遍了大地，是同樣的大雪天，畸侯和芬結婚了。

蜜月的光陰當然是甜似蜜的，夕陽光斜過了簾子，成一個半弧形，畸侯的母親坐着宣佛號。

「南無阿彌陀佛！」

芬坐在靠簾的長桌上謄清着畸侯的文稿。畸侯沒有事，循簷階方尺地，閒踱着來，閒踱着去，看看夕陽光，照映着芬的嬌豔面龐，正似霞彩中的桃花。他的心覺着很幸福，忽而又看看夕陽光，形成一個半弧形，他陡的想到未結婚前要對母親聲明而未聲明的意思，「事業未成，」半弧形的夕陽光，更觸動了他的思緒，因為弧和矢，是古時生男子的當兒懸在門口的，表示男兒之志在四方。而畸侯的事業未成，懸弧之志，連開始也說不到，他又憂鬱起來了。

在謄清着文稿的芬大概手酸了，也正停筆，掠過了視線，見畸侯這樣子，奇怪而關心地問：

「怎麼呀！畸弟。」

「沒有什麼。」畸侯不願讓她知道自己的心事。

老五送來了一封信，剛從綠衣人手裏接來的，畸侯拆開看了，又躊躇起來，給芬一把搶去了還擊着手中的信。

「噫！原來如此，你的憂鬱，也許在這裏。是的，我也常常想，你應該「待時而驚」的時候了，「閒居」終不是事，現在，他來叫你，你就爽快地去吧！家中事你放心好了。」芬

讀了信，完全明白了，是畸侯的舊同學在省城開了一個××專科學校，叫畸侯去担任功課，雖然遠離的痛苦難受，但不能去摧折夫婿的壯志的。

「芬姊，爲了前途，我憂鬱，爲了遠離，我躊躇。你又不肯跟我一起去，老母在堂，還有這一個門戶，你能够原諒我，那我放心走了。」畸侯說着，也感到無限的依依。

畸侯在××專科學校教不了半年書，芬寫信來告訴他，他老母病了，老母患的是胃病，他急急同父親趕回來，老母的彌留面容已經消瘦得不成樣子，他伏倒在牀沿大哭：

「母親，你爲了兒子，一年年，消損了精神，但你不要拋撇了我們啊！」

他的母親却含着笑。

「我這胃病是醫不好的，你已經

成了家，有了事業，我還有什麼牽掛呢？」母親又叫芬過來：「芬，你們要互相愛憐，互相勉勵，也是我同你父親的一番心願。」

他的母親終於一瞑不視了，他頹喪地，幾個月後，又返到了學校。在第二學期快結束的時候，他想，將有一個曼長的暑假期間，可以歸去安慰安慰妻，她應該很孤零啊！不料，京裏來了快信，是父親的信。要他即日動身，到某部去辦事，嚴命是不得違抗的。於是，他只有寄了一封信，算是代表自己回去了。風塵僕僕，他又踏上了更遠更遠的征途。

畸侯在某部做的××主任，是主持着案牘的，案牘相當忙，夜了，又同父親住在一起，連紙上和芬談心的機會很少很少。

芬在家裏起初倒並沒有什麼，後來，婆婆死了，也是自己姑母，姑母做婆婆，確是很愛撫她的。也撇了她去了。家，冷清清的，只有她，一個人守着，雖然還有老五供使役，終難免孤涼，孤涼，冷清，她便想起了

死於非命的父親來，在這樣思感的日月中，畸侯又來信說，不能回來了，要到京裏去，不是和她的離程相距得更遠更遠了嗎？一個人，經不住孤涼，冷清的侵襲，她也瘦了。

這縣城是一個古老的山城，風氣比鄉下開一些，可是不完全開明，而且喜歡造謠生非，他們，東鄰西舍的一羣，見畸侯長久不回来了，又知道畸侯是上京去的，第一陣談鋒，到處鼓盪着：

「卿老爺的世家，果然不錯，畸侯先生做了官。」

接着，第二陣談鋒又到處鼓盪着：

「畸侯先生聽說外邊有了姨太太，是女同事，也是一個女官呢！」

這談鋒傳入了芬的耳朵，芬，有智識的芬，聽了覺得很無聊，他深信畸侯不會忘了她的，可是，信是隔得很久很久才有一封，而一封內也不過問問家常事，似乎比以前淡漠了。但她沒有怨恨，只是孤涼，冷清中，想起了父親，姑母，從思感的心情漸漸

到於傷泣。

沒有多少時候，畸侯接到了芬的信，本來娟秀的字迹，現在那麼歪斜了，連忙拆開看，不過寥寥幾行字：

「畸弟，我病了，我經不過孤苦冷清的侵襲，病了多天，勉強寫這封信來，不知你能够回來嗎？」

畸侯自然着急得非常，去和父親商量，想請半月一月假回去看看芬，但父親說，這幾天某長官要來視察，任何人不能請假的，你先回信去告訴她，不久回來就是了。沒有辦法，畸侯只好照這麼辦，某長官還沒有來，他們上下都每天整肅衣冠地鵲候着，在辦公室內，不敢高聲談笑！怕正在這時候撞了進來，那就敲碎飯碗。可是，等着，等着，某長官還是沒有來。

畸侯却又接到了一封信，信封上署名是「老王」，他一呆，讀了信，他大叫一聲，倒下去。同事們慌慌張張把他扶回到臥室，才悠悠醒來，只流淚不止。夜了，他父親也來了，一看老王的信，是通知芬師娘已經死了，也沒有什麼遺言，只說畸哥前途自愛

，因為她已提不起筆來，是老王請一個鄰人代寫的。

這次父親叫畸侯回去料理了，畸侯也無心留戀官場，他決心一走就不再來，但沒有向父親表明，好容易請了假，他匆匆到了家，正是清明快到的時候。

葬了芬，畸侯的心更消沉了，他不再回到南京，家，托老王照管，仍舊到省城中的××專科學校過他無拘無束的粉筆生涯。但是，對芬，他自責着，看錢塘的江流滔滔不絕：

「芬，我負了你，」他對東去的江流獨語。

他從老王口中知道了故鄉人的談鋒，關於自己在外邊和女同事怎麼樣怎麼樣，他只會笑，只會苦笑。但他明白，官場不是自己個性所適合的，案牘那麼忙，夜裏又礙着父親在，不能常常寫信給芬。是官場害了芬，是官場害了自己。竟爲了什麼某長官的視察一面的訣別都不成，他越想，越恨，是不是「懸弧之志」指的生男子要望他做官呢？不，決不，他現在知

道，做官是一個俗物，是一個庸夫。

懸弧之志，應該做一番事業，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出來，像弧矢的目標，在於四方。然而，他遲了，他接連遭到了雙重變故，尤其是芬的死，使他心碎了，他惟有借着粉筆，來遮飾他的消沉，頹喪。

又是一年的清明，他同領下多了花白痕的老王，一步重似一步，爬上了妻的埋骨地飛鳳山來。

三

畸侯又在糊裏糊塗中給老王和小毛喚了醒來，熊熊的蠟燭，燒着，虬松的奔騰聲音，還是響着耳邊，他對着妻的墓，撲下地去：

「芬，我負了你！是我負了你！」

壬午臘日寄懷亞農

蘇州 景太昭

久病思親友，蘇園每念君，滑稽知玩世，風雪悵離羣，秀句如清瑟，尺書亦妙文，鬱蟠蒼括老，仍作氣爲雲。



戲

呂伯攸

氣候自開春以來，非常的不正常；熱的幾天，那些摩登小姐們，竟有穿了短袖的單旗衫出門的；可是，只要一起風，又得把藏在箱子裏的皮大衣搬出來了。

說到風，風又刮起來啦！不但天空裏呼呼地吼着，就是我們坐在靠窗的地方，從窗縫中溜進來的一股寒氣，也有些受不住；尤其是近郊一帶的陋巷中，那些用薄板和泥土配搭起來的矮屋子，常常像是大海裏的一隻孤舟，被浪濤在激盪着。幸虧，這些矮屋中的住戶，已經過慣了這種生活，他們毫不在意地，還是熙熙攘攘，過得相當地安逸。

這些矮屋是沒有門牌的，因此我們也數不出某號某號來。現在，我的筆尖要接觸到的，是靠左邊的第三間。從牠門口晾着的那些油布車篷上看起來，就可以知道那間屋子的主人，

是怎麼樣一種人物了。因為這條陋巷中，只有一條狹窄的泥路，幾天來經過連宵的暴雨，積水已在三寸以上，不知那幾位好行善事的人，在那積水中安放了幾塊斷磚

頭，使那些進出的人們，可以踏着磚頭，不致涉水而過，真是功德無量了。可是，只有那第三間矮屋的主人金阿鶴，卻享受不到這種恩惠，因為他的身後，還拖着一輛沉重的人力車，只能赤着兩條腿，在水裏鏘鏘淙淙的撥動着。

「他媽的，天老爺也和我們窮人為難，偏偏大雨過了，又發大風，嚇得那些白相朋友都躲在家裏，不敢跑出來。這半天功夫，只做了八塊錢生意……他媽的，這種日子……」阿鶴剛把車子在門前較高的一塊泥地上停放好，來不及地從車座中拿出一個裝

着四分之一臭麥燒的玻璃瓶子。

「爸，你說，天晴了，帶我去看影戲……今天是甚麼二洞節，看戲用不着化錢的啊！」屋子裏立刻跑出一個衣衫襤褸的小孩子，他是阿鶴的獨生子桃園子。

「唔唔，你倒還想看影戲！爸爸今天生意不好，只賺到了八塊錢，買戶口米也不够，快，叫你媽媽先拿兩張麵粉票去把麵粉買了來，吃頓麵疙瘩再說！」阿鶴攙着他那愛子，向屋子裏走。

「媽在洗衣服！……爸，你答應我的話，到底算不算數！」

阿鶴並不理睬他，只是直着喉嚨喊：「桃園子的媽，桃園子的媽！」直到裏面有一個幽靈似的女人答應了一聲，他才接續說下去，「快，先去買兩張麵粉票，我的肚子已經餓得咕咕地叫了！」

那個紅眼皮的女人，一會兒從後面出來了，她手裏提着一隻打上十七八個補綻的藍布米袋：「錢呢，我等到你這時候，你肚子餓，難道別人不餓的！」

「少煩幾句，錢拿去！」阿鶴把幾張紙幣丟給他的女人。自己又從破衣的口袋裏，掏出一個紙包，打開來，用手指在裏面撮着一些甚麼，直向嘴裏送去。

「爸，這是甚麼？」桃園子睜開眼睛，一霎也不霎的直望着他爸爸的嘴巴。

「嗯，是豬頭肉的一些零碎，味道還不錯！桃園子，你可想吃一點兒？」——「帶，快給我拿隻杯子來！」

「爸，你到底帶不帶我去看影戲？」桃園子把一隻積滿了黃斑的杯子，遞給他的爸爸，又記起了他那份念念不忘的大事來。

「影戲，沒有辦法了；可是，你的運氣倒還不壞？」阿鶴喝了一口麥燒，笑嘻嘻地向懷裏一掏，掏出兩張淡紅色的紙片，「剛才碰到那位在我

們間壁住過的陸先生，他現在在甚麼小學裏教書，他說，去年二洞節，曾經允許過你，由他帶你看戲，後來因為弄不到戲票，害你哭了一場，他心裏很不好過，所以，今天特地送這兩張戲票來的……」

「爸，讓我瞧！」桃園子把兩張淡紅色紙片搶了過去，「不是影戲，是甚麼玩意兒？」

「據說，他們學校裏，今天下午開甚麼青竹會，有許多有名望的老爺、太太、小姐們，都要去串戲，這倒是很難得的。你想，老爺，太太們……演戲給我們瞧，而且又不要我們化錢……吃過飯，我一定帶你去……他媽的，橫轟拉不到生意！」

桃園子雖則還不滿六歲，而且是個車夫的兒子，可是，他長得皮膚潔白，容貌清秀，尤其是一雙靈活的眼睛，最容易使人發生憐愛。這時候，

他聽了爸爸的話，立刻歡喜得跳了起來。他剛轉身過去，齊巧和他那買了麵粉回來的媽，打了一個照面，他更是笑逐顏開地跳過去，天真地抱住了

他媽媽的膝踝。

「媽，快點燒起來給我們吃，我要跟爸爸去看戲！」

「你不要上你爸爸的當！飯也吃不飽，他會帶你看戲，哼，真是在那裏做夢！」媽媽正有她一肚子的沒好氣。

「桃園子的媽，我說，難得的，有人送了戲票來，我想帶他去見識見識，小孩子，一年到頭關在這破破爛爛的地方……」阿鶴雖然臉兒紅紅地，很有些酒意，神氣倒是挺和氣的。

「隨你的便，反正我管不着！」等到阿鶴玻璃瓶裏的麥燒，斟得一滴不剩，媽媽的麵疙瘩，也一碗一碗的端了出來。桃園子也許是興奮過了度，他只吃了三四塊，就放下筷子，抹抹嘴，連嚷着：「飽了，飽了！」

媽媽給他換了一件剛洗乾淨的布衫，爸爸自己，也換上了那件新年裏穿過的破了兩個洞的藍布大褂。他攙着桃園子的手，一逕找到陸先生任職的那個小學校裏去。

可惜阿鶴是個沒有上學過的文盲；在那小學校門口，雖然貼着許多紅

紅綠綠的字條子，他卻一點也不明白住地說。

「這有甚麼好看呢？」桃園子忍不住不知道哼些甚麼東西。不用說，這是引不起桃園子的趣味的。

，倒底是爲了甚麼事。他只知道今天

「我也不明白，你不要響，瞧下去就是了！」爸爸也有些不耐煩了。

忽然，從幕內又跳出一個十分滑稽的人來，只看到他鼻子上塗着的一

可以免費看戲，他便放大了胆，摸出

大多數的人，都發出了同樣的問答，臺下很有些騷動的樣子。好容易

有他那綴着水袖的護領衣服，短短的作裙，古怪的氈帽……還有手裏提着

那兩張淡紅色的票子來，給門口守着

，說呀說的說完了，接着，又是幾個小孩子來玩着各種把戲。直瞧得大家

的烏龜……這一切的一切，沒有一樣不是新奇的。

着桃園子的手，跟着許多人直向裏面

意興索然，有些人已經預備走了，才由一位穿洋裝的先生上來報告：特請

聽他開口了，他怪聲怪氣地打着

走。那是一間非常寬大的屋子。桃園

子又陌生又欣慰地抬起頭來瞧瞧，只見

京片子，桃園子雖然聽不懂，可是他那一舉一動，卻會引逗人家對他發

見天花板下面，全絡着那些花花綠綠

的紙鏈，四壁也貼着五顏六色的字條

生好感。

子。屋子的上首，是一個很大的臺，

戲，就是做爸爸的阿鶴，也莫明其妙

「這個人真有趣，真好！」桃園

臺下列着一排排的長椅子，每一排上

一會兒，鑼鼓開始響起來了，「

子噙開嘴，拍起手來，同時，他下意識地在椅子上站了起來。

，都坐滿了人。這時候，台上站着

一位戴眼鏡的先生，不知道結結巴巴

「喂，小弟弟，請你坐下來，別人瞧不見了！」後面的人這樣一嚷，

地在說些甚麼；桃園子和他的爸爸都

聽不懂。那位先生說完了，又換一位

上來說；來一個，去一個，差不多換

了五六個，最後，甚至還有一個孩子

，也上臺來說，他說得很輕，不但聽

不懂，而且也聽不清。

「爸爸，難道這樣就是在做戲？」

「爸爸，戲要開場了吧！」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爸爸，這

也許是他的話說得太響一點，旁邊坐着一位穿線呢袍子的青年，立刻向他瞪了一眼，「小弟弟，你應該靜靜地聽，靜靜地聽，別哇啦哇啦的！——你要知道這小丑的名字嗎？他在這齣戲裏扮演的，叫做小張義！」

桃園子向那青年望一望，感到有些忸怩；只是，因此他知道了這小丑的名字，他那小小的心坎裏，至少是獲得一些欣慰的。

直到那個白鼻子的小張義扮了幾個鬼臉，忽忽地下了場，桃園子才如夢初醒似的，他那緊張着的心也鬆弛了下來。

繼續下去，雖然還有幾齣京戲，但是，桃園子只是淡淡地，絲毫也提不起興致。他老是問：「爸爸，那個小張義會不會再出來？」

「同一齣戲，在同一個時間，決不會演兩次的，這是我小時候在鄉下看草台班，也是這樣的！」

「噓，噓，噓！」父子倆的談話：終於又給這種羣衆的叱責聲抑制了下來。

電燈亮了一會，那臺上的節目，

也告了段落，桃園子和他的爸爸，同樣地最不喜歡聽那些穿長袍，戴眼鏡的先生們，滔滔不絕地說話，事實上，偏偏又逢着一個穿長袍，戴眼鏡的先生出來說話了，金阿鶴不管三七二十一，抱起了桃園子，就向場外走。

在月光光下，他們又踏着一塊塊浸在水裏的磚頭，回到那矮屋子的家裏。

「桃園子，你瞧到了些甚麼了？」

「」

「媽，一個白鼻子的人，真有趣！他叫做小張義，他還有一隻小小的烏龜，我幾時要去找他來一同玩？」

「甚麼烏龜不烏龜？你們到底瞧了些甚麼回來？」媽媽顯着很懷疑的樣子。

「我也不大看得懂！」啊，桃園子的媽，你趕快弄些東西給我吃，我還得出去拉一趟夜班！」

「你真說得好寫意，剛才兩張麵粉票，就化去七塊六角，現在兩手空空，叫我拿甚麼東西給你吃？」桃園

子的媽，哭喪着臉。

「你替人家洗衣服的錢，爲甚麼不去收取了來？儘讓人家拖欠着，我也不能老替你墊肥皂錢，——這幾天肥皂又漲了價，最普通的也要賣到六七塊錢一塊，你知不知道？」

「叫我洗衣服那些店家的先生們，他們也真苦惱。我常常向他們討洗衣錢，總是延挨着，推說沒有發工錢，怪也難怪他們，每個月只賺了三四十塊錢工錢，除了剃頭、零用，也就差不多了。哦，昨天大順南貨裏的趙先生，約我今晚上去收賬，那麼，讓我就去走一遭罷！」

「桃園子的媽，世界上窮人也真多，他們大都是吃了早餐沒有晚餐；可是，有錢的人也不少，就拿今天來說，那個甚麼二洞節的青竹會，有多少闊老爺、闊太太，帶着他們的少爺，小姐，都是歡天喜地的在狂歡着，還有吃飽了飯，沒事做，竟會穿起戲裝，打了花臉，跑上臺去尋一下開心的，他們那知道我們……」

「好了，不要多煩了，讓我把那

筆洗衣帳收了來，買幾個大餅塞飽了肚子再說！」桃園子的媽正要跨出門去。

「啊，不錯！」阿鶴忙抓起桌子上的酒瓶追出去，「你……你……你給我帶四兩麥燒……」

大順南貨店離這條陋巷還不算遠；要不了一個鐘頭，桃園子的媽已經捧着一疊大餅，和阿鶴的那個法寶——玻璃酒瓶，回家來了。

「咦，桃園子呢，到那裏去了？」桃園子的媽，擱下了大餅，四處找尋。

「我剛才洗了一雙腳，不知他跑到那裏去了？」阿鶴立刻轉到後間裏去找，「啊，在這裏！怎麼的，桃園子，你怎麼靠在椅子上睡熟了？」

「爸，我的頭疼得厲害，我要，要喝一些水！」桃園子的臉兒紅紅地，好像是一隻熟透了的蘋果。

金阿鶴把那孩子抱起來，在他額頭上摸了摸，大約是覺出他燒得很燙，立刻把兩條眉毛向下一灣，「啊，桃園子的媽，你來瞧一瞧，怎麼剛才

還是好好的，一忽兒就病了？」

那個紅眼皮的女人，也着急起來，她趕進裏間的臥室裏，也照樣地用手在那孩子的額上摸了摸，「唔，燒得很，給他喝些水，讓他睡了吧！」她拿起屋角邊煤爐上的一把鉛皮壺，篩了一些開水出來給他喝，「孩子，你覺得怎麼樣？」

「我……我的頭很疼……身上……有些發冷……媽……想來不要緊罷！……」

「乖一點，睡一晚，明天就會好了！」她把那孩子塞進了那條百孔千瘡的破棉被裏。

「明天，要是不退熱，要不要去找醫生？……」桃園子的媽曇着一雙紅眼睛。

「想是這麼想，可是，錢呢？藥價又這麼的貴，窮人家，我看只有一個「聽」字！」

這對貧窮的夫婦，本來一模一樣，都是掛着兩條眉毛，形成了「八」字的樣子；現在那兩個「八」字是更加的掛下在兩邊了。他們默默地吃完

了這頓大餅晚餐，男的趕忙拉了車，出去做夜班，女的一邊做着針線，一邊看護着他們這個唯一的兒子。

阿鶴回家來，已在十二點鐘以後了，他蹣跚着，輕輕地走進了屋子，把頭上那頂破帽子一掀。

「孩子，怎麼啦？」

「依舊燒得燙手！有時候，醒過來，要喝茶，而且還說着糊話。」她把話頭頓了一頓，「不錯，我要問你：甚麼叫做「小髒衣」？他說，要「小髒衣！」」

「甚麼小髒衣？哦，那是今天看的京戲裏的一個小丑，名字叫做小張義！」

「得啦！也許就是那個丑角，嚇了他一下吧，因此，他受了驚。這都是你的花樣，明兒非去請那收驚的朱媽媽來不可！……」那位阿鶴夫人正要提到錢的問題上去，不料，那孩子的喊聲，又把她的話打斷了。

「媽！……肚子疼！……媽！……」

「怎麼，桃園子，爸爸在這兒呢

！」阿鶴忙趕過去，就在床沿上坐了下來。

那孩子兩眼盯住了桌子上的煤油燈，又哭喊起來：

「我不要爸爸，我要那小張義：我要他釣竿上的那隻烏龜！噉，噉！」

「乖乖，好好地睡着吧，你要小張義，爸爸明天去給你接到家裏來：……」

「真的？你明天一定去接他來！……」

「當然真的，你乖乖地睡罷！」

桃園子喝了一杯開水，總算又昏沉沉地睡熟了。可是，他在睡夢中，還是不時地喊着「小張義。」阿鶴夫人說：「這一定有邪祟在作怪，明天第一件事，就是去請朱媽媽！」

他們夫婦倆，就在這愁雲慘霧中挨過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阿鶴要維持一家人的口腹，他只得沒精打彩地拉了那輛人力車到市上去。

他在一路上，暗暗地思索：「到那裏去找那「小張義？」即使找着了

，他肯不肯到我們家裏來？」這些的確都是問題，阿鶴不敢再想下去。當他拐了一個灣，到了大門口頭，齊巧看見那家國貨公司的櫥窗裏，擱着一個無錫出產的小泥人，他鼻子上塗着白粉，手裏提着一根釣竿，釣竿上還有一隻小小的烏龜……竟完全是昨天戲臺上那個丑角的雛型。他心裏高興得很，馬上想走進去，把他買了來，送回家去，也許會醫好他兒子的病。但是，他的手一摸到口袋裏，他又失望了，他今天還沒有做過一齣生意啊！

「黃包車，到南街，去不去？」

「去，去，去！」

一個大塊頭跳上了他的車子，他用力地拉起車桿，沒命地向南跑。到了南街，又上一位摩登的太太，向西門趕去。到了西門，又換上一位痴腿的先生，要他趕上那第二班火車。直到中午時分，阿鶴掛着滿頭大汗，又回到了大門口。僥倖得很，他的口袋裏，總算已經裝進十多塊錢，他便踏進那家國貨公司，忍痛地化了五塊錢

，把那小丑的模型買了來。他小心地把他放在車座下邊，帶着回家去。

一到家，他便來不及地拿出那個小泥人，趕到桃園子的病床前。

「桃園子，你瞧，你要的小張義來了！」

那孩子有氣沒力地把眼睛睜了睜開來，向他手裏的泥人瞧了瞧。

「啊，我不要，我不要！這個小張義，不會跑跑跳跳，他不會講話，我不要這個小張義，我要活的！……」

「糟糕，白化了五塊錢！」阿鶴失望地把那泥人在那張破板桌上一擱，又回到外面那間屋子裏。

他計劃了好一會，便決定由他自己來扮一個小張義，他把那頂破氈帽的帽頂拉了一些長，歪歪地戴在頭上；再找出他老婆的一件長袖的布衫，在袖口邊綴上兩塊白布做水袖；更把一條藍布的破被單，暫時充做了作裙。最後，才在那隻麵粉袋子裏，撈出一把麵粉來，用水調了，急忙向鼻子上一搭。他手裏的釣竿，是用一根帳

筆竹代替的，那隻小小的烏龜，卻是一塊碎瓦片。

「來了，來了！小張義來了！」

他第二次趕到桃園子的床邊，滿以為一定可以博得那孩子的一笑了。誰知那睡在床上的桃園子，只把眼睛張了一張，立刻又閉上了，他嚷着說：「不要，不要，這是爸爸，不是小張義，我不要，我要真的小張義！……」

孩子自從昨夜到這時候，除了幾杯開水以外，甚麼東西也沒有吃喝過一些。他不時還嚷着肚子裏不好過。

「剛才化了一塊二毛錢，曾經請了朱媽媽來瞧過，她說是衝撞了陰人，非得要替他禳解禳解不可！」桃園子的媽說得很認真。

「禳解，那裏來的錢？」

阿鶴夫婦倆真是應付無策了。他們馬馬虎虎地輪班吃了一頓午餐，阿鶴老是默在那裏想心事。

最後，他想：「解鈴還須繫鈴人！」既然是那個小丑鬧的禍，還得去找那個小丑，也許桃園子一見了他，病就會好起來也說不定。他打定了這

個主意，便又預備停工半天，去找着那個小學教師陸先生，託他想辦法。

他坐在那小學校的門房裏，直到陸先生下了課，才和他見了面；他把這意思告訴了他。可是，陸先生卻現着滿臉為難的樣子。

「你知道，那個扮小丑的是甚麼人？他是本校董威老先生的好朋友，富國銀行的經理巴和甫先生。這次，到本校來客串，還是礙着威老先生的面子。你想，像他那樣的身價，會光臨到你們這種貧民窟裏來嗎？」

「但是……但是，我對於這個孩子，無論如何總想救他一救。陸先生，我希望你也行一些善，把他的住址告訴我，好不好？至於他答不答應我的要求，只得讓我去碰運氣……」這是阿鶴誠意的懇求。

「住址告訴你，那當然可以的——他住在碧海路一一七號；是一幢挺大的洋樓，很容易找！」陸先生同時還掏出鉛筆，給他記錄了下來。

「謝謝，謝謝！過幾天再見！」

阿鶴拿着那張字條，辭別了陸先生，一直趕到碧海路。果然找也不用找，他逕自向着那幢挺大的洋樓蓋過去，一問，就是巴公館。

這天，齊巧是星期日，巴先生在家裏休息着，而且，他倒並不像一般富翁那麼搭架子，經過僕人的傳達，他居然立刻就出來會晤那個面不相識的人力車夫。

「你是那裏來的？找我有甚麼事？」巴和甫難免有些疑惑。

「老爺，……我……我是……拉車的……叫做金阿鶴……現……現……現在想求老爺……一件事！」阿鶴愈急，愈是吞吞吐吐地說不下去。

「甚麼事？可是要我捐一些錢？」

「巴和甫習慣地把他手插進了西裝口袋。

「不！昨天，老爺不是在那個小學校裏，扮過一個小丑的角色嗎？」

「是的，我扮的是那個小張義，你覺得怎麼樣？」巴和甫得意地微笑。

「老爺，我倒並不覺得怎麼樣！」

只是，我的那個孩子，他自從看過了老爺扮的那個小張義，回家去老是念念不忘的在講着。晚上，忽然發起燒來，他在睡夢中，也是常常喊着「小張義」「小張義」……」

「唔，那麼，你要我怎麼樣呢？」巴和甫不等他說完，瞪着一雙詫異的眼睛，接上去問。

「我，我想，唉，唉？實在說不出口……我想請老爺，仍舊穿起那套丑角的服裝，到我們家裏去走一趟，讓那孩子見一面。他得到一些安慰，也許，病就會好起來！」

「你的家在那裏？」

「在市外，地名叫做九埭頭的那邊！」

「這地方，多麼荒僻！而且，全是貧民窟，我怎麼可以去？」

「老爺，我求求你，你要是怕發生甚麼意外，我可以把我的這張市民證押在你這裏！」阿鶴立刻從口袋裏掏出一張貼着他照片的紙片來，「實在的，老爺，住在我們那邊的，窮委實是窮，人倒都是規規矩矩的。」

「這，得讓我考慮一下！」同時，他的腦膜上，浮出一個活潑可愛的孩子的影子來，他想：「我不去走一趟，假使就此發生了意外，做父母的應該要怎樣地抱怨我呢？也許會像我一樣，心裏永遠刻着一個不可磨滅創痕，那就……」

「老爺，請你救救我的孩子！」撲的一聲，那個陌生的中年人，竟在巴和甫的面前跪了下來。

「啊，起來，這算甚麼呢？」

「如果老爺不答應我，我一直不起來。唉，唉！我的那個可憐的孩子，他正在熱烈地盼望你啊！」阿鶴感情衝動地掛下了兩條眼淚。

「唉，真要命！算了吧，我跟你去！」

巴和甫走進內室去了不多一會，等到他出來的時候，早已換上了那套小丑的服裝，鼻子上，也照樣地抹了一場白粉，手裏拿着那根釣竿。

「去，你一同坐了我的汽車去！」

「謝謝，老爺！」

阿鶴跟着那個扮作小丑的巴和甫，跨上了停在門口那輛木炭汽車。這位銀行家那副不倫不類的樣子，連那汽車夫也瞧得笑了起來。

「開到市外的九埭頭去！」一聲命令，汽車是如飛地前進了。

大約走了十分鐘光景，已經開到那條陋巷口頭。

「巷裏全是積水，車子開不進去！」汽車夫把車子停了下來，阿鶴和巴和甫，只得跳下了車子。他們踏着那浸在水裏的一塊塊磚頭，走進了那條臭氣直沖的陋巷，走進了阿鶴的那間骯髒的矮屋子。

「媽，我要小張義啊！小張義……」一陣孩子的哭喊，從屋子裏傳了出來。

「乖孩子，別哭！我替你把小張義請來了！」阿鶴把巴和甫帶進那間小室裏，「老爺，別嫌骯髒：我們這裏實在太不成樣子！」

「哈哈，小張義，我真歡喜你！睡在床上的病孩子，突然笑起來了。」

「孩子，你既然歡喜我，就得聽我的話；好好地睡着，不准吵鬧！」

「嘿，小張義，我聽你的話？」

「好，你聽我的話，我可以常常來看你！」巴和甫走到那破板床面前，正想伸手去撫摩那孩子的腦袋，

「噢，這孩子的耳朵背後，怎麼也有這樣一塊紅癍——是生下來就有的吧！」

「是的，一生下來，就有的！」阿鶴恭恭敬敬地回答。

「那真……」

「小張義，你能永遠住在我們家裏嗎？我歡喜和你一同玩，等我的病好了！」床上的病孩子，得到了無窮的安慰似的。

「好，我也歡喜和你玩，你要聽爸爸媽媽的話，乖乖地喝藥水，病好得快，我們也可以早些一同玩！」巴和甫一邊說，一邊撫摩到那孩子的額上，覺得他的熱度太高了，頓時皺了皺眉，「現在，我要回去了，明天我再來瞧你！」

「咳，咳？你不要走，好不好？」

「孩子又哭喊起來。」

「啞，你又不聽話，明天我不來了！」

「好，好，我聽話，你一定要來！」

「乖孩子，我們明天再見！」巴和甫離開那張病床，皺緊了眉頭，幾乎要滴出眼淚來。

「這孩子的相貌，太像我以前的——一個兒子；而且，耳朵背後，也有一塊紅癍。算起來，他的年齡，也該是這麼大小了。——只是，你得當心，他的病很不輕啊！」巴和甫和藹地囑咐阿鶴。

「老爺，我也知道，可是，像我們這樣的窮人，還不是聽天由命！」阿鶴也有些眼淚汪汪。

「他，太像我的那個孩子了，我真是十二分地愛他！」巴和甫從口袋掏出一大疊紙幣來，交給那個窮車夫，「你先收了我這五百塊錢，他要甚麼，你儘量地買給他。停一會，我再替你們請一個醫生來瞧瞧，一切醫藥費，都由我來負擔！」

「謝謝，謝謝！——這孩子一定得救了！」

從此，這位銀行家的汽車，每天總要在這陋巷口停上一兩點鐘。那桃園子的病呢，經過那位名醫的調治，也一天天的痊愈起來了。這一對忘年交，真像老朋友那麼親密。巴和甫雖然不再化裝成一個小丑，桃園子可也一樣地歡喜他。

那是桃園子完全恢復健康後的第三個星期日，金阿鶴與冲地帶着他，到那巴府上去向那位銀行家叩謝活命之恩。

桃園子雖然還是穿得破破爛爛的，但是，那位巴太太一見了他，也像那位巴先生一般的特別歡喜他。一會兒，巴和甫竟把他抱了起來，像鑑賞一件古玩般的觀察着他。

「啊，啊，阿鶴，我有一句話，已經熬了好久了，現在，不得不向你問一問：像你們這樣的兩夫婦，怎麼生下來的孩子，竟會這樣的雪玉可愛？依我觀察起來，這孩子決不是你們親生的，反正，我是送佛送到西天了。」

，你，不妨對我說一說，我決不會破壞你的！」

「老爺是這孩子的救命恩人，我怎麼可以瞞住不說！實在，這孩並不是我們親生的！」

「是那裏來的呢？」巴和甫有些驚喜交加的神氣。

「是四年前了。有一夜，我正拉了一輛空車，從市上回家來。當我走過那王家桃園前面，突然看見一個女人的影子，閃了一閃，我便喝問她：

「是甚麼人？」那知她看見了我，就把手裏的一個繡襪，丟在地上，便飛也似地逃跑了。我走近瞧個明白，卻是一個嬰兒在那裏哇哇地哭着。我因為正需要一個孩子，就把他帶到家裏，交給我的女人把他撫養起來；那，就是我們這個桃園子——取這名字的意思，就爲了是從桃園前面拾來的；」

「那，那一定不錯，一定是我的孩子了！阿鶴，我告訴你，是四年前了，我們的太太，生下了這孩子，由於乳水不足，便雇了一個奶媽來代

我們哺乳，不料，那女人，年紀太輕了，她僅僅在我們家裏做了四個月，不知她怎樣鬼鬼祟祟地，竟和附近木匠店裏的一個夥計姘上了，這事，後來給我們覺察了，我就喊了那個夥計

來，當着她的面，訓斥了他一頓。可是，這一對狗男女，因此卻懷了恨，第二天，她便席捲我們二千多塊錢的飾物，帶着我們的孩子，跑得無影無蹤了！拿了我們的東西，我並不恨她，也不想追究，只是把我們的孩子帶了去，這真是喪盡天良了。可惜，經我們報了警局，懸賞緝拿，一直也沒有破案，現在，照你的話推測起來，再加上這孩子耳朵背後的紅癩，那無疑的，就是我們失去的孩子了。阿鶴，我有的錢，你要多少，都可以給你，我只要你把這孩子還給我們！」

巴和甫高興得又滴下了兩滴眼淚。

「我一定不讓你帶他回去，我情願把這個家和你掉換！……」太太不顧一切地把那桃園子抱了過來。

「這，這，我們夫婦倆帶着他這麼幾年，叫我們怎麼撒得下他！老爺

，你給我們錢，太太又願意把這家給我們，可是，我們要這許多錢財，有甚麼用處？」阿鶴偏強地不表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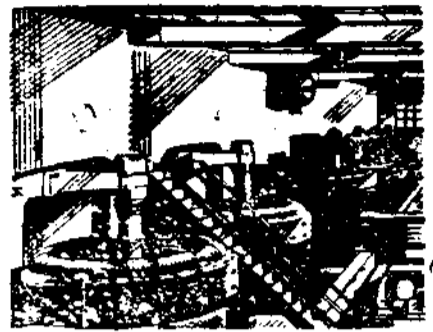
「阿鶴，你別糊塗，他的確是我們的孩子，只要用科學方法來試驗，就可以證明的。現在，我看這樣吧，你也不要拉車了，把你的女人也接了來，就一同住在我們這裏，請你們一同照顧着這孩子，你們不是仍舊可以和他朝夕相見嗎？」巴和甫想出了這個通融的辦法。

「好是好，只是，我還得和我的女人商量一下！」阿鶴還是有些遲疑。

「用不着商量了，立刻派我的汽車去，把你的太太接來。你那些破破爛爛的東西，一概送了鄰舍們就是了！……」巴和甫採取了快刀斬亂麻的手法。

第二天，這個襁褓不堪的孩子，身上已經換上了小西裝；那對人力車夫伉儷，也由陋巷中搬進了洋樓裏。衣冠楚楚地，儼然是小布爾喬亞的氣派。

這，誰說不像是一齣戲呢？



不夜城

岳 楓
張 君 勉

不夜城的海關大鐘打了九下之後，這華麗的都市，似乎更形活躍起來了，柏油路上連接地滾動着巨大的流線式汽車，忙碌地

載送牠的主人到高貴的娛樂場中去，這樣一直到那大鐘報過五下之後，東方已經吐露着一線白色的曙光，這玩够的人們才懶懶地伴同他的臨時愛侶鑽進光亮的汽車中去。

一輛轎車在這黎明的當兒，駛進了明智里，停了下來，那位在華爾頓舞廳充舞女的毛萍，向車中的朋友說了聲回頭見之後，便向十五號的後門推了進去，爲着天還黑着，毛萍摸索地踏上這狹窄上的梯級，無意地把置在樓梯口的那隻鉛桶跌了下去，於是這龐大的聲浪驚醒了房東太太，接着二人各不相讓地大吵起來，由是這幢房子裏的住戶都給吵醒了。

國瑛是一個才十八歲的姑娘，她和她的爸爸以及一個善愁多慮的姊姊國珍，一家三口也寄居在這幢房子裏，明智里是靠近一條最熱鬧的街，因此這條弄子裏有各種玩意兒開設着，如跳舞學校，票房，簡直應有盡有。

同屋中，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祇有亭子間中住着

的二個青年比較正派些，一個叫林平，那胖胖的是關明，搬進來還沒多少時候，都是外鄉人，林平是在一個大學裏讀書的，關明是醫學院的學生，爲了一時找不着房子，就在這兒住了下來。

米珠薪貴的當兒，國瑛這一家的生活，沒有一天不是在早不保暮的波浪中，非但如此，而且房錢也欠了好幾個月了。

二房東是不好惹的，當然逼着國瑛的爸爸薛老頭要房錢，雖然薛老和國瑛姊妹們苦苦的哀求，可是終得不到二房東的苦憐，直鬧得薛老頭老淚滿腔。

事情給亭子間的二個青年知道了，覺得這情形太不人道了，於是慷慨地把薛老頭兒所欠的房錢都代付了，並且還送點兒錢給他們暫時維持幾天，於是薛老頭的一家暫是平靜下來。

薛老頭兒得到老林的幫助之後，立刻帶着二個女兒

趕到亭子間去道謝，並且還叫二個女兒跪在地上向這二個救命的恩人謝恩，這樣倒反使老林和關明二個不好意思起來，漲紅着臉扶起二位小姐。

就從這天起，老林和關明這屋子裏常常有國瑛和國珍的足跡。並且還每天給他們打掃屋子，以後這間屋子

終保持着整潔，再不會像從前那樣雜亂無章了。

青年的心是熱的，老林自從認識了國瑛之後，立刻設法在自己鄉下的母校裏給薛老頭找到一個教員的位置，這消息給國瑛他們知道之後，真不知道快活得什麼似的。

臨行的那天，薛老頭流着淚把自己的家和二個女兒，鄭重地托付給老林，並且叮囑姊妹二個要聽老林的話，就依依不捨地跨上汽船到鄉下去了。

薛老頭到鄉下去當教員之後，薛家的生活總算平定下來了，上海的國瑛也和老林慢慢地浸到愛河中去了，他倆常會在月光底下，躲在晒台角上，相互地慰勉着，繼至擁抱在一起，直到關明拉破他倆的祕密時方紅着臉，無意識地笑了起來。

國瑛和老林熱戀的程度越高，同時那位善愁多慮的國珍的痛苦也相繼增加，因為誰也不知道國珍自從見了老林之後，暗暗地也已經愛上了這位慷慨的少年了，祇是國珍天生一種沉默寡言的怪僻氣，因此始終沒有把愛林的意思表現出來，當她發現老林正熱戀着她自己妹妹的時候，她的愛意更不會給老林知道了。

事情是發生了，當這夥青年正甜蜜地生活在一起的時候，忽然老林的父親在家鄉得病死了，由是這不幸的老林不能再在上海住下去了，不得已暫時要和國瑛他們告別返鄉去奔喪，臨行的時候國瑛依依不捨地盼望着老林能早日到上海來，國珍雖不怎麼表顯出離別的痛苦來

，然而暗地裏眼淚已潤濕了眼眶。

少女的情是長的，國瑛自從老林走了之後，何日不盼望着老林，可是意外地老林自從父親去世之後家道日落，沒有力量再回上海來求學了，於是國瑛和老林重逢的日期是很渺茫的了。

國瑛自從知道這個消息之後，常常會走到月光下的晒台上呆着半響，接着淚珠兒就奪腔而出，可是在國瑛的背後，暗暗地還站着一個感到同樣痛苦的就是國瑛的姊姊國珍。

從這天起國瑛得到一種新的感覺，她知道金錢的力量太大了，假如要老林回到上海來的話那除非是錢了。爲了愛老林國瑛開始覓尋生產的途徑。

同屋中的後房，住着一個摩登小姐，就是華爾頓舞場紅星毛萍小姐，國瑛和毛萍是很談得來的，這一天國瑛特地上她屋子裏去閒談，這才知道女人賺錢是很容易的一會事，祇要有胆量！

爲了堅決地愛着她的人兒，由是國瑛開始作冒險的嚐試，由同居毛萍小姐的介紹，國瑛化名露茜，瞞着任何人投入華爾頓大舞廳作舞女，這件事小關和國珍完全瞞在鼓裏，那鄉下的薛老頭和老林更不用說了。

青春的少女加着動人的容貌，再經過毛萍熱烈推荐，露茜（即國瑛的化名）的生涯當然很順利的，因此慕名而來的公子哥兒們一天多如一天，國瑛的收入也一天比一天可觀起來，接着她的慾望也一天比一天高了起來

了，可是露茜始終沒有忘了爲什麼要幹這項賣笑的生涯，是爲了要使她的恩人老林能重回上海來求學。

約莫幾個月之後，國瑛每天等她姊姊睡了之後，躲到毛萍的屋子裏換了衣裳，偷偷地上華爾頓舞場去做通宵，這樣國瑛已經是一個很紅的舞星了，國瑛的收入足够使老林重回上海來求學了，因此國瑛立刻叫小關把這筆款子寄回鄉去，雖然小關和國珍懷疑着這錢的來歷，可是他倆說什麼也不會想到國瑛已經流到另一階層去了。

錢寄回去之後，國瑛一面等待着老林能早日回來，另一面則在舞場裏盡力灌有錢舞仕們的迷湯，以便多增一點收入。

毛萍的老舞客黃家良，白天是金融界的巨頭，晚上也就是華爾頓舞場的老主顧，聽說黃家良跟毛萍有比跳舞更進一步的關係，不過這秘密誰也不能詳細明白牠，然而從黃家良的經濟力量上看來，這也許是事實。

貪慾的心使黃家良轉變了方向，他自從發見國瑛之後，就盡力向這朵鮮花進攻，對毛萍却反而疏遠了起來。

有一天白天的時候，老林回上海來了，盼望他的人們覺得十二分的愉快，尤其是國瑛。老林來了之後，他當然不知道國瑛的底蘊，感覺到沒有力量繼續求學了，於是決定投考銀行界服務，預備多增加收入。

好幾回投考都不幸的落選，這大概是僧多粥少的緣故吧！老林當然感到非常的失望。

某日達華銀行登報招考行員，老林就下意識地去報

了名，預備作最後一次的嚐試。應考日，辦公室中萬人騷動，可是這位經理却單獨地看中了老林，這情形老林是覺得很幸運的，其實老林不知道這完全是國瑛的力量，而且僅僅是一個電話的力量，因爲達華銀行的總理就是熱戀着國瑛的黃家良先生，於一個電話就使老林得了職業，而犧牲了許多懷着熱忱來應考的人！

老林的生活定軌之後，國瑛當然感覺到很愉快，因爲她知道這都是自己的力量，可是國瑛並不這樣滿足了她的理想，還是借着黃家良的手在股票事業上發一筆大財，這樣她非但能把她年老的爸爸接回上海來，進一步更能建樓築屋和老林享一輩子的福。

爲了這一個理想，國瑛除了肉體之外，不惜任何犧牲和大胖親暱，可是國瑛却忘了黃家良和毛萍的關係，這使毛萍太失望了。

不幸的事情是展開來了，某一天的下午，黃家良伴着國瑛踏股票俱樂部時候，接着黃家良就發現自己的公事包遺忘在寫字桌上，立刻打電話叫老林立刻送來，老林得訊之後，便趕到俱樂部裏，當他推門進去的時候，就看見國瑛那種妖艷的樣子，簡直使老林不相信這是一件事實，國瑛意外地看見老林站在她的身旁，要躲已經來不及了，由國瑛那種驚慌的神情上看來，他決定國瑛是變了，幾個月常常不在家的秘密終於給老林拉破了，可是限於面情，老林祇能默默地告辭了總理，偻偻不安地，退出俱樂部，更從茶役的口中得悉了國瑛種種的

污點。

老林是一個很固執的人，他平生最看不順眼的就是這種無恥的行爲，況且他更誤會國瑛已經變了心了，由是在一怒之下就和關明離開這間屋搬上別的地方去了，可是老林根本沒有想到國瑛的一切都是爲了他自己。

這是青天一個霹靂，國瑛很明白老林沒有了解她的苦衷，同時她自己也沒有辦法把這告訴給老林聽，不過她深信着老林還是會回到她這兒來的，因此她努力的想從股票投機上抓取一筆大財，用金錢的力量使老林回到她的懷抱裏來，爲了愛老林，國瑛非但沒半點省悟的心，相反地更墮落下去了。

國瑛的痛苦祇有她姊姊是知道的，國珍雖然同情國瑛，可是她決不能眼看着她的妹妹再墮落下去，因此常常想阻止國瑛的行動，可是這並不發生半點効力。

毛萍在某一天的早晨突然自殺了，她怎麼會死的，這大概是黃家良玷污了她的聖潔，而沒有實行他的諾言，相反地拋棄了她愛上了露茜，於是二條生命，毛萍和她懷裏的小生命同歸於盡毀滅在這不夜城中，情形是相當的淒涼！

這事實使國珍增加了更多的憂慮，她深切地感到國瑛的不幸一定會來的，由是在萬不得意中，把國瑛的一切寫信告訴給鄉下的爸爸知道，因爲除國瑛父親而外，是沒有一個人再能挽救國瑛的前途了。

薛老頭到上海來的消息，國瑛是知道了，接着老林

辭去達華銀行的職務回鄉去當教員也傳來了，在這情形之下可眞把國瑛急壞了，忙着在俱樂部裏打聽交易的情形，預備洗手不幹了，可是出乎意外的就是這筆費用，在黃大胖沒有佔據國瑛聖潔之前，是永遠不會屬於國瑛的，這樣國瑛才知道失敗的危機是伏在她的四週，可是國瑛不就這樣放棄她的計劃。

老林和關明的走終成了事實，薛老頭的來當然也是免不了的事情，這顆少女的心眞會給急碎了。

就在這天晚上，國瑛冒着雷雨，趕至俱樂部的另一個房間裏苦苦地要求黃家良還她自己的錢，那兒知道這貪慾無恥的黃家良就一變而成一個猙獰可怖的魔鬼，想攫取國瑛的第一夜，少女的意識就像紙片那樣地薄弱，加着國瑛急於想取回她應得的錢，由是就在這一刹那時間中，造成了她千古遺恨，窗外的雷雨也替她哀哭悲鳴！

另一個畫面裏，薛老頭兒是回來了，立刻伴着國珍也冒着雷雨上達華俱樂部去找國瑛，誰知那可惡的僕歐竟阻止他倆入內，於是這房間中的情形是不難猜透了，可憐的老頭兒，對着這華貴的房門，呆住了一會兒，長嘆一聲恨恨地而又滿含着熱淚攜着國珍轉回家去。

這一刹那之後，當國瑛的理智清醒的時候，國瑛的心已經碎了，加着知道爸爸剛才已經上這兒來過，於是瘋狂地趕回家去。

事情是出乎國瑛的意外，當她回到家中的時候，屋子裏正有人在那裏搬走她家的傢俱，據二房東說她爸爸

已經把東西都賣給他了，現在已經和國珍倆搭晚班火輪回去了，國瑛聽了這個消息才知道一切都已經絕望了，這時國珍會留一封信給國瑛叫她自己保重，不久國珍還要到上海來找她的，國瑛看完了這封信立刻趕到碼頭，可是那無情的小火輪已經帶着她二個親人走得很遠很遠了，這時國瑛呆望着河中起伏的波浪，遠眺着駛去的火輪，不禁惆悵而又徬徨，終於情不自禁地掉下淚來。

報紙上盛傳着紅舞星露茜將輟舞下嫁某巨子作小星，這當然是必然的事實。

鬧轉的公寓裏就是黃家良金屋藏嬌之所，國瑛在這享受優厚的環境中匆匆地做了半載金絲鳥，然而大海多風波，事情不就像國瑛理想的那樣平穩，當國瑛懷孕之後黃家良對國瑛的態度已經沒有以前那樣甜蜜了。

孩子生下來之後，黃家良的影子也不見了，國瑛爲了維持每天開支起見，不得不四處找黃家良，可是聽說黃家良已經離開上海上別處去作經理了。

黃家良不再來了，國瑛生活之命脈也斷了，公寓不能白住，三餐不能白吃，國瑛終在當盡賣光之下離開了這金屋，而徘徊在善良住宅的門首，想見見家良，因爲她知道家良並沒有離開上海，祇躲着不見她吧了。

一天雨晚，家良的汽車果然駛出了住宅的大門，國瑛就在這情況下顧不了一切衝上前去，想要他對抱在手裏的小生命負點責任，可是這並不發出半點効力。

關明已經是某大醫院的醫師了，他和國珍老林三人

來上海已經三個月了，在這三月中沒有一天不是四處找尋國瑛，可是始終沒有找到。某一天的晚上，急診間裏送來一個服毒自盡的少女，在她身邊還留下一個才滿一週歲的孩子，這自殺的少女就是紅極一時的露茜小姐，也就是國珍他們急於想找到的相思人兒，那兒知道竟會在這淒慘的場面下，和國瑛會最後的一面。

服毒太多的國瑛，雖然經關明會同醫師三五人施急救，然而除了使國瑛多延長幾分鐘的時間外，其他已經絕望了，當國瑛臨死的時候，才知道爸爸回鄉不久就去世了，現在的國瑛，在奄奄一息的狀態中，除了向各人懺悔外，更盼望着在旁的幾個親人要好好的照顧這沒爹娘的孩子，尤其希望老林對這孤伶的孩子要跟自已親生的女兒一樣，言畢竟離開了這不夜城，與這無情的世界長逝了，這時候，窗外正慢慢地透出一線曙光，老林眼望國瑛那雖死猶生的遺容痛恨着夜之太長，旁邊的國珍當然會數度昏厥過去的，幸而關明一人在旁照料，才決在天明時把國瑛的遺體運回鄉去，與薛老頭合葬在大自然美景中。

春風拂人，陽光煦和，郊外綠蔭深處的新墳邊上，老林正帶着國珍在墓邊憑吊，旁邊的一羣老林的學生也靜觀在側，吊畢，老林流着淚，國珍在邊上勸慰才帶着一羣學生，依依不捨地走向林子裏去，這時關明不禁得到一種新的感覺，那就是物質享受是暫時的，精神愉快是永久的！他對這一對遠去的新人，默祝他倆能精神合作到底！



人情的故事

張葉舟

——這是一個嘗試，根據日本前田河廣一君的獨幕名劇「賊」，從英國 Holder And Stoughton 書店出版的「日本獨幕劇選」，加以轉譯改寫而成。——作者——

夜已深沉，冷靜的愚園路上，突然響起了一陣汽車的喇叭聲，由遠而近，終於停住在儉德坊的里弄口喧鳴着。

七號王公館的餐室中，暗黑裏閃動着一個龐大的身影，他正在急忙地收拾器物，却被方纔的汽車聲慌亂了心，一個杯子打破了，喫西菜的叉子也掉在地上，發出尖銳刺耳的音響。

他更心虛了，連忙奔到右邊的窗前，捲起了窗簾的一角，似乎想窺探外面的動靜；從窗外街燈的反映，模糊地現出一個戴着便帽的粗漢的臉來。

就在這時候，七號的大門被推動了，那走廊上電燈的餘光，照着進來了。

的一對：男的風情瀟灑，很有一些少年紳士的派頭；女的雍容華貴，也不怕！——

失少奶奶型的身分。那漢子不敢再窺探下去，撒手放落了窗簾，嘆口氣，自言自語說：

——完了！他們來了！……

另一個意念好像是鼓起了他的勇氣，急忙奔跳到餐室的門後，他似乎已有了決心和準備，叮囑着自己說：

——哼！慢來，……胆壯一點，怕他們什麼……

二

一串銀鈴似的笑聲劃破了空氣的岑寂，那男的是先一步衝進了餐室，他是被女的硬推進來的。

女的睜着貓頭鷹那麼銳利的雙眼，向暗黑中搜索了一周，拍着男的肩，撒嬌着說：「好的，好的，我替你將

女的連忙將纖手掩住了他的口，堵住了他的話說：「不許……誰要聽你這些討厭話？我問你，在汽車裏是怎樣對我說過的？……」

男的緊握住她那纖手繼續說：「請你不再提起這些話好嗎？因為我自問太違背了良心！咳咳！我太憂鬱了！你把電燈開亮了，讓我喝點酒，醉了方可和你談戀愛呀！」

女的又是銀鈴一般的傻笑起來，撒嬌着說：「好的，好的，我替你將

電燈開了，你就可瞧見我那王先生在偷張着啦！……」

少年紳士聳聳肩，打了一個寒噤：「真的，我總覺得這個屋裏有什麼人在着似的，麗芳，快些開燈吧！」

麗芳已摸索着了電燈的開關，嘴裏還在咕嚕着：「胆小的傢伙，不配偷老娘，你想，方才進來時大門是虛掩着，可見我的女工男僕早已都睡熟了，看吧！這房裏不是連一個人也沒有嗎？……」

電燈亮了，麗芳也就驚呼起來：「啊啾！……」

少年紳士也看見了，在餐室的門後，一個穿着污穢不堪的短衣的漢子，歪戴了便帽，高擎着手鎗，默默地站着不動。

紳士畢竟還具有一點少年氣概，威嚇着問：「你是誰？」

那漢子却捧笑起來：「鎮靜些吧！那裏有留下名字的竊盜呢？」

三

麗芳開始對着凌亂的餐室發怔着

。四把椅子已有一半橫倒在地下，棚和櫥的抽屜都半開着，棚上應有的東西，都被裝進一個麻布袋裏，這個袋還放在圓形的餐桌上。更有趣的，連她那打網球的得勝杯也失蹤了，真使她有點啼笑皆非，對漢子張望了一眼說：「這東西你拿去有什麼用呢？」

漢子却把手中的鎗揮動了一下，威脅着說：「你們跟我到這邊房中來，誰敢作聲，誰敢向門邊溜跑，就先結果了誰的命！」

於是她倆好像囚犯一般，被押到書房裏，漢子用鎗尖指揮她倆各坐在壁爐前面的兩個大沙發椅上，他自己也在左角一把皮椅子中坐了下來，然後肆無忌憚地說：「你們知道嗎？我這次是拚着性命來幹的，假使弄得好，就得送了自己的命；所以有什麼地方得罪，也要請你們原諒……」

想不到強盜也會「說教」，麗芳忍不住「哧」一聲笑了出來，但她一瞧見左右兩個書棚都翻亂了，幾本珍貴的畫帖被掉在地上，精緻的時鐘，喫

煙用的紋銀打火機，石版印刷的名畫，都不翼而飛了，好不使人看了感覺空虛！還有，兩個羅馬風味的燻金照相框，也被丟落在火爐邊，這本來是高掛在房頂的橫木上的。右邊的照，是一個戴有眼鏡好像在沉思什麼的富有學者氣派的男子，正是她丈夫王肇基博士；左邊的照呢，正是她自己，不過穿的是西裝，並且比現在要年青四五歲模樣。

當她正在注視這兩個照相的時候，那漢子竟帶着揶揄的神情說：「王博士是應該前天到北方去了，照算是不會就回來的，我現在是到了王博士不在的王公館裏來了，從這肖像上看來，男的委實不像王博士呀，可是打扮得確够漂亮呢！女的雖然是像博士太太啦，今夜怎會變得如此輕薄呢？哈哈，真有這樣奇怪的公館，家人不在野人來！……」

紳士的眼睛本來注視在兩窗之間的空隙，因為他昨天來還看見有一個巨型的收音機安放在那裏；現在被漢子嘲諷得不能再忍了，便氣憤填胸地

說：「咳！你來偷盜人家的物品倒也罷了，難道還要你來干涉我們的私人行為嗎？像你這麼沒有智識的傢伙，永遠不懂得我們所幹的事的！」

漢子的粗暴態度表現出來了，毫不容情的罵着：「你這蠢夫！雜種狗！哼！你算得一個男子嗎？胸前竟插着紅薔薇花，這是連女孩子也厚不起面皮，玩上這一套！我勸你識相點，少說些無聊話，免得惹起我真的動手！」

滿腔憤怒使紳士忘記了手鎗的恐怖，從沙發椅中一躍而起說：「什麼話？你……你這傢伙，你這樣侮辱我們，比死還厲害，你知道嗎？……」

漢子也站起身來，又是一個癡笑說：「好的，你要動氣，你儘管去動氣吧！小白臉動了氣，自有輕薄的女人去勸慰的；現在我要走了，只好少陪了！」

「怎麼，你就是這樣去了嗎？」麗芳要想追上去攔阻他，却反被少年紳士攔阻住了。

四

現在是輪到她來挪揄壯漢啦：「唉，這太有點掃興了，再談一會話去也未遲！嘴裏果然是說得強硬，做賊究竟是心虛的，所以要想急於逃跑，哈哈，你也怕吧？你也怕我們吧？」

漢子偏懂得遷就娘兒們，回過頭來笑着：「佩服，佩服！你不愧是王博士的太太，到底有一點腦筋，我怕呀，我最怕的不過是貧困，所以想到你公館中來搜集什麼可以利用的廢物；但你們所怕的，便是這照相上的人，嘻嘻，見了影子也會怕，真正活見醜……」

麗芳只好苦笑：「賊先生！你原是更比我們聰明啊！」

「這倒要領教——」
「我問你，王博士到北方去，你怎麼會知道呢？」

「哦，這個，哈哈，你不知道嗎？上海不是有很多報紙嗎？這真給我們做賊的人不少方便，不必破鈔拜托牠，就會清清楚楚報告我們要走的門

徑……」

「他也會看報，哈哈，逸飛先生，真是件有趣味的事！大概就是讀你所發出的那條消息吧？」麗芳覺得很興奮，便搶前幾步，繼續問那漢子說：「你告訴我，讀的是那一份報呢？中華日報？新申報？國民新聞？新中國報？平報？還是新聞報？申報？……」

麗芳不自覺的越走越近，和漢子僅剩了咫尺距離了，這使壯漢不得不向她臉上張望了一次，忽然將手中的鎗重再揮動說：「博士太太，請你站遠一點吧！的確，像你這樣妖媚的女人，對於我們，反覺得不大好過，尤其是嗅到了你的肉香粉香……」

逸飛聽得又不耐煩起來，插嘴說：「喂，朋友，不必如此性急的要回去，你要拿的都已拿了沒有？你要說的全已說了沒有？在這裏決沒有危險，你儘可放心；如果出了門碰見警察，我就不敢代你担保啦！」

漢子對逸飛笑笑，却又問麗芳說：「聽你方纔說，這位先生是在那一

家報館裏嗎？」

麗芳點點頭：「對啦，我忘記替賊先生介紹啦！這位是馬逸飛先生，是上海有名的強民新聞社的社長呢！」

逸飛拉扯了她一下衣袖說：「麗芳，你真不知自重，誰要你清清楚楚告訴他……」

漢子輕輕舉起鎗柄對準自己額前碰了一次，說：「今天聽到有味的事情啦！由新聞的綫索，新聞社社長却比我更先走一步，偷了王博士最要緊的活傢伙，却留下這些死傢伙，要我這個窮鬼來偷！我以為只有自己是做賊，誰知堂堂社長先生也一樣的做賊……」

「你……你，你這傢伙快些住口，誰叫你這樣大聲喊叫？……」
「那有什麼關係呢，大聲喊叫，也就只使我自己不方便呀！哈哈，這樣有趣的事確是第一遭聽見，博士太太，還不取酒出來嗎？我就依從你的吩咐，再從從容容的談一會吧！假使我談得巧妙，說不定你也要讓我坐了

汽車回去呢！太太，讓我乾一杯……」

粗漢能够做作，反使麗芳逸飛倆都發起呆來。

五

「快點回去吧，這裏沒有酒！」
怪客囉哩不清，麗芳只好下「逐客令」。

「可是，太太不是要我慢慢回去嗎？」漢子嘻皮涎臉地說：

「這是和你開的玩笑，你竟是當真起來？」

「難道博士太太可以隨便向陌生漢子開玩笑嗎？那樣的隨便搭訕是王公館的禮法嗎？好啊，這種地方格外使我不忍離去了，太太，快拿酒出來，伴我乾杯酒！我想，喫杯酒不見得犯了重罪，一個新聞社的社長，和一位博士太太有了曖昧行爲，將來這新聞傳出去，要忙煞了許多大批評家，如果給王博士知道了，那才更是不成體統啦！」

麗芳被說得暗自着急，這一家醜

「被僂漢「外揚」出去，那確是十分可慮的事；她不自然地笑着說：「你

真的相信了我的話嗎？那才是個大傻子，這位先生……我告訴你的話都是假的啊，完全是和你說的笑話哪，方纔的一切原不過是搬演的一幕戲呀，你想，我是一個博士太太，真會和一個新聞社社長幹那不知廉恥的事嗎？……這位先生，他是做官的，是我的

兄弟呀，王博士到了北方，我恐怕有歹人到來，特地請他來照顧的，兄妹之間親熱些，有什麼關係呢？……好吧，你現在總明白了，我替你斟酒，乾了一杯就去！……」

漢子也笑了，却笑得實在有些那個；說：「想不到你也會說謊話？我以為說謊話只有像我們這樣貧窮的，脾氣壞的老婆才說的呀！不錯，你現在客氣地請我喝酒，也是假的吧？」
「胡說，太太不是已替你將酒斟好了，喝吧！」逸飛說。

「對啊，請喝吧！」麗芳說。
「呀，我不喝！就讓我這樣回去吧！」接着漢子做了一個鬼臉，粗橫

的臉肉牽動一番，更是惹人好笑。麗芳忍不住問他：「爲啥不喝呢？」

「哈哈！」漢子儘管是笑：「有這樣不合理的事情嗎？我雖然是不請而來的，總是一個客人啊！你們那有捉住了客人，悄悄的斟上一杯酒，却站在旁邊看我喝，也許有毒藥或是麻醉性的東西放在裏面，我也活了這麼大的年紀，誰肯如此容易上當嗎？哈哈，假使你們伴着我一同喝酒，我就領情幾杯……」

「真正是不怕醜的傢伙！」是逸飛的嘆息。

「也不知是那一個不怕醜呀！」是漢子的回答。

六

麗芳真會獻殷勤，滿滿的斟好了三杯酒，招呼漢子說：「賊先生，這是依從你的話，大家來同喝一杯吧！不過，請你將那光耀的危險物收藏好了，還有，這裏的東西都麻煩你搬了去，再有，我們也想聽聽你自己的事情，你有娘子嗎？有小孩子嗎？哈哈

，像你這樣的職業，也是很有趣味的，你坦白的告訴我們，好嗎？」

麗芳又回頭對少年紳士說：「逸飛，你想這職業不是很浪漫嗎？趁着夜深人靜，悄沒聲響的偷進別人的家中，要想搬取一點東西，帶回去養活自己的妻兒，像這樣的人，不愧是一個男子漢，我很佩服他的冒險精神呢！」

於是，麗芳督促漢子說：「快些喝吧！喝過了酒還得請你報告自己的家世哩！不必害怕，我們都是好心腸的人，保證你沒有事情，決不會去喊什麼警察的……」

當三人坐下喝酒的時候，漢子却是粗中有細，他瞧見麗芳的脚尖，老是踐踏着桌子下面的地氈，隱隱地聽到屋中某處地方，發出輕微的電鈴聲。漢子便好像「單刀赴會」的關公，帶着不平凡的英雄氣概，目光炯炯的一手握着手鎗，一手將酒杯送到唇邊，一飲而乾。逸飛也飲了，麗芳是最後飲的。

麗芳趕緊又來替漢子斟酒，漢子

用舌尖舐着嘴唇說：「好酒，好酒，還有你這樣漂亮的美人兒來酌酒，我真是吃不消了！咳，娘子，你方纔是玩過了好把戲呢，你的脚尖一踐踏，那邊的鈴子就響了，可是嗎？」

「噓……」
「我想大概是這樣的，所以，我早提防了此一着，已經先將你的女工男僕，完全綁縛在廚房裏，不信的話，你不妨等一會兒去看看，我是不會哄騙你的！」漢子哄然大笑起來，又諷刺地說：「無論做什麼職業，總應該有一點經驗！」

麗芳驚駭地喊叫着說：「啊喲，你這人實在可怕！竟是連什麼都知道，今晚上幸虧有人送我回來，假使我一個人的話，更不知要被你弄到如何地步，想想也會使我毛髮悚然的！」
逸飛搖着頭說：「我踏進大門的時候，就聽到樓上有杯叉落地的聲響，等到走進這室內，已斷定是有人在此，今晚要是沒有我送你回來，那就真的不堪設想啦！」

麗芳扯住了逸飛的衣袖說：「你

要保護我……不論有什麼事發生，你都要保護我呢……」

漢子嘲笑她倆說：「請你們安心些好嗎？我雖然是做着下賤的職業，對於人家的婦女是向來表示尊敬的；不過我看得中意的東西，是娶不客氣的搬走的，我想拿多少，就得讓我拿多少。……」忽然，他的聲調變得悽惋起來：「像你們原是有吃有穿，假使你們能到我家裏去，看見了我的女人，咳！够悲慘啊！只知道像小老鼠似的生些孩子，現在又在預備生那第六個，我出門的時候，還是呻吟在產褥中……像你們身上的華麗衣服，做一件的錢，便足夠我們全家人生活一年啦！……」

壯漢被家事觸動了愁腸，少年紳士也激發起了同情的心：「既然如此困難，就應該找尋一個正式的職業，比較正經一點的，好像是做什麼買賣……」

「唉，犯過法的人，那裏還可做買賣呢？有誰信任我呢？假使我可以做買賣，也決不會在半夜裏出來，幹

這討人厭的事情啦！……」

麗芳微微嘆息着，又強替漢子斟酒說：「你真是一個可憐人呢，想不到是和我們住在另一個世界，代你的娘子想來也很可憐呢，自己懷了身孕，而且將要待產，每晚見着丈夫更深夜半的出門，去做這危險的事情，要就心路上有沒有遇到警察？有沒有被人捉住？有沒有被人毆打成傷？直到見你平安回去，更不知要怎樣的歡喜？想你如此冒險養活他們，一定是非凡感激你吧……唉，像你這樣可憐的人，我們實在不忍再加什麼禍害到你身上，我們所習見的世界，男的都是怯弱，女的更是懦弱，要不是真有鬚眉氣慨的人，是決不會做得你那樣的事呢！我想你每晚出去，碰着的都是敵人，能够同情你和你談心的人，大概一個也沒有吧？賊先生，你今天就應該多喝幾杯，酒逢知己千杯少呢！……」

漢子經不起她再三的勸酒，喝得稍有醉意了。麗芳繼續說：「不過，我做了你，就決不再幹如此危險的職

業了！假使我做了你的娘子，也無論如何不許你再幹這担心的事了！何必為了一點錢，拚着命去背負笨重東西回去，路上不是很容易被人窺破嗎？話雖如此說，我相信你的確是一個好人呢！……」

她沒有等待他喝完，便替他斟滿了，抬頭不勝感慨的對少年紳士說：「做這樣買賣，真可惜呢，不知道那一個工廠中需要添加工人沒有，如果能够將他提拔提拔，我想他一定肯吃苦做工的！」

麗芳的臉又轉向漢子這邊來：「賊先生，我說的都是真話，你老老實實和我商量吧！什麼困難儘管說出來，大的事我或者不能幫你忙，單是需耍一些小錢，我想總是可以的……」漢子渾身的筋肉覺得逐漸鬆弛了，雖然他的一手還是捏着那光耀的手鎗。

七

他畢竟是一個經驗豐富的竊盜了，這樣的話雖然使他感動，還是不無

懷疑：「博士太太，你是和我開了玩笑吧？如果要愚弄我的話，請你不必如此吧！還不如爽快送我到警察手中，也讓我死也無怨；直到現在，我還不會聽見過有人，對我說過這樣動聽的話吓！……」

麗芳露出失望的神氣說：「唉，男人家爲什麼如此多疑呢？你不信任我的話嗎？那太不了解我的心了！我是同情你的境遇，誠心替你什麼辦法，同時照顧你的妻兒，這樣的好意，還會對我誤解嗎？……」

漢子兩眼放射出感激的光芒，說：「唉，像你一樣的好女人，我是第一次碰着，從來沒有那個女人，對我如此說過，你的好心我當然了解的：咳！就是我那老婆，也確是可憐呢，你說得不錯啊，但要我馬上改行業，又那裏做得到呢？娘子，你生的真是好心腸……」

逸飛插嘴說：「麗芳，不要多說了，你看他不是已有醉態了嗎？如果他說出什麼粗俗不堪的話，來侮辱了你，那反而是不好意思收場啦！」

但麗芳却是用眼睛向紳士瞪視了一次，意思是不許你多嘴；便接着對漢子說：「我身邊實在也沒有多少錢，這裏不過五百多塊錢，你先拿回去，讓你娘子好好的生產吧！以後你應該找點正經事做，下次如果沒有錢，再可以來和我商量，賊先生，再喝一杯好嗎？……」

她仍是斟酒，漢子也仍是不信：「有這樣的笑話嗎？我那配無端受你這麼多的錢？」

「可是，你不是預備把這裏的東西完全拿走嗎？再多加一點錢有什麼關係呢？」

「依你說，真的讓我拿去不要緊？」漢子由不信變得驚訝萬分。

「還會哄騙你嗎？當然是不妨事的，還有其他的東西，你也一併拿去吧！這些就是在你一生之中，也是不容易買得完全的呢！」

「這真是對不起了……多謝太太，我從出世以來，還沒有見過像你這樣仁慈的太太……哦，太太，我應該如何感激你呢？多謝了，多謝……」

「漢子完全露出酩酊的醉意，又被感情所激，興奮得流淚了。他的手鎗也掉落在地毯上，却並不想去拾牠起來。麗芳看見酒瓶空了，連忙從櫃子裏取出一瓶來，還裝做要找尋那個開瓶的傢伙，兩個眼睛向着地毯上搜索。

醉漢將兩臂伸直，好像牧師祝福的樣式說：「啊喲！這世界上有施捨的神，也有幫助的神，古人的話原是不錯……我從此要做一個好人了，我真能做像一個好人嗎？……」

八

——快些站起來！不要臉的東西！我實在太優待你了，不讓你喫點虧，你那裏會知道呢？

麗芳突然舉起了醉漢的手鎗，從他背後躍出，威風凜凜簡直像一個娘子軍了。

少年紳士也失了常態，莫明其妙的也站了起來，嘆喟着說：「這樣看來，還是用的一種手腕……」壯漢頹喪地高舉起兩手，聽讓她

要派人來了，今晚上大家門的是智慧，現在我是勝利了，逸飛先生，不要太仁慈了，那邊吃烟去吧，哈哈，你這人太是好心腸了！

漢子哀求苦饒說：「太太吓，你也發發慈悲啲！……」

「哼？慈悲嗎？你要知道，女人們受了侮辱以後，非是達到了復仇目的，是談不到慈悲與人情的！不許多開口，哈哈，今晚我做了最得意的事了，這的確也是冒險，我心中從來沒有如此舒服過，有趣得很，其實，男子畢竟是心軟的呢！」

她從紳士手中奪過了手鎗，傻笑着說：「有了牠，你再殘暴些我也不怕了！」

少年不能忍耐了，很感慨地說：「麗芳，你知道嗎？表面上你是勝利的，實際上你是犯了最大的罪愆！你用的是怎樣一副手腕，誘惑了這可憐的無智的人呢？你完全誑騙他，不要臉的對他獻媚，等到他完全信賴了你，投入了你的懷中時，你却又一下子把他欺陷了！唉，你不是做了最大的

惡事嗎？」

「不過，對付這樣的壞人，做些惡事也無妨！」

「不是如此說，他已經完全信任了你，連感激得眼淚也落下來了，你還說他是壞人嗎？我以為，他實在是一個善良的丈夫，幾個天真孩子的父親罷了！但你却無端的出賣了他，你真是一個最殘酷的人了！」

大門口起了擾攘的聲音，這不用說是警察們來了，麗芳預備自己去開門，却被逸飛阻住了說：「是他們來了，我去吧！」

但是，當少年走出了門口，便說：「博士太太，我現在明白了你的性格，我已下了決心，不願再受你的欺騙了，再會，少陪了！」

「砰」的一聲，少年憤恨地將餐室的門碰上了。

麗芳要想去追趕少年，手中的鎗落在地毯上，但也不及去拾取，匆匆地奔出門去，裏面的漢子，還在咒罵着：「婊子吓，等我釋放出來，總不肯饒恕你的！……」

上海南京路新新公司對面

亨得利

鐘表總行

專售高等鐘表光學眼鏡

全國分店聯號最多
修理鐘表經驗最富

本埠第一分行

霞飛路華龍路口

本埠第二分行

靜安寺路弋登路口



一片花瓣

邢光祖

我倚着窗，凝視着一片花瓣在水面上浮着。

那兒飄浮來的，這片花瓣？我

在村。這問題有些兒蹊蹺。今天不知怎麼地，會對自己提出這問題。平常因此老是譴責着自己，為什麼把一切虛妄的念頭擠壓在腦際？這些不經心的，沒爬梳過的思緒早就應該付諸流水般地忘却，不該有一絲兒留戀。但是人們的思想，真會對準着一星瑣屑的事物凝成焦點，然又分散成幾萬縷的聯想簇擁在眼前，全都在一剎那之間。今天早晨打那園子裏回來，在艸莖裏發見幾株從前移植來的紫羅蘭開了幾朵花，在晨曦裏搖曳着；我快樂得什麼似地。「我的寶貝！你真不辜負我的栽培，到今天才是你揚眉吐氣的日子！」我輕輕地溫柔地對花兒說，說完了我方才明白自己的癡心，很快地掉回頭來看一看有誰聽見了我心靈的言語不會，一看誰也沒有，心裏方才鎮定了一下，還像孩子受了驚嚇般地輕拍着胸兒，自己不禁又笑了。可是到現在我想走回去，看一看這幾株花兒可會遭受什麼進襲，已經有三次之多。我在擔心園丁可會在不經意的當兒折損了她的莖幹，貓兒可會在那打架的時候扭壞了她的花瓣，那些孩童們可會故意地折了株花枝兒去……顧慮太多了，可是我仍是很疏懶地倚

着窗坐着。真的，這種虛妄的念頭和相聯的思索是帶有黏性的，決不易於擺脫的。有一次我在街頭躑躅，無意

地在一另古董攤上瞥見一個古銅製成，上面雕鑄着花紋的香煙盤，幾塊金黃色的罅隙裏還醮着些黑黢黢的銅銹，就在這點黑暗上我窺到了它背面悠長的歷史。我站在那另古董攤面前，心裏波起了不少的幻想。我幻想到一個文人，在他握管凝思的時候，手裏燃着支香煙，口裏不住地吐出幾圈渾圓的煙渦，然後又把那寸長的煙灰輕輕地在盤上從指間彈了彈，而又朝後一仰，倒臥在沙發椅子裏。那種煙絲繚繞中文思盎然的美態，我簡直找尋不出一個形容詞來。我又想像到那位文人怎樣在移居的時候，把那支煙盤給遺留下來，而他的僕役在一個生活煎迫的情形下轉售給一個路過的客人，那位客人經過幾次價格的爭執之後，方才購定了回去，置放在他華麗的會客室中一只矮小精緻的茶几上。從此這只煙盤從助長它原主的文思以後，又加添了不少生存的經驗。它見到許多雍容華貴的賓客，它陪伴過幾次山珍海味的宴席，它聽到主人和太太討論家常瑣屑的事務，它參與過幾位大腹便便的商賈們研討囤積和經營的宏圖，它又竊聽到小主人和他的愛人山盟海誓的情話，它也遭受到僕役們的咀咒，說洗擦煙灰的麻煩……由此在它的紅藍相間的

花紋上，好比老人頭上的白髮，女子額角的的縐紋，蒙上了一陣陰暗，——一股兒焦紅的生活經歷——它深深地領會到人生的究竟。到後來它又怎樣地爲了主人喜新厭舊的心理變化，終於遭到遺棄，而置放在這片古董攤上，只賸它幾塊金黃在燈光閃爍裏引逗着路過的顧客，……我幻想到這裏，不期然地替它惋惜，嘆了口氣；回頭瞧見有人在注視着我，方纔從幻想裏醒了轉來，祇得紅着臉子匆匆地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家，心裏有一種莫名的感覺，不是惆悵，不是惋惜，也不是怨恨，祇是一種可怕的惦念……。

這回我凝視着這片水面上浮着的花瓣，同樣地沉溺在幻想裏。打頭兒我想這片花瓣，獨自兒地飄着飄着，沒有一個伙伴，去打覓她的歸宿，簡直有一種可憐的孤寂！這也許是我的多事，你瞧她緊貼着流水，一步一步地多麼自在，多麼快活！你永遠不能夠理解她，我這樣地對自己說。但是不知怎麼地，今天我總是感覺着有些兒惆悵，儘管她是那麼地優游自得。我想她，這片小小的花瓣，不幸地受到了自然的玩弄，自身經歷到所謂新陳代謝的蛻變，從一顆蓓蕾，迸放成一朵豔麗的花，沒有多久，受到了無情的風雨的摧折，掉落在地面，有許多萎成泥，萎成灰；而她——這片花瓣——在風使勁兒的時候，得以吹落在水面上，隨波逐浪地漫遊着，也許她欣賞過花場的幽蔭，也許她聽見過隔岸的鳥鳴，也許她經歷過兩叢綠竹相掩映的幽趣，你別看輕她小小的歷

程哪！她同樣地經歷到生存大道上的挫折和險阻。她也許曾經遭遇着蓬梗的阻撓，柳條兒的打擾，或者石子的橫加干涉，這些都一起兒編排她歷程的崎嶇。可是有誰能否該這片水面上的落花是整個人生的縮影？不，我說錯了，我得立時糾正一下，我的意思是說，男子的生活似浮萍，女人的生活才像這片水面上的落花啦！你想我們男子總是比較地粗陋一些，真如那些萍藻一般，拙笨地應集在水面上，隨着波浪顛簸着；而花，這是天地間的菁華，她的飄浮，可不是徵象一個女性的生活麼？你說我的比喻貼切不？想像吧！一個美豔的少女的飄零生活，難道不是一幕希世的大悲劇？我們從歷代名人筆記或小說裏，可找到多少足以佐證的例子？現在我就想披誦一下朱淑貞的詞，或是西青散記所載雙卿的哀史。我摸了下眼睛，知道是濕了！

這點子感傷，我是慣常了的。——有時搵不住看花的淚，我便瞧瞧門外的青山，「這不是你傷春的詩句麼？在每一個暮春的季節，眼看着幾樹的紅豔，改換成滿階的落英，雖然不會有一「葬花」的癡情，可是也灑過不少次無謂的淚！而同時又給予自己多少回牽強的慰藉？這回我諦視着這水面上的花瓣，我的感傷又走向新的方向。我感到這片花瓣是「逝者如斯」的標記。她在歷程上每一個行蹤，指示着光陰的消逝。她好比是軌道旁的電桿，街道兩端的商店招牌，就在這些電桿和招牌的飛馳之中，我們旅客方才感覺到車身的移動；但是我們又有

誰在意識的底裏，來接受這個大範圍的象徵？再說，花兒雖然現在掉落在水面上飄浮，可是她還能隨着季節的嬗遞，一年一度地含笑開，然而我們心裏的春天一消逝，那株紅豔便永遠沉埋。我一想到這裏，祇好嚙住淚去翻我枕畔的笑林廣記。

這又何苦呢？犯不着從一片飄零的花瓣上演繹出無數悲哀的端緒，而徒然地教自己落淚。昨天明在路上逢着我，我就說「蘅，你瘦了，你得收拾起你的雜念才是哪！」而我又何嘗沒有自知之明呢？我想：藉了一個異性的馨香的敦勸，或許可以治療我的用腦過度症。我定一下神，闔上了眼簾，在椅子上臥了下去。一，二，三，四，……我運用我醫治失眠的口訣，來催促我入睡……

一片花瓣，在窗子外的水面上，漸漸地飄浮遠了……

那兒飄浮來的，這片花瓣？我沒有睡着。這個蹊蹺的問題仍然在我腦子裏打旋。驟然地我又想起一樁豔異的傳奇故事。也許這片花瓣，是從一個失意的官娥，由禁牆內的溪水裏飄散出來的，那麼，這上面準定有無數香豔的辭句哪！試想，在幾千重高聳入雲的玉宇瓊樓內，埋葬着多少青春的輕微的歎息！在花前月夜，又有多少官女，在悲哀的絕滯中，顧影自憐地在訴說她們身世的淒涼！我又幻想到一個體態輕盈的官女，怎樣在昏黃的時光，點輕了脚步，手牽着她馨香的衣角，在人家沒留意的當兒，溜進了御園，她怎樣地停貯在一座牡丹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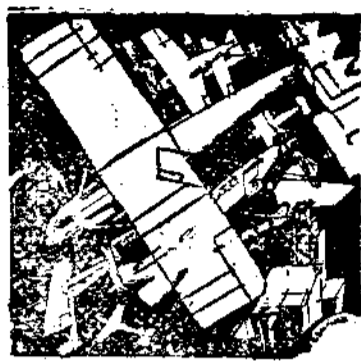
畔，擎起雪藕般臂兒，攀折下一朵又大又紅的花兒，捧在胸口地拿了回來，後來她又怎樣地在萬籟無聲孤燈，獨照的時候，把花瓣拆散了，置放在書案上，而她手托着香腮在凝思。她又怎樣地把她不可告人的心事凝成一首纏綿哀怨的情詩，然後再寫在一片花瓣上。在另一個清晨，她又怎樣地循着一條小溪走，全不顧露珠兒浸溼她的弓鞋，在盡頭處她見到這澗溪水是流向宮外的。於是她從懷裏把那些花瓣取了出來，乘着水勢把它們飄散在面上，終於輕輕地流出了宮牆。而這些花瓣又怎樣地給遣散回原籍，在宴會上邂逅到那位打拾花瓣的多情人，這樣好像神鬼差遣似地成就了他倆美滿的姻緣。這種綺妮的浪漫史，其豔麗真不減中世紀歐洲傳誦一時的 *Ahelard* 和 *Heoise* 及 *Auccassin* 和 *Nicollete* 的故事。我想到這裏，驟然地站了起來，要想去打撈那片水面上的花瓣……

然而那片花瓣，已經在水面上飄浮遠了，遠了……凝成一小點，……在我的潛意識裏……

題蓉湖顧影唱和集

沈恩孚信卿

大地春回萬象雄，豈容一士歎途窮，澄清天下何人事？只在青年抱負中。



幸福

楊赫文

大地回春，莽莽蒼蒼的田野裏，藏着一股蓬勃的朝

風，滿處都可以聽到生命的呼喊，泥土要想翻身，種子也在準備着爆裂。

春天終於來臨了，每一個農人，又重新開始他們的工作，荷起了鋤耜，推動了犂車，不停地播種、耕耘：

這幾日天氣晴朗，在燦爛的陽光下做活，好似格外有勁，從清晨到傍晚，他們是沒有休息的，忘去了疲乏、流汗……興奮地哼着山歌。

在這個村子裏，沒有一個人不在忙碌着，祇有金根金福兩兄弟，非到家家戶戶的烟囪內，冒出了裊裊炊烟的時候，才肯下田。

據說金根兄弟倆，近來正在鬧着意見，金福原是天亮起身，大清早就到田裏去操作的。後來看見他的哥哥

，每天要睡到中午，才懶洋洋地下床，把飯吃飽了，一天祇做半天工，心裏真有點不痛快；所以他也不願意多出力了，索性躲在床上躺躺，挨到正午，和哥哥一塊兒往田裏去。

他們兄弟倆還不會分家，所以養家活口，是他們兩人同負的責任，可是沒有娶親的金福，總以為養老娘是他應該負擔的，祇是嫂嫂和兩個小姪兒，都是哥哥的人，與他毫不相干，雖然大家合在一起過日子，照理哥哥應當比他多出些力，才說得過去，如今他反而是那麼偷懶，只知享福，把勞苦的事都推給了他。

金福愈想愈覺得氣忿，對於這個家庭，他認為所盡的義務，遠超過了所享的權利，哥哥是太討巧而他是太吃虧了，於是他下了決心，寧可少做點工，少收穫一些，而不願讓哥哥坐享其成。

金根娘雖然屢次向他勸說：「親

兄弟，吃一些虧也算不了什麼，他究竟是你的哥哥，比你早出世，再過一二年，你也討了老婆，生了孩子，不是一樣的嗎？」

金福怎能服氣，尤其提起了討老婆，他更得怨恨哥哥。去年，他看了前村的鳳仙姑娘便要求娘央人替他作媒，可是哥哥聽了嫂子的話，說是鳳仙姑娘不正經，頗為反對；把錢抓在手裏，不肯拿出來給他定親，娘也就作罷了，後來聽說嫂子的娘和鳳仙的娘是死冤家，所以才從中播弄，如今鳳仙姑娘已有了婆家，他真是枉費心機，做了一場癡夢。

兄弟間的手足之情，跟着年歲和糾紛而消失了，仇恨却在無形中增長，他們都不再顧及家庭，不再體念老娘，一味地為自己打算，發生了小小的事情，不是你搶我奪地爭權利，就是互相推諉不肯負責任。

在這種情形下，金根娘真是左右

爲難，她既不能勸導小兒子，又沒有膽量去呵責大兒子。在她的眼光中，認爲是無關緊要的事情，然而兩個孩子偏要使脾氣、鬧意見，弄得家中六神不安，真使她又氣又惱。

看着兩個兄弟愈鬧愈僵，她非但無法調解，而一肚子的悶氣與苦衷也無可發洩。

眼見人家的田裏，泥土翻得鬆鬆的，即刻可以下種了，可是自家兩個不爭氣的兒子，竟將這天大的事丟下了，她除了整日長吁短歎外，當悵鬱填胸的時候，祇是暗暗地垂淚。

金根娘時刻在自怨自艾，她深信自己的命太苦，年青的時候，跟着酒鬼的丈夫度日，含辛茹苦還不算，更受到不少的閒氣。丈夫死後，好不容易將兩個兒子巴大成人，總算孩子還爭氣，能平平安安地過了幾個年頭。於是她便替金根娶了老婆。自從媳婦進門後，情形就大變了，兄弟倆不像以前那般和睦肯合作了；老大不再聽她的話，老二的性情也越變越倔強，兄弟倆成天成日鬧彊扭，全都不替這

個六十多歲的老娘作想。

現在，金根金福真鬧得不成體統了，簡直是不顧死活了，她既不能旁觀，但又沒有氣力自己下田工作，每天老是對着田野長歎。

她的苦痛，是無處訴說的，她決不願將家裏的事情告訴鄰居，鄉下人是聽不得一句話，給一個人知道了，全村的人立刻都會知道，於是金根兄弟不和的事，準可傳遍全村，這是多麼丟臉啊！

金根娘是個明白人，覺得金根金福的和好，恐怕難有希望了，將來必定是分家，才能了結。她也看破了這一層，認爲自己這麼大年紀，苦了一世，犯不上再爲他們操心。他們要賭氣，放下田不種，也是自作自受，只好由他們去。好在她手裏還有幾個錢，老死的時候，也望得見了，兒子們即使不管她，她也能謹謹慎慎過一段暮年的日子。

在家裏，無論什麼事情都不能順她的心，眼不見爲淨，她打算出去住上幾天，或許稍微解解悶，而且兒子

見她離家，說不定可以打動他們的心，能够覺悟，等她回來的時候，他們也許能比較和睦些。

她決計上城裏去，整整有五個年頭未曾進城了；年紀大了，行路不便，無事端端的總不願往城裏跑，聽說城裏又改換了模樣，新開了不少的店舖，熱鬧異常，大概和五年之前又是大不相同了。

這一次，她打定主意，非往城裏走一遭不可，金根夫婦雖然苦勸了一陣，仍不能阻止她，在一個早晨，她隨着同村的林四嫂乘船進城了。

七八年前，金根娘是常到城裏去的，因爲可以在李公館裏歇足，諸事方便。在她未嫁金根爹之前，她是李公館老太太的一個婢女，金根爹是李家的佃戶，常到公館裏走動，老太太見他爲人老實，便將金根娘許配與他。

她出嫁之後，李家竟一年不好一年，田地都賣光了窮過一陣子，可是近年來，又漸漸地興旺了，少老爺孫少爺們做官的做官，做生意的做生意

都很發財。老太太至今還健在，已經是八十六歲的人了。

這位老太太也和她一樣，勞了一輩子的的心，才弄到這個地位。發了財以後，李家沒有一件事，不是經老太太手的。大至廳堂裏的傢具，小至燒飯的鍋子，都是由老太太選擇而買的，公館裏大小諸事和各種辦法，也是她定下來的。李老太太肯勤儉，會打算，她是從窮苦的日子內逃出來的，所以從不肯濫用一錢，現在年紀老了，精神衰退了，家務雖由媳婦大孫媳婦料理，可是她還在時刻關心。

李老太太是金根娘最欽佩最崇拜的一個人，她常說：「像李老太太一個女流之輩，能撐起這麼一個大家庭來，真是千難萬難的啊！」她也拾老太太的一點「牙慧」，欲想主持一個完美的家庭，可是兩個兒子偏不爭氣，不能使她如意，這真是她一生中最大的遺憾的事。

午前，金福娘已經趕進了城，和林四嫂分道後，她便逕直往李公館而去。她那兩隻小脚一拐一扭的，好看

易才到了盤龍巷，她那一雙老眼絲毫未花，遠遠地望去，李家大宅還是那麼莊嚴，白牆頭恐怕又粉刷過多次了。

她氣喘喘地跨過了石階，踏進門房裏，看門的老徐又戴上了闊邊眼鏡，伏在破桌子上看書，她便輕輕地跑過去，將他推了一下：

「老徐，你好哇，多年不見了！」

「啊，原來是你，翠香姐，你好幾年沒來了，哦，你也老了不少！」老徐露出驚異的眼光。

「多年不會來了，日來家裏窮忙，只有我一個人閒着，這兩天天氣好，心裏暢快，我就跟了人家進城來走走。我也是應該來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安，還得瞧瞧你們好！」

「哦！我們常常記掛你，盼望你來！」

老徐請她在門房裏暫坐一刻，因為老太太大清早起身，便到佛堂裏去唸經，到這個時候才出來吃早點，等一會可以到房間裏去見她。

老徐從他的破紫砂茶壺裏，到了一杯茶給她，更向她問長問短，打聽鄉間的事情。

「你們莊稼人祇要有收成，米價愈貴，愈是發財哪！」

「發財是談不到，收成好，可以多弄幾個錢，聽說這兩天米價已到了……！」

唉！老徐歎了一口氣，突然若有所思的，楞了半響，一本正經地向她道：

「我想起了一件事，你見着老太太，千萬別和她談起來的價錢，她若是知道了，那還了得，你只能告訴她米賣三四十塊錢一担。」

「這……這是什麼緣故？」金根娘莫明其妙地問道。

老徐捧起了茶壺，呷了一口茶，才慢吞吞地開問道：

「你聽我來講，老太太是一個能幹人，幾十年來，家裏一應大小事務，沒有不是她經手的。記得二十年前，老爺做了什麼商會主席的時候，排場十分闊，可是泡兩個銅子的水，也

得向她老人家討。老太太過了七十大壽之後，才把家務交給太太和少奶奶。照理她老人家可以不必管事了，可是她偏要操心，米價漲了，柴賣貴了，都是她最關心的；她老人家精神真不錯，她還要替太太出主意，打算盤……如今，他的耳朵聾了，腦筋也差了，可是對於這些事，還得嘮嘮叨叨地問人……是在前年吧，我們這裏米價從五十元漲到七八十，老太太知道了，就鬧着日子難過了，非大大地節省不可，她主張辭退傭人，她不准孫小姐孫少奶奶添製新衣服，她更不許老爺再成天成夜的請客。她說，過日子必須眼光遠大，此時不打算，將來就悔之無及了，她還記得窮的時候，若不是一個子兒一個子兒的聚積起來，那裏會有今日的一天……老爺太太竟被她纏得日夜不安。她更常常愁眉苦臉的，夜裏睡不着覺，只是咳嗽嘆氣。她說：我是要老死了，但是這一大羣子子孫孫，還得過日子，這樣的生活程度，誰有多大的本領來撐家，說不定李家又要窮下去了……後來幸

虧大孫少爺想了一個妙計，主張以後將各種物價的變動瞞住老太太，而告訴她米價跌了，只賣二十塊錢了……所以現在的米價，老太太還以為是十塊錢一担，幾塊錢一担的稻草，她祇曉得是六毛錢。這下子她才放了心，她好似還過着七八年前的日子！「好在老太太不出門，耳朵又不行，沒有人告訴她，她是無從知道外頭的市面的！」

金根娘幾乎是聽了一個小說上的故事，她萬想不到老太太還過着七八年前的日子！

「老太太真是好福氣，有這樣的孝子賢孫，使她少一層煩惱，其實米無論什麼價錢，也不至於餓死她啊！」

「可不是哪，老太太真不明白，老爺少爺們囤貨色，一賺就是幾十萬，有這麼大的進賬，她却不知道，她只是要節省、刻苦！」

「真的，現在連我們鄉下人，手頭也是上百上千的出入了，硬省下幾塊錢來，有什麼用！」

「還有可笑的事哩，新年裏老太太給孫子們重孫們的壓歲錢，只有四塊錢一個人，而我們僕人的賞錢呢？還是兩塊錢，她還說物價貴了，賞錢也該多給些了！」

金福娘覺得好笑，今年人家給他兩個孫兒的壓歲錢，不是五塊便是十塊；兩塊錢，連鄉下人也拿不出手啊！

「還是老太太福氣，在有錢的人家，瞞也瞞得住，若是換了窮人家，急死了也是活該！」

老徐無意中說了這一句話，却刺痛了金根娘的心，她那兩個兒子，每逢物價漲了，便在她面前不住地叫苦，真談不到孝順和體貼了。

他們又談了一陣，老徐才把金根娘領去見老太太。多年未見面了，老太太當然也很歡喜，況且金根娘又是她過去最貼身最心愛的一個丫頭。

「你怎麼這幾年一次也不來，我常常想起你，現在米要賣二十多塊錢一担了，我真為你擔心，不知怎樣在過日子？」

「託老太太的福，還算過得去！」

「哦真的，你們是莊稼人，田裏收成多，說不定比我們還安定呢！」老太太的聲調中，似乎含着無限的感慨。

「那裏，那裏，我們的那幾畝薄田，又能出產多少？」金根娘啞啞地說。

「真的，無怪我要向媳婦和孫媳說，有幾個錢，千萬別要亂花，穿啊吃啊，有什麼意思，最好是積蓄起來，不然，在鄉下置幾畝田地也好！」接着老太太不斷地向她報告物價，她所知道的是：老布五毛錢一尺，豆油兩毛一斤，肥皂兩毛一塊，她更指着桌面上道：

「你瞧，洋火賣五分錢一包，也許你們鄉下要便宜些吧！」

「不便宜啊，這些東西，都是由城裏運來的，比城裏還要貴，洋火要八分錢一包呢！」金根娘幾乎要笑了，她也在信口開河呢！

「八分錢，哎喲，要多三分錢一

包！」老太太連連地在砸嘴。

金根娘覺得老太太是眞所謂蒙在鼓裏度日，不知外面的天高地厚，但也難怪她如此，不是瞞着她，她簡直要發瘋呢。就是自己吧，前幾年聽見米價一漲，什麼東西都飛漲了的時候，也是魂飛四散，以爲是活不下去了。可是數年以來，已是司空見慣，再漲得高些，也無足爲奇了，祇要田裏收成多，賣得出錢來，她便萬事滿足了。

她和老太太的主見不同，祇要兒子孝順，肯吃苦，能顧家，東西再貴些也沒有關係，然而她前世不修，兩個兒子總不能使她稱心。

不一會，老太太被兩個小丫頭扶出去吃中飯了，她也吩咐金根娘到樓下去跟大夥兒一同吃飯。金根娘是李家的舊人，大家都以異眼相待，她是和賬房先生們同桌進餐的。

據賬房先生告訴她，他們這桌子上的菜，比較老太太所吃的，要好得多哪。老太太是和兩個侍候她的丫頭同吃的，眞可憐，除了青菜豆腐之外

，從沒有別的菜，她一聽得豆腐皮要賣三分錢一張，立刻就說不再吃了，她還說：「要記着從前吃不起豆腐皮的日子！」所幸她年紀大了，行走不便了，不然，她下樓來看見下人們吃的這麼講究，準會氣昏哪！

「我說老太太過於固執了，想不明白，有福不享，唉！」賬房先生彷彿很替她惋惜。

「也難怪！」金根娘更明瞭她的心理。「老太太過了大半輩子的苦日子，年紀老了，就想不通了！」吃過了飯，金根娘又到老太太的房裏去，老太太難得有個老年人來作伴，高興異常，她的話也多了：

「剛才吃飯唉！，問問菜價，青菜要三百文一斤了，油豆腐也要兩分錢一只！」

「眞吃不起了！」金根娘附和她道。

「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不如一代，這句老話果眞不錯，米越是貴，我家那幾個重孫兒，小小的年紀，竟要吃三盤飯一頓，記得卓生小時候，吃

了一碗半飯便飽了。」

金根娘對於老太太這幾句話，很是中聽，然而這還不算稀奇呢，她的兩個小孫子，小二和小三每人要吃四五盤飯一頓，記得她也說過一代不如一代，孩子不像以前那麼結實，瘦得像皮猴子，飯却吃得比大人還要多的話……可是媳婦聽見了，竟反對她的話，說什麼飯盤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如今的碗，要比幾十年前的小得多。真是無法無天，差一點兒將她氣壞了。

老太太因為年紀大，愛嘮叨，和家裏一批年青人談不上來。金根娘來到，那才情投意合哪，她便留她多住幾日，可以暢快地談一談。她們倆一味翻陳賬，說舊話，追憶數十年前的生活情形。

「記得我十八歲在老太太跟前的時候，三吊錢就可過一個月哪！」

「可不是嗎，目前三百塊錢也不夠了，像我們這種人家，非五百塊錢不夠開銷，你看還了得！」

五百塊，金根娘不禁暗笑，照她

看來，李公館一個月恐怕五千元還不止呢，至少一萬塊，因為像她一個鄉下人，一家八口，連吃帶用，總得二千塊錢左右呢！

「五百塊，我們苦了一輩子，還看不到五百塊錢呢！」金根娘故意揶揄着道。

老太太把什麼話都告訴她，她才知道現在老太太手裏祇有兩千元錢私蓄，還不如她呢！近年來，她為人家經手賣田地，放印子錢……居然也積得五六千塊。她倒覺得老太太可憐了，有這麼一個兒子，手裏總該有上三五萬甚至十來萬才對。可是轉過來一想，老太太還算老福不錯，子孫們還能這麼孝順，不愁穿、不愁吃，東西再貴些，也苦不了她。從這一點看來，就和她大不同了，她若不攢些錢預備防老，金根兄弟這樣鬧下去，前途是很黯淡的。

這是一個多麼複雜，多麼矛盾的世界啊！天下更有許多不平凡的事，是我們始終想不到的。老太太的身份，雖與金根娘有天壤之別，可是她們

的命運，却是相同的，老太太固然有福，然而她的享受，並不比金根娘強。

金根娘在李公館住了三天，老太太忽然病倒了，究竟是到了風燭殘年的老人，連喘了兩夜，第三天睡在床上，就不能揮動了，老爺請了最著名的西醫為她診治，打了幾針，却毫不中用。在藥石無靈之下，兒孫們祇得為她辦理後事了。

李老太太也知道自己不行了，有一天晚上，她將全家的人都召在床前，用微弱的聲音咐囑道：

「我的病是不會好了，你們不必花錢替我請醫生了，我苦了一世，才有今天，不過我當家的時候，米只賣幾塊錢一担，什麼事都容易辦。到你們的手裏，二十塊錢一担米，凡事就難辦了。你們切不可大意，千萬要謹慎，不要只圖眼前快活，而忘了將來啊！」

她又叮囑兒子，僅須替她買一口五百塊錢的棺材，諸事不宜鋪張，可是錫箔却要多燒化些，好在只有八角錢一刀。

半夜裏，李老太太歸天了，兒孫們將後事辦得十分周到，但他們却未完全聽從她的遺言，棺材是八千元一口，爲了場面每逢開弔做七，都很熱鬧。可是老太太最需要的錫箔却不會多燒化，因爲孫少爺們說，錫箔要買六十塊錢一刀，燒掉了未免是浪費，不如多備點着饌祭她，事後活人也可以吃到嘴。

金根娘在李家幫了幾天忙，才回到鄉裏去，金根金福兩兄弟，愈鬧愈不可開交了。見娘回來，金根就提出分家的意見，希望她主持公道。金根娘責備了她們幾句，並且說務必要看老娘的份上，分家的事，非到她死後才談。弟兄兩人聽了都不高興，金福賭氣，發誓要到上海去做小工。

這一下子，把金根娘幾乎氣得半死。從此以後她總是這樣地作想：

「我的命真苦，生了這兩個淘氣的兒子。老來連福也享不到，像李老太太，才幸福哪，不知修了幾世，修來許多孝順的子孫，從來沒有知道世上生活的苦楚。」

信 撫 集

乙 乙

書之不傳有頑妻

藏書之家，惴惴恐懼者：一曰鼠齒蟲蠹，二曰屋漏，三曰兵亂，四曰大水，五曰大火，六曰不肖子孫，七曰久假不歸。傳說明陳第藏書爲其妻所燬，則於上例七種外，又須添頑妻一項矣。

按陳第字季立，號一齋，（一五四一—一六一七）連江人。初爲學官弟子，俞大猷召至幕下，教以兵法，起家京營，出守古北，歷遊擊將軍。有寫心集，五岳兩粵游草。儲書最富，所藏多半自金陵焦太史竑（字弱侯）處鈔來，輯有世善堂書目，唐五代遺書，琳琅滿目。季立不得志繼戚俞之後登壇爲名將，拂袖歸里，聞焦太史老而好學，裹糧白門，離經析疑，卒爲名儒，論兵論文，皆有根據。又古晉之學，至清而大明，非唐宋諸儒所能見及；然溯其先後，實自陳季立始。（著有毛詩古晉考，屈宋古音義，）是則季立負文武之才，以名將而爲名儒，誠有明一代之偉人也。

宋有陳慥字季常，有妻柳氏悍妬。宴客有聲伎，柳氏輒以杖擊壁大呼，客皆散去。東坡戲以詩曰：「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一人盡知季常之懼內也。不知季立有頑妻，不徒擊壁大呼而已，竟出以贏政之故技。柳氏一呼，客皆散去，受損失者尙少。季立之妻一焚，所遭損失，豈特一人一家而已。書此以爲世之藏書家而有頑妻者告。」



素心蘭

顧明道

(一)

小明月

河為五里湖

之支流，其地便於人而適於野，青山綠水，境至幽靜。河畔夾岸皆老榆綠楊，當春時絲絲柳條，飄拂水面，而大榆樹綠蔭蔽日，如張翠帷。乳鴨羣浮水上，嬉波洗羽，狀殊優遊。春水粼粼，暖日照人如明鏡，晴碧汎然。間有輕舸點篙而過，櫓聲欸乃，與鳥鳴聲相應和，如入畫圖中也。小明月河頗曲折，兩岸多平原，田疇而外乃有數巨廈，美輪美奐，結構仿歐式，蓋富家所建之別墅，每在夏日來此避暑者也。流水淙淙，鳥鳴嚶嚶，綠窗之間，時有琴韻簫聲。一般鄉農過此者咸駐足而聽，一若其中有神仙眷屬在。世間雖亂，而桃源地尚多，惜問津者少耳。

一日為初夏之杪，蟬聲已噪於林

間，夕陽一抹，頗有戀別之意。天空餘霞成綺，如錯采繡金，幻為美麗之色。此自然之美麗，非人工所能為。

一刹那間而變化萬狀，世事皆作如是觀可耳。獨惜夫置身其中者，哀樂當

前，喜怒在心，悉憑造化者擺弄而不自知，此亦無可奈何之事也。斯時焉

，河畔有一少年徐步而至。此少年方當終賈年華，翩翩風度，亦如新春之

柳，濯濯可愛。鼻架鬢鬢，眉目俊秀

，身御白色西裝，因天氣溽暑，僅衣

一領襯衫，握手杖，顧不以之點地而

挾在肘下。行至河濱，見流水清漣，

凝視水中之影勿釋。良久，取背繫之

照相機出，以河之東岸一老榆樹長枝

欹向河上者為背景。榆樹之下有一漁

家，一童子赤其雙趺，在樹下招竹竿

以驅數乳鴨。攝竟，置於草地。又放

其手杖，去其草帽，坐河濱稍息。見

水邊荇藻交縈，有紫色而作喇叭狀之

小花附着水草上，不辨其為何種植物

，遂俯身以手撫之，不意河畔泥土鬆而滑，稍一不慎，竟墮河中。然少年曾習泅泳，故非但不驚惶呼救。且

借此在河中一試故技，以滌塵暑，鼓

其勇氣，向前而去。百餘步外，河水

較深，兩岸相距亦較闊。少年在水中

游泳良久，覺稍憊矣。方欲赴岸，不

意泗未及半，力已不勝，水流又急，

全身下沉，將遭滅頂之凶。少年竭力

欲浮出水面，而雙足如繫數百斤之鐵

砧，無能為力，屢沉屢浮，如是者數

次，其力已盡，慘呼一聲，沒入水中

矣。

斯時東邊忽有一小舟駛至，舟首

一女子盤膝而坐，手揮團扇，方矚兩

岸風景。瞥覩少年之下沉，乃回首驚

呼曰：「阿父，前有人溺於水矣；可

怖哉！」又呼曰：「春泉，汝速往救

之。」春泉者，舟子也，方在船後，力

搖其櫓，聞女子呼聲，即曰：「唯。小舟之速力驟加，剎那間已至少年

下沉之處。春泉持長竹篙，從船舷步至鷁首。此時忽聞水中潑刺聲，露出一蓬鬆之人頭，蓋少年既至河底，尚奮其全力作最後之掙扎也。春泉急以篙觸之。少年得篙，即揉升而上。春泉又以手援，始登舟首，面色盡變，頹然而倒。艙中出一老翁，年可五十許，精神矍鑠，美髯下垂，儀表至為莊嚴。顧視倒臥之少年，作驚奇之色曰：「嘻！此吾故人陳適之子也！胡為而在此？」一時春泉已去其篙，展兩手揉搓於少年之腹。少年吐水少許，即甦。緣少年諳水性，故雖溺而灌水不多，若以常人當此，早隨屈大夫遊矣。少年既醒，環視其旁諸人，見老翁即呼曰：「丈得毋為太玄伯乎？姪陳志摩也。」

志摩之父陳適，本為杭人，但久宦魯省，志摩自幼隨父母同往。所謂太玄伯者，即在其時與陳適同寅。二人性情契合，公餘之暇，或詩酒倡和，或圍棋一局，以消遣有涯之生。未幾太玄以與上峯意見不合，故從政羊城，與陳適天南地北，不相覲面。顧

落月屋梁，時念故人，雙魚之剖，童喚勿違也。太玄初為梁溪望族，薛其姓，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總角時已入泮，弱冠中進士，固薛家千里駒也。其婦侯氏亦梁溪人，夙有掃眉才子之譽。故歸太玄後，伉儷之間益相得。曉起開奩，對綠髮而點黛，宵深伴讀，泥紅袖以添香，南國名姝，東床快婿，佳話傳遍里閭，誠好逑也。嗣後太玄廁身政治舞台，奔走南北，侯氏常隨之。生有一子一女，子名卜熊，女字夢蘭，皆聰穎異常兒，家學淵源，其來有自。神仙眷屬，美滿家庭，人皆羨之。太玄雖從政，而性甘淡泊，家本富有，故無患得患失之心。以為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所謂上下交孚之道，漫不措意。以此宦遊十年，未登顯要，烏倦飛而知還，乃賦歸去，挈其孺人稚子，隱居故里。

慕小明月河風景之佳，建一別墅於此，精潔無倫，夏日則來墅中避暑，胸襟清淨，不染一塵，愛女夢蘭依依膝下，每日倩其阿父教授詩詞，夢窗白石，一一領略。間握管作小令，置之宋

人詞中，可亂楮葉。因此太玄更珍愛之逾其子。今日彼父女適拏舟遊五里湖歸來，巧逢志摩墮水，遂救之。執意即為故人之子？其遇合固有天焉。陳適久宦魯省，後因患肝疾，故辭職至滬求名醫診治，終不愈，早歸道山。太玄聞音鵬，彌切黃壚之痛，會為詩以弔之。迄今歲月如流，已數易寒暑矣。今遇志摩，如覲亡友之容，蓋志摩面貌酷肖乃父也。

時志摩精神稍覺回復，已起身坐。迴首忽覩彼女子，方凝視已面，作微笑。女子姿容秀麗，衣白紗旗袍，宛如出水芙蓉，纖塵不染，穠纖合度，修短適中，雲髮微蟠，明眸如水，兩頰有酒渦，笑時益增其媚。耳旁有一紅色小痣，加紅豆子然。見志摩亦不作羞澀態。太玄即指之而作介紹語曰：「此吾女夢蘭。汝等亦會一度識面。」回憶甲子之秋，余家避兵海上，適汝父病歸，余會挈夢蘭造汝廬問疾，時汝方讀於某中學，攜書篋跳躍回家，夢蘭年亦稚，此情此景，如在目前也。志摩曰：「然。」即點首向夢蘭

爲禮。夢蘭亦微點臻首，剪水雙瞳，直射志摩之面。志摩不覺俯首作危坐狀。太玄又詰之曰：「子何事至此而乃墮入河中？若非夢蘭早見，呼舟子相援，不其殆歟？」志摩曰：「甚感救助之恩，但姪非墮河中，乃因泗水力竭使然耳。姪今肄業於上海弘道大學，前日已放暑假。假期中諸同學集資出一週刊，取名觀海，慕丈之文名，欲乞一題序俾增聲價。姪因先父與丈爲知交，毅然以曹邱自任，故來梁溪，趨叩仁丈之居而請益焉。詎意聞者言仁丈避暑於小明月河之別墅中，故昨夜姪即下榻無錫飯店，今日聞訊至此。而適逢丈又出外，故徘徊河畔，觀賞風景。曩在校中嘗喜練習泅水，游泳池畔時見姪之人影，運動會時曾得百米錦標，自以爲於此道頗精。見河水清澈，不覺技癢，然又未敢冒昧，適覩水邊有奇形植物，俯身下取，失足墮於河中。遂練習吾技以試深淺，不虞驟爾力竭，幾殞吾生，得遇吾丈與世妹，幸也。」

夢蘭聞志摩稱以世妹，又嫣然微

笑。太玄笑曰：「子姪來訪余者乎？幸未遭險，非然者余罪大矣。寒舍不遠，即請枉過，并易濕衣，當備佳釀爲子壓驚也。」志摩謝曰：「諾。」春泉乃返至船尾，掉舟前行。志摩又指一柳樹植立之岸上曰：「其地尙留有余物，盍停舟一取？」太玄曰：「然。」春泉即以舟徐徐傍岸，志摩一躍登岸，取其手杖照相鏡與帽而返。笑曰：「物雖區區，未能忘此也。」舟又向前駛行，過一小石橋，復向右折，遙望有一西式巨廈峙立於綠樹叢中，殘陽斜照，屋頂作赭色者，即太玄之別墅矣。岸邊新闢一方形之水門汀地，兩旁各有一槐樹，水邊石級整齊，可以泊舟，於是此舟遂傍岸而泊焉。太玄與夢蘭先起立，邀志摩同上。志摩亦攜其物，隨二人之後，拾級而登。舟子乃繫纜樹上，蓋此舟即薛家所有也。

太玄則在前倚杖行。轉瞬已至別墅門前，一老僕正守候，見主人歸來，即含笑相迎，啓鐵門，伺立於旁。太玄乃肅志摩入。見門以內爲一草地，淺草綠油，如鋪文茵，花木繁茂，走廊曲折，風景絕佳，清潔華麗，兼而有之，是誠避暑福地也。太玄先延志摩至客室，命夢蘭入內爲覓衣，使更換，夢蘭一笑而去。志摩方瞻覽四壁圖畫，及精美之陳設，一雛婢已以紡綢衣褲至，曰：「長公子作客在外，此間無西裝，祇華衣，請客暫易之何如？」志摩受之，即往短屏後易衣。太玄與婢俱出。志摩易衣訖，棄濕衣於地。未幾此婢又步入，撥柱上電紐而電燈明矣。遂取濕衣去，又送熱水一盆至，及香皂手巾，低聲曰：「陳公子請洗面。」志摩見此婢頗嬌小，時時向其微窺而笑，蓋亦一慧婢也。志摩洗竟，微風自窗入，覺暑氣一消，迴想適間墮水情形，未免啞然失笑。太玄又來，見志摩又易衣，乃曰：「請入內一見山荆何如？」志摩立應曰：「唯本將親候起居也。」太玄乃導之出

室，左折而行，又穿過一園地。假山玲瓏，有小亭翼然高踞其上，旁爲一池，護以白石之欄，對面南向有一迴廊，上下各四室，電燈燦燦，如列明星，湘簾高捲，塵氛不到，廊下金絲籠內鸚鵡方調舌而鳴。蘭小姐歸來矣。一室中人影幢幢，如映幻燈，志摩至此，如入一新境界，俗念都獨矣。

太玄遂導志摩入左邊第二室，則見一容貌慈祥，藹然可親之老婦，方坐藤椅中，其側立一女僕，爲握新式之水煙袋，伺候其吸煙。見志摩來，卽含笑起立，此卽太玄夫人侯氏，夢蘭之母也。著者以後卽稱之曰蘭母，以取簡便。太玄卽爲二人介紹。志摩向蘭母鞠躬行禮。蘭母亦殷殷問陳母安健否？志摩一一對答，凡此瑣瑣，尤爲婦人家所喜道，蓋不如是不足以見其親近耳。談有頃，太玄曰：「室中較熱，余已備座於草地，何不往坐？」一時夢蘭忽翩然入，浴後新裝，芳香撲人鼻管。已易一蘋果綠色之輕紗旗袍，足上革履亦去之，而易白色繡花之鞋，電炬下益覺明艷。志摩愈莊重

自持，不敢作劉楨之平視。蘭母曰：「蘭兒，我儕至草地憩坐，兒已命小菊備冰淇淋未？」夢蘭答曰：「彼等早已竣事矣。」太玄遂又先行，志摩次之，夢蘭母女又次之。

從迴廊西行，達一草地，中置圓桌一，椅可七八，皆藤製。其對向又有一竹亭，上有電燈，光照草地，故不虞黑暗。四人乃挨次坐。蘭母又問志摩墮水受驚否？志摩答以會習游泳之技，故亦不覺。雖然，若非太玄丈等舟至，亦危矣！蘭母又言昔日在魯時，曾與陳母晤面數次，志摩方童年，諒已不能憶及。今爲時已久，恐一旦與陳母相見，彼此不能認識矣。太玄聞其夫人絮絮而語，則掀髯而笑。夢蘭則仰視天上星斗，狀殊閒適。斯時小婢以珠漆小盤托玻璃杯至，一放於圓桌之上。此小婢卽蘭母口中所謂之小菊也，自幼卽被其父母鬻身於薛家，頗靈慧，能博主人歡。今年可十五六，夢蘭殊愛之，常教其讀書寫字，都能領悟，故長伴夢蘭身側也。既又有一女僕持冰淇淋一桶至，

夢蘭乃起而盛冰淇淋於杯中，先敬志摩，後奉父母及己。志摩嗜之，不但香甜可口，且清涼入骨焉。太玄復詢其在校之課程。志摩略舉以對。始知志摩在弘道大學理化科肄業，彼因中國科學程度幼稚，遠不及泰西，故發憤致力於是，明夏卽可畢業，或將渡大西洋，留學於德意志也。且陳述該校教師之得人，課程之精良，校舍之寬潔，設備之周全，規模之宏大，同學之衆多，足爲海上各校之冠軍。太玄見志摩談吐雋爽，彬彬一學者，深爲亡友喜陳氏有子矣。志摩亦詢夢蘭世妹今在何處修業。夢蘭則言生平喜研究文學與繪事，曩讀於蘇州景海女校，今夏已畢業，下學期之行止尙未定也。

談有間。晚膳已具，太玄卽請志摩同至餐室共進食。薛氏在此，眷屬不多，老夫婦及愛女而外，祇有一中年之女戚。至其長子卜熊，在杭創設醫院，一對小夫婦在外組織新家庭，暇時或回里一候雙親平安而已。墅中男女僕人則甚多。是晚太玄堅邀志摩

下榻於此，別啓精美之客室以居。志摩見老人情意殷摯不可却，乃謝而允焉。其在無錫飯店之行篋，則由太玄遣健僕持名刺往取，且付旅資，免逆主人驚訝客之失蹤也。黃昏時，太玄意興甚高，復與志摩暢談。試叩以學術，志摩應答如流，足見邊孝先腹笥便便，非好學深思者曷克臻此？若以一知半解者流當此，不堪老人數問，即棄甲曳兵而走，遁辭知其所窮矣。直至夜深，始各安寢，志摩初未遇此境界，故一枕甜然，如入樂園也。

次日天氣稍覺陰涼，陽鳥匿影，炎威不施。志摩晨起，盥櫛畢，即往見太玄，與太玄同進早餐。太玄向之溫語曰：「子所委之題序，明日老夫有暇，當可握管。子爲我亡友之後，與我家有葭葦誼，非外人可比。余老矣，得見故人之子，俊逸可喜，他日必非池中物，余心頗慰。暑期無事，此間地方清靜，子盍多留數日？若恐堂上盼念，可先投一家函稟白，以免倚閭之思，子以爲何如？」志摩早失

所怙，茲聞老人慈祥之言，大爲感動。即曰：「唯唯，姪願居此，時向仁文請教益，得聆清誨，豈不愈於家居？况此地涼爽，風景清幽，誠絕妙道暑所在，固姪求之不得者。又蒙仁丈諸多優渥，不以外人相待，使姪至愧至感矣。」於是志摩遵太玄之意，即留居別墅中，太玄夫婦頗優待之。

太玄喜飲酒吟詩奕棋，此三者爲老人惟一消遣之物。志摩雖對於詩詞一道，未嘗三折肱，然作五絕亦俊新無俗氣。太玄爲之講解唐宋詩學，且出其愛女夢蘭所作。志摩讀之，嘆爲咏絮才調，不可多得，今之女相如也。夢蘭性微驕矜，孤芳自負，其性情絕類乃父，見人亦無嬌羞態，落落大方。與志摩談學校中事，與時局問題，旁及音樂電影等等，所言頗能默契，蓋二人年相若，道相似，故似水乳之易交摯耳。

一日下午，志摩以請求太玄所作之題序業已蕙事，遂就寫字樓前草一書，夾入太玄大著，付之郵筒，俾社

中早日付梓。彼所作之科學救國論第一二章亦已脫稿，同日寄去。就搖椅中假寐片刻，不見太玄蒞臨，蓋每日下午老人必來清談一小時也。志摩乃整衣而出，詢之下人，方知太玄有事赴城中，須明日歸來矣。一人獨居無聊，夢蘭亦崇朝未見，疑隨父同出矣。遂信步園圃中，聽蟬聲正喧，因念斗酒雙柑聽黃鸝，古人何其閒情逸致也！今我聽蟬聲有以異乎？忽又聞丁東之聲自西邊傳來。噫！此鋼琴聲也，泠泠然，靡靡然，墅中人舍夢蘭外，誰能奏此者？遂循聲而往，由小荔徑曲折行，穿出竹林。見綠窗之內一女郎衣淡紅輕紗旗袍，映麗若仙，方坐窗側，纖纖玉手按弄批霞娜，音調悠揚而宛轉，忽焉琤琮錚錚，金鐵皆鳴，則變徵之音矣。伊何人？非夢蘭而誰歟？此爲夢蘭之書室，在別墅中西南隅，足跡不到，故頗僻靜。夢蘭曩在女校，喜習鋼琴，曾在琴科卒業。今日以晝長如年，借此遣懷，不意一曲琴聲，引得佳客尋聲而來也。

時志摩悄立竹林中，不敢驚動伊

人，招孟浪之咎。細聆琴聲，則爲世界有名之月光曲也。不覺技癢。蓋志摩於此道亦非門外漢，雅善操梵啞鈴，爲弘道弦樂隊中之健將，是以頗有高山流水之感。側耳靜聽，神爲之往。月光曲將終時，夢蘭偶一迴首，於綠紗窗中瞥見窗外十餘步翠竹之後佇立若木偶者志摩也。卽旋其嬌軀，起立而至戶邊啓綠紗之門，與志摩點頭爲禮，肅之入。志摩欲遁不可，則亦頷首曰：「世妹安乎？琴聲曼妙，使余聞聲而至，甚佩世妹之高技也。」夢蘭笑曰：「不敢，惡劣之音，恐污尊耳，盍入室少坐。」志摩乃隨夢蘭步入，見書室中皆白漆器具，觸處皆潔，批霞娜之上置一意大利石刻裸女模型，玉腕枕首，微側其臀，棠睡方酣，栩栩如生。其旁一雨過天青之古瓷花瓶，中插鮮紅之花數朵，作圓筒式，襯以尖細之綠葉，不知何名。顧名花與玉人相對，雅絕艷絕。琴前一六角式之白漆高凳，上鋪汽墊，爲夢蘭坐而奏琴者。正面懸一夢蘭之放大玉照，拈花微笑，美目流盼，若將翩然而下焉。壁上又有一圖，圖中繪綠楊數株，飄拂江上，遠山如數點青螺，一小舟泊江畔，漁翁坐舟首，持竿垂釣，頗有詩意，用筆亦細佳，配以紅木鏡框，上題春江垂釣。再視題名，則赫然「夢蘭」也。志摩指之曰：「此卽世妹所繪者歟？傳神阿堵，不愧一女畫師！難能可貴。」夢蘭陡聞溢美之言，芳顏不覺微頰。卽答曰：「塗鴉耳，懸之壁上，亦敝帚自珍之意，適蒙志摩兄過譽，不亦令人愧汗耶？」志摩曰：「否，我言並未妄譽，此世妹之謙抑耳。」夢蘭又嫣然淺笑，乃請志摩坐於圓椅中，已則伴坐其側，又微笑曰：「此間靜寂，與海上迴不相侔，余儕居此，久，覺清靜已慣，不聞車輪馬足之聲。志摩兄將笑余儕爲離羣獨居矣。莊周曰，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故世兄之來，老父頗歡迎也。」志摩笑曰：「此間離城市不遠，而風景絕佳，誠避暑福地。余視世妹等如視天上神仙矣！乃謂逃空虛耶？」夢蘭亦自覺言之過甚，又啞然失笑。志摩瞥睹室隅懸一梵啞鈴，遂指而問曰：「世妹又擅此技乎？」夢蘭曰：「雖喜弄而未精也。此爲老父新爲余購得者。」志摩又曰：「適聆世妹所奏之月光曲已登堂入室，令人欽佩。」夢蘭曰：「末技烏足稱道！志摩兄亦擅此乎？」志摩曰：「梵啞鈴尙能一奏，鋼琴非所能也。」夢蘭喜曰：「知音難得。請世兄操梵啞鈴，與余合奏月光曲可乎？」志摩笑曰：「諾，雅意不可負也。惜技劣，奏樂於伶倫之室，得毋貽笑大方？」夢蘭螭首微俯，以足尖點地曰：「何必多謙？余不慣作此等語，過謙則僞，竊爲世兄所不取也。」志摩曰：「善，過謙則僞，余今後當不再作謙遜語。非然者世妹將目余爲僞君子矣。」遂立起至室隅，取梵啞鈴，並取樂譜架，趨琴側而張之。夢蘭至琴畔，別出曲譜授志摩。志摩先撥弦，錚錚作響。夢蘭展柔夷，按琴與之相和。彼此手揮目送，重奏一曲，音調和諧，如聞仙樂。窗外鳴蜩亦止其喧聲矣。

奏畢，二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則彼此技藝相敵，如銖兩悉稱也。夢蘭亦出，顧謂志摩曰：「前日余見志摩興至，獨奏『海波』一曲，雄壯淒厲，兼而有之。曲終時，置梵啞鈴於沙發中，以素巾微拭額汗，向夢蘭笑曰：『何如？余今不作自謙語矣。』」

「夢蘭曰：『兄之技術實凌駕余上，聞君一奏，三月不知肉味。……』」

「夢蘭之言未訖，志摩即搖手止之曰：『世妹，過謙則僞，欲人不謙，今反自蹈覆轍，殆明於責人而昧于責己歟？』」

「夢蘭一笑無言，離座起立，自桌上取羽扇頻揮，美目斜盼，狀至曼妙。斯時，婢小蘭悄然啓綠紗門而入，笑曰：『怪道梵啞鈴與批霞娜同奏，陳公子乃在此間。』」

志摩睨之微笑。夢蘭曰：『小菊，汝殆聞聲而來耶？』小菊曰：『太夫人命婢子來詢蘭小姐欲進晚點否？』

蘭夢曰：『何物？』小菊曰：『百合湯。』

夢蘭曰：『可。』小菊遂退去。須臾以盤盛百合湯二碗至，置圓桌上，請志摩同飲。志摩略謝，即與夢蘭對坐而食。食畢，小菊又各送上熱巾。二人拭面後，日影漸西，志摩即步出書室，在廊下閒步。

夢蘭亦出，顧謂志摩曰：「前日余見世兄攜有攝影箱，想於此道甚諳，能為我攝一影否？」

志摩不意夢蘭之為是言，如奉九天綸音，立應曰：「能不嫌技劣，敢請一試，余當去取來。」

一言畢，遂忽忽行去。未幾已攜照相機至，指竹林之一隅曰：「以綠竹為背景，旁有玲瓏小石，世妹可倚石而立，光線既佳，位置亦適宜也。」

夢蘭如其言，至石旁，側身玉立。志摩對光竟，攝一影。適一金鈴小犬奔至，此犬全身白色，惟四爪烏黑，目光靈敏。夢蘭甚愛之，呼以阿靈，小犬即跳躍其側，依依不去。志摩乃又請夢蘭抱犬坐廊前石階上，為攝一影。夢蘭輾然微笑，小犬則雙目耿耿，正視鏡箱。此犬能與夢蘭同攝影，且坐玉人懷中，在登徒子視之，當羨犬有艷福，與人不如犬之感矣。小菊見之，亦欲志摩為攝一影。志摩許可，即囑小菊立一桐樹之下，以右手把樹幹，左足微欹，姿態亦自然。志摩攝畢，復與夢蘭立談數語，暮色已至，乃返室去，心中頗覺恬適，亦不自知其故也。

黃昏後，志摩在庭中芭蕉樹側獨坐藤椅納涼，仰視天上銀河光芒直射，流螢點點，飄蕩於綠樹叢中，忽近忽遠，冥想夢蘭手奏鋼琴情景，覺伊人情影常懸於腦海間。因思夢蘭生長於綺羅叢中，自是一般人所謂名媛閨秀，天之驕子。但余嘗目睹所謂名媛奢淫逸，蕩檢踰閑，反不若平民化之女兒能潔身自愛，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珠簾繡闥間黑幕暗罩，往往構成許多祕辛污穢之佚聞，為好事者增資料，而身犯者久亦靦然不知廉恥為何物，猶如貪污之官吏，雖聲名狼藉，千夫所指，尙尸居其位而不肯去，笑罵由他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其例一也。今觀夢蘭言語溫文，意志高潔，居此別墅中，如空谷幽蘭，既芳且潔，與凡卉異。且又多才多能，洵人世間好女子，我將譽之為安琪兒亦不為過，宜彼太玄老人愛之如掌上珍也。

志摩正自想入非非，忽聞足聲，

瞥見小菊自廊後走來，笑向志摩曰：「陳公子一人在此，得不寂寞？太夫人有請入內一談。」志摩方苦岑寂，聞蘭母相招，即起身隨小菊行。步至後園紫藤棚前，有椅三四，及矮几二，錯雜而置，蘭母與夢蘭皆在焉。志摩即趨前行禮。蘭母含笑請其入坐。適與夢蘭相對。夢蘭已易白羅衫褲，取拖鞋，手蕉扇，作晚妝，幽香縷縷，沁人肺腑。小菊又以玻璃杯及汽水來，開瓶各傾一盞，聊以解渴。蘭母謂「志摩今日太玄有事入城，余慮子岑寂無伴，故命小婢相邀來此同坐。今晚東風頗大，故不覺悶熱也。」志摩曰：「然，蒙伯母辱愛，實深感謝。」蘭母又曰：「聞子善操梵啞鈴，諒於音樂一道頗有造詣。小女亦喜沾沾於此，尙望不吝指教。」志摩曰：「姪尙未親堂奧，至於夢蘭世妹則已三折肱矣。」夢蘭笑曰：「世兄又欲譎謙耶？」志摩曰：「否，此實語也。」於是縱談學校之事，不覺其言之絮絮。志摩又曰：「明年畢業後，將留學德之柏林，以期深造。」夢蘭曰：

「吾國學子大都喜習政治經濟，次則教育美術等類，對於科學一道，能刻苦心，孳孳矻矻以求之者，則甚渺焉。然而吾國科學程度幼稚極點，與歐美各國相較，遠遜不如，望洋興嘆。即視東鄰，亦瞠乎其後矣。余甚憾之。今世兄有此入志，前途未可限量，尙望始終不懈，克底於成，則東方之愛迪生，可為民衆造福，為國家增榮光也。」志摩笑曰：「余之與愛迪生，猶之螭與鸞鳩較大鵬，豈敢望乎？世妹之言不無過獎，令人愧赧。」夢蘭正色曰：「不然，昔人有言，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第視人之自信力如何耳，安見兄之不能為愛迪生第二耶？」志摩方欲作答。蘭母曰：「汝二人之言皆是。易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余謹以自強二字勗儆，蓋汝儕方如初春向陽之花，方欣欣向榮，猶如騏驎之奔前程，勇士之赴戰場，非自強烏能出人頭地？但行百里者半九十，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最後之五分鐘須堅持之。世人往往有志而不償者，

壞在息之一字。苟不息，則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何憂不能造成乎？觀於愛迪生之終身研究科學，寒暑不輟，朝夕無間，而發明之學說與事實亦層出不窮，可以知矣。」志摩知蘭母胸有學問，非尋常婦女，故能為此言。因謝之曰：「聞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今晚得聆伯母金玉良言，余當拳拳服膺而弗之失矣。」

時小菊忽捧一西瓜至，先以清水洗淨，然後取銀刀剖之，則三白蝴蝶子也。復取銀叉與匙置三人前曰：「請嘗此瓜，瓜味當甘。」於是蘭母又請志摩同食。入口果鬆脆而甜，津津然如飲瓊漿。蘭母曰：「此瓜乃虞山所產，我家農工王大，每當夏日，輒以舟載瓜來，無不甘美者。今年王大適有病，遲遲至昨日始命其子搖舟送瓜，雖冰淇淋不能解渴也。余喜啖瓜，勝於冰淇淋及汽水，吾女亦然，以為瓜味之得天然美也。」志摩曰：「今日得嘗此瓜，口福不淺。若在海上海上，焉得有此？」遂縱談西瓜之事，以

及於他。久之，聞鐘鳴十一下，涼露下降，暑氣全消，蘭母覺我倦欲眠。頻打呵欠。志摩乃扶蘭母上階，然後道晚安而去。偶回首，則見夢蘭正倚廊柱，橫波微顧其去。見志摩回頭，似又覺察，急迴其面。適一流螢飛撲其頂，夢蘭即以手中蕉扇掠之，螢墮扇上，乃授小菊，命送與志摩曰：「此亮晶晶者為兄之導路也。」志摩謝而接之。及歸已室，偶一擺動，螢又飛去。燈下細視扇上以銀色寫「夢蘭拂暑」四字，仿何紹基體，甚覺嫵媚而有力，夢蘭手筆也。扇柄以象牙骨製之，雕有山水人物頗工。小小一扇，乃珍藏於枕畔。詩云：「匪汝之為美，美人之貽，」讀者於此，當竊笑志摩之癡矣。

x
x
x

白貓花布

• 花洋紡 •
• 泡泡紗 •
• 花麻紗 •



花樣鮮艷
永不退色

每碼兩貼白香為
碼有貓標記



白貓牌

● 新豐印染廠 ●



中篇 小說 紙短情長(五)

徐卓呆

我和他相

我現在是趨於只談戀愛不談結婚

愛已將一年；

的這條路了。他很明白我的意思，昨

但我並沒立刻

天我特別比往時鎮定和勇敢，我沒說

信任他，信任心是隨時日和觀察而漸
堅，戀愛的稿是神祕，各有各的不同
，人們都說：應先觀察對方之性情學
問……等等是否相投，然後可談戀愛
，其實這是多麼愚笨的想像，如果是
一見鍾情，還來得及致慮嗎？我以為
戀愛多少是盲目的，如果任用理智來
處理戀愛，那就太沒意義了；但有了
愛情之後，再用理智來致慮各種事情
，那是不會有什麼關係的，我當然是
第一個經驗到的，我愛Y的時候，我
是沒有什麼深刻的致慮過的，只經過
短時間的相處和交談，我就接受他的
愛，到現在從各方面的觀察，雖然有
時他給我的印象不良，但愛情戰勝了
我的理智，終於在幾天的煩惱過後，
我又重復愛他，這實在是奇異而神祕
的事情。

錯一句話，很明顯地表露我的心情，
我覺得很滿意我自己的態度。

四月十二日星期一

昨晚因兩杯紅茶的効力，等到十
二點才睡着，我睜大了眼睛望着帳頂
，胡思亂想起來；可是所想的總離不
了Y，這一年來他的稿佔有了我整個
的心兒，爸爸和姊姊，雖然也分得我
一點懷念的心思，但比從前却要稀薄
得多了。在我心懷裏，他們的位置已
給Y佔領了，我有時也會想到我不該
這樣；但是這是天性使然，我不能勉
強。Y那天會說過我沒想念爸，我可
不贊成他的話；但他却知道我想念爸
的心，已大部分移到愛人身上，不過
他不敢明白說出來罷了。

下氣候的記錄罷。

天晴，上午熱，中午更覺炎威逼
人，晚上較涼，人也覺得爽快了許多

給Y寄了信去，我希望他能給我
一封較滿意的回音；但我想他是不會
的，在他家中，他不能寫，在別處更
談不到，我很失望。他是否決定去廣
州呢？如果是真的話，在旅途中我可
許可以得到一封較可愛的信，帶給我
些愉快的消息；但是想到了他去了，
我又多麼傷心，每週一次星期六假，
過汕去却不能再和他同享着幸福的時
光，星期日我又不見他的面，不聽得
他的聲音，我將如何的寂寞呢？

我寫日記從來就很少注意到氣候
，但那本淺近的「日記指導」裏說，
第一當先記氣候，所以我今天也來一
下氣候的記錄罷。

四月十三日星期二

晚飯後到海濱去散步，海風吹來
，涼快極了。

而故犯，大約是睡了一個鐘頭，起來
就覺得頭痛，勉強走出去玩了一下，
精神好一點。

實在天氣太熱了，午睡是不大好
的；但因過於疲倦的緣故，我却明知

兩點鐘的夜堂又過去了；但我沒有讀一點書，除了寫封信和記日記，白白的讓光陰溜過去，多麼可惜！

四月十五日星期四

見到信封的署名「岳寄」，我真喜極了。我雖想不到他的回信會這麼快來；但一聽見有信，我就猜到是他的，果然是我所愛的他。

他的信是寫得這麼纏綿呀！我直看了三四遍，心裏說不出有什麼感覺，悲喜交集，我簡直弄不清楚是怎樣的一種心情，我不自禁地吻着那可愛的字句，使人迷醉的文字，我簡直是發狂了呢！Y！擁抱着我在你懷裏吧！我不顧片刻離開。

晚上寫回信給Y，却又不住的看他的信，一面看，一面寫，我知道這樣會費去很多的時間的；可是我不能自制，晚上他的信就陪着我入睡。

時間已到了，就要下課，明天再罷。Y！我希望今晚夢見你，夢見你抱着我吻着我時，我多麼的愉快，那兩片火熱的唇，緊壓在我唇上，面上和頸上，那輕輕的不會震動我的親

吻，我多麼的陶醉，我願永遠浸在愛的懷抱中。

四月十六日星期五

今晨把給Y的信，投入信箱裏，不一會，忽然想到相片寄錯了，走去拿回來，拆開來一看，却並沒錯，氣死我！又要延至下午了。我生怕明天不到，如果真的星期日到，不要又給他的朋友拿到他家去，豈不弄出事來呢？我可憂慮極了。雖然我並不怕他夫人知道；然而一封情書，落在別人手裏，是多麼可恨的事！她不配看我的情書，我希望這猜想，並不實現。我的信呀！明天就到罷。

好了！好了！下午朝過油去，我託他拿去在汕頭寄，或者可以快點到；然而我用的是譽光的信封，正當政府這樣注意譽光學生行動的時間，不知又要受什麼阻礙，真討厭呢！

給Y的信，我本不想寫得過長的，可是一落筆，就不好停止，也似乎有點不願停筆，滿滿的寫了兩張，如果是信箋，真不知要多少張了，信的內容，當然是情話連篇，還有別的閑

話嗎？

現在想起來，我真覺得有點難過似的，我竟會寫得這麼溫柔纏綿，最後一句還說：「讓紙和筆，權當郵差，帶一個甜蜜的 Kiss 給你。」呀！我竟這麼熱情；但是這些都是我的真心話，當我看完來信時，我幾乎想立刻倒在他的懷裏，吻着他的嘴唇，愛火燒焦了我整個的靈魂和肉體，能禁止我說出這些親熱的話嗎？

這封信他給我的印象很好；但只怕第二封來時，又要使我生氣了，似乎他給我寫信，要我叫他寫才寫似的，他永遠沒想到寫信給我；但却要我寫給他，我知道這就是自私的安慰法，也許他不是真愛我，所以不想要寫信給我，那我不是太愚笨了嗎？把熱情給不愛我的男子。Y！你不會罷？真氣死！這枝筆又作怪了，我真想擲了牠。

四月十八日星期日

Y沒有失約，午飯時帶了我所愛的東西來了。我對他的不失約，心裏覺到十分的愉悅；然而因與朋友同來

，不能久留，這未免太掃興，爲什麼不在早上來呢？Y！早晨的磐石，是多麼的美麗清爽呀！

他的面兒顯着疲乏，這告訴我他跑這條山路太辛苦了。他竟這樣懦弱，他有點瘦了；但我想這是因他疲倦的緣故，並不是他真的瘦了。在過去每一次他來時，我總覺得他是真的瘦了呢！但今天我却知道了他每次來都因疲勞使他的面色變了。

下午到中學去看球，希望能撞見Y，可是却失望地回來；但我却沒怨他，因爲他和朋友同來，可不能多談呢？

晚上給Y寫信，最快樂的時光。今天給他寫信的時候，我愉快地興奮地寫着，不知不覺寫了三張信箋，還想告訴他杜布羅夫斯基這本小說；可是疲倦得身體再撐不住了，手也沒了力，雖然很想寫，也沒法子支持，且心裏也似乎漸漸地充滿了愁悶了。

四月十九日星期一

今天姊姊來信，帶來了使我傷心的消息，可憐我的生命，就這樣毀了

嗎？蒼天眞不能容我了嗎？讓我死了罷！爲什麼生了我又不使我滿足呢？雖然經濟是困難的，我老早知道；不過我不信眞的就找不出錢給我們讀書

。那些坐食的人們呀！我應如何痛恨你們呢？無論如何咒詛都不能稍減你們的罪惡。消滅我的生命，毀壞我的前途，你們是家庭的罪人，社會的障礙，生命大瀑布中的落伍者。你們這些落伍者，多麼可憐的落伍者呀！

我氣憤極了。我怎能安心呢？讓我繼續寫給Y罷。我會因此而減少些痛苦，然而我應該告訴他這消息嗎？不！我一定不！如果他知道我將遭受不幸時，他會生怎樣的感想呢？我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我的心碎了。讓我死去罷！我將給環境的鉄鞭，摔出教育的圈外，我還能生活嗎？

四月二十日星期二

整個下午都是在寫信給Y，至少寫了三個多鐘頭，寫滿了十五張信紙，這似乎我自己也有點奇怪，我竟有這麼耐心，我是給他敘述一個戀愛小說杜布羅夫斯基的，我起初沒想到會

這樣長的，這是出了我的預算之外。晚上沒心讀書，空坐了兩堂，夜睡不安甯，可憐！

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下午和同學們到外面去玩，她們是去游泳的，我因沒游泳衣，所以只去看她們游泳和去摘了很多美麗的野花，我很快樂，這樣美妙的自然環境，玩得眞爽快。

回到房裏來，可真不對了。坐在椅子上，想休息一下；但是不能，不知什麼緣故，煩悶的空氣環繞着我。妮她們在說話，我似乎也在聽；但却一句也沒聽到，心兒早走出了軀體，不知飄渺到什麼地方去了。唉！我眞想痛哭一場，如果這兒沒人的話。

晚上苦悶極了。我覺得這星期六去汕頭，眞有點討厭，在那炎熱的日光下跑，在充滿了炭氣的戲院裏坐，還要呼吸些烟氣，電影又不是好的，耗費兩角錢而已。雖然Y這麼說，我們看電影是……，可是我心裏煩悶的時候，也不覺得這樣有什麼意義的。就是Y，也有點不願見呢！我覺得

我的心太易受影響了，真的難以分析，我可憐的命運呀！

四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每次過汕去，總是心掛着Y，雖然有時知道不能去找他的；因為往往會人在心不在，但是仍希望或者會遇見他，有時真不遇時，回來總得自己生一場氣。

我本先就寫信告知他，今天不過汕去；但因級裏要照全體相，只得過去，我也想到照完相去找他的，可是娣姬拉我去看電影，且我知道明哥也過汕去找他，他們一定又跑出去了，到他家去，一定找不到，要到商務書局找他，又怕他接到了我的信，一定不再在那兒等我了。就是他知道我來，但時間已是兩點過了，怕他也不會等我的了。結果，決定看完電影後去找他，在小公園前，恰巧撞見他和明哥，免去跑一段路的辛苦，就這樣和他們直向碼頭行去，我和明哥回來，Y不肯過來，我真生氣。

Y說我今天快樂，我知道他的意思，以為姊寄錢來我就快樂，其實他

那兒知道我的苦痛呢？時常鬧着經濟恐慌，日用品幾乎每次都缺乏，錢這樣少，叫我怎麼買得多。

可真沒法子！Y總不聽我的話，叫他替我曬六張相片，偏只替我曬兩張，他時常不肯照我的意思去做，總得自己做主，我真給他氣死了！幸而是不不要緊的；否則托他，不是糟了嗎？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日

整日都和Y在一起，我快樂極了。

他早上來，比上次早，正當我想念他的時候，這是再好沒有的了。因為他如果早些或遲些，我總不大歡喜，最好是在我想他之時。我們走向山路去，經過沙漠一般的地方，走上亂石堆，找那有泉水的石傍，可沒找到，又向前走，真熱極了，就坐在樹蔭下休息，這真像一對情人。Y說太熱，還是到海濱去好，所以我們就直向大地跑去，誰知竟發見了我要找尋的地方。我指給Y看，那清得見底的泉水，在品字形的三塊石頭下流過，我

在平的石塊上坐下，看着泉水，雖然很熱，但我希望他也旁着我坐下，他却不要，忽然把兩手從後面搭在我肩膀上，把面孔俯向前來，近在我的頰邊，我仰起頭望着他，甜蜜而迅速地接了一個吻，當他的嘴唇吻着我的面部時，我實在失了知覺般地陶醉了。

行到海濱，他想回去；但我不肯放他去，我要他和我去找明哥，他聽從我，在明哥那裏吃完午飯，坐到三點多，他說要回去，我却要去散步，於是我們就直向海濱跑，走到上次我們坐的地方——在另一塊豎着的石頭處，他坐在上面，我却坐在他腳下的一塊平石上，我把頭枕在他膝上，仰面望着他，我覺得他今天很溫柔可愛，心裏真說不出的愉快呢！他說他愛我是因為我肯用功，還有很多方面的愛，比如上次，他說愛我的眼眉和手，在我身上發覺了適合他的心底地方，說我用功，那不過是想勉勵我的意思，我也知道他的存心，這才是我真實的戀人，我當然希望不致辜負他一片愛護之心。

另 外 一 欄

▽ 兩位名小說家之遺作 △

程瞻廬先生為星社前輩，文名籍甚，近逝世吳門，文壇痛悼！今春蒙徐卓呆范菊高先生，以瞻廬先生近作付刊，其一已載二月號，茲再將『皇極神數的傳人』披露，愚與瞻廬先生雖絲樞一面，第景仰之私，與悼惜之意，不能自已！篇中所記，似涉迷信，然言之成理，有類哲學，不敢妄加刪削，以存其真。

孫玉聲先生，別署漱石生，晚年則稱退醒廬主。海上繁華夢，為其成名作。玉聲先生曾任新聞報總主筆，旋隱於商，間以餘力創笑林等小型報，所治說部，不下六七十種，當其任新新舞台經理，以免費長券貽各報記者，時譚鑫培出演，老友楊千里先生主民立報，每屬留佳座，鸚鵡參預，恆得與玉公傾談。此後復常晤於黃楚九先生座間，皆謂玉公矍鑠精神，期頤克享，不圖前年遽歸道山，今荷施濟羣先生以玉公遺著王小姐短篇小說見畀，斯誠碩果僅存之作，用與瞻廬先生之稿同載，顏曰「另外一欄」者，以其為遺作故也。

編者

皇·極·神·數·的·傳·人·

程瞻廬

中國人對於這個「數」字，含有神。「什麼叫做先知？便是一個數字，便可歷歷不爽，應驗如神。孔子降種種哲學的，神祕的，不可思議的因。可見「有數存焉，」古代的大聖大賢，也認為顛撲不破的事實。所以孔存焉！」普通社會中人，對於無可挽回的事，都會吁着一口氣，說什麼「大數難逃！」蘇州人的口頭話，有什麼「真正氣數！」「阿要氣數！」可以先知，不善也可以先知；善也見數字的魔力，的確可以涵蓋四海，九歸原，抱定這一句「至誠如神。」所謂至誠，便是心無雜念，如太空中囊括八方。中庸上說：「至誠之道，毫無雲翳，一輪明月，照徹人寰；那可以前知。」又說：「禍福將至，善惡所下的斷語，是禍是福，是善是惡，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

。即使遇了可傳的人，對於這部書研究得透澈的，那麼前途吉凶，當然可以洞若觀火，或趨或避，不難預定。倘然研究得不大澈底，那麼對於吉凶之間，依然半明半昧，有驗有不驗，便想趨避也是無效的。皇極精數的傳人是誰？僅據好事者的口頭傳說，並沒有簡編可考；筆者認為離奇可喜，才有下文的一篇記錄。

明朝崇禎年間，安徽某縣的鄉村裏面，有一位學者江起鳳先生。他是鄉間的首富，有田，有屋，有魚塘，有竹園，誰都說他是一位面團團的富家翁。家中延着帳席，僱着長工，用不着自己去，求田問舍。他在家一無所事，只是好讀奇書。他的天分很弱，早年已入了縣學，人人道他是一位飽學秀才。他見朝政日非，無意進取，只是搜羅奇書，供給他知識上的糧食。尤其性之所好的，是關於預測禍福的一類書籍，不惜費了重金，向四方搜求祕本。他為人是很慷慨的，遇人有困難，脫手千金，毫無吝色。惟有對於幾部收藏的陳舊書籍，卻視

為生命第二，休說不肯借給他人，便是有人到他家裏，希圖飽飽眼福，他也不肯有求必應。必定和他够得上交情，才許略一翻閱，又不准仔細研究。他雖然搜索奇書，但是稱為千古奇書的皇極神數，他只是耳聞其名，不會目見其書，便認為生平憾事。他在閉戶讀書的時候，除却二三知己，誰也不准私闖他的書房。這一天，正是炎夏時候，日長如小年，他在書房中看了一會書，覺得有些疲倦，便躺在藤榻上面，休息一下。這藤榻是七尺匡牀，襯着龍鬚細席，兩端都安設一個磁枕，任你睡在那一頭，都可倚着磁枕，涼坐頸額，在炎暑時非常受用。當他睡思朦朧，正要深入黑甜的當兒，忽聽得書案上悉索有聲，便把他驚醒了。睜眼看時，卻見兩頭耗子正在咬他的心愛書籍。這可不得了，書籍是他的第二生命，咬他的書籍便是毀滅他的生命。他道一聲鼠輩可惡，便捉起了方才枕着的磁枕，向着鼠子擲去。結果，嘩喇一聲，耗子逃避無踪，實做那鼠竄而去。惟有這個磁枕落在地上，早已碎得七零八落。江起鳳檢視書籍，幸而沒有破損；這打碎的磁枕希什麼罕，吩咐書僮打掃就算了。誰料一經打掃，便掃出了一樁奇事！書僮打掃碎片時，不禁喚一聲奇也！忙稟主人：「怎麼磁枕的裏層，寫着四個大字；正面可以寫字，磁枕的裏層，如何寫法呢？」江起鳳聽了不信，檢了一塊較大的碎片，果見裏層有四個大字道：「因鼠而碎。」可見枕的毀壞，也有定數。只是這四個大字，是誰寫的？并且字在裏層，又是用什麼法子寫的？只落得吐了吐舌頭，暗暗稱奇不置。忽一轉念，磁枕同樣的有兩個，頭邊的磁枕摔碎了，足邊的磁枕卻沒有摔，不如也摔碎了，看裏層可再有什麼字樣？當下提起那一邊的磁枕，也在地上摔破了，檢查碎片的裏層，也有四個大字，叫做「為枕而亡。」這又使江起鳳吐了吐舌頭，而且呆了半晌。真個也有定數的，假使第一次摔碎的是「為枕而亡」，第二次摔碎的是一「因鼠而碎」，那定數便有些不符，現在不先不後，

投鼠而碎的，叫做「因鼠而碎」。爲着這個磁枕的裏層有字，而殃及那個磁枕的，叫做「爲枕而亡」。倘非先知家，誰會弄這玄虛！江起鳳便想起一樁故事，而聯想到至誠如神的邵康節先生了！

江起鳳是無書不覽的，他見了今天的奇事，便想起宋人筆記中，也有和這事相類的記載：宋朝有一位官宦喚做唐碩夫，他到吉州去做縣令時，水道經過長沙，在碼頭小泊，忽見一個面目清朗的老人，背有幾隻小竹椅子登船兜賣。唐碩夫也略懂些相人之術，覺得此老非凡，彷彿仲夫子所見荷杖的文人，不是隱者，定是仙侶。更兼他所背的竹椅子，竹質白如象牙，和尋常竹器不同。他本不想買什麼竹器，爲着好奇心的衝動，便買了一隻小椅子，并動問老人的姓氏，向作何業，看來不像是負販中人。老人答稱王姓，幼習易理，最愛先儒邵康節的皇極神數，研究了數十年，卻是未得傳人，現在老了，爲着早年時會有些手藝工夫，所以製成幾張竹椅子，

借此謀食。唐碩夫見他是個有道之士，正要挽留他談談學問，卻不料岸上也有人要買王老的椅子，王老便即上岸而去，不及和他細談了。唐碩夫到任以後，每逢炎夏，在公暇時常常坐着竹椅子，在後園納涼，認爲輕便玲瓏，不愧是他的愛伴。卻不料一天納涼以後，忘卻把竹椅子收拾。到了半夜，馬棚裏跑出一頭不羈之馬，在園中亂跑一盞，花木都受了相當的損害，便是這隻心愛的竹椅子，也在鐵蹄之下踏壞了。說也奇怪，椅腳破裂了，竹的裏層，有着雕刻的字道：「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破，王押。」預定破裂的年月日，卻與那時的年月日，完全相符。并且所刻的字，還用銀珠塗抹，益發顯然可觀。唐碩夫老大奇怪，這囫圇的竹竿，沒有破裂時，如何可以在中間刻字？可見這王老研究的皇極神數，確有心得，惜乎失之交臂，沒有知道他的住址，自己又爲着職務所羈，不及到長沙去親自訪問。

這是唐碩夫認爲絕大的憾事。「宋人筆記上既有這般的記載，江起鳳認

爲和今天的事相類，這製造磁枕的磁工，一定也是皇極神數的傳人。唐碩夫爲一官所羈，不能去親訪竹工，本人並無官守，是一個自在之身，不會親自去訪問那個至誠如神的磁工麼？去去！一定要去！江起鳳便起了一個親訪奇人的決心。

他要出門是很容易的，把錢財出納的事，囑託了帳席，家庭瑣屑的事，囑託了子媳。又在帳簿上面檢查這磁枕的來歷，原來是他的帳席先生從南昌買來的。便把碎磁包裹了，定了日子，攜了書僮，不辭舟車勞頓，從他的家鄉動身，直赴南昌，途中自有相當的日子。到達以後，他隨帶書僮，攜了碎磁，徧走南昌城廂內外，要訪問這磁枕是那一家磁店的出品。南昌的磁舖子當然是很多的，訪了大半天，才有一家磁舖子，檢查了碎片，承認這磁枕是該店的出品。但是要知道是那一個磁工製造的，這磁舖子中人卻不能回答。只爲他們專管發行磁器，不管製造磁器的工人，要知底細，只有自往製造磁器的所在地，便是

景德鎮，按圖索驥，或者可以訪到這磁枕的製造者。

具有好奇性的江起鳳，他既到了南昌，當然不惜再往景德鎮一走。便帶着書僮，攜着碎磁下船，若不訪一個水落石出，他便虛此一行了。他既到了景德鎮，這地方是磁器工人的集合處，靠這製造磁器生涯的何止數千人？他要訪問一個水落石出，談何容易，且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好在他攜帶的盤費很是充足，況且又雇了長期的船舫，多住幾天有什麼妨礙，只要不虛此行便是了。他每天帶了書僮，攜了碎片，向着一處處燒磁人家去訪問，依然不能端倪。他可悶極了，但是立志不移，一天天的停留下去。有一天，恰值八月初三，他來景德鎮已有半個月了，趁着天高氣爽，仍帶着書僮，攜着碎片，繼續向製磁人家去訪問。舊小說中所云：「有意着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現在正應了這兩句話。他帶着書僮，訪問了半天，對於這個製磁工人，一些沒有線索可尋。他想：又是一天虛度了，

不如回船去度過一宵，明天再行訪問。於是斜陽光中，主僕二人急急匆匆地覓路回去，他準備一到舟中，在那日記簿上，寫一行「八月初三日訪問大半天，仍無下落。」誰料他不要這般書寫了，打從一條小巷中經過，他低着頭趕路，沒有左右顧盼，猛聽得有個婦人家口音，在那邊高喚道：「江起鳳先生這邊來，你可是來訪問皇極神數的麼？管教你滿意，請到裏邊來，老婦在此久候了。」

這便驚呆了江起鳳，他一路訪尋磁工，只打聽這磁枕是那個製造的，並沒有提起什麼皇極神數，也沒有向人通名道姓，如何會有人叫起他的姓名，說破他是訪問皇極神數而來的呢？趕快抬頭看時，卻是一個五十左右的老姑娘，立在一家人矮簷之下，身穿布服，髮髻上還挽着白頭繩，彷彿是個老寡婦模樣。江起鳳怎敢怠慢，暗想：「天下之大，無奇不有，精通皇極神數的原來是一個老姑娘，真個有眼不識泰山了。於是向着老姑娘深深一揖道：「小子此來，正是爲着皇極

神數，小子何幸，今日得見尊顏。」老姑娘道：「江先生，你休要掉文，老婦只是個尋常婦人，那裏有什麼先知後知。你跑得辛苦了，請到裏面飲一杯茶，小管家也可以一同進來，所攜帶的碎磁片，也不必取來作證，老婦是知道的，一個碎枕，發現「因鼠而碎」四個字，又一個磁枕發現「爲枕而亡」四個字。這幾句話，又使江起鳳聽了佩服得五體投地。這位老姑娘有了這驚人的術數，尙且自稱是個尋常婦人。古人云：「善易者不言易。」越是有學問的人，越是謙以自牧，這老姑娘可稱爲謙謙君子了。

主僕倆隨着老姑娘回到裏面，只是一個小小草堂，中間設着靈座，原來主人已作古人，紙窗竹屋，不染一塵，兩旁設着幾張竹椅子，揩抹得很是乾淨。老姑娘道：「老婦知道今天江先生一定到來，已烹着一壺香茗，江先生且請坐，待老婦去取茶來。」說罷，便往裏面而去。江起鳳怎敢失却這個求師訪道的機會，趕把竹椅子移在草堂中間，待到老姑娘攜茶款客

時，他便運喚着：「師傅，可憐弟子遠道而來，專爲着尋師訪道，快請上坐，待弟子竭誠參拜。」那老娘娘放下茶壺，忙忙的搖手道：「江先生，

弄錯了，我們鄉間人不會花言巧語，我確是一個尋常婦人，懂得甚麼事？

「江起鳳很恭敬的回答道：「師傅休得太謙，你倘不是先知家，怎會知道我是江起鳳？怎會知道我的來意是爲着皇極神數？怎會知道我包中的是磁片？磁片的裏層有這麼八個字的字樣？」老娘娘笑道：「江先生真個弄錯了，老身沒有絲毫本領，只因先夫在日，雖是一名磁工，卻懂得邵康節的皇極神數。先夫曾有遺囑，說江起鳳是皇極神數的傳人，在今年八月初三日下午他帶着小僮，攜着磁片，前來訪道。爲着磁片裏有這麼的八個字，他蓄心要訪問製造這磁枕的人，以便有人傳授他皇極神數。這磁枕確是先夫製造的，在那做坯子的時候，先行寫下這八個字，好教江先生自會前來尋訪。只可惜先夫在前年亡過，你不見中間設立的靈座麼？你要拜見師傅

，還不如向這靈座行禮，先夫知道你是他的徒弟，卻因限於壽數，不能親自傳授與你，才有今天這麼一回事。」

江起鳳整着衣冠，瞻禮這靈座上，的神位，知道這主人翁姓范名仙根，於是心悅誠服拜了四拜，返轉身來，又要拜見這位范師母。那時老娘娘謙遜了一下子，只受了半禮，重分賓主坐定。請江起鳳多用幾杯茶，自己起身入內，取出范仙根遺下的這部草本「皇極神數。」蠅頭細字，計分上下三卷，很鄭重的授給這位預定的傳人。江起鳳如得至寶，稱謝不置。只因夕陽西下，暮色蒼茫，書僮又催着快快回舟，便和老娘娘珍重言別，又向靈座連作了三個揖，方才出門而去。

已遂，安排開船回皖，但是江起鳳猛想起一樁事來：「此番承師長范仙根先生預定遺囑，傳授這部世間罕有的奇書，我卻沒有獻那贄見之禮，畢竟於心不安。看來范氏光景，也很平常，只有師母一人，主持門戶，也很清苦。此行雖沒有多帶銀兩，大概拮据，湊集了一百兩紋銀，又備着一副門生帖子，吩咐書僮攜帶着，捨舟登陸，仍到昨天遇見老娘娘的所在，以便補送贄金。說也希奇，相隔數十步，遙見昨天那位老娘娘依舊立在門前，向着他們連連招呼。待到相近，老娘娘道：「江先生，我知道你今天一定會得重來，特在這裏候你。是不是爲着接受奇書，特來補送贄金一百兩麼？」江起鳳連連點頭，心中卻稱奇不置。到了裏面，老娘娘早已安排茶點，款待嘉賓。江起鳳笑道：「誰說師母不是先知家？今日之事，你竟洞若觀火，料事如神，料想這部「皇極神數」，你早已研究一個大澈大悟。」老娘娘搖手道：「江先生！你又弄錯了

，今天的事，也是先夫定下的預言。他說：「江先生接受奇書以後，到了明晨，一定前來補送贖金一百兩，你不妨照數受下。」他又說：「你請江先生用了茶點以後，教他不要停留，只爲舟中有人訪問江先生，送還紋銀二百兩，那人已在舟中守候了。」江起鳳有些猶豫不信，老娘娘檢出他丈夫的遺囑二紙，投給江起鳳看，果然和老娘娘先後所說的話，不錯一字。江起鳳才知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精透了皇極神數，原來有這般本領。於是不敢逗遛，辭別了老娘娘，帶着小僮，自回原船去了。

范仙根的預言，怎有差池？主僕倆一到了舟中，果然有一位江西客人，坐在艙中守候。這客人和江起鳳的兒子，同在外面經商，曾向小江挪移紋銀二百兩，本待親自送還江府。後來接到小江來信，說他父親現住景德鎮，須有多日停留，該款就近交與他父親，較爲便利。因此訪問的確以後，特在這裏守候。只因江起鳳即日便要開船回皖，所以那客人不敢在艙中

多坐，匆匆便去。客去以後，江起鳳吩咐開船離埠，從江西回到安徽。水道行程，自有相當時日。江起鳳有了這部奇書，很不寂寞。終日研究，認爲舟中良伴。但是易理深邃，不是短時間便可明白。有時略得端倪，比及看了數行，卻又模糊了。江起鳳知道艙中不是精研數理的地方。櫓聲欸乃，人語喧嘩，每過一熱鬧鎮集，市聲如沸，尤其足以分他讀書的心。江起鳳研究心切，巴巴的盼着早還鄉里，以便息心靜氣，研究這部奇書。待到回家以後，也不及向子媳細問家事，他竟約法三章，要家人們一一遵守：第一，把平列的五間樓面，作爲他研究異書的所在地。第二，待他登樓以後，便把樓梯拆去，表示一種「破釜沉舟」的意思。若要下樓，非得精通了這部奇書不可。第三，所有應用東西，都安排在樓上，并在樓頭裝設滑輪，和繩索，每日三餐以及其他種種，都由繩索拽上拽下，不須僕人們登樓伺候。這三章定了以後，家人們不得不一一聽從。從此以後，江起鳳只

在樓上讀書，五間樓面，變做了無人的空谷。每天焚着爐香，息心靜氣的研究皇極神數的奧妙。好在家事有子媳們主持，江起鳳便一輩子在樓上，也沒有任何的妨礙。他足足在樓上研究了三年另二個月，家人們在無意之中，忽聽得江起鳳開着樓窗，呵呵大笑道：「好了，好了，一切都理會了。」家人們好生奇怪，這樓窗已三年不開了，今天開了樓窗，放聲大笑，定有重要的吩咐。於是大家都仰望着樓窗，忙問有何吩咐？江起鳳道：「好了，我以前是個愚人，現在大澈大悟，變做智人了。樓上生活已作結束，我仍要做樓下人了。快去傳喚匠工，把樓梯依舊裝設，我要下樓來也。」這一番吩咐以後，息影樓上的江起鳳，又和家人團聚在一處了。

江起鳳在壯年喪妻以後，不會再續鸞絃，有子有媳，且有孫輩。他愛讀書，他的兒子小江卻愛經商。只爲老江三年樓居，小江照料家事，以致不能出門營業。現在好了，老江既已下樓，小江便可離家出外，經營他的

賢選之術。小江出門以後，江起鳳每發議論，引起一般人的嗔怪，以為他三年獨居樓上，釀成了神經錯亂的病。

了。「這一段議論，人家聽了，誰都說是江瘋子又在那裏說瘋話。」

「你是個凡夫俗子，怎懂得其中的玄妙？老實向你說了吧，我在神數裏面預知我的兒子從江西經商回來，今天

。爲什麼呢？只爲他見了任何人，往往發出驚人的議論。有一名佃工好好在他家中工作。他忽的連連嘆息道：

一天，江起鳳閑居無事，負着手在隄岸上來來往往，嘴裏說着喃喃的

是我兒子落水的時候。假使待我滅頂以後，把我救起，我兒子非但保得生命，而且販來的貨物也不會損失。你

「可惜！可惜！你雖是勤奮做事，可惜枉拋氣力，到後來被你的不賢妻房

：「不好了！江瘋子投河了！」幸而垂楊之下，有一個漁翁在那裏撒網，

把我救了起來，那麼兒子的生命雖可保全，但是貨物要漂失了，這不是被

浪用淨盡，而且家醜外揚，直把你活活的氣死，這是三年以後的事。」佃

工聽了，怎肯相信？他又沒有娶過妻子，怎會浪用他的錢財？主人翁本是個書獃頭，現在樓居三載，益發成了

你誤了事麼？」又歎道：「這也是定數，無可挽回，怪你也是徒然。」說罷，

瘋人的模樣，所有胡言亂語，誰肯相信呢？江起鳳下樓以後，只爲喜向人

而把漁翁抱怨一場。他說：「你真個多事，誰要你相救！你便要救我，也

便由帳席先生給了他幾兩銀子道：「我們袁翁是瘋子，你得了些謝意，也就好了。」

家預斷禍福，人家便題了他一個江瘋子的渾名，他自以爲是智人，人家卻

須待我滅頂以後，才來援手，那麼你便有了功了。現在非但無功，你的誤事

說也奇怪，自經江起鳳在河隄跳水以後，竟把江瘋子的渾名洗掉了，

道：「我沒有得到皇極神數，所做的事，有些「盲人騎瞎馬」的模樣：那

不少。「漁翁聽了，老大失望道：「江先生，千錯萬錯，教人不錯，我救

大家尊他一聲江半仙。原來過了十餘天，他的兒子從江西回來，果然遭

時喚我江瘋子還配，現在讀透了皇極神數，未來的禍福吉凶，洞如觀火，

你性命，如何反說我多事？況且救人出水，愈早愈妙，如何要待到滅頂以

後，難道不怕淹死麼？教人是有功的，如何反說我誤事？」江起鳳歎道：

我是個智人，何嘗瘋呢？世人以智爲愚，以愚爲智，我不會瘋，他們卻瘋

後，難道不怕淹死麼？教人是有功的，如何反說我誤事？」江起鳳歎道：

覆舟之險，幸而被人家救起，可是價值數千金的貨物，一齊都漂失了。

我是個智人，何嘗瘋呢？世人以智爲愚，以愚爲智，我不會瘋，他們卻瘋

後，難道不怕淹死麼？教人是有功的，如何反說我誤事？」江起鳳歎道：

覆舟之險，幸而被人家救起，可是價值數千金的貨物，一齊都漂失了。

我是個智人，何嘗瘋呢？世人以智爲愚，以愚爲智，我不會瘋，他們卻瘋

後，難道不怕淹死麼？教人是有功的，如何反說我誤事？」江起鳳歎道：

覆舟之險，幸而被人家救起，可是價值數千金的貨物，一齊都漂失了。

這消息傳播以後，人人都稱奇不置。江起鳳並沒有說癡話，確是先知家的預言。人家道他是瘋子，人家先瘋了。於是瘋子之名，就此取消，而代以半仙之稱。知道他的預言是沒有不驗的了。其時，有個歷史上的人物，喚做宋獻策的，誰都知道是李闖手下的軍師宋矮子，和李闖王的部下牛金星齊名。他知道朱皇帝的社稷，不久要化為邱墟，自己心計雖工，卻沒有先知之術。聽說邵康節先生的皇極神數，尚在人間，參透這部書，未來的窮通得失，可以瞭如指掌。天子氣在那裏？真主在何方？可以按圖索驥，不會失之交臂，那麼自己不是攀龍附鳳的開國功臣麼？他存了這個大志，所以奔走江湖，借著謝石測字的藝術，在東南一帶的城鄉市鎮，設攤論字。名曰論字，實則要打聽這部皇極神數的傳人，畢竟是誰？一路打聽消息，竟無端倪可尋。後來到了皖省，便在某處城隍廟，張掛着「宋半仙測機論字」的布製廣告，這城隍廟，便是江半仙家鄉的城隍廟。人家見了這廣告

，往往說笑道：「這裏有了一個江半仙，又來了一個宋半仙，兩個半仙，不知可能湊成一個仙人麼？」宋獻策聽在耳朵裏，暗自忖量，這江半仙是誰？稱到半仙，一定也有些江景上的藝術，倒要細細的訪問一個確實，或者這人便是皇極神數的傳人，也未可知。

其實呢？不須宋獻策上門訪問，江半仙自會到來，和宋半仙相見。江半仙早知道四海生靈，有一場破天荒的浩劫。早知道魔王出世，一個姓李，一個姓張。早知道大明二百多年的錦繡江山，撞翻在姓李的暴力之下。早知道助紂為虐的一個是姓牛，一個是姓宋。江半仙仔細推詳，姓宋的還是不該死在這浩劫之內，可以設法勸他，到那時臨崖勒馬，及早回頭，免得在九宮山中，和失敗的李闖同歸於盡。其時，宋獻策正張着布製廣告，替人家測機論字。城隍廟裏也有三三五五的人，立在攤前，看他怎樣的拆字。忽的來了一個神色倉皇的老婦人，為着失去了金戒指，特地在他攤上拈取一個字捲，問他是否可以物歸故主？宋獻策打開字捲，卻是一個「銜」字。便道：「你失去的是金器，而所拈的字捲是個「銜」字，行字拆開，欲行不得，可見你的金器尚沒有行動。行字中間含一金字，可見你的失物，遺忘在金屬器具之中。你回去後，在錫罐內銅爐內鐵匣內找找便是了。」

老婦人付了三文錢，正待回身。卻見有一位老先生笑吟吟的說道：「老姑娘，我看這個「銜」字，分明你的金器，包含在五行俱全的東西，你回去可向湯罐裏搜尋。湯罐是五行俱全的。罐是金屬，蓋是木製的，其中盛的是水，灶下燒的是火，灶又是屬於土的，不在湯罐內，在那裏？」這幾句話，不但宋獻策聽了吃驚，便是旁觀的人，聽他說得鑿鑿有據，都道：「老先生言之有理。」就中有認識江起鳳的便道：「你是江半仙江起鳳先生啊！你的判斷，那有差池？」又有好事的問那老婦人道：「你的家住得遠麼？」老婦人道：「便在對門。」那人道：「你快回去向湯罐裏搜尋，無論

搜着與否，趕到這裏來報信。「老婦人諸諸連聲，急匆匆的走了。其時。城隍廟裏旁觀的人，都不肯走開，大家靜默着，專待老婦人前來報信。畢竟江半仙的判斷有靈，還是宋半仙的測字有效？宋獻策並不嫉妬，向江起鳳說了幾句仰慕的套語，也是靜默着，聽那老婦人檢查以後的下落。無多時刻，老婦人托着一隻水漬未乾的金戒指，是在湯罐裏舀水的時候，不知不覺的滑落在水裏，一經說破，俯拾即是，宋半仙說的是在金屬器具中，果然有幾分把握，江半仙說的是在湯罐裏面，那麼真叫做「毫髮不爽」了。

江起鳳回家以後，約莫半個時辰，書僮來啓稟：「門前有一個姓宋的前來拜謁。」江起鳳知道宋獻策來了，並不拒客，歡然相接。宋獻策一到裏面，便高喚着「師傅在上，容弟子宋獻策拜見。」說罷，撲的跪了下去。江起鳳怎肯做他的師傅，趕緊回禮不迭。坐定以後，宋獻策很恭敬的說道：「小子浪跡江湖，專爲皇極神

數而來，恰才在廟裏恭聽師傅判這「銜」字，可謂洞燭幾先，毫髮不爽。宋某已疑惑着皇極神數的傳人，便是師傅。後來在附近一帶探聽消息，才知道師傅從景德鎮得到奇書，樓居三載，研究得大澈大悟，不愧陸地神仙。師傅，可憐弟子不辭跋涉，遠道而來，也和師傅在景德鎮尋師訪道，一般意思。師傅既做了范仙根先生私淑弟子，難道拒絕宋某做師傅的親炙弟子麼？師傅不須回禮，坐受弟子四拜，領取弟子千里從師的誠意。」說時，又要離座下跪。慌得江起鳳連連按住道：「宋先生不須如此，且聽江某竭誠相告。江某確在景德鎮遵着先師范仙根先生的遺囑，接受這部皇極神數，做他沒有見面的弟子。但是你要知道皇極神數的傳人，數有前定。范先生不能親手授給江某，爲着時機未到的緣故。現在據江某的預測，要做江某弟子的，其人還沒有滿十齡年紀。待到他接受這部奇書，須在五十年後，那時江某久已不在人世了。」話沒說完，江起鳳的一個七齡幼孫，恰從

外面進來，向他祖父索取糖果。江起鳳取一些糖果給了幼孫，便指給宋獻策看道：「將來遵我遺囑，把皇極神數傳授與人的，便是他的妻子，還有五十年的光陰，遠咧！遠咧！我既不是足下的師傅，足下也不是我的弟子，事有前定，違反不得，務請足下打消這層意思，自覓前程才是。」宋獻策聽了這斬釘截鐵的話，異常懊喪，既然事有前定，違反不得，料想向江起鳳百般懇求，也是沒用。但在臨別之時，懇請江起鳳念着他的一片誠意，指示他未來的方針。江起鳳皺了皺眉頭道：「足下確是歷史上的人物，不過「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這是要請足下萬分注意的。」又歎了一口氣道：「浩劫，浩劫，這是無可挽回的。江某念足下遠道而來，有心訪道，足下雖不是皇極神數的傳人，但欲脫離浩劫，江某卻有幾句忠言，掏誠相告。」宋獻策肅然起立，傾耳靜聽。江起鳳道：「足下此去，不患無飛黃騰達之日，但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急流勇退，莫誤時機。此

後甲申年四月朔日，足下策馬馳過蘆溝橋的時候，江某當遣人送信與足下，代足下籌一萬全之策，這便是報酬足下遠來訪道的盛意。」宋獻策謹記在心，便即告辭，江起鳳也不挽留，目送他出門而去。

宋獻策去後，江半仙的聲名，益發噴噴人口，上門詢問休咎的，幾乎戶限都破。江起鳳也不敢盡洩神數之秘，有緣的指導數語，無緣的只有守口如瓶。江起鳳素來慎交，往來的只有一二知己，就中有一個喚做周啓賢的，和他踪跡最密。周啓賢平素研究易理，也是久慕這部「皇極神數」的奇妙。要在好友那邊，請求教益。江起鳳道：「論到交誼上，車馬輕裘，不妨與朋友共。惟有這部秘書，誰是傳人，數有前定，請君原諒，卻不能與朋友共了。」周啓賢道：「我也自知不是皇極神數的傳人，我也不敢要

求老兄盡發神數中不傳之秘；但是有了這廣大神通，何妨把一鱗一爪，啓迪愚蒙，也不枉稱爲數十年的好友。」江起鳳經他糾纏，免不得把預測定數的方法，向他破露一二。「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江起鳳的友好中間，惟有周起賢對於預言方法，略知一二。這一夜，正值仲秋時節，將近中秋，月光分外皎潔。周起賢約着江起鳳到郊外散步，彼此看看星象，咨嗟太息，都說：「不出十年，京師狐兔遊矣！」他們掉着書袋，憂心未

來的世局。郊野無人，誰知道他們說的什麼？行行重行行，到了一條小徑旁邊，見有一塊黃石礙足。周啓賢向黃石看了一下，他要賣弄自己的精明易理，又在江起鳳那邊得了神數中的一知半解。便忍俊不禁的說道：「這塊黃石，注定今宵要到城中去過宿。」江起鳳笑道：「足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這塊黃石果然要到城中去過夜，但足下可知過了一夜，明日清晨依舊會得回到原地。」說罷，彼此撫掌，又到別處去遊行了。

其時，樹林之中，恰有一個閑人，在那裏賞月，聽得江周兩人的談話，暗暗稱爲異事。他不認識周啓賢，卻認識江半仙。知道定是江半仙的朋友

，「近朱者赤，」多少總有幾分仙氣。一個說：「石頭會得進城過夜。」一個說：「石頭進城過夜以後，到了明晨，自會出城，復歸原處。」這不

是破天荒的奇談麼？一塊頑石，又沒有生脚，怎會進城出城，自由往返。假如他人這般說，這是打趣的話，無庸注意。江半仙的話是應驗如神的。他說兒子落水，果然落水。他說佃工受那妻子的累，活活氣死。三年以後，果然不出他的預料。今宵的事倒要默察其異。好在自己是個閑人，便坐守到深更半夜，也沒妨礙。他打定了這個主意，靜坐樹下，瞬都不瞬的看這塊黃石如何拔脚趕路。不多一回，忽有一個挑菜的苦力，打從黃石旁邊經過，自言自語道：「好了！好了！有了這塊黃石壓擔，免得一頭輕一頭重了。」說罷，便掇取黃石，壓那輕的一頭，匆匆的向着進城的道路而去。他見這情狀，不禁吐舌，暗思一塊頑石的移動，其中也「有數存焉，」江半仙的預言，真是無微不至了。但是驗了一半，還有一半待驗，好在自

已是個閑人，今天回去，牢牢的記着，明日起個清早，看這塊頑石怎樣出城。他到了明天，天未明，便起身，仍在樹下靜候，見這塊黃石還沒有回來。隔了片刻，昨夜那個賣菜傭又把石頭壓擔，挑到原處，仍把石頭放下。他問賣菜傭：「這算什麼？」賣菜傭道：「昨天進城過夜，爲着擔分輕重，把來壓擔。今天出城，又爲着擔分輕重，仍用這石壓擔。到了這裏，我要向鄉農家販菜，兩頭可以平均，不用石頭壓擔了，所以把來拋在原處。」

江起鳳預言的靈驗，不可以一二計數。他所不願收爲徒弟的宋獻策，已做了李闖的狗頭軍師，攀龍附鳳，大有不可一世的氣概。李闖兵犯京師，宋獻策當然隨侍左右。在那烽火連天的時候，明思宗殉國於煤山，周皇后自盡於宮禁，這些都有正史紀錄，不須筆者贅述。單說宋獻策有了江起鳳先入之言，教他擇主而事，他對於李闖能否成爲真主的問題，畢竟懷着疑義。後來見李闖的軍馬，攻無不克

，戰無不利，他雖殘暴成性，但至少也可做那朱溫劉智遠一流人物，黃袍加身，是穩穩無疑的了。其時，已把江起鳳忠告之言，拋在九霄雲外。李闖的大軍浩浩蕩蕩的殺進承天門，李闖騎着駿馬，揚揚得意，拈弓搭箭，向着門額上的「天」字，彎弓欲發。口中喃喃念着：「咱若有九五之分，一箭便射中這個「天」字。」弓絃響處，一箭飛上門額，偏偏射在「天」字之下。李闖失色，李闖的部下也都失色，惟有宋獻策面不改色，向着李闖獻媚道：「大王射中天字之下，正是撫有天下之兆。」李闖聽了大喜，着實把他獎勵了幾句。其實，宋獻策說的，卻是違心之論。他見李闖射不中天字，又回想到江半仙之言，未可忽視，大約李闖決不是真命帝主。所以衆人變色，宋獻策有了先入之言，態度如舊，把花言巧語，使李闖反憂爲喜。比及李闖坐了龍庭，南面稱帝，他手下的文武諸臣都以開國功臣自待，直指望帶礪河山，析土分爵。惟有宋獻策揣揣於心，只盼望江起鳳有

信到來，指示他的覺路。明朝氣運告畢，是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江起鳳的約言，是甲申年四月初一日，相距只有十餘天。宋獻策騎了黃驃馬，馳往蘆溝橋，踐那江起鳳的預約。才到橋面，早有一個僕役在旁邊叫喚道：「宋先生請往馬，我們江先生有一封要信在此，特地不遠千里，賚送前來。」宋獻策扣住了馬，不覺驚喜交集。忙問那僕役：「你怎麼知道我便是宋某？」僕役道：「宋先生曾經到過敝處，怎不認識？況且敝主人料事如神，他吩咐小的依着預定的時刻，守候那騎黃馬的宋先生到來，怎會有誤？」宋獻策歎道：「江先生真神仙也。」趕把來信在馬上拆視，說也奇怪，不遠千里，着那捎書人捎來的書信，其中只有一個字，是什麼字？是個「走」字。宋獻策連連點頭，便從旁邊摸出一隻十兩重的金錠，賞與那僕役道：「這是酬勞你的，你去回覆貴主人，承他指示迷途，宋某決計遵命便是了。」僕役接取金錠在手，不謝宋獻策，反而隨聲附和道一句：「江

先生真神仙也。」宋獻策怔了一怔，便問：「你怎麼也是這般說？」僕役道：「不瞞宋先生說，敝主人遣發小的時，所給的川資，不够千里往返之用。小的請他增加，他說：「不必，你回來的盤費，自有宋先生給你一顆十兩重的金錠，只嫌有餘，莫憂不足。」現在宋先生果然給小的一顆金錠，便不知不覺的道了一句：「江先生真神仙也。」宋獻策連連嗟歎，策馬加鞭而去；那僕役也自回安徽去覆命。

：「宋獻策會一度匿跡於崑山附近的甫里鎮，相傳甫里某廟中的神籤，煞是靈驗，這籤訣便出於宋獻策的手筆。」甫里鎮一名用直鎮。

明朝淪亡以後，江起鳳不久便即

下世。小江不喜讀書，尤不喜談術數，以為人生在世，專記已往的窮通得失，尚且不勝其煩；再要顧及未來的窮通得失，不是太麻煩了麼？既是定數難逃，便知曉了未來禍福，也是枉然。所以江起鳳視為秘寶的皇極神數，小江只把來束諸高閣，自己既不要寓目，也禁止他兒子私看，只珍重着江起鳳的遺囑，留待預定的傳人，前來領取這一部奇書。時光似離弦的箭，一直向前，不肯回頭。順治入關後，接着康熙在位，有六十年的悠久，四海反例，漸次削平，一長江後浪催前浪，塵世新人換舊人，一江起鳳的遺囑，留待預定的傳人，這部皇極神數，亦不再喧傳衆口，那麼筆者所記的「皇極神數的傳人」，就此便可告一段落了麼？然而不然！然而不然！

其時，正值康熙時代，四海平安，歲時豐穰。田舍翁只多收幾石米，管什麼朝市變易，世運滄桑？有一處村莊恰值新穀登場，又是天氣清明，四無雲翳，正是曬穀的好機會。冷不防有一個中年男子，操着浙江口音，向那看守的佃工說道：「快把場上的穀，一齊收起，天快要下雨了，而且雨勢很大，管教平地水深三尺。一個工聽了詫異，好好的秋高氣爽，怎會下雨？但是今天主母吩咐他的，說：「門前如有客邊人經過，說什麼希奇的話，千定把他留住了，到裏面來稟報。」現在這個人可謂突如其來，天晴叫人家快收新穀，畢竟是何道理？因有主母預囑，不敢開罪過客。忙答道：「先生請暫停片刻，是否要收場上的穀，且待稟報主母以後，再作道理。」那中年男子，也是一個好事者，真個暫停在門前，專候那佃工入內稟報以後，聽取下落。無多時刻，佃工受了主母的吩咐，向那男子答覆道：「呂先生，請你無須擔憂，今天確有大雨，確是平地水深三尺，但是這

四月初日以後，宋獻策踪跡杳然，其時正是吳三桂乞援於滿清，一衝冠一怒為紅顏，一借著外兵，來討叛逆。到了五月，清兵入關，勢如破竹，打破了李闖的九五夢，槐國衣冠，歸於烟消火滅。李闖死於九宮山，其手下的文臣武將，大都死於非命。惟有一「鴻飛冥冥」的宋獻策，在李闖失敗以前已走了，果然不在這浩劫以內，實出於江起鳳寄信之力。有人說：「宋獻策變了姓名，依舊浪跡江湖，在九流三教中討尋生活。」又有人說

！

！

一場大雨，不降在這裏，而降在貴處石門縣，這是主母教我答覆的話。」那男子聽了，不覺驚異，忙問道：「你主母怎麼知道我姓呂，怎麼知道我是石門縣人？」佃工道：「這些，我可不知曉。」男子又問：「你主母貴姓？」佃工道：「姓江。」又問：「昔年得到皇極神數的江半仙，和你主母可是本家？」佃工道：「主母便是江半仙的孫媳，江半仙去世已有三十多年，他的兒子媳婦，也在前年亡過了。現在只有他的孫子，在外經商，這便是我的主人。主人出門以後，主持門戶的，只有這位主母。」男子大喜道：「我此次來到安徽，便爲着訪問江半仙的後裔，你去稟告女主人，說，石門呂留良專誠拜謁。」佃工道：「呂先生，不須稟告，我便奉着主母之命，請你入內，有話面告。」這便喜煞了石門呂留良，他也是研究術數的人，對於未來禍福，往往十中六七。他在童子時代，便聽得江半仙精於皇極神數，只是無緣相見。後來經着兵亂，擾擾數十年，才得平復，已不

是大明崇禎帝臨御天下，而是大清康熙帝撫有四方。他打聽得江半仙久已不在人世，惟有這部皇極神數，仍在鄉農在場上曬穀，便觸動了他的術數之癖，推算今天的水深三尺的大雨。究竟降在什麼地方，卻沒有推算得出。現聞江家女主人知道這場雨是降在浙江石門縣，而且預知他是石門呂某，可見江半仙雖死，皇極神數已有傳人，也不枉這番跋涉山川，果然慰了他的心願。他便整一整衣襟，很恭敬的隨着佃工，去面見江姓的主母。

口稱師傅不絕。慌得江姓主婦，還禮不迭。拜罷起身，分賓坐定。江姓主婦連忙申說原由，自己沒有過人之處，只是鄉村中尋常婦人。只爲上代太公江半仙，預有遺囑，說道他研究的皇極神數，須在數十年後，方有傳人。他寫了一張遺囑：「康熙某年某月某日，有石門呂留良號晚村者，從門外經過，自稱預知本日有大雨三尺，此即皇極神數之傳人。可以「今日三尺雨，不在此間在石門」答覆之。彼若請見，不妨接見，而以皇極神數付之。」這遺囑及皇極神數秘藏了數十年，今天才是遺囑指定的一天，特地遣着佃工，在場上曬穀。果然不出太公所料，一一都和遺囑相符。這部皇極神數，吾們沒有用處，請呂先生自己去研究吧。」於是取出秘藏的奇書，鄭重交付與呂留良，呂氏歡喜滿懷而去，不消說得。

呂晚村得了奇書，當然有一番的研究，但是他自恃聰明，不肯如江起鳳這般登樓撒梯，埋頭勤讀這部皇極神數。他只是學得些皮毛，並沒有大

澈大借。他對在未來的事，無論如何推算，總有些若明若昧。他是個反對清室的人，文字之間，未免多所諷刺。但他預料自己在世的日子，決不會遭受文字之禍。所以他的著作裏面，並未因忌諱而有所刪改。至於他的身後，是禍是福，他竟推詳不出，遠不及

以後，他的子孫便遵着他的遺囑而行。主穴的墓碑上，雖刊着呂留良的名諱，其實他的遺骸，只埋葬在旁穴之中。

，也在籍沒之中。雍正皇帝深恨先知家言，把這部不可思議的奇書，付之一炬，從此皇極神數，已成灰燼，茫茫神州，已無傳本，既無傳本，那有傳人。所以皇極神數的傳人，傳到了呂晚村，這是最後的一人，從此便成爲烟消火滅了。

江半仙對在身後數十年的事，如同目覩一般。他又旁通堪輿家言，他以爲自己身後，如須太平無事，須得物色一塊牛眠吉地，作爲本人的墳墓，那麼身死以後，便可無災無晦了。他物色了多年，果然被他物色了一方吉地，測定了主穴與方向，鬱鬱佳城，很是滿意，但他又一推算，覺得自己身後，多少總有些不妙，得了吉地，也未必可以趨吉避凶。自己的遺體，如果葬在主穴內，依然禍福難定。在他多次考慮之下，竟想出了一個拾正就偏的方法。原來他預定的壽壙，是他夫婦居中，旁穴是爲姬妾而設。現在用個疑兵之計，秘密誥誡子孫，說他身死以後，不要葬在主穴，而葬在旁穴，和他的姬妾易位而葬，大概便可

呂晚村下世以後，果然太平無事，他的兒子呂葆中，又考中了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科的榜眼及第。呂晚村是立志不仕清室的，他的兒子雖然違反了先人的宗旨，但是清朝到了康熙年間，國基也如磐石一般的堅固，三年大比，籠絡人才，科舉以外，還有博學鴻詞等特科，一般文人，早已死心塌地的歌功頌德了。呂葆中便是其中的一個。石門呂姓，便成了浙省的閥閱人家，只指望累代簪纓，科甲不絕。誰曉得到了雍正年間，鬧出什麼會靜的文字獄，因會靜而牽及死已多年的呂留良，於是檢查呂晚村的遺著，一吹毛求疵，一檢出許多不滿清室的言論，認爲大逆不道，犯着千刀萬剮之罪。呂晚村身死在先，已逃顯戮，但是苦了他的家屬，不分長幼，悉皆處斬，家財完全籍沒，這部皇極神數

雍正年間的會靜文字獄，具載在「東華錄」，不須筆者贅述。呂晚村的遺骸，會奉到「副棺戮屍」的上諭。那時雷厲風行，沒法可以挽救。浙江巡撫奉到了嚴諭，怎敢怠慢？便札令石門縣知縣，火速到呂留良墳上，副棺戮屍，不得有誤，致干未便。那石門縣知縣，恰是呂晚村的門生，平日對於晚村的學說，異常的心悅誠服，今天奉到了嚴札，真叫做進退兩難。待要不從憲札，小小知縣，怎受得起這抗違命令的罪名。待要遵奉憲札，把老師副棺戮屍，於心何忍？他率了縣役，趕到呂姓墳上，認清了誰是主穴。爲着報答老師，想出一個拾正就偏的方法，不副主穴，而副旁穴，不戮主穴的屍，而戮旁穴的屍，既不違

反了憲札，又不傷害老師的遺體，不是一舉兩得了麼？待到旁穴剛開，呂氏遺體，還沒有腐化，鬚眉依照，面目可辨，這便逃不掉戮屍之慘了。假如呂氏葬在主穴以內，倒可以免這碎屍慘禍，這塊坟地，確是吉地。可惜得了吉地，心又猶豫，捨正就偏，鑄成大錯，這是研究皇極神數不會澈底的弊病，也是定數難逃的鐵證。

短篇一寫一王一小一姐一

孫玉聲

「阿鳳，今天真好冷呵！西北風呼呼的響，吹得人毫毛都一根根豎了起來。你方纔到什麼地方去了，不在房裏，直至此刻纔來，難道不曉得我今天要早些起身。白少奶奶的姑爺，因爲票房彩排在北京路北平同鄉會登台，演連環套，請我前去看戲，我要送花籃去捧場麼。」一個摩登女郎王小姐睡在床這樣的說。

「是的，今天真個好冷。早晨下了一陣雪珠，接着又飛了一點多鐘的雪，把屋面蒸得一齊白了。屋簷上流下來的雪水，結住了冰，足有一尺來長，透明得像水晶般的真是好頑。我因時候還早，故沒催你起來；又因廚房外的自來水龍頭，也冰住了，沒有水用，粗做老姆姆叫我相幫，用火來烘烘開他，所以去了許久，沒在房內。」

阿鳳說：「火爐早已生了，房間裏纔得這樣的暖，比外頭要差一兩個月天氣，若要再暖一些，除非生電氣火爐了。」

王小姐答：「那便快些再生電氣火爐，不然，簡直凍得我起不來身，怎樣受得住他。」

阿鳳聽了，忙去取了一個電氣火爐，放在床前，用一張外國杌子架起，把電線插進牆上的撲碌裏去，開了

火爐上的電門，立刻旺起來了。王小姐始把被頭掀開，坐起半個身子，穿上一件花呢睡衣，在被窩裏頭取暖，叫阿鳳去取面湯水來，預備下床洗臉。

阿鳳出房去，取了一銅壺開水進內，把手巾，香肥皂，牙刷，牙膠，刮舌等物，一齊端整好了。說今天實是天冷，小姐請快些起身，面湯水恐怕很容易冷。王小姐說我知道的，你去替我取一支香煙來，我此刻剛有一些暖意，吸完了煙，下床不遲。

阿鳳取了一支茄力克香煙，送至王小姐唇邊，點上個火，王小姐一口一口的呼着。問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外間的雪，還下不下？阿鳳說：「時光已一點鐘了，雪花時下時停，但東北風很大，看來決不會晴。更防還有一場大雪，非下不可。」王小姐搖頭

說：「今天白姑爺揀了這樣日子登台，真好難受，連我捧場的人，也覺得怕極了。停會戲場裏頭，一定冷得要命。」言時伸手拋棄煙灰，指尖感到一種奇冷，連呼取我的熱水袋來。阿鳳急取過熱水袋，向銅壺內倒了一袋熱水，投給王小姐。王小姐雙手捧着，仍一口口吸她的煙。

一支茄力克已吸完了，王小姐始揭開被頭，穿上一條湖色印度綢褲子下床，開始她的洗臉工作。阿鳳將銅壺內熱水，傾入洋磁面盆內去。王小姐撇下熱水袋，將手指向面盆一浸，頓即縮了起來：「這樣熱氣全無的水，怎能洗得來臉，快些去換一盆來。」

阿鳳說：「水是本來沸沸燙的，因為就攔得時候久了，又沖掉了一隻熱水袋，水少了更容易冷。這盆水待我傾掉，煤爐上有現成熱水馬上再去取來。」說着，提了銅壺向外，王小姐端一張外國椅子，放在電氣火爐和牆上火爐的中間，坐下取暖。

阿鳳又取到熱水來了，先向漱口杯內一沖，熱騰騰的如剛沸一般：「

小姐，這回水可不嫌冷了，快快先來漱口。」王小姐懶洋洋立起身來，走到面湯檯邊，先拿起牙刷來，擠了些牙膠擦抹，足擦了三分鐘的牙齒，又舉起銀刮舌來，刮了兩分鐘的舌兒，始把漱口杯攜近嘴唇，吸了一些漱口，那水已經不覺燙了。幸虧面盆裏尙沒有倒，阿鳳等王小姐漱好了口，然後傾入盆去，故而尙沒有冷。王小姐先把香肥皂擦了三分鐘的面孔，纔用手巾洗臉洗耳，水又熱度早已過了。頭骨尙沒有擦，叫阿鳳再去取水。阿鳳說：「銅壺裏頭還有。」遂把第二盆水倒去，再傾第三盆水，王小姐又擦了三三分多鐘頸骨，三分多鐘的雙臂。

洗一個臉，換了三盆臉水，費了一刻多鐘工夫，方纔畢事。更把慈丹牌指甲油，向指甲上逐一細抹，又費了兩分多鐘。阿鳳收拾過洗臉傢具，問王小姐點心怎樣。白木耳從隔夜燉起，早燉好了，可要取來。王小姐搖搖頭說：「今天起得早了一些，心裏頭此刻有些作泛，甜東西吃不下去。可叫包車夫阿二，到五芳齋去買四個湯

團來罷。」阿鳳說：「今兒天氣太冷，買來恐不熱了。」王小姐橫了一個白眼，說冷了可以在鍋子裏頭溫的，叫阿二快些去買。阿鳳遂傳言出去，阿二馬上遵命去買，偏偏湯團是要做起來的，等了三分多鐘，路上一往一來，費了二十分鐘，及至買到家中，果然已經冷了。叫飯司務在鍋上溫暖，又是五分多鐘，這樣的吃一頓點心，又耗去了半個鐘點。

王小姐吃好點心，又吸了一支香煙，向枕頭邊拿白金手表一看，已經三點鐘了。疑心這隻表已經停過，恐是隔夜鐘點，放在耳畔一聽，分明浙浙的在那裏走着，再把秒針一看，一秒一秒的絕沒有停。遂把袖繫在腕上，喚阿鳳快取鐵鉗燙髮。阿鳳取鐵鉗向煤爐內燒紅，另取張紙，鉗了兩鉗，使他略過火性。然後動手開燙。從前額燙至後腦，足費了半個點鐘。王小姐取鏡子前後一照，嫌前面的鬚得沒樣，後面的更是亂七八糟，大罵阿鳳飯桶，怎麼這件事我教了幾次，你總是弄不來他，必須我自己動手。阿

鳳那敢回口，祇得一次次的燒紅了鉗子，遞與王小姐自己去燙，足足又是半點多鐘，照了幾照鏡子，恨恨的道：「頭髮必須要到剃頭店內電燙，纔能够蓬鬆的蓬鬆得有緻，蜷曲的蜷曲得好看。今天可惜下雪，時候又來不及了，祇好這樣將就一下，但是走出去被人看見，像甚麼兒？這一頭斷命頭髮，真令人討氣得很。」

王小姐正在着惱，他的娘王少太太，因知道今天女兒要去看戲送花籃給白少奶奶的姑爺捧場，此刻四點鐘多了，怎麼尙沒有去，故此進房催她。且因雪花下得大了，包車去路上不便，又是耽誤時光，要替她叫輛汽車，并令阿鳳同去。一進房見她怒容滿面，問她爲了什麼事情生氣。

王小姐指着頭髮說道：「全爲着這幾根撈什子，不到剃頭店裏電燙，再也燙不好他。」王少太太看了一看說：「阿囡，你隨意些罷，本來女子剪了頭髮，因要節省梳頭工夫，如今出外去定要燙髮，反比梳頭更是搭工夫了。而且到剃頭店去燙一次頭髮，

最少須要兩三塊錢，好闊的十塊八塊

也有，真是何苦！你自己也很燙得不錯，時光已四點鐘過了，怎麼還沒有出外，雖然聽白少奶奶說他姑爺登台要五點鐘，但是你可趕緊些去爲是。」

王小姐怪少太太說她，答稱：「媽是過去時代的人了，不曉得現代女子，頭髮燙得不好，出去要惹人笑的，故此甯願多花些錢，並不是白丟的。不過今天果真來不及電燙，祇好明天再去。此刻你催我出去，我馬上端整起來就走是了。」阿鳳說外間現在下雪，包車不能坐，最好打電話到祥生去喚輛汽車，叫他就來。王少太太點頭說好，便出房打電話去了。

王小姐叫阿鳳再倒面湯水來撲粉，第一次用的是白玉霜，傅上一些胭脂，嫌比白的白得太呆，紅的紅得太火，擦掉了重新再撲。第二次用外國來的三花白，薄薄的勻上一層脂暈，纔覺得好看了。取過最時新外洋製的畫眉器具，畫了兩條眉毛，又在嘴唇上點了胭脂，更在頸骨及兩手臂撲好了粉，足足又是半個鐘頭，汽車已來

了許久，在門外候着。

如今要換襪換鞋子了，不消說襪是長統絲襪，鞋子是高跟皮鞋。但第一雙襪是淡豆沙色的，穿了看有些鄉氣，重換了一雙蔭白色的，又覺太素淨了。直至第三雙肉色的，始覺稱心。高跟皮鞋因爲俱是新的，第一雙嫌高得樣式不好，第二雙嫌不很伏脚，第三雙穿好後走上幾步，方始合意。然汽車又等了一刻多鐘。

末了兒更換衣服把穿着的那件花呢睡衣脫下，想要穿淡雪妃外國緞旗袍，又想穿銀灰色毛葛旗袍，更想穿新製的最時式那件新禮服。叫阿鳳一齊在衣櫥內拿了出來，放在床上揀選，胸中却沒了主意。這時少太太又進房來催了，說時光已五點鐘將近，你究竟想去或不去，汽車在門外等了許久，等一刻是要一刻錢的。

王小姐看娘又來了，含笑說：「媽，你來得正好，我已端整完就要走了，祇消穿件衣裳。你瞧三件裏那一件好？」少太太看了一眼，答道：「今兒天公下雪，外面總要罩大衣的，

你這件大衣很長，裏面愛穿那件，便穿那件好了，何必這樣三心兩意。」

王小姐始決定穿銀灰色旗袍，叫阿鳳替她披上。忽然又催着脫下來道：

「我裏邊的絨馬甲，還沒有脫掉咧。」

少太太說：「今天外邊太冷，馬甲不要脫罷。」

王小姐決定不依，說：「裏頭現穿着羊毛衫，不會冷的，若是再穿馬甲，身體腫得真是難看。」

遂即不由分說，把馬甲脫了下來，然後將旗袍穿上。這樣的一脫一穿，打了兩個噴嚏，少太太疼惜女兒，說她受了寒了。王小姐却答稱沒甚要緊，急忙到火爐邊烘了烘手，叫阿鳳取過海虎領的大衣一披，順手取了個熱水袋，向少太太說：「我去去就來。」

與阿鳳一同向外。

出房門一陣惡東北風，夾着許多雪花，飛飛的迎面撲來，在兩個火爐旁邊出來的人，此刻好如落入冰缸裏去，祇凍得身軀頓時抖戰。但王小姐不承認貼身穿得衣單，祇怪風雪太大，沒奈何和阿鳳奔出大門，高跟鞋蹙了幾蹙，幸虧尚沒有跌，不過絲襪

上濺了幾點泥水，祇好且自由他。

汽車夫見王小姐出門來了，忙將車門一開，王小姐和阿鳳鑽進門去，急令隨手閉上，始覺和暖了些。因為天已黑了，分付汽車夫快開到北京路去，估量時間恰好。偏偏五點鐘是散寫字間的當兒，馬路轉灣角上，一處處開着紅燈，汽車不能過去，須候開了綠燈纔走。王小姐看手表上已五點鐘過了，這一下始發起急來，但是沒有法想。好容易已經到了，王小姐即和阿鳳下車，小汽車夫拎着兩對花籃，跟隨往內。王小姐向裏邊一望，場子內上上下下擠滿了人，戲台上演的是全本回荊州，估量連環套已唱過了。招待員見有人進來，想要安排兩個坐位，王小姐搖了搖頭，不願意坐，與阿鳳等繞至後台，問白老闆唱完了戲，可在裏邊卸裝。有人答白老闆已卸好了裝，和家眷出外去了，你們若要看他，可等晚上邊來。他演的是落馬湖，十一點鐘上場。王小姐略想一想道：「我們一准再來也好。」這時找到了了一個雜役，把花籃交給與他，

說這是送給白老闆的，停刻他上台的時候，煩你送上台去。另外給了他兩元錢酒資，即與阿鳳及小汽車夫一同出外。

阿鳳問可是回公館，到了晚上再來。王小姐笑道：「出來了回去做甚，少太太今天陸公館太太約她碰和，准五點鐘入局，此刻已出外的了，須要兩三點鐘回來。我白克路金小姐隔天約的，請到麥瑞飯店去吃大菜，吃過了到大光明看電影，再到逍遙舞場跳舞，樂他半夜豈不很好。這裏祇要把花籃送掉，何必再來。大不了見了白小姐撒一句謊，說我今天發了兩個寒熱，以致白天遲去，晚間不能出來，也就完了事了。」言畢步上汽車，令汽車夫開往白克路去。

摩登婦女的動作，近來社會上往往如此，一則性情過於趨時，把別的事看得不在乎此；二則厭故喜新，凡是新的玩藝，一想去必定要去。戲劇界的落伍，這也是一個小小的原因罷。然而王小姐這般的人，幸虧還少，所以戲劇到底不致失敗。

海上遊春記

唐文治

絕妙之學生課外國文讀本，寓意深遠，不盡低徊！

編者

有劉阮二生者，天台仙族後也。聞江南春佳景，拏舟往遊。既登岸，則見春草碧色，春水綠波，南浦送行者，褰裳聯襪，（見江文通別賦）招招舟子，人涉邛否，（見詩經。）噫！是求名耶？陌頭楊柳，悔教夫婿封侯矣。（見唐詩。）吾欲民躋登春臺，名胡足樂，是求利耶？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王室其如燬矣。（見詩經。）昭回神化，吾欲民衣被春光，利胡足戀？重行行；至郊外，側聞歌聲，響遏行雲，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爰求柔桑，（見詩經。）是採桑歌耶？周公王業不復成矣。葛之覃兮，施於中谷，（見詩經。）是採葛歌耶？越王句踐，用以沼吳，（見吳越春秋。）智深勇默，今茲有句踐其人乎？重行行；則見綠楊城郭，風颭酒旗，牧童遙指曰：此杏花村也。金谷春醲，酒有以鶻鷁求賞酒者，茂陵後裔也，雖家徒四壁，（見尤西堂賦。）方玉壺買春云。（見司空圖詩品。）俄見杜陵遺老，潛行曲江之曲，吞聲忍哭，（見唐詩。）訝而詢之，答曰：亂離瘼矣，嗟我室家，存者偷生，死者已矣，目極千里傷春心，（見楚辭。）哀哉！若夫雜花生樹，羣鷺亂

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曠昔，誦邱布範之詞，更不禁愴然泣下也！（見文選梁邱遲與陳伯之書。）重行行；憶及蘭亭輟事，上已流觴，尚有羣賢未？則聞久無此雅集矣。惟有一鞭紫陌，數角紅樓，士女遨嬉，相將贈芍，（見詩經。）噫！此非遊戲場乎？名人雅侶，未嘗涉足者也。重行行；入名園，見門垂碧柳，疑是陶家，門者告曰：是桃李園也。昔李謫仙春夜宴遊於斯，陽春煙景，三徑開筵，醉我花間，乍聞鳥囀，（見李太白序并詩。）此夜郎才人，寄情曠達。至於菁莪樂育，桃李盈門者，悟萬物之一體，并四季而皆春，豈必以名流自負哉？重行行；遊於學校，則見諸名師方橫經譚議，有論文字學者曰：春者，屯也。於卦爲震，萬物始生，疇其闢造化之樞機，而養中和之生氣乎？有論易者曰：天下春在一心，四德之元，配四時之春，四時無春而乾坤息，一心無春而生理絕，陰陽闔闢，保合太和，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有論詩者曰：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有秋之杜，生於道左，（見詩經。）疇其誦出車遣戍之詩，而動懷保小民之願乎？有論禮者曰：月令季春，不可以稱兵，稱兵有天殃，（見禮記。）不韋鄙夫，猶作是語，疇其視民如傷而拯諸水火乎？有論春秋者曰：春王正月，春者歲始，正月泰象，大一統之規模，（見春秋公羊傳。）其當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時乎？（見周易泰卦。）俄而見冠者童子，粲然春服，披拂春風，于于而來，詠先王之道，歸聖賢之門，遊息乎詩書六藝之圃。於是二生相與嘆羨曰：美哉！盎然春在抱矣！春滿人間，百姓安閑，春歸學校，泮宮芹藻。茲者朝陽丹鳳，萬象春新，宜爲春酒，以介壽世，祝大地之回春云。

是爲少陽趣味，要在文境恬適，雖屬小品，必衷大道，救民宏願，諸君勉旃！茹經自記。（按：茹經，爲唐蔚老筆名。）

余家所藏古書中有極可珍寶之王鐵夫手批「金石例」，「袁寒雲舊物也。茲先將「金石例」三字說明之如左：

「金石」者，碑也，銘也。「例」者，程式也，矩度也。撰碑銘者，應遵照程式乎？作文章者，應依據矩度乎？如曰然，則「金石例」為撰碑銘者所必守之典型。如曰不然，則此書全為廢物。自古以來，作家本分兩派：曰古典派，曰浪漫派。古典派所主張者，程式也，

王批袁藏

周越然

矩度也，規則也，標準也。浪漫派所主張者，程式，矩度，規則或標準之廢除也。余意：學古文者，最初當極才盡致為之，不必求例。言例，則先有一物在前，而無以極其才矣。然才境既極，而無馭之者，必將為七百里之連營，必將為八駿之遊宴瑤池而不知返也。講於例者然，然後得諸心而應諸手者不謬於施。此先儒宿學所由斷斷言例也。久之而涵泳淘汰，其道

大適。古之所無，可自我創之；古之所有，將自我空之。如是，則既不為古典派，而又非浪漫派，而文之能事至矣，文之趣亦得矣，文之用亦鴻矣。無例，則文之能事必不至；有例，則文之趣必不得，文之用必不鴻。始由無例以之有例，繼由有例以之無例——此學者之功夫節次也。

是故作家不必一定遵守古法，然亦不可全無依據。最穩當，最「安全」者，中庸之道也，即不全然浪漫，

亦不全然古典是也。「金石例」可常常閱讀，常常研究，但不必死守而宜活用之。

「金石例」十卷，元潘昂霄著。一卷至五卷述銘誌之始，於品級，塋墓，羊虎，德政，神道，家廟，賜碑之制，一一詳考。六卷至八卷述唐韓愈所撰碑誌以為括例，於家世，宗族，職名，妻子死葬日月之類，咸條列其文，標為程式。九卷則雜論文體，十卷則史院凡例。清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六，集部，詩文評類（二）云，「昂霄是書以「金石例」為名，所述宜止於碑誌，而泛及雜文之格與起居注之式，似乎不倫。（中略）其書敘述古制，頗為典核；雖所載括例，但舉韓愈之文，未免舉一而廢百，然明以來金石之文往往不考古法，漫無矩度。得是書以為依據，亦可謂尚有典型，愈於率意妄撰者多矣。」

余之王批「金石例」，係袁寒雲（克文）舊物。其收藏印記有（一）寒雲（見圖一），（二）袁抱存，（三）抱存小印，（四）袁克文之印（見圖二），（五）寒雲心賞，（六）寒雲廬中人等等。袁寒雲係項城之第二子。近人王伯恭（錫鬯）在「螻廬隨筆」末一節云，「袁克文為項城之第二子，其母朝鮮人也。性好風雅，愛與文士周旋。易順鼎，羅惇齋，日奔走其門。羣以曹子建推之。袁亦自鳴得意。當洪憲時，廣購宋版書籍，每卷必鈐「皇二子」小印（越案：余家藏袁氏舊物明洪武本「草堂詩餘」之印記作「上第二子」四字，不作



「皇二子」三字，王氏云云，疑是錯誤，書固未問價也。克文又好度曲。項城殂

珊，名渭仁，字文臺，上海人，工畫山水花卉及竹。善漢隸，富藏書。王批「金石例」之末，有袁寒雲手跋兩則，茲照錄如后：

後，有人在江西會館張筵請客，遍召優伶。昆明趙子衡邀余觀劇，余入座時，正見克文演「醉酒」一齣，飾楊貴妃；珠冠宮裝，天然流媚，直忘其身為男子者。是日又見侗將軍演「空城計」，亦頗可觀。侗為倫貝子胞弟，亦天潢貴胄也。」（須彌按：寒雲能崑曲，不能歌皮黃，能演生角丑角，絕不演旦角，愚嘗見其所鑿弄者，有「八陽」「長生殿」「羣英會」「審頭刺湯」諸劇，上二劇飾生，下二劇飾丑，湯勤例有唱詞，袁以噪不上絃，略之，亦例外也。王伯恭氏所記袁演貴妃，必為記憶舛錯無疑，蓋袁在北平江西會館數度彩排，愚皆在座，寒雲老友如徐慕邢溥西園諸先生，必能首肯愚言也。）

（一）癸丑九月，項城袁克文獲觀於佛憶念齋「下鈐「阿惹小印」白文方印。」（二）余藏有宋槧柳先生集。陶子鉢民見而好之，謂藏有宋槧韓文，欲求柳集而經年弗獲，因此書與予相易。爰誌其顛末云爾。十一月抱存又書「下鈐「豹齋」朱文方印。」

書中另有兩印，亦極名貴：（一）鐵夫手校（見圖三），（二）會為徐紫珊所藏（見圖四）。鐵夫（亦作惕甫）名芭孫，字念豐，江蘇長洲人。清乾隆進士，官華亭教諭。性簡傲，不肯從諛。書法劉墉。工詩及古文，有「

鐵夫手校（見圖三）



會為徐紫珊所藏（見圖四）。鐵夫（亦作惕甫）名芭孫，字念豐，江蘇長洲人。清乾隆進士，官華亭教諭。性簡傲，不肯從諛。書法劉墉。工詩及古文，有「

淵雅堂文集

「及」碑版

廣例」。紫



余家除藏此批本外，尚有王氏文集手寫稿本九十一葉；內未經選入全集刊行者若干篇，他日倘有機緣，當將其篇名露佈之。

陳

松

嘉

富

茂

榮

飛

如

春

羽

物

運

凌

原

解

書

沈

凌

發

出

高

日

素

菊

屋

流

伯

出

為

耳

垣

塢

陳
昭代經師手簡

根
朱學古草訣歌
(附草聖靈驗)

委
王獻之
二王法帖
委曲帖頭
(青華閣本)

翳
文璧
寒碧莊

落
吳鎮題
畫詩

葉
曹植節遊賦
曹子建手稿

飄
黃庭堅
三希堂

佩
韻會

遊
懷素千文
(澄觀園本)

鴟
懷素千文
(陝本)

獨
懷素千文
(澄觀園本)

運
王羲之
草訣辨疑

凌
康里夔夔
壯陶閣

戾
祝允明
望雲樓

絳
鮮于樞
草訣辨疑

霄
懷素千文
(澄觀園本)

耽
懷素千文
(陝本)

讀
文璧千文
過雲樓

戲
陳淳古詩十九
首(墨迹)

市
虞世南千文
(墨迹)

寓
鮮于樞
海山仙館

目
王羲之「知念許君」
大觀
(缺亮字本)

囊
草書
社

箱
朱敬鑒
千文

屋
蘇軾
三希堂

漏
韻部

攸
蘇軾千文
壯陶閣

畏
智永千文
(宋拓本)

屬
樓

耳
王羲之「小大悉」
淳化(買似道本)

垣
龍師起首千文
過雲樓

牆
懷素千文
(澄觀園本)

里 移 骨 飯 高 口 交 物

能 壽 意 穿 帆 厨 祿 際

靴 威 如 處 老 切 景 招

耕 師 孩 弱 龍 蜀 帽 局

具 王羲之「見諸葛願」十七帖（日本印本）
膳 懷素千文（晉府本）
餐 柳公權餐字（草聖集）與鄭虔餐字（大業人賦）合鈎
飯 薛紹彭「三希堂」
適 王羲之「適太常」大觀（藝苑真賞社印本）

口 龍師起首千文
充 王羲之「十月七日」淳化（臨川李氏本）
腸 懷素千文（晉府本）
飽 朱敬鑑「字意」
弃 唐人寫文心雕龍（同棄）

烹 草韻 辨體
宰 孫虔禮千文（餘清齋本）
飢 唐太宗屏風書
厭 朱敬鑑
糟 董其昌

糠 懷素千文（澄觀園本）
親 曹植敘愁賦
戚 歸莊千文（墨迹）
故 王羲之「適欲遣書」淳化（臨川李氏本）
舊 王羲之「草露貫珠」

老 曹植玄暢賦
幼 秘閣
異 王羲之「秋中感懷」大觀（缺亮字本）
糧 懷素千文（澄觀園本）
耕 草書要領（李雲麟補刻本）

御 王世鐘
績 懷素千文（停雲館本）
異 王羲之「秋中感懷」大觀（缺亮字本）
整 會
肅 會

帷 龍師起首千文（過雲樓）

房 歸莊千文（墨迹）

紡 董其昌

整 會

肅 會

燭 (懷素千文) (寄暢園本)
 夕 (孫慶禮千文) (孫慶禮千文)
 床 (董其昌) (董其昌)
 接 (千文) (千文)
 手 (皇象急就章) (皇象急就章)
 康 (米芾) (米芾)

強 (王羲之) (王羲之)
 頓 (王羲之) (王羲之)
 杯 (三希堂) (三希堂)
 歌 (鮮于樞) (鮮于樞)
 寐 (子長) (子長)
 寐 (孫過庭千文) (孫過庭千文)

足 (王羲之) (王羲之)
 舉 (董其昌) (董其昌)
 詞 (明代名臣墨迹) (明代名臣墨迹)
 籃 (黃庭堅千文) (黃庭堅千文)

喜 (草韻) (草韻)
 觴 (懷素千文) (懷素千文)
 酒 (聖學古草訣歌) (聖學古草訣歌)
 筍 (孫慶禮) (孫慶禮)

豫 (黃庭堅千文) (黃庭堅千文)
 矯 (虞世南千文) (虞世南千文)
 燕 (董其昌) (董其昌)
 象 (黃庭堅千文) (黃庭堅千文)
 眠 (王羲之) (王羲之)

紈 (曹植九華扇賦) (曹植九華扇賦)

扇 (龍師起首千文) (龍師起首千文)

圓 (王羲之圖字) (王羲之圖字)

潔 (歐陽詢) (歐陽詢)

銀 (懷素千文) (懷素千文)

鴻

躬

尙

孰

手

詞

此

扇

故

深

夕

圓

己

深

寐

潔

吉

接

真

孰

了

初

可

燭

原

素

象

燭

了

弱

象

燭

來蘇社訪問記

張一鵬

來蘇社在霞飛路榮業里二十號，其主人爲誰何？其社之組織如何？余皆不詳知。第知爲乩壇所在，而所奉之壇主，則爲乾隆時南一老衲，名曰木道人，出年冬間，余友吳君慈堪，以片紙相授，係沈紫石五句述懷七律四章，並首載木道人乩筆和詩，吳君謂沈頗慕余詩，蓋亦和以歸之，余讀其原和兩作，均極可喜，乃乘興之所至，爲東施之效顰，惟余素不信乩，世所傳者，決爲假託仙佛以發抒作者之懷抱而已，故於題下，傅以序言，不無微詞，示警覺之意，且於第一首末韻，有「記取假年須學易，莫將隱怪誤芳時」之句。第四首頸聯有「正氣自能貫金石，長生何必服菖蒲」之句。越數日，慈堪來言，木道人又臨壇，對於君之主張，有長篇論列，並和君前年卻壽俚言原韻，遂出來蘇社用箋三紙，都千餘言，極承獎借，均非不才如余所敢領受，慈堪並勸余偕至壇所，定爲道人歡迎，但必須預約時日，其電話里居，詳於卡片，余頗以爲可，然不願預約，恐有天機洩漏之嫌，上星期余攜姪服五同往，至則闐其無人，僅少婦守門，廳前粘告白一紙，方知開壇爲星期一三五下午二時至五時，且須掛號，遂廢然而返。迨星期五，獨自步行，仍至原處，樓下客堂間，已麪集男婦老幼二十餘人，靠窗置長棹，一人坐中座，案攤號簿，人手一紙畀之，伊一一錄入號簿，同時繳納中儲券十元，但不納者亦有十之二三，計是日收入，約達二百元之譜，二時半，樓上開盤，紛紛登樓，余雖未掛號，雜人叢中，未遭發覺，諸人皆叩頭，余隱房闔側，亦未遭發覺，乩盤約二尺見方，中鋪白色泥沙，左右兩人，持十字形木架，橫畫無數，繼跳躍直下，似有鈎勒之勢，余旁睨甚久，無一成字形，而左首持乩之人，目視號簿，口述答語，另一人照寫於用箋，寫畢授於叩問之本人，逐號應付，曾無凌亂，非腦力充足手腕靈敏者，未易勝任，余甚佩之！掛號者各得一紙，欣然而去，余亦隨之下樓，此訪問所得之結果也。

按：張雲老學養功深，具大智慧，故得勘破一切。記中所述來蘇社事，繪影繪聲，瞋目思之，抑何可笑，誠喚醒癡迷不少。獨念賢如高吹萬先生，至今仍爲其張目，實大惑不解，得雲老此記，吹萬先生盍廢然知返乎？

——編者——



不知老之將至齋隨筆

張一鵬口述
范君博筆記

收回法權第一聲

，提出余之主張，乃改從余議，律統一之，推行反多障礙，爰經得交司法部辦理。

民國九年，即西歷一千九百

二十年，俄國推翻帝制，革命告

雖屬黑龍江省，然距省城齊齊哈爾，尚有二百餘里，且繁盛過之

成，列南通告中國政府，將中東

爾，尚有二百餘里，且繁盛過之

奉天事變前，迄未更改。

路設置之裁判所及其監獄，一律

，鐵路兩旁，約俄里一里以內，

余之奉命赴哈也，其唯一任

交還，是時董康任司法總長，余

，此為俄僑自由居住之區域，俗稱

奉吉黑三省司法情形，掣同隨員

（張君自稱以下同）任次長，錢

道襄，道襄行政立法司法，非華

蔣秘書何參事，何在部中職掌統

泰任參事，當該案提出於國務會

官所能顧問，治安屬諸鐵路警察

計，而於法院各種用紙程式，研

議時，外交總長顏惠慶，根據俄

，訴訟屬諸裁判所，均歸俄政府

究最精，哈爾濱特區法院正式用

文譯作治安裁判所，認為應歸警

派遣官吏全權管轄，此皆清末所

紙，均經何一手製定，嗣後全國

察接收。遂決議交民政部辦理，

訂中俄條約明白規定，二十餘年

法院奉為模楷，實肇始於是役，

董康未與爭持，迨余召部員會議

，相沿弗替，實辱權喪國之尤。

先循京漢路謁奉督張作霖，商定

，余不謂然，錢參事持之尤堅。

今俄人既自行放棄，機會難逢，

經費預算，改乘中東路。經長春

翌日遂偕錢謁顏總長，詳述理由

不得不慎重將事，哈埠原有黑省

而哈埠，移寓傅疆公館，著手之

，請交覆議，蓋閣議常例，業經

高等地方兩法院，苟以之兼轄道

初，第一難題，厥為官制，道襄

決定之案，須由原提案閣員發動

裏，本屬名正言順，然道襄風俗

居民，雖華俄雜處，然一經涉訟

，顏頓悟前非。於下次國務會議

語言，與道外截然不同，強以法

，則不論刑事民事口頭均操俄語

，書面必繕俄文，一旦爲純粹國語國文，不獨僑商，難以達意，卽華人亦感困難，因此列名請求俄人爲陪審官者，幾成定論，余以陪審官制度，我國現行法令，尙未規定，不得已由法院委顧問一員，使陳意見，僅供推事參攷。不得干預審判，顧問之下，並設置翻譯，其事乃寢，然已頗費周章矣。

越五年爲民國十四年，余已退休來滬，執行律師職務，並被推爲公會會長，適公共租界會審公堂，交涉收回，又經議定，改爲臨時法院，更閱四年，爲民國十八年，臨時法院改爲特區第二法院，同時法租界改爲特區第三法院。百年來法權之侵害，漸有肅清之望，則哈爾濱之後，未始非山雨欲來之兆也。

華盛頓鐘表行·電話九五一一四一

觀北海子二首

景太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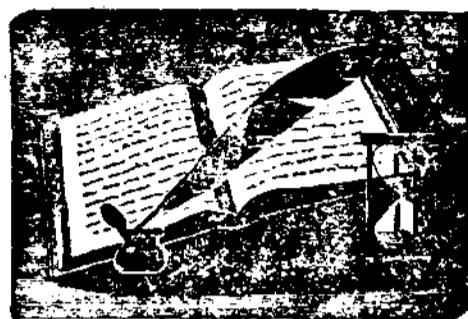
瓊鴨橫波起，圍城矗霧高，殿簷編鳥革，草地露春毛。
梁柱行如馬，石崑勢似獠，裙釵插小朵，冠服載輕舸，木密葉猶纈，池蕪莽未薶，宿煙開故磴，初水漫新篙，風鳴隨耳，雪濤濺上袍，雲山足千里，騁望目彌勞。

淋池連太液，片片水初新，港迴花全發，石長磴可循，
欵垣迴閣道，桀嶸接冠巾，積海龜鼉入，曾巒虎豹蹲，觚稜雜赤碧，祕殿耀金銀，小檻饒馮目，高隄足隱身，一條陰樹木，萬個障篁籟，嬉女變通岸，遊人醉上春，酒場翻雨鼓，油轂度風輪，術術開醪市，城城漫麴塵，狂藤綠百格，連席費千緡，老柳橫危級，輕波縱小輪，颺旋埃莫莫，濛動浪隣隣，據樹悅黃栗，臨泉數紫鱗，驚煙來不斷，蘇氣入無垠。

秋星閣筆記

包天笑

△張一麐三個半舉人



吾吳張仲 事先歸，兩江總督左宗棠代為監臨。仲仁先生三場的文字做得很好，可是在第二場的禮記題：「神童之目，十一年視離經辨志，」又把題旨弄差了。本來已經定了第五名舉人，後來主試官恐怕磨勘出來，有干未便，於是抑置了副榜第二名。後來拆了彌封，見他的官年只九歲。（從前考試時，往往報小數年。）據他自己說：文章是做差了，那詩題是「白露為霜」四個字，他起句是「釀得秋如此」却加了密圈。又因為當時的學政，每喜選拔幼童，提列堂號，（就是提到堂上去作文，以便考察。）凡聰明的兒童，都容易進學。

到了光緒乙酉，仲仁先生十九歲，因為他的老太爺在直隸省候補。（他的老太爺是庚辰進士，外放直隸即用知縣，俗呼為老虎班知縣。）他以副貢例應順天鄉試，那年的主考是潘祖蔭，翁同龢等，這一年他是中式了順天鄉試第十名舉人，照例，順天鄉試前十名，在沒有揭曉之前，要進呈御覽。軍機大臣拆了彌封進呈時，仲仁先生的官年，仍只有十六歲，兩宮見他年齡甚稚，頗以為異。那時許庚身已為軍機大臣了，奏稱：臣上科典試江南，已中式張一麐副榜了，兩宮遂無言。這一科，號稱得士最盛：解元為鹽山劉若會，南元為通州張譽，其他如侯官沈瑜慶，嘉興沈會桐，綿竹楊銳，（戊戌被害六君子之一。）陽湖屠寄，望江余誠格，元和王同愈，臨桂梁濟，定遠方孝傑等，都是知名之士呀。

當時蘇州人進學中舉以後，倘然是一位寒士，便以處館教書為其本業，其次便是考書院。蘇州有三個書院，曰紫陽書院，曰正誼書院，曰平江書院。其中以紫陽書院規模最大，每月分官師兩課。官課由撫，潘，臬，輪流主之，師課則由山長命題考試。那時仲仁先生館在鳳凰街陸氏，又常常考書院。有一次，紫陽書院月課，出了一個題目道：「子曰巍巍乎」兩章，仲仁先生作了兩卷，都考取了矮超等。（按紫陽

到了明年，因為他的年齡只有十三歲，老太爺不許他去鄉試。到了十六歲，壬午科江南鄉試，大主考為仁和許星叔，（庚身）副主考為南海譚叔裕，（宗浚）監臨本來是安徽巡撫裕祿，因

書院超等共有六十名，在後三十名的，我們稱為矮超等。）後來陸晉笙錦燧，鄉試時將他的書院考卷，帶進場去，而這一科頭場首題，就是「子曰巍巍乎」兩章。陸晉笙與仲仁先生之弟雲搏，號舍相近，乃以一篇與雲搏，而託雲搏作第二篇，（按鄉試頭場是三文一詩。）及至榜發，陸錦燧與張一鵬均中式，故蘇人稱仲仁先生為三個半舉人。

後來仲仁先生兩次迴避，會試不得入闈，始終未能成進士。癸卯年，應經濟特科廷試一等第二名，以知縣發往直隸試用，從此就入了北洋幕府了。

△章太炎自定年譜

年譜一物，就是個人一生的歷史，然而個人不能離世而獨立，年譜中當然也有要牽涉他人的事。年譜與自傳不同，自傳是由自己抒寫，年譜有他人代為之的。逝世以後，有友朋為之定年譜的，有子孫為之定年譜的，甚而至於數百年後，有後學為之定年譜

的。到了時代久遠以後，定年譜便要向各種地方去參考，甚至有所訛傳，便稍覺困難了。因此有人在自己未死之前，便自定了年譜，當然自定的年譜，是最靠得住了。

章太炎先生也自定了一份年譜，太炎先生的年譜，以先生學問文章，不是最有價值的嗎？我在數年前，曾經在友人手中，看見一種鈔稿，我欲借觀，而友人不許，僅能當時一翻檢而已。這一種年譜，不過定到民國十餘年吧？自然離太炎去世之日，還有好幾年，以後是否還續定了幾年，那可不得而知了。

太炎自定的年譜，不用說得，也和別的年譜一樣，個人之外的，也要牽涉到別人，并且牽涉到國事種種。於民國元二年的時候，據聞敘述極詳，以太炎性好罵人，大概吾們的黨國元老，被他詆諆的不少吧？其中有成爲信史的，也有不成爲信史的，以太炎的那種脾氣，我們也可以知道毀者一定比譽者多了。

後來有人欲爲太炎定年譜的，湯國黎夫人乃出太炎自定年譜示之。當然別人爲定年譜，不如自定年譜的確當。好在卷帙不多，湯夫人便即付印刷所排印了。可是不知爲何，爲當時政府中人所知，張溥泉連電湯夫人，勸勿印行。湯夫人無已，只得將太炎自定年譜，暫時毀版了。

△江山船妓

浙江的江山船，也名重一時，而且有了晚清年間旗下名士賣竹坡（廷）那一段風流豔事，更爲人所傳稱。會孟樸華海花中的一副對子，所謂「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就是指

這樣的江山九姓呢？就是陳錢，林，李，袁，孫，葉，許，何，九姓，他們大概都是建德縣籍，佔絕對多數。相傳是明太祖滅了陳友諒，俘其九族，即九姓人民，貶他們到水上去，不許登在陸地，不許與齊民爲伍。於

是他們只得以前船爲家，往來於錢塘江上，載運客商以謀生計。因爲家屬都住在船上，也有的船上僅有婦女的，商人重利輕別，有了寂寞之感，船上有姿色的婦女，遂不免有染，到後來婦女們也學得絲絃彈唱，便隨船上下，賣笑圖利，江山船上便有了江山妓了，

寶竹坡那一年放的是福建學

政，三年任滿，從福建到浙江，

學使是要馳驛的，不走海道。雖然不走海道，却可以走江路，那時他從金嚴雇了江山船，溯錢塘江而下，和那江山船上的女人搭

上了。那末爲什麼叫做『江山九

娃美人麻』呢？據說他的愛姬，

臉上有幾點麻子，而寶竹坡就喜

歡她這幾點麻子。不是向來有句

老話：叫做『十麻九俏』嗎？不

過麻子也要生得不討厭，眉峯眼

角，有二三疏星點綴其間，反添

豐韻，否則就有妨美感了。

爲了這一件事，寶竹坡自己

彈劾罷官，在前清本來納妾是不

禁的，但是你在做官的任上，私

娶民間女子爲妾，那是有罪的，

了。她們的出局，名之爲陪花，

北京的都老爺們，可以參你一本

的。人家說：『不愛江山愛美人

』，但他是『爲愛江山有美人，

』爲的是江山船上有美人呀。寶

竹坡罷官以後，以詩酒自娛，擁

着江山美人，學范少伯泛湖故事

，他有一方圖章，刻了八個字道

：『甯登白簡，不負青樓。』也

算是宦海中的放誕風流了。

到了民國八九年的時候，我

借同畢幾庵，鄭丹輔諸君，在杭

州游玩，擬一訪江山船妓。據說

那些長行的江山船，已經絕跡了

，船妓們則舍舟而陸，都住在岸

上，不過也只剩寥落數家了。其

中的翹楚，名喚小寶貞，杭州人

稱之爲江頭大總統。其人倒也美

秀輕盈，却有一件事可讚美的，

不染上海那種大都市伎家的習氣

，卽服飾亦復如此，倒也別具風

格。

除了小寶貞之外，其餘的庸

脂俗粉，實在不堪屬目了。衣服

也太不考究，一領青布大褂，（

當時不大盛行旗袍。）便來出局

了。她們的出局，名之爲陪花，

坐在桌子上，與客同餐的。當時

我們在小寶貞家，請她隨便招幾

個陪花來，她便去一呼而集，招

來了不少人，因爲都在左右鄰居

也。（此處是她們舍舟而陸的集

中之地。）小的不過十四五歲，

而大的將及三十許人。某君招一

陪花，年約二十六七，酒半，忽

鄰婦送一孩子來，因爲兒啼索乳

不已。陪花卽在客前，解衣袒胸

，以乳塞入兒口中，兒遂不哭。

此事不免有點煞風景，然而也可

見她們的率真處。

小寶貞的妝閣，收拾得很雅

潔，因爲她的房間，推出窗去，

就是錢塘江。使人想起了龔定盒

詩中『捲簾梳洗對銀河』的句子

了。我還記得她房間裏的壁上，

有一面大穿衣鏡，鏡子傍邊有一

副對子道：『願爲江上月，長照

鏡中人。』送這副對子的人，一

定是一位名士，但問小寶貞時，

小寶貞含笑不肯說。後來我同幾

庵兩人，還各人爲這兩句，續成

一首五律，其實蛇足，有此十個

字就夠了，它本來是對聯呀。畢

幾庵說：『這個妝閣，真是好極了。秦淮遜其壯闊，吳閩無此軒朗，至於上海那種齷齪術堂更足令人唾棄，不值一顧了。』他還寫了一首詩道：『勸酒筆琶水調新，相逢莫漫負芳辰。夕陽高閣秋如畫，簾外江山簾內人。』我還和幾庵打趣道：『這末一句，你是鈔的紅樓夢中瀟湘妃子的「簾外桃花簾內人」呀？』然而桃花換了江山，便意味不同了。

越二年，我們又到杭州，想重到鳳山門外，一訪小寶貞妝閣，聽說已嫁了某軍閥去了。於是我們又做詩了，做了隨手拋棄，不復省記。幾庵的詩，一首也不想起來。我自己的，只記得有兩句道：『錢塘日日潮來往，不見江頭小寶貞。』小寶貞道：『老爺們愛這裏風景好，實在我是厭住在此地，夜裏潮來時，像千軍萬馬，都從我窗外經過，真令人驚心動魄呀！』

△仿桐花詞

王漁洋有句曰：『妾是桐花

，即是桐花鳳。』因為桐花鳳是一種小鳥，這兩句傳誦人口，因此人呼阮亭為王桐花。後來很有人仿他的句法，以為諧謔的資料。

袁伯揆（思亮）詩文甚工，而體軀肥碩。陳散原稱其詩酷似東坡。有一天，在上海某處會飲，有友人某君，亦以此調謔之曰：『詩似東坡，人似東坡肉。』合座莞爾。東坡肉，乃是一種著名的大塊紅燒肥肉也。

時報館當時附設一息樓，集同文游燕其間，偶然也打打小牌，或打打小撲克。有一天，甲君一副牌，是同花一色，而乙君的一副牌，却是同花而兼順子。兩人「累司」不已，結果當然同花順子者勝。其時秋平子在旁，便道：『我有仿王桐花詞了。』因朗誦道：『君是同花，我是同花順。』聞者絕倒。

又有某女郎，致書於其所歡，也仿其調曰：『儂是桃花，君是桃花紙。』桃花喻其命薄，桃花紙是說他情薄，語云：人情似

紙薄，桃花紙是薄之又薄的了。

△猥褻歌謠

詩三百篇，頗多男女情好之作，可知道自古聖賢，也不廢男女之愛。不像後來那些假道學家，見人一涉及兩性問題，便板起面孔來道：這是色情文學，應該禁止的。不過香草美人，那種詞藻，乃是士大夫們的玩意兒。至於民間歌謠，涉及男女私情，那就赤裸裸地愛說什麼，就說什麼了。我會見明朝馮夢龍所編的『

山歌』十卷，由朱瑞軒君翻印，承贈我一冊。中有周作人，顧頡剛，鄭振鐸諸先生的序跋，我讀之非常驚愛。山歌是一種吳歌，裏面都是蘇州人口音，并且是明朝的蘇州人口音，與近今的蘇州人口音，微有不同。我是蘇州人，因此愈加覺得親切有味呀。

這種吳歌中，不少穢褻之作，即馮夢龍的十卷山歌中，穢褻之處也不少，然而情真意摯，每覺得餘味盎然。那不獨是吳歌為然，無論那一個地方，總有民間

歌謠，無論那一種民間歌謠，總脫不了講男女私情，漸漸的由私情而說到了猥褻的地方。因為一個不讀書的人，他不懂得什麼用詞藻來修飾文句，他想到那裏，只有率真的說出來。可是要組成一隻歌謠，他也要成為韻語，也要合乎音調，而且也有種種的技巧。雖然是個猥褻文章，却也未必輸於一般詩人的歌詠。

記得在民國十五六年時代，北京大學裏辦「語絲」周刊的幾位先生們，曾經出過一回徵求猥褻歌謠的啓事，大略如下：

我們知道這些歌謠裏所含的藝術分子，大抵很少，但我們相信這實在是後來優美情詩的根苗。……從這些歌謠變為情歌，再加純化而為美人香草的文詞，這個痕跡大略還可以看出來。其次我們想從這裏窺測中國民衆的性的心理，看他們對於兩性關係，有怎樣的意見與趣味？……

我們現在所想做的事情是：(一)蒐集猥褻的謠諺謎語

等，編為猥褻歌謠集。(二)蒐集古語方言等，編為猥褻語彙。我們因為數年來參與歌謠蒐集的經驗，感到這種俗歌有特別蒐集之必要。又見日本廢姓外骨氏所編猥褻風俗史，猥褻廢語字彙諸書，及猥褻俗語彙編纂之計畫，覺得這也是重要的工作，可以與歌謠連帶的舉辦。希望明白端正的朋友，贊助這個計畫，供給各項材料，使我們在不很長的期間內，能有成績發表。

猥褻事物的範圍內，普通包含這四個項目，即(一)私情，(二)性交，(三)支體，(四)排泄。私情的詩，本不甚忌諱，可以收到尋常的歌謠集裏去。現在所要徵集的，乃是比較狹義的，以下三項為限。無論這些文句及名稱，在習慣上覺得是怎樣的粗俗，我們都極歡迎，因為這不是在紳士淑女的交際場中，乃是一間簡陋的編輯室。在這裏，一切嘴裏說不出的話，都是無妨寫

在紙上的。文字務求存真，有音無字的俗語，可用注音字母，或羅馬文字拼寫，或用漢字音註亦可。

這種猥褻歌謠集，並不公開，惟具有特種資格的人，方可以得到。還有投稿五首以上而錄登的，也可以贈與一部。我當時曾把吳歌中的涉及性交的，鈔了五首去。但後來不曾得到這猥褻歌謠集，或者沒有印出來，也未可知。

猥褻歌謠，往往有新穎的詞意，不然它不能組織成一首歌。

吳歌中的猥褻的山歌，彈詞家往往有祕本。因為說「三笑因緣」中的唐伯虎追舟，與說「雙珠鳳」中的「來富唱歌」，却是一個大關目。不過他們都因為太淫褻而不肯唱。我會見過一冊，做豔體詩的人，真未能道其萬一。

△嵌字聯

偶或為伎家撰嵌字聯，雖不及方地山的敏捷，頗為人捉刀者不少。不過雖云嵌字，亦須略有

寓意。畢倚虹所著的秋波，（人間地獄說部中假名，）獨立後，改其名曰金縷，倚虹必欲我為撰一聯，我寫兩聯與之。一曰：「揮灑千金供倩笑，纏綿一縷繫癡情。」二曰：「安得黃金彌宇宙，却同翠縷辨陰陽。」下一句用紅樓夢典，却有本事也。那時倚虹已深入窘鄉，然而報效無虛夕，因作此以規勸他呀。倚虹聰明人，深知我意，但也輒喚奈何。

在南京時，吾友楊蘭虛，頗傾倒於一歌伎名妙卿者。某日宴集，妙卿亦在座，囑為撰聯。我笑問：「君已為入幕之賓否？」君問：「何故？」曰：「聯語有異，倘未為入幕之賓的，聯語曰：「衆妙之門，干卿底事。」倘已為入幕之賓的，聯語曰：「妙不可言，卿須憐我。」君當擇用可也。」合座聞言，為之粲然。

信撫集

乙乙

蒲桃媚藥

丁文誠官翰林，一日，召見於圓明園。公至時過早，內侍引至一小房中，令其坐。公久坐偶起，忽見小几上有蒲桃一碟，計十餘顆，紫翠欲滴。時方五月，不得有此，異之，戲取其一，食之味殊佳。俄頃，腹熱如焚，下部忽暴長。時正著紗衣，醜態不可復掩，大懼，急俯身以手按腹，倒地呼痛。內侍聞之，詢所苦，詭以猝犯急痧，腹痛不可忍。內侍以痧藥與之，而痛益厲。內侍無可如何，乃飭人從園旁小門扶之出，而以急病入奏，出時猶不敢直立也。文誠偷食之蒲桃，想係瀧州紅蕉花間之紅蝙蝠一類物，顧何以公然置諸圓明園小室中耶？

碩人頎頎

清蔣錫棨侍郎頗好色，以為婦女必頎而長者，其交始久。故預製墨線，合其度者，方為收用，時謂之線量美人。不知此墨線之長度，究為若干尺寸？

文壇懷舊錄

朱曼華

曼華先生，爲時事新報，大晚報名記者，中西並精，近年以商自隱，久不爲刊物執筆，今應本刊之請，以斯篇見錫，深願與讀者共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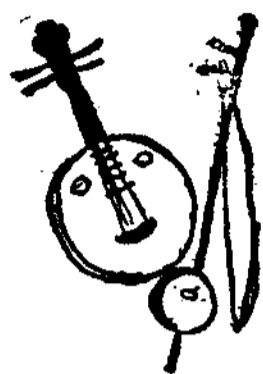
——編者——

▽徐懋庸唱紹興高調△

徐懋庸先生會寫文章，會吃酒，也會唱戲，但他所唱的戲，既不是逼緊了喉嚨學四大名旦，也不是聲嘶力竭青筋暴露地硬學麒老牌，他所唱的，乃是響遏行云，引吭高歌的紹興高調。原來他是紹興人，紹興人對於紹興高調，有特別的嗜好。筆者在七年以前，和他一同走過大中華飯店，那時樓下正演紹興戲，聽到了裏面的紹興鑼鼓，他便情不自禁地大唱其紹興高調來，可惜那時姚水娟輩還沒有在上海出鋒頭，不然的話，也許他要大捧而特捧呢。

▽陳子展避債不拜年△

文人大抵是窮的，陳子展先生自然也不會例外。但這兒所謂避債，並不是說怕朋友向他討錢，而是他所欠的文債太多，朋友們和他見面，總是伸手索稿，某一年的陽曆新年，筆者爲了一篇關於神話的稿子硬要他尅日交卷，他因爲太太生病，要照顧孩子，差不多有一個月沒有執筆，因此之故，他在正月裏竟和筆者避不見面，直到二月初，才用了紅箋寫了封信來拜年，同時聲明他無法寫稿的苦衷，我看了他那封信，真是啼笑俱非。



獨白

——我和詩——

譚惟翰

我是一個喜歡說話的人，尤其是在喝了一兩杯酒之後，話特別來得多；別人聽了討厭不討厭，那是他們心裏的事，我沒法顧到那些。

現在我擇取「獨白」兩個字來作為題目，也無非是說我自己如一個醉漢在那兒仰着腦袋在作囈語，沒有思慮，沒有計算，看不見天，看不見地，看不見四周的人，一個子，就僅僅一個子，張着嘴說自己心裏的話。不担心臉紅，不怕人見笑，祇要自己覺得暢快就完了。今日說東，明日說西，有話多說兩句，沒話少說兩句；對於別人或許毫無益處，對於社會更談不到幫助，你要存心和我辯駁，我不理你。「獨白」在我的腦中相等於一句上海的流行語——「自說自話」！

「自說自話」雖是自說自話，我却又想限制它一個範圍，那就是不讓它跳出文學與藝術的圈子。

說起文學，自己很覺得驚奇，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和它結了不可解的緣分。雖然明知這不是一條容易走的路，然而我總不肯放棄它。往往為了一個字的斟酌，一個音節的不恰當，睡覺都感到不安。這是苦事，可是樂趣也就是打這兒鑽出來的。

x

x

x

最初嘗試寫作，我不是寫小說的，我的第一篇用刊

字印出的東西却是兩首小詩，我不知那配不配稱做詩？

一首題名叫「輕鬆」，一首叫「朋友你何必記着她。

——當時是受了新月派的影響，志摩，一多，夢家，諸人

的詩我是讀得熟透了的，因此自己動筆寫詩也就無形中

沾了他們的氣息。予且先生大約對這兩首詩感覺興味，

記得他在中華書局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妻的藝術」裏把

這兩首詩也引進去了。好像是講書中主人翁某先生因和

太太鬧整扭，氣悶得很，因而走到寫字檯前面取了一冊

書來消遣，原來那本書就是「青年詩人譚惟翰的詩集子

。」

我的母親是個非常慈愛的老人，那時她還健在，閒

下來也常愛看小說，當她讀到「妻的藝術」中這一段文

字，忽然大聲的「啞」了一下，我給她嚇了一跳。她問

：「你什麼時候出了詩集子的？」我回說沒有這事，這

完全是……：

完全是什麼呢？如其在現在，我就可以說是予且先

生在「吃豆腐」了！

x

x

x

不過，出詩集我倒是真有過這種打算的，十年前我

就在開始整理稿子；我在大學二年級唸書的時節就將原稿寄給了遠在國立中央研究院的俞大綱老友替我的詩集作序。他是我所推崇與尊敬的人們當中的一個，有一個時期我常跟他在一處，所以他對於我比較熟悉，這也就是我請他作詩序的原因。

他不會讓我失望，兩三個月後他把序文寄給了我，在我個人簡直可以把它當做一篇詩評看，我覺得他的散文比我的詩美得多。他說：

兩個月以前，惟翰寄來他的詩冊，託我給寫一篇序。和惟翰離別五年，百無一成的在偷活着，朋友看重我的心，仍然這樣深，想來祇有自愧。這五年來，我自南而北，又自北而南，把一切虛無縹渺的幻思撕泯殆盡，詩也久已不寫了；就是病痛中一縷呻吟，都不敢暢快的吐出來，說「創造」真是談何容易！然而我的朋友却還不斷的有詩歌的寫作，是我所最感自慚的。

這兩月來把惟翰的詩繙閱不下十遍，對着故人的詩句，如像對着他的人，一切的感情全歸納在人情上，說不到批評了。惟翰的詩句不是那末磅礴有力量，却也沒有矯揉的做作；詩到底如其人，我每次拿起惟翰的詩冊，只是一般的感想：溫醇儒雅四個字，在這裏表現得很親切。至於字句的推敲，格調或派別的講研，本來我不是內行，不敢談；而我的意思，於惟翰的詩句，也不用把這一套來探測；

天上白雲，空山流水，妙響自然湊合，無須乎追根問形勢的。想來讀惟翰的詩者，大抵也不會認我是不知言吧。

這世界是什麼日子了，庾子山在今日也不能再寫出哀江南賦的。詞人的對象雖然終古不移，然而我們的感慨又豈止於一日暮途遠，人間何世？「惟翰的詩中多有蕭瑟之氣，並世的人讀之當同有一種的感慨，我這裏無用乎多談。

他的詩序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裏附在信裏寄來的。我把我的詩編好了目次，並依性質分爲三輯，關於排印形式和版本大小，通統規劃好了，同時我自己還設計了一張雅緻的封面。我找印刷所的人來替我估價，不料一千本他討國幣一百二十元，我覺太貴，便把它擱置了起來。到了民國二十七年，我又想起了這件事，於是將詩稿尋出，重行增刪了幾首，再找印刷所的人來談的時候，他要我出比以前多五倍的價格，我嚇得伸了一伸舌。那時紙張每令從三元跳到十五元，我知道我自己拿錢印詩集，是很少有希望了；如今紙張每令竟漲到中儲券一千元以上，我相信我印詩是全然絕望了！

詩集印不出，好詩却不能不讀。這就是「因爲一首好詩如其在我們心靈之中起了感應，它的力量就會達到我們身心的全體。它以音節來激動我們筋肉的組織，舒放我們語言的本能，並能發揮鼓動使它表現到最高極度

，引示我們到一深遠優美的境界。」—— Paul Valery
好像有過這樣的見解。

詩人的藝術達到最高點時，乃是予讀者人生中最神聖的一刻啓示。當讀者全身的感覺隨節奏的和諧而互為融會平衡時，於是憶集萬事，沉思靜慮，這真是人生最神聖最偉大的一刻。——詩人的目的，就是在和讀者作心靈的共鳴，和讀者共享這最神聖的一刻。

所謂好詩，無論在人類的天性裏，在熱情裏，或是在過去無限的回響裏應該都有最深的根蒂。所謂好詩也一定能將聲音，意義和暗示恰當的結合在一起。

一首詩該有一首詩的風格。風格不是別的，乃是給一定的思想加上適當的情境以產生這個思想應當產生的效用。

然而詩不是有韻的散文，更不是撕碎的散文。詩人如果但知浮面的雕琢，缺少了熱忱，抓不住詩境，他定是永遠不會達到他所理想的邊沿。因此許多人相信：詩人是天生的，不是造成的。

亞農兄以詩見贈依韻和會癸未正月

景太昭

吾子今操月且評，陽秋皮裏氣分明，黃鐘大呂言
言重，秦嶽鴻毛事事輕，巢許帝王猶見讓，蛙蟻屎
溺尿卻交爭，黃冠顧問文山可，薇蕨西山亦漫驚。

國產胚胎素製劑

蒙生胚

用先天補物。

補後天虧損。

含有維他命乙一、鐵、鈣、腦下垂體、精、蒙製、故不、配製、於男女老幼之營養。且為唯一有效之合理大補劑。所謂用先天補物。補後天虧損。却病延齡。四時宜服。

新亞藥廠監製藥房均售

上下古今譚

一名墨餘硯滴

安納

五月來臨了！有人說：五月紀念日最多，是箇「毒月」，我却以為絕對不是毒月，是最有意義的一箇月份。

▽……………△

劈頭就是「五一勞動節」，這兩年來，上海從來沒有鬧過罷工，勞資合作的成績呢？還是其他的原因？明眼人當然要歸功社會秩序安定，不容許罷工。

▽……………△

依着次序，第二箇便是「五四」，這當中「外交問題」的問題少，「政治鬭爭」的

成份多，五四的風潮，起於北京大學，要知這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在光緒甲辰年，（民國紀元前八年。）手創「警鐘日報」，那時正是日俄戰爭方酣的時候，蔡先生親自把日



蔡元培先生

本戰事畫報，親手謄譯，親手寫好，石印單張，隨報附送。他老先生熱烈的情緒，和勞瘁的精神，凡是曾經在警鐘的同人，皆能記憶，如在目前。現在生存世間，可以證明這

椿事的，除掉收藏畫報的諸位先生以外，還有兩位，一位是遠在重慶的章士釗先生，一位是近在無錫的孫靜庵先生。所以蔡先生並非發動五四風潮的人，（原委太長，非本文所宜。）他事後纔會有「民亦勞止，迄可小休」的啓事。

▽……………△
說起日俄戰爭，五月二十七日，是日本海軍紀念日。一箇國家的興亡，決定於海洋能否制霸。以及一般人民，須有普及的海洋知識，知道海洋關係國家的重要性，更要能知道軍艦的種類，和各種分晰內容的解說，纔可以做一箇現代國民。日本自從這次紀念日起，一直到現在，制霸南太平洋，得着赫

赫戰果。他的必勝不敗的地位，已經事實告訴了我們，不必多述。

▽……………△
澈查上海囤積，可以力矯時弊，因為市面上有一種謠言，說什麼「有貨皆囤，無商不富。」又說什麼「存貨皆富，存款皆窮。」影響民生，還成甚麼世界？僅僅辦一箇韓拱北，漏却大魚，實難折服人心！

▽……………△
防空四日，有兩件好處，一、不論貧富人人皆有走路的必要。二、走路要依規則，往左邊走，不會「香鼻頭」。（滬諺，對面磕碰。）

談人生廣告

許晚成

林康侯先生和袁履登先生的生平，社會早已週知，不暇多述。現在要說的，是關於二公做人的個性行爲，以及人生的廣告。

林名康侯，「康」，「(一)樂也。詩「無已太康」，「(二)安也。書「庶事康哉」，「(三)豐也。詩「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康年」即豐年的意思。「(四)大道也。道五達謂之康。爾雅「五達爲之康，六達謂之莊」。言道路通達於多方，侯(有人誤寫爲爲候，大誤。)(一)古代五等爵之第二等曰侯。「(二)美也。「洵直且侯。」「康侯」二個字，又一出典，爲古代安國之侯。易「康侯用錫馬蕃庶」。林氏又名「祖潛」，「意亦深長。袁名履登，亦寫禮敦，按「禮敦」，「與「履登」字音類同，字義符合。「履」，「踐也。易「履霜堅冰至」，「(二)祿也。如曰福履綏之。「(三)行爲也。如操履，履歷。「登」(一)上也。中庸「譬如登高必自卑」，「(二)進也。禮「農乃登麥」。再釋「禮敦」二字，「禮」履也。謂因人所踐履定其法式。大而冠婚喪祭，小而視聽言動，皆有節文。「敦」厚也。如「敦篤敦睦」。

林袁兩公的個性行爲，確是名符其實，待一一說來。

林公辦事「精明幹練」，待人「和樂懇切」，「講起話來，原原本本，言之有物，引人入勝。做起事來，有頭有路，是非辨明，令人心服，公司銀行廠商紛紛聘他擔任監察，董事長等職，有一「康老在此，百事樂成」之概。近廿年來，政府當局，屢次請其擔任國家財政重任，他總辭却，以在野之身，始終作工商界導師，富貴利祿，非我願也，年近古稀，身心旺健，朝氣勃勃。

袁公爲人，「外圓內方」，「衆呼曰「袁老伯伯」。一面孔團圓，一副大福相，終日是個笑彌陀，眉眼間流露着熱烈情感，辦事腳踏實地，老成持重，任過迪斐中學校長，及買辦，總經理等職。現任工部局副董，他是個「阿彌陀佛」，「慈祥仁厚，規規矩矩的人。

林袁兩公，外界對他的印象如此，這就是林袁兩公的人生廣告，要而言之：廣告是商戰的利器，人生也有廣告，人生廣告，即吾人之所以立，「一賴以生」，「以吾的才具能力，供獻於社會，某人忠實，某人學問淵博，某人……就是各人平日做人的廣告表現於外者，所以吾人平日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無時無刻，不在做人生的廣告，以表現於人類社會；假使吾人平日爲一爛污廣告，滑頭廣告，雖高呼拍賣，減價求售，人人將掉首不顧，遠而避之！

林公袁公，能有今日地位，牌子老，貨真價實，非偶然也！各人如何自求人生的廣告價值？日增一日？讀畢此文，請各「三省」。



沿多瑙河

西遊記

閔悅

班的船已經開出了。」

「下一班船，什麼時候開？」

「要到明年春天，解了凍才能開呢，」他回答說。

我們坐在提箱上沈思着。爲了想搭那班西行的船，特地從黑海乘火車趕到土紐絲維林。然而這條巨流，擁着它那廣行的阜隴，葦荻叢生的濱湄，低濕的平疇，遠遠地躺在那一方。

在那里，東方色調顯著地存在着——回教寺的尖塔代了希臘正教寺的穹頂，古土耳其的城門代了羅馬的橋梁。在那里河面較狹的一段，多瑙河蜿蜒在蒼翠峻拔的山間，它是入西歐的孔道。

除非，與我們相同地錯過了時機，那你可以在夏季裏，乘了汽船，往來於多瑙河之上，西自黑森東至黑海，經過六個國家。

經過「鐵門」

「誤了船期吧？」站在我們近旁的一個褐色皮膚的人說。「假使你們高興的話，可以乘我的小汽船到奧沙

伐。那里或許能有機會再上去。」

我們謝了他，爬上船。他是個匈牙利拖船船主，年青時曾在赫德孫河上幹過，至今還依稀記得一些關於赫德孫河兩岸進步的情形。

土納絲維林漸漸地拋在船後了，同時我們已駛進許多急流旋渦之間；在這可怕的力量之前，我們的進行更像在設法跨上一架下降的活動樓梯，進兩步退一步的。那艘汽船雖然因推進機極度旋轉而發生震盪，但是仍像靜止在流過我們兩旁一堆堆的白浪中間。

最後，我們獲得一條人工建築的水道的庇佑，愉快地在中流前駛，居然脫離了那口惡魔的沸鑊。這條兩里長的水道就是鐵門，無疑地，阿岡南德英雄們一定也給過它同樣有力的名稱。

「那是安達凱勒，」那位船主指着一個與奧沙伐相離的小島向我們說。「人們叫它『遺忘島』，因爲柏林會議上忽略了它的存在。瞧，島上還有一個足供盤桓的公園呢。」

我們登岸一觀那曾經拜占庭人殖民的綺麗小島。拜占庭人在許許多多年前，建了他們的小屋子，屋子四周是已經卸除了軍械的土耳其堡壘。其平靜氣象簡直像密

綴野草間花的古老的火山口。

雖然位置在兩國國境上，雖然因多瑙河上的衝突而會發生過幾次戰爭，但是自古土耳其時代起島民們就不斷地耕植菸草與用以製造玫瑰精的玫瑰。

據說在拿破崙時代，島上遭遇過戰事，然而島民們仍繼續從事於他們的園藝。他們以爲自一國把它割讓給另一國，那有什麼關係？世界上發生了戰事，那也有什麼關係？和平也好，戰爭也好，島民們有他們自己的哲學，我種我的園子，我釀我的玫瑰精。國事得失與我何干。這是他們的信條。

一條多故的河流

趁在奧沙伐碼頭登岸的機會，跟我們船主商議載我們上行的事，居然於杯酒之間談妥了代價。我們也就此搭了滿裝羅馬尼亞石油的貨船「源屈里號」上里肯士堡去。

那位拖船船主警告我們說：「祇是，乘貨船走，須有警務當局的許可證。你知道，多瑙河是不像赫德孫河那麼簡單呀！沿河都是够人頭痛的關卡跟名目繁多的商港規例。多瑙河真是具體而微的國際爭鬥的場所，它流經了三個王國，一個攝政王國，兩個民主國跟一個社會共和國。」（譯者按此况與現勢稍異。）

他鋪開了一幅大地圖。表示多瑙河的全長有一八〇〇英里，比來因河長一倍，在歐洲僅次於伏爾加河。它

的航行路綫足有一六〇〇英里，兩岸多遙遙相對的國家。

的確，這是一條多事的河流！我們也認爲當地的警務當局決不肯自願放棄「威尼斯關稅會議」給他們的權利。同時我們也明瞭多瑙河之所以國際化了。多瑙河通航的事件在一八五八年已經開始談判了，然而直至一九二一年才允許，於多瑙河國際委員會的管理之下，張着各國旗幟的船隻都能通行。

顯然，這水上警務機關對於我的事件十分用情。派屈里號拖了一長串的拖船溯河而上了。愉快地我們進了一道遙遙無盡，兩岸巉岩凌雲的峽谷之中。

這一段靜如子夜，黯不見天日的多瑙河，詩人們稱它爲伊斯曲洛斯。這裏從卡山流來的水，又是那麼洄急而多旋瀾，所以古代的航行人僅能至此爲止，不可再鼓浪而止了。

但是古代希臘人決不願使此種險阻斷絕了他們經商的途徑。他們一手握劍一手持了貨單，載了布匹陶器，武器去交換皮貨，苧麻，與奴隸。

後來，希洛托德斯根據了一小部分的事實，武斷地說伊斯德是平分歐洲大陸的河流，同時他還設立一個類似商會的組織，從事察探多瑙河畔地區的蜜源；他的無數的巨量的蜂羣竟鬧得這一帶杳無人烟。

屈蘭勤帶了羅馬之鷹通過了卡山

險隘

我們平安地容與於那非船不通的險隘之中，即使通船也是最近的事。河的一岸是依山開鑿的現代公路，對岸是一幅極目難盡的景物。在巉岩千尺的峭壁上居然有人刻鏤它們的大名。我們首先看見一座形似金字塔的彫刻物上鏤着「Otto Schwartz, Berlin」，另一個米蘭教堂形的尖頂上是「W. Brown, N. Y.」，但是我從未知道有這幾種民族居留在卡山險隘裏的。

「那一個狂徒的名字？」我喃喃地說，「開頭，似乎是 Imp 三字。」

「我看出了，還有 Max，」我的朋友說。

借了船主的望遠鏡一望，也僅能在那模糊的石刻上看出「Imp. CAESAR...TRAIANUS AVG, GERM, PONT. MAXIMUS.」這幾行字。但是收穫已相當滿意了。我們都認為屈蘭動或是其他的羅馬人曾經率領一隊軍士，沿着被水所沖蝕的峭壁，搭起了木架，刻上了他的大名。

整個多瑙河流域曾經在羅馬之鷹之下統治了五世紀，此種統一的局面二千年來再沒有發生過一次。「多瑙河父親」一個鬍鬚鬚髯的河神，會鏤在羅馬的銀幣上。那時多瑙河劃為幾個軍事區域，每個區域駐着一隊軍隊。八十座左右遙相呼應的堡壘，至今僅存近里根斯堡的一座。羅馬人築了那八十座堡壘，組成一道與多瑙河平行的城垣，用以抵禦北方的侵略者。

「商業隨着國旗」里琪那堡（里根斯堡），巴塔伐

堡（派薩）與其餘幾個羅馬根據地，逐漸地發展成為穀類和軍火的運輸中心。多瑙河的第二期商業開始萌芽了。

兩日兩夜，派屈里號在遼闊的河面中間鼓輪前進，在第三天的下午柏爾格拉特映入了我們的眼簾。那高居於多瑙河與撒夫河會合之處的南斯拉夫首都呈現一種觸目的景象。歐洲國家的都市難得有這樣位置。多瑙和撒夫這兩條河，在南斯拉夫國境內的可航距離有七二〇英里之長。

歐化的柏爾格拉特

一上柏爾格拉特的碼頭，一見了那些穿着華麗微醺的商人與出賣甜肉的小販，我們很易誤認它是個富於東方色彩的都市。然而一進市區，才領會它是再現代化不過的；許多高樓大廈建築在四通八達的廣衢上，與商業，銀行，旅館等區相銜接。

偶然瞥見幾個炫服的農人或蒙特尼格羅人，你也許記得你是在東南歐，那里還保持着幾分舊習慣。

未拜訪過河川縱橫的凱利曼頓公園之前，你決不會領悟到柏爾格拉特的現代化是近幾年的事。在公園的最高處是一座堡壘，五十幾年前土耳其才放棄的。塞爾維亞人脫離了東方人的束縛以來僅有半世紀的時日呀。從多瑙河與撒夫河會合點的形勢上看來，柏爾格拉特之所以成為南斯拉夫首都，是為了一休戰，「更明顯地說，

它是面對着西方的。第一次歐戰時，在那兩河的會口，那塞爾維亞前線，發生過很猛烈的軍事行動。

在五種國旗下上駛多瑙河

離柏爾格拉特時，我們已經拖了十六艘貨船。這十六艘船是分屬四個國家，再加上派屈里號，一共有五種不同的旗幟；這可證明多瑙河國際化的程度了。滿山密佈葡萄園的佳景僅屬曇花一現，接着在得老河口是一五〇英里長的沒有樹木的單調的景色，那是匈牙利大平原的邊緣。

「這里怪平靜了，」我向船主說。他往來不停地在船橋上躑躅着，很像一隻熱石頭上的螞蟻。「平靜？」他吁了口氣說。「此地的水大概不到七呎深，而且河底下還有許多流動的沙條。否則我也不必這樣留心了。」

多瑙河的水位確是深淺不一。它有十六條主要支流，與許多次要的。在增水時期，有幾處是三〇呎深，減水時期，那麼即使水量最大的地方也不能容一艘吃水超過六呎的船隻航行。

於河曲所在，透出了布達佩斯。我們不會一句匈牙利話，但也上岸去觀光。第一件遇到的怪事是一家舖子的招牌。招牌上寫着：

POLGARILAKASBERENDEZES—VALLATAT

我們莫明其妙地呆站在它前面。這真是一個很有誘惑力的廣告。一個能英語的夥友站在店門口，我們就問

他這幾個字的意義。注視着那一行巧妙的字母，他如此的繙譯着：

「出售為中等人士所需的傢具。」

「換句話說，」我們問「是傢具店嗎？」

「是呀，」他回答說，「你要如此說那也未始不可。」他還解釋匈牙利語一種富有集合力的言語，可以把六七個字併成一字，這使我記起假使將這種言語運用在美國電報，要如何的經濟。

的確，匈牙利語給與外客的任何困難，都因隨和的漂泊的布達佩斯人所消滅了。他們似乎能用自己的言語與每一個不同的外國人談話。

布達佩斯，歐洲最可愛的都市之

不到布達佩斯等於失去了一個最可愛的歐洲都市。它反映着千年來建立在多瑙河土的王國的民族的文化。如與美國都市的市區名「小意大利」，「小日耳曼」的反映各該母國的情形相比，布達佩斯則足可以稱為「小匈牙利」。古老的布達，高高地在多瑙河的右岸，建築於匈牙利岳陵地的山麓；佩斯展延於左岸，那是匈牙利平原的一部。

佩達，那里峙立着莊嚴華麗的皇宮，代表那自聖司蒂芬起至馬里亞西里薩與法朗士雅瑟夫為止的代相繼承的統治者。河畔的議院則可以表示他們企求自由與掙扎

的結果和英國人的獲得大憲章實相彷彿。

然而，無論如何，布達佩斯是一座道路整潔而栽植街樹的都市。我們對於它的方場、公園、公共建築，及通衢的精心劃分，除了嘖嘖稱羨外，不能贊一辭。所有表揚資本主義的烟突則遠處於本城的郊鄙。

世界上擁有億兆人口的都市能與布達佩斯相媲美的實在很少。此為布達佩斯之頗堪自傲。它有七二〇〇〇工廠工人，然而毫無工業化的氣象。一個島嶼靜靜地躺在河中，河畔全是悅目的愉快的閒散之地，那裏是工人們進餐洗滌的場所，那裏是絕對汽車禁止通行的。我們能夠看到那種拒絕了戰後的改變的古老的文化，仍舊蘊蓄在他們的生活裏。

在某種微妙的變遷裏匈牙利遭遇到重行建設的問題。我們問一個布達佩斯的外匯商：「幾個克朗 Crown 換一個美元？」「我可以以用潘考斯折算，」他回答。「潘考斯」？我們是很熟悉歐洲幣制的，但從古至今，沒有叫潘考斯的貨幣的。

我們的疑團獲了解釋，「潘考斯是一種聲如黃金的貨幣。」戰後匈牙利貨幣破了產，那句「匈牙利克朗」的俗語，就是毫無價值的意義，所以在國際聯盟會監督之下，重建它的幣制；結果潘考斯代替了不值一文錢的克朗而重新博得了幣制穩定的信仰。

匈牙利平原的景色

到了布達佩斯不久，我們發覺，與我們初次印象相反的，匈牙利平原既不單調更不缺乏彩色。出了都城的東郊，要不了去幾小時的路，就可看見五光十色彩虹一似的色調或是吉波賽人的營寨或是游牧者的集合或是遠處在平原盡端的海市蜃樓。

在一個星期日的早晨，在米柴可佛斯特村中的教堂空地上騷動的羣衆身上，我們接觸到這種色調。他們黑色衣服祇是桔紅、翠綠、淡黃、紫醬各種顏色雜綴的腰帶、圍裙，抹胸的襯托而已。

一帶光怪陸離的絡繹緣邊的圍裙，繫在每個少女少女的腰間。少女們的百褶裙在她們盈盈小步的時候，很合節奏地擺曳着。少男們則穿着短短的，絲絨領的上衣，不可描寫的俏麗的圍裙戴着巍峨的平邊的圓頂氈帽。

中年婦人戴的是圓錐形的帽子，穿的是顏色較淡的外衣，至於老年的祖母們則穿了莊嚴的黑衣服，安詳地閒步，襯托那青年們身上的花俏的服飾。

村民在教堂裏舉行禮拜了。街道那頭來了一羣結婚的行列。爲了祈求多子多孫，他們戴着很坦白的標誌；新娘捧着一匹雛雞，新郎的帽上裝着一個洋娃娃；婚禮完畢之後，一雙一雙花蝴蝶似的少女在街上往來徜徉着，那時我們這幾個衣衫平凡的旁觀者正討論他們的艷麗服飾與早婚習俗。

在臺勃蘭得可以目擊那些游牧者集聚的景像，臺勃蘭得四周平原上棲飼着六〇〇〇頭牲畜。那些精壯的

高冠博裳的牧童（Cowboy）拋擲那舉世無匹的套索，真正一幕可喜的景象。這偉大的集合與豪勃蘭得的市場相毗連。那裏大羣馬匹與長角牛羊，與樂天的牧童所組成的情形與西部的狀況相較，其熱鬧曠野真有過之而無不及。

北方蜿蜒而來的是以盛產甜味的性烈的托凱酒的托凱雅海極爾雅山脈，向南循着鐵柴河全程，展延那匈牙利平原；它的兩條山脈，將整個平原與較小的盆地相隔。洪水是他們古代的大敵。工程師們都堅決承認一條鐵柴河的支流的泛濫足於淹沒六分之一的匈牙利國土。

那雜草茂生的平原與天際的圓穹相接，宛如一隻藍色覆盂，靜靜地躺着，富有詩意地靜靜的躺着。有時，雲是那末的低，那末的凝固，似乎牧童們能把他們用繩套一個下來，摔在地上。終日一無所聞，除了那羊鈴與那牧人們寂寞的笛聲。

匈奴人的樂土

在第四世紀時，這一片無邊無際的草原展開在匈奴人的目前，是怎樣的一塊樂土呀！那羣矮小的人們，長臂膊，扁臉子，泥土滿身的人們，是風和沙的孩子。他們跟他們的車輛羊羣馬羣，似濁流一般地在風沙之中滾滾地掠過了歐洲的草原。

羅馬帝國瓦解了；多瑙河的門戶洞開了。五世紀的野蠻民族的侵略，抹去了多瑙河沿岸的文化。那條河的

兩側是給佛來克族，哥德族，琪比台族；秀林琪族，阿里曼尼族，阿伐爾族等所統治，直至後期巴爾扎人握到了鐵柴河與黑海之間的政權，多瑙河商業才有萌芽的機會。

悲慘的吉波賽人

我們與平原上吉波賽人的交接，發生在一處村間小路旁的茅舍中間。從那齷齪地板上，沒有玻璃的窗戶，汗濁得不堪描摹的屋子裏，衝出一羣睜大了眼睛的孩子，烏黑的男子，蓬頭亂服的婦人，期待我們要買什麼東西。當時，我們感到一陣相當的抑鬱，然而，立刻裝着一副慰快的態度，擦着手說：「喂！有什麼可賣！老酒！音樂！要够刺激的！要美國化的！」

真誠的齊加尼音樂家們似乎不願表演任何樂曲，除了那狂野的波動的隔於絕望的深淵裏的情緒。當六絃琴與曼特令奏出了那支過時的小曲「今天沒香蕉」的時候，我們才感到一點鬆弛。那齊加尼樂人所唱的歌辭彷彿是這樣的：

「是呀！這是昨天的事。

在那嗚咽的嗚咽的安達園裏，

或是那悲哀的悲哀的赫斯庇里達斯裏，

那黃金的果實是我們的。

但是今天——苦命的流亡者呀，

那不肯饒人的惡運呀！

今天我們的香蕉是沒有的了！」
雖是一支小曲但充分地指示了他們生活艱苦的情形

再沂多瑙河

我們回到布達佩斯，繼續貨船生活。橋梁一座座地向後拋留了，潘屈里號已經駛在兩岸峭岩轉向西流的一段多瑙河上。輪船的推進器在每分鐘六呎的水流裏，旋轉得不下河畔水磨的速度；然而，於第一次發見多瑙河上的木筏之前，我們實際上還沒有知道水流正確的速度。遠遠地彷彿是一塊木板上頂着一個狗窩順流向我們洶來，近前一看原來是一排廣大的木筏，上面站着一座棚屋和幾個筏夫。一個筏夫掌着一根槳，另外兩個背對背地坐在一隻木桶上。這三人的面色似乎都很幽暗。

「那裏來？」我們的船主高聲喊着。

「黑森，」那個掌舵的人回叫着。

「食糧多吧？」

「幾乎沒有了。」

「麵包臘腸全沒有了嗎？」

「不，那還存許多呢；可是啤酒桶已經喝乾了！」
面前升起了那座小喀爾巴阡山，組成一個充滿着碼頭，起重機，舢板麤集的繁喧的商埠風光的背景。等船靠了岸，我們跨上那德國旅行指南上名為潑來斯堡去閒步一下。

我的步登那鎮市最高之處一望，望見了一幅偉大的景象，多瑙河的兩臂擁抱住那大斯契德島。

「諸位對於普沙尼的印象如何啊？」一位站在我們身旁的一臉正氣的紳士問我們。

我們回問他說：「你意思是潑來斯堡？」

「無聊！」他怒喝道；「我是匈牙利人。我們國王在這裏垂治了幾世紀！對不起，這是普沙尼！」

回到碼頭上，我們有緣地與一個捷克青年攀談。他指點出許多戰後的建設，使這個水運轉輸商埠每年有三〇〇〇〇噸穀類、煤斤、五金、布匹的貿易。

「一個興盛的商埠，普沙尼！」我們感歎着。

「普沙尼？」他熱烈地反響着。「這是捷克城市勃勒蒂斯拉伐！」

向他道了歉，我們同時也感到十分的滿意，假使回船的時候沒有德國船主的那聲：「你們對於潑來斯堡的印象如何？」

一千位「那比倫勤勒特」武士走進了墳墓

離了勃勒蒂斯拉伐，開到漢因堡，一幅有城垣，有古怪城門，有高塔的山麓圖畫。這是一「那比倫勤勒特」所提起過的與順流而下的勃根第武士的旅程有關的六個城市之一。

中古時期的「那比倫勤勒特」與現在的暗殺故事相

同。但是關於暗殺故事並不須要闡明解釋，因為所有案件是那麽平易，全無一毫神祕的臭味；而且對於凶手是一陣惡毒的咒詛而沒有變態心理的呼籲。

漢甘在勃根第殺了薩格弗勒特的事，不用記在福爾摩斯的記錄裏。克林希爾特，那位可憐的寡婦，成爲安柴爾的王后，回到他多瑙河畔的城堡裏，可怕地度那歲月。忽然一種不愉快的感覺侵襲了她，她立刻差人上勃根第去，邀請一千名武士，那罪惡的漢甘也在其內，到她這裏來。

忽視了美人魚的忠告，那一千位武士欣然沿多瑙河到了安柴爾的宮庭。那時克林希爾特毫不神祕地準備了殺人的筵席。她並不將毒藥放在酒漿裏，而把那座餐廳付之一炬；同時匈牙利勇士向勃根第壯士撲去。一千位佳賓全葬身在刀鋒烈焰之中。沒有闡釋的必要。更沒有比這簡潔的事了。親愛的華生！

維也納的公共住宅

流出漢因堡，多瑙河岸漸漸地向維也納低傾下去。船主說要指點我們幾處維也納戰後的情形，領我們到了他的寓所，寓所是在一宅高大新式的房屋裏。那座房屋面臨兩條馬路，中間是一片够寬大的院落；所有的陽臺全都受到日光與闊大的視野。跨過那個院落，走進一宅建築奇妙的公寓，一共包括三間陽光充足，空氣流通的房間。

「現在你們看見一宅維也納市政廳所建築的公寓。」
「船主報告說。」

「你意思這許多齊整的房屋全是市政廳造的，市政廳管理的嗎？」

他點點頭。「你知道，我們以前發生過房屋缺乏，房租高昂的問題。在戰前四分之一的工人，所賺的工資祇够他們付房租。可是現在這一宅公寓，連煤氣，電火，每月祇要五塊錢左右的租金。」

這種公寓之內，各住着幾千人，生活在衛生的愉快的環境之中。我們所得到的感想是在這個工業主義的中心，開展了一個新的階段。

維也納的實際化

參觀過這種公共住宅之後，我們體驗到傾向社會主義的政府結束了那六百年的王朝。維也納是一座多王宮殿廷的城市。以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的代價出賣了環圍城垣的產業，而改建了那著名的斯屈拉薩圓場。從此維也納漸趨實際化了。

孤兒院

觀光過維也納宮庭之一，就可了解哈巴斯堡王朝的奢華與戰後奧地利民主政府的改革。那瑪里亞西里薩會經漫步過的地方，那拿破崙於一八〇五年會經決定征伐計劃的地方，現在成爲工人們星期日的游憩之所。這無

數毗接的屋子是那「拉格龍」，法國廢帝多病的小兒子，曾在裏面徘徊，忿恨而終了夭折；現在成爲孤兒院的一部。

「王宮裏一共有一四四一間房間，一三九間廚房」那位嚮導員會這樣地對你說，「這一間屋子的裝飾佈置已經要瑪里亞西里薩用二一〇〇〇〇元。」

咖啡館

王室是傾覆了，然而維也納的咖啡館仍是生意興隆。偶然，你會碰見有人在那裏啜咖啡，喝啤酒或是嚼幾樣點心；但是大部分的顧客是在看報，玩牌，寫信或是互相教授言語。即使毫無所費地坐上半天，一杯接一杯的水在你桌上輪流傾注。時間與空間的價值，維也納的咖啡館老闆們是永不計較的。

城裏一共有一一〇〇家這樣的咖啡館，而幾乎每一個維也納人於一定的時間內上他常去的一家咖啡館去。假使一位顧客遲了十分鐘還沒光臨，無疑的他已變了輪下新鬼。咖啡館的性質各別：有的是商人咖啡館，有的是職業者的咖啡館，有的是波希米人的咖啡館，而最有趣的是革命者的咖啡館。在革命者的咖啡館的小桌子依靠着一羣長頭髮的人們。他們似乎高唱着：「聽呀，同志們！革命的火炬一舉，資本主義的羅里塔尼亞倒在我們手裏！哈！哈！」

獅心王城堡裏的鬼怪

告別了維也納，重行繼續我們的航程。船到鄧斯丹。鄧斯丹是一個古怪小鎮。在小丘之顛矗立着獅心王被囚的那座堡樓的廢墟。獅心咖啡店店主給我們看一冊古書。書上如此寫着：「許多年前，一個牧羊人在月夜走過鄧斯丹的廢堡，聽見豎琴的絃索的震動和合着兩個鬼聲，這是理查王與白朗台爾的合唱。」好一個陰森的記載。

我們依了店主的建議，在月上的時候到鄰近的城堡去。剛行近浸浴於銀光之中的廢墟，似乎傳來一陣低音歌聲：

Donna, Vos beutas

Elas bellas faissos.....

可怕的鬼！這是十二世紀的法文；這是白朗台爾的歌聲！接着是一陣琴韻，然後又聽着一個低音回唱着：

Si bel trop afansia

Ta, de vos, non patrai.....

獅心王在唱了！

這真是森森然富有鬼氣，頗令人毛骨悚慄。走下小丘回到店裏；原來店主在弄鬼，他正更換留聲機盤上的唱片。

在上奧地利平原間航行三日，經過住於多瑙河與英河會口的派薩，到了那秀麗的林嗣。

進了巴伐里亞

將近里根斯堡，多瑙河畔的一處建築，使我們大為惘然，似乎疑心自己已置身於希臘。在德意志的山旁造那一座希臘寺宇，真是咄咄怪事，而且還戴着一個斯堪的那維亞的名字「Valhalla」。那裏面供奉的不是愛普羅，不是希臘，而是條頓民族的帝王，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與詩人。這是一偉人堂。」

到了河源

幾天之內，通過了魯根斯堡與烏爾姆。船是不能前進了，於是我們登陸，走入它的廣大的上流河谷。丘陵上的廢堡幾多如鷹巢，觸目皆是。黑森挾持在多瑙河細流的兩旁。淙淙水聲與沙沙鋸聲合成一種頗悅耳的節調。黑森是木材業很盛的地方。

天氣一日冷一日。我們在一家簡陋的森林旅店中就擱了三天。那些木工們喝着酒，吸着大煙筒，圍着磁爐子烤火；第三天晚上我們店主告訴我們已近杜那新根，那是弗斯坦堡川與勃里加溪相會而組成多瑙河之處。

最後的一天，留給我們一個深切的記憶。暴雪與霧障使我們迷了途徑；直到天晚，我們嗅到了晚炊的香味，循了香味，才到一家村店。我們發覺自己已經跑過了杜那新根，而且沿勃里加溪走了二〇哩。過度的疲勞使我倒頭便睡，連夜飯都沒喫。窗口下，流着那來自松米留的勃里加溪。這是多瑙河的正源；這是自黑森至黑海，聯合東方與西方的多瑙河的起點。

新 光 標 準 內 衣 製 造 廠

最 新 出 品

SMART
Shirt

華 貴 絕 倫 特 殊 貢 獻

全 市 各 大 公 司 百 貨 商 店 均 有 發 售



世界小國剪影

閒言

亞洲的總面積約等於五個歐洲，兩個北美洲或兩個半南美洲，然而除了日本以外，偌大的亞洲大陸，却僅有土耳其，阿拉伯，中國和泰國幾個獨立國家，歐洲的面積比中國的全面積還小，那裏却包含有大小三十餘個獨立國家，在這些獨立國家中間，除了英，法，德，義，蘇五大強國以外，其餘都是小國，小國中間，如荷蘭和比利時，其本國的領土不到四萬方公里，和我們中國比起來，僅及浙江一省的三分之一，但其殖民地的面積，比利時是二百四十四萬方公里，荷蘭是二百另八十九萬方公里，這些還是名聞全球的小國，其他如可憐的聖馬立諾，處於法西之間的安陀拉，地理教科裏招不到它，假使不是對於國防情形十分關切的人們，壓根兒不會知道有這麼幾個渺小異常的國家，可是在國防上，他們却稱得上一個完全的獨立國家。

南美的薩爾瓦多，是美洲大陸上一個領土最小人口最密的國家，「黑暗大陸」的非洲，也還存在着一個利比里亞黑人共和小國，它們在廣大的宇宙間，猶似獅子身上的一根毫毛，然而像安陀拉和聖馬立諾，則祇能稱得上毫毛上面的一粒灰點，但它還不是地域最小的國家，在法國四面包圍中的摩納哥，面積祇有八方哩，中古時代皇族貴族的私人花園也許還比它大一點，聖馬立諾的全國人口共有一萬二千人，在德蘇戰綫上，一聲大炮響，就可以把聖馬立諾的全部人口於一剎那間全部燬滅，世界上的情形，真是無奇不有。

一 比利時鳥瞰

荷蘭，葡萄牙，比利時是歐洲幾個小國中間而擁有廣大殖民地的國家，其中要算比利時的領域最小，本部面積僅三萬方公里，人口約八百萬，若乘火車橫貫它的全境，從最長的西端，即東南方到西北方，祇消四五個鐘點便足夠了，怪不得希特拉閃電戰打到比利時，比王利奧波三世只得表示屈服了。

不過在上次大戰時，比利時也會「焦土抗戰」過一番，當時前王利沃波二世有一次暢遊柏林，德皇在殷勤招待之餘，突然扮起面孔對他說：「德法戰爭已不可免，咱們是知己親友，你不能嚴守中立，」接着並告訴他，假使比利時肯放棄中立，德國願意於戰事結束以後，將法國弗蘭德斯，柏干接兩地，並以盧森堡，荷蘭盧森堡省讓給比利時，作為參戰的條件。

時隔多年，利沃波二世早已去世，新王亞爾培接位，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下午七時，德國準備攻法，要求假道比利時國境，德皇以爲亞爾培是以薩克斯科堡爲姓，皇后伊麗莎白又是十足的日耳曼人，當然不成問題，於是他發了一封「要求誠意合作」的電信，誰知亞爾培早已準備用武力維持比國傳統的中立政策，去電表示拒絕，成爲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的火藥庫。

比利時是歐洲大陸上人口最密的國家，全國的人種區別起來，顯然分爲兩個種族，住在北部的是佛拉芒人，跟荷蘭人的血統相近，屬於條頓人種，操着日耳曼系的土白，在南部的華龍人，則比較的近似法蘭西人，講法蘭西語，佛拉芒人臉色紅潤，生得似乎矮些，華龍人臉色微黑，身材高大。就這兩個種族來比較一番：則佛拉芒人的性格沉靜剛毅，華龍人富於情感，有具體而微的法蘭西人性格，華龍女子長於烹飪和家事，比佛拉芒女子似乎更愛好修飾。

這個國家的人民有着兩種特殊的性格，他們都是自由的愛好者，同時又是藝術的愛好者，關於後者，可舉的例子很多，比利時宗教的藝術，是全世界聞名的，宗教畫的豐富，沒有一國比得上比利時，還有在音樂方面，世界樂聖貝多芬，他的原籍是佛拉芒，第一個發明油畫的方愛克也是佛拉芒人。

比利時人在工作方面非常辛苦，農民平日整天在田上工作，男的穿着木鞋和連衫褲，戴着尖頂帽，女的穿着口袋似的不成樣子的外衣，用手帕裹着頭，看光景他們不大有什麼樂處，然而每逢星期日，他們却就穿着好衣服好鞋子，戴着好帽子，在家裏吃過了牛肉，兔肉，或是魚類連同蔬菜的熱騰騰的一頓正餐，就到咖啡店去坐坐，或是到公園裏去玩，這等時候，可是他們也很會享樂。

比國的本土雖小，但它却擁有非洲剛果這一塊肥沃的海外殖民領土，剛果自由邦大於法國四倍，大於比利時本土八十四倍，當初原是利沃波二世個人名下的私產，他於一八七七年從私囊裏拿出二萬法郎買了這塊殖民地，每年在歲入三百三十萬法郎中提出一百萬爲開發剛果之用，有一時期，利沃波二世會想把剛果送給比國政府，但以後因發現那裏出產着銅和金鑽石時，他有些割捨不得，化名若干公司握着這些產物的股權，一面嚴禁剛果官吏洩漏這件事，遠者處以三萬法郎罰金，直等一九〇八年，他臨死時的一天，他才寫下遺囑，聲明把剛果獻給比利時國家，這在各國的殖民史上，到是一段橫趣風生的大笑話呢？

二 談談盧森堡

在法比德三國中，夾着一個不到上海市二倍大小的小國，叫做盧森堡大公國，就面積和人口看來，這大公國的重要性並不在直布羅陀以上，然而它的山嶺地帶却是控制西歐大陸的要塞，從古代到近代，凡在歐洲稱霸的民族都要爭奪這一塊地方。

盧森堡本為神聖羅馬帝國的重要部份，直到現在，盧森堡人對於那些在森林的綠蔭里浮現着的古代祭壇十分敬重，似乎侍雅那女神隱約間在林間巡行者，有一個鄉區裏，赫邱刺，阿坡羅，朱諾，密涅發仍然天天聽着彌撒；古祭壇上做着裝飾的這四尊神像當地的鄉民決不肯為重價買掉，他們把這些古代雕刻着看做有些神聖性的禁物，幾次三番拒絕了古董商願出的幾千鎊的代價。

盧森堡公國成立於一三五四年，為查理第四的徒弟溫薩拉斯所建，其後這個小國數經變幻，於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會議中，升格為大公國，為荷蘭國王所統治，一八六七年的倫敦條約中，由各國承認其獨立，並認為永久局外中立國。

首都盧森堡城位於阿爾斯脫城內多公園，都是由昔日之礮台和要塞地帶所改建，那裏的風景真是優美極了，S形的市區的景色也很可愛，有鐵路蜿蜒地通過，又有幾座高架的大橋使市區成了全圓記號（\$）的形狀，十六世紀遺留下來的大公宮有着西班牙摩爾族式的裝璜，是市內最古的建築。

全國可分成南北兩區，北部泥土稀薄的巖石地帶叫做奧斯林，南部溫暖肥沃的沙巖區域叫做古特蘭，奧斯林的居民沉着刻苦，可也謙和得很，聚居在古特蘭的大多是溫雅而且健談的。

這個國家裏的人民有着宗教的狂熱崇拜，盧森堡農民過着十分簡樸的生活，然而他們並沒有忘記工作完畢後的娛樂，每逢國家重要的紀念日，他們必載歌載舞地舉行着盛大的慶祝會，即使在平時，他們於耕種之餘，唱唱民間歌謠，跳跳鄉土跳舞，那種悠然自得的精神，更顯示盧森堡人是一種酷愛自由與和平的民族。

三 安陀拉的特殊政體

世界人口最少的國家，是隱藏在法蘭西和西班牙交界處比利牛斯山脈東段的安陀拉，(Andorra)全國的領土是建築在一片迤邐崎嶇的山谷間，全國的面積祇有五百方公里，人口不到六千，因為那邊多是深谷和崖壁，耕地少得可憐，據說安陀拉的人口如果繁殖到六千以上，全國就要大鬧飢荒，因此溪邊或是山脚倘有些肥的土壤地帶，那就要儘量的加以利用，陡峭的山邊往往有小小的田畝種着莊稼。在外來的旅客看來，不免要引起一個疑問，農夫和耕

地在那兒怎麼能站得住脚呢？

這個古怪的小國，雖處在兩個文明的大國間，至今還保守着數百年來古舊的習慣和殘餘的封建制度，他們對於正式結婚非常重視，媒妁之言的婚姻也在這個小國裏被沿用着，通奸或私奔，在安陀拉人的心目中算是極大的罪惡，這是被社會所共棄的，假使一個未婚的姑娘養了一個私生子，那末，她的一生便永遠沒有出頭的一天了，至於那個私生子呢？照例就得帶到國境外去丟掉，他們認為這個嬰孩是沒有資格做安陀拉的國民的。

安陀拉這個小國的政體，也是非常的古怪，它也有國會和總統，跟普通的共和國一樣，然而牠承認着兩個王公的共同統治權，且有點像「公國」，可是嚴格地說起來，它却是一個既非共和國又非公國的那種世無甚匹的古怪的國家。

爲什麼安陀拉有着這麼古怪的國體呢？我們要研究這個先得弄明白它的歷史，安陀拉的建國，是查理曼大帝進兵西班牙時代所建立的，當時查理曼爲防止摩爾人的竄擾，在西班牙邊境上建立了好些小小的緩衝國，後來這許多緩衝國一個個滅亡了，祇剩下安陀拉還是碩果僅存地矗立於兩個強國中間，這個小國經了法西兩國的幾次爭奪，到了一二七八年，雙方簽訂了和約，由法蘭西的佛亞伯爵和西班牙的烏爾赫爾主教共同統治着安陀拉，這兩個王公，西班牙烏爾赫爾主教的職銜至今還保存着，法蘭西佛亞伯爵的職銜則在法蘭西革命時期早就廢除了，可是廢除以後，安陀拉人恐怕受西班牙的侵略，却又請求拿破崙一世承襲佛亞伯爵的職銜來保護，拿破崙允許了，從此法蘭西的元首一直做着安陀拉的王公。

自一二七八年起，安陀拉政府每年向法國進貢九百六十比索答斯（西幣），向西班牙主教進貢四百六十比索答斯，在西班牙主教的收入裏，包括年俸十鎊，乾酪十二方，鷄十二隻，火腿六隻在內，該國同樣要付給法國總統年俸七鎊十先令，由總統代表即柏平雲（地方）縣長代收，但沒有乾酪，火腿，和鷄。

安陀拉雖爲法西兩個的保護國，不過實際上的行政權都操在安陀拉人的手裏，他們認爲法國總統或是烏爾赫爾主教，不過是安陀拉的傀儡太上王而已。

國會和政府的公署，是建築在兩大谿谷的會合處，議會有議員二十四人，由六個教區分選出來，任期四年，議會每年開會五次，每逢議會開會的時候，叫做 *conseil* 的職員在大門外升起安陀拉國旗來，二十四位議員步行着或騎着驢子上公署，他們穿着玄色大衣，黑領帶，戴着捲邊帽，一幅堂皇的樣子，然而所得的年俸不過二三十個法郎。

安陀拉官吏們的俸給是很低的，總統和普通農人一樣的工作，常見他牽着牛穿過小徑，或者把稻草堆築起來，如有外客來訪，總統在自己的田莊裏招待他們，親自烹調，飯後他自己睡在草堆裏，把床鋪讓給客人享受。

安陀拉人過着堅苦的生活，但他們都很快樂，暖和的夏晚，青年男女常常聚在空地上，快樂逍遙地跳舞一陣，可是那些沒有土地的窮人，他們每到冬天，往往過不了活，不得不老遠地走到西班牙的巴塞羅納或是別的都市裏去另找生計。

四 教皇國梵蒂崗

每當國際風雲轉瞬變幻的時候，我們在報上總可看到來自羅馬的教皇派厄斯十一世對於和平的呼籲，這個電訊發出的地點便是教皇的駐在地梵蒂崗，(Vatican)

梵蒂崗雖然渺小得可憐，但它却是握有世界上無上權威的國家，羅斯福的權力祇限於美洲大陸，希特拉血戰了三四年，他的權力還沒有達到歐洲以外的領域，祇有梵蒂崗的主人，他的權威普及到全世界，他的一舉一動，莫不振動了全世界的耳目，他的國民在梵蒂崗境內祇有一千人，而實際上則散佈在地球的每一角落裏。

這個超乎任何國家權威以上的教皇國人，是位於義大利的羅馬城內，全國的面積共計一〇八·七萬畝，本為羅馬教皇的駐在地，自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起，根據拉泰朗條約，(Treaty of Lateran) 成爲獨立國，境內的法律全依照教規及教皇法令爲根據，教皇派有駐外教使，各國亦有駐梵蒂崗的外交代表，完全具有了現代大國的形式。

梵蒂崗的政治組織到很別緻，國內沒有國會和政黨，除了教皇以外，由七十個主教長組織樞密院，作爲教皇的諮詢機關，教皇死後，樞密院即可選舉任期終身的教皇。

樞密院的組織，包括大僧正六人，大牧師五〇人，大執事一四人，主教長的國籍，規定義大利二八人，法蘭西六人，德國四人，美利堅四人，西班牙三人，澳大利亞二人，波蘭，比利時，巴西，加拿大，英吉利，匈牙利，愛爾蘭，和葡萄牙各一人。

梵蒂崗也有自己的幣制和郵政，中古紀時代教皇的權威，在這裏是十足的沿用着。

五 山顛之國聖馬立諾

世界最小的共和國，是聖馬立諾(San Marino) 全國的領土祇有卅二方哩，人口一萬二千人。

這個國家是立國於山巔之上的，亞爾卑斯山脈支系——亞平寧山脈上有個景物妍麗的蒂泰洛山，聖馬立諾便建在這個山頂上，該國公共生活帶有義大利色彩，所以亦有一「法西斯主義」出現，至於聖馬立諾的建國歷史，還是成立於第四世紀，當時有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石工，在蒂泰洛山巔上創立了聖馬立諾國，到了中世紀，才由羅馬國王予以承認，一直到現在，聖馬立諾可說是歐洲大陸上最古而又最小的共和國。

「聖馬立諾至今仍保持其獨立國的地位，實在因為這個國家小得太可憐了，別的強國都瞧不上眼，當拿破侖叱咤風雲的時代，羅馬立諾把「炮」和「麥」當作禮物，向拿破侖致敬，所以拿破侖始終對這個可憐的小國，不加傷害，墨索里尼登台後，抱着開疆拓土的雄心，不過對於近在咫尺的聖馬立諾，却輕輕地放過它，大概是瞧不上眼的緣故吧。

全國的人民異常守舊，多數以農為生，政府的財政相當困難，國防自然是談不到的，第一次歐戰時，它會向義大利購炮一門，但至今還沒有飛機，汽車出現在山頂上行走，則還是近幾年的事。

有一個時期，聖馬立諾於萬分困難中幸得美國婦人瓦格勒夫人之助，捐一筆很大的捐款獻給該國政府，至今在國府廣場上屹立着「尊大理想」用以紀念這位慷慨的外國大慈善家，還贈以「阿克瓦維爾公爵夫人」的尊號，這個名稱的譯義是「生命之淵泉」，直到現在，聖馬立諾人還時時夢想着有第二個瓦格勒夫人光臨呢！

六 「以賭興國」的摩納哥

上述的安陀拉和聖馬立諾，都是守舊的國家，人民保守着中世紀的古風，走遍全國找不出一家俱樂部，雖然國家的財政窮得沒有辦法，他們還是拒絕國人經營旅館和賭場的事業，然而在地中海的沿岸，却有一個以賭興國的國家，這個國家的名字叫做摩納哥。(Monaco)

摩納哥的窮不下於聖馬立諾，不過聖馬立諾在財政上永遠想不出辦法，摩納哥却從困頓上復興起來，使幾堆亂石上僅有幾所搖搖欲倒的建築物變成富麗堂皇的國家。

摩納哥的賭業是由一位漢堡人叫做佛蘭沙柏蘭沙的所一手造成的，此人本為茶館的侍役，後來成為專以騙取金錢為生的地痞，他到了摩納哥，即向國王請求在摩納哥境內開設賭場的特權，並獲得五十年的特許權，於是他便以一百七十萬法郎的代價向一個意大利人盤了一家俱樂部，漸漸地成為摩納哥賭業的權威，歐洲人成羣地到這個小國來賭錢，摩納哥政府則靠俱樂部徵收了一筆數目可觀的捐稅維持全國的財政。使摩納哥一步步走向了繁榮之路。

七 利支敦士頓

利支敦士頓(Liechtenstein)的全國領土僅有六十五方哩，但却是世界上絕對專制的國家。該國原為羅馬帝國的一部份，後來會加入萊茵同盟，一度也加入日耳曼聯盟，自一八六六年起，成為獨立國，一九二一年始頒布憲法，改政體為君主立憲，議會有議員十五人，任期四年，現任的國王佛蘭西斯一世，是老王保納的侄子，他在奧，捷，德國等處，建築有五十所的私人別墅，每所別墅裏都駐有佛蘭西斯的特派員，每天向他報告消息，佛蘭西斯則整日價地蹲在家裏，他差不多用電話來統治這個小小的國家。

全國的人口約有一萬一千人，大部份都是德國人，國內流行着德國語，政府公文則用德文，國內沒有一兵一卒，全國祇有一個唯一的軍人，他是一八六六年正式宣告獨立時所組成的榮譽軍隊的一員，記得數年來，當他舉行九秩晉五的榮慶時，國王特地授以勳章，他還傲然自得地穿上軍衣，向賀客們微笑招呼呢。

政府的每年支出祇要靠郵票一項已够維持了，該國的行政院長還想出了一個理財的妙法，凡是避難到利支敦士頓國境內的外國人，一律須納相當的捐款，這一來，該國的財政是更有辦法了。

八 中美小國薩爾瓦多

在美洲大陸上，領土最小的國家要算最近向軸心宣戰的薩爾瓦多。(Salvador)

薩爾瓦多還不到中國江蘇省的四分之一大，却容納了比江蘇省四倍還多的人口，全國多火山，旅客要是從海路到薩爾瓦多去，在快靠岸的時候，遠遠地望得見一座極大的火山，叫做伊柴爾科，別名「薩爾瓦多燈塔」，這是一七七〇年噴發過的，在噴發以前，地底有過一陣隆隆的怪響和猛烈的震動，嚇得當地的人民都逃避了，等到他們大着胆子回來一看，他們便見原來的畜牧開了裂口，噴出火焰，濃煙和溶巖來。

薩爾瓦多人差不多都是西班牙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種，他們操着西班牙語，信奉天主教，在中美諸國中，他們脫離西班牙最早，當美國獨立的初期，他們就有過加入北美聯邦的企圖，可見他們早已受到近代思潮的影響了。

那邊的印第安人，住在叫做「祕魯巴爾撒謨」的區域，此區出產一種大樹的液汁，那種樹成着接連幾百里的林區，全給樹上繁茂的枝葉遮得不見天日，樹皮經過了刮割，便會流出液汁來，這液汁是全世界通用的氣喘和其他胸部病痛的治療劑，還可以用作肥皂和香水的原料。

印第安人專管這種樹林，他們在薩爾瓦多結成一個特殊的社會，實行着以一各盡其力，各取所需一為原則的一

種原始共產主義，首領都是老人，他們做着監督，同時也做着牧師，所有購來的錢都得交到他們的手裏，按期依着各戶的需要，來分配發給。

印第安人的生活，外界知道得很少，據說他們年年把多餘的錢埋藏在森林中間的公共地窖裏，那時還要舉行一種奇怪的宗教儀式，到現在森林裏埋藏着的錢想必非常之多了。

薩爾瓦多雖是弱小的民族，却有着優秀的智力，便是文化較為落後的印第安土着也是如此，他們大多思想靈敏，做事努力，印第安人給富家做僕役的也很多，他們能夠捫了重荷，跑遠路，在荒僻的山野給旅客做嚮導。自然他們在目前的地位是十分下賤的，他們男的穿着大腳管的布袴，寬博的外衣，戴着棕櫚葉編成的闊簷帽，女的打扮得整整潔潔，頭上裹着圍巾，印第安土着的性格大多是忠厚馴良的，這也許可以歸因於他們從小就受着外力的壓迫吧。

九 黑人共和國里比亞

一提起南美的印第安人，這倒使我們想起了被解放的黑奴在非洲西部所建立的里比亞共和國，這個國家現在可說是非洲僅有的一個獨立國家了。

美國南北戰爭之後，黑奴終算藉了林肯總統之力，獲得解放了，可是一旦解放以後，生計却成了問題，當時美國的一批政客名流，合組了一個美國殖民公社，慫恿被解放的黑奴到非洲去殖民，在美國名流的鼓勵下，乃有八十名黑人自告奮勇地回到非洲去繁殖，他們最初在塞拉勒窩登陸，後來一看那邊的黑人常受白人壓迫，決定離開塞拉勒窩情願到人跡不到的地方去開闢自己的新園地，他們在曼挪河口的一個小島上登陸，沿着曼挪河流前進，終於給他們找到一塊肥沃豐潤的好地方，八十人便在那邊建立了里比亞共和國。

這個國家在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〇年之間，因為財政枯竭，曾發生了數次革命，當時胡佛總統極力在經濟上給予里比亞援助，從此這個小小共和國的全部金融事業，都操在美人之手，成為金元帝國的一「橡膠園」。

里比亞的土著多在商船上做苦工，文明程度極低，但國內的高等人士，則均能操英語，國內的物產豐富，一九二六年有一位英國的女探險家，遊覽了全部里比亞，曾向外界報告說：「里比亞的天然資源，可說擁有取之不竭的無盡藏：周年雨水平均而有規則，土壤肥美，幾乎無所不產，只要下種定獲豐收，礦產的蘊藏極豐，森林方面，可說遍地黃金，——不是極有用的橡膠，便是建築的材料大松木。」

這個小小的共和國，因為在經濟上和軍略上都非常重要，所以美軍早已在里比亞登陸，在未來的非洲戰爭中，里比亞雖小，然而却是一個重要的角色呢！

緬甸風光

嚴懋德



在印度洋，西方聯接印度，北方毗鄰我國的雲南與西康兩省。面積僅較我國的四川省略大，氣候是熱帶性，每年分乾濕兩季，四月到十月是濕季，其餘都是乾季了。

其地勢北高南低，與並行的伊洛瓦底江 (Irrawaddy River) 和沙溫江 (Salwin River) 一同南趨而下，直至馬來亞的北部，才終止了它那南下的雄勢。伊洛瓦底江從我國雲南的龍川江流出，通過緬甸全境，由仰光 (蘭貢 Rangoon) 到海港。

緬甸的地理位置，異常險要，它位於印度支那半島 (一稱後印度半島 Indo-China Peninsula) 係亞洲南部三大半島之一，北起北緯二十二度，南迄布羅斯地角 Cape Burros，介於南海與孟加拉之間，面積二百二十餘萬方公里。它的西部，介於泰國與印度之間，東方連我國的雲南及法領越南，泰國接壤，西南面臨孟加拉灣

不過伊洛瓦底江的兩岸有許多山脈，將緬甸各部分隔起來，甚至有別的河川，分流於深山深谷，卒使緬甸與泰國的陸上交通發生阻隔，至於緬甸和印度之間，有不少的山脈；倘若站在喜馬拉雅 (Himalaya) 的高峯，俯視着蹲在東南的緬甸，在西部綿延着一條自北而南的山脈，其中包括了八特名山，拿嘉山，泰山以及阿拉干諸山。其次便是盤據上緬介於伊洛瓦底江和沙溫江之間的野人山。再東則有作為泰緬分界的印馬山脈。由於山

土都是密密的森林，河流多半不能行船，所以彼此交通非常不便。

從歷史方面說，緬甸和我國的關係極深，在元世祖時已把它征服，以土司治理之。到了明初，分設緬中與緬甸兩宣慰司。清初滿兵入關，明桂王逃到緬甸時，緬甸酋長布達刺把他迎接到國裏，合了諸土司與酋長的兵力，共拒清兵；於是清兵沿伊洛瓦底

江進攻；誰知這時，葡人僑寓在緬甸的頗多，皆援助緬人抵抗，清兵只得後退；恰巧接着緬甸內部叛亂，國王被殺，而明桂王也被捕。此後，緬甸即入於混亂時期中，後為荷人支助下的古刺所滅。在清乾隆時，有一個叫麻哈祖的，起而恢復故國，乘勢滅掉古刺。然不久又被錫箔江夷族所殺，緬甸又入於混亂時期。當時木梳地方的土司雍藉牙起來平定叛亂，並出兵北擾雲南，東伐泰國，清庭便封他為緬甸主（一七五四年），定十年一貢的制度，為我國的藩屬。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年）泰國國都猶地亞（Ayuthia 即大城）被緬甸攻入，乃由漢人鄭昭起兵驅逐緬甸兵，再與泰國，遣使入清朝貢；同時緬甸酋長孟雲，於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年）也遣使入貢，重又受清冊封為緬甸王。及清朝末葉，緬人始停止進貢，從此緬甸也就不再為我國的屬國了。

緬甸之西，是阿薩密（Assam）與阿拉干（Arakan）再西就是印度的孟加拉了，自緬甸的孟雲做了國王，

就吞併了阿拉干的地方。後來阿拉干人從事獨立運動，緬甸就再度去打該地人民，多向西逃到孟加拉，緬甸兵也向西直追上去，侵入孟加拉，英國入從此就與緬甸人開了爭端。這時英國正在張着血盆大口，擇肥而噬着，對於緬甸，本來早具着和印度一併吞下的決心，只是還無機可乘，現在緬甸既來「老虎頭上拍蒼蠅」，英人可不是正中下懷！只是當時印度問題，還不會順利地解決，所以緬甸還得暫時苟安。一八二四年，阿薩密發生內亂，一部人求救於緬甸，緬甸出兵援助，佔據了阿薩密；另一部人請求英國保護，於是英國趁此機會，小題大做，藉口緬甸佔據阿薩密是要想窺伺印度，乃出兵干涉，英緬於是乎發生戰爭；結果緬甸失敗，將阿薩密，阿拉干等地割讓英國，並賠款二百萬鎊。一八五一年，英緬再度戰爭，緬甸又告失敗，英國將前後所得的土地，總名為英吉利緬甸，屬於印度，一八八四年，緬甸人與法國訂立攻守同盟的密約，企圖對付英人，恢復失地

，並允許將湄公河（Mekong River）以東割讓於法國，英國得此消息，大為震恐，於翌年十月，又出兵攻緬，取仰光，一八八五年將緬甸滅掉，殺緬甸王西石，把土地割入英領印度（British India）

緬甸自淪為殖民地後，即成為印度的一省，由印度總督統轄，到了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印度十三省實行自治，緬甸也實行分治，由英政府另委一人為緬甸總督，實施憲法政治，設置內閣，組織議會，緬甸在英國各自治殖民地中，是較小的一國，可是從軍事的意義上講，却是衛護印度的前哨。緬甸的內閣大臣以及各部大臣雖由緬甸人擔任，然國防却屬於總督管轄，議會分參眾兩院，參議院（即上議院）議員，共三十六人，其中十八人由總督推舉，餘十八人由眾議院（即下議院）中選出，眾議院議員共一百三十二人，由國民投票選舉，而內閣各部大臣也由眾議院選任，至於緬甸地方行政，將全國劃分為八州，其中東北高原地區的奇恩州，另行分為

若干區域而組織聯邦，由英人爲長官，統率行政，其餘七州，也均由英人爲州長官，執掌行政大權。

緬甸原爲富有南國情調特有的迷人景色的地方，一踏其地，便留戀忘返，甚至崎嶇的山嶺，也因爲繁密的綠葉所掩覆，華麗異常，在曼德勒(Mandalay 一名瓦城)地方，風景別具雄毅的色彩，因該地河道狹窄，當河流在兩旁高山間蜿蜒流行時，殊爲美觀。在揮部(Shan States，即聯邦)地方更有一番旖旎風光，原來這地方一年到頭常春的，遍地是花卉，壯觀得很。這塊二十三萬餘方里的土地，有英倫三島兩倍的面積，在那上面住着十來種不同的民族，其中人數最多的，自然要算密集於伊洛瓦底江沿岸的緬甸人(Burman)了，除此以外，泰龍人(Talaingo)是在歷史上和緬甸人發生過許多次戰爭的民族，他們的古都直唐(Thaton)位於馬達班灣(G. of Martaban)之北，是緬甸東南部的一個中心點，這一種族的人民，大多也聚居於這一帶地方。阿拉干人

(Arakanese)就是居住於近印度的西陸的一種民族，塔瓦人(Tavoyans)多居住於東南部的塔瓦城附近，那個頗爲嚇人的野人(Kachins)族則多居於野人山的深山中，至於那幾乎全奉基督教督教的吉仁人(Karens)就散居於東南諸山中和南部比較繁華的都市裏。此外還有擺夷人，瓦斯人等，這些種族的人口，總計起來，有一千三百二十萬，平均每方里人口的密度爲五十六人，在英國各自治殖民地中，佔第三位，僅次於印度和尼加利亞。

緬甸的出產物可分爲三大類；米，鑛屬油及其產品與木材，其中尤以米最佔重要，與其他兩種出產物，佔全部輸出的百分之九十，緬甸人種植稻穀，已有好幾世紀的歷史，原來緬甸的地理形態是一組的山脈與河流，扇子似的從北往南擴伸開去，河山中間盡是肥沃的田疇，這許多肥沃田疇，愈近廣闊三角洲的地方，也就愈見廣闊，因爲高度與氣候的差異，所以在種植方面也大爲不同，阿拉干與地那悉林(Tenasserim)的沿海地帶，

每年有二百英吋的雨量，三角洲的雨量則減少一半，緬甸農業的擴張，可說完全是受這豐富雨量之賜。據最近的調查，緬甸的耕地，有一千六百萬英畝之多，全國從事農業的人口，約佔百分之八十，每年的產量有七百萬噸，其中半數以上質地很好的白米，從仰光，巴森(Bassra)和馬達班的港口運往世界的許多國家，其中最重要的主顧是中國印度和東印度，每年約達三萬萬三千二百萬盾。除此以外，落花生，芝麻，玉蜀黍，棉花，樹膠和烟草等的產量，也都是很可觀的，落花生在一九三九年種植八十四萬五千二百畝，平均出產十九萬噸左右，芝麻種植一百零一萬一千五百畝，約可出產五萬四千五百噸，種植樹膠有十萬零七千二百四十八畝，產量祇有九千三百十噸，棉花的輸出額達一千二百餘萬盾，烟草達二百餘萬盾。

在東亞，緬甸也是一個頗爲重要的出產石油的區域，在一九三八年的生產量，共二萬萬六千四百三十一萬一千一百九十加侖，約佔全世界石油

生產量百分之四，即就它的副產品白

外，緬甸的翡翠，紅寶石，藍寶石等

九世紀中葉英國歸併緬甸以後，這條

路才重新恢復。

緬甸的建築物，頗為別緻，仰光

的沙德宮大塔自基至頂，有三百七十

，前者價值有二千餘萬盾，後者也有

均佔據重要的地位，保留的面積共

餘呎高，全部鍍金的各色鑲飾，塔裏

，更為豐富，有銀，金，鐵，錫，銀，

而未經區別的森林，據估計尚有七千

此外更有六十呎至八十呎高的旗桿，

鉛，鋅，鉬，鈦，鈷，錳，鎢，銅，

零六十一萬七千九百五十一畝，統計

隨風飄揚，上置小鈴，時而發出叮噠

白金，以及貴重首飾物如紅寶石，藍

每年約產五百萬噸的木材，輸出達七

叮噠的聲音，晚間金光燦爛，令人目

寶石，珍珠，翡翠等，在滇緬交界的

百餘萬盾。現在直接間接與林業發生

眩，數十里外可見，而四週全是綠色

南坎村的孟那山，素有金山之稱。沙

關係的，約有四十二萬五千人，木材

的樹叢，景色非常優美，為世界奇觀

溫江流域有不少的砂金，鐵礦的埋藏

有柚，紫檀，杉，麻栗樹等良木。

之一，故每年到塔裏去參拜的人，絡

量據說有近幾十萬噸左右。揮部地

方有無盡藏的錳礦，密之那 (Myit

繹不絕。

nia) 地方盛產白金 (鉑)，摩爾門

更顯着其重要性，因為海上交通，已

不能再利用了，一條是跨過阻隔緬甸

(Maulmen) 地方產錫，鉛，鈷，鈦等

本部與阿拉干的山脈，再從那兒到吉

，各種植物，都很能發育生長，不費

，錫在一九三七年出產量達四千七百

大港 (Chittagong)，從吉大港坐火車

，多大的勞力，便能得到天然界豐富的

十噸，佔同年世界錫總產量之百分之

到加爾各答 (Calcutta) 一條從緬甸北

東西，氣候更潮溼 (四月到十月) 而

三·三十五，鉛鑛年產八萬七千六百

部的同一地出發，然後和阿薩密鐵道

燥熱，使人的精神容易萎靡不振，所

噸，亞鉛年產五萬九千噸，鈷的產量

脚接，至於過去中緬間的交通類乎通

以緬甸人都是和平溫厚的性情，無憂

除非洲以外，與加拿大處於同等的地

商道路的存在，從雲南至八莫 (Cha

無慮，自得其樂地過着快活的日子，

位，在東亞則佔第一位，錫的年產額

mo)，再沿伊洛瓦底江順流而下，自

同時與鄰國不相隔絕，彼此不相往來

約五千噸，次於中國而居世界第二位

十七世紀英國在八莫暫時設立一家英

，所以他們大多數人不免於怡情樂性

，錳的產量在九百噸左右。至於珍珠

國公司以後，所有歐洲經由緬甸與中

，懶惰成風，聽天由命的過日子，而

產地在黑吉羣島 (Mergui Is.) 每粒的

國內部的交通，便完全停止，直到十

緬甸女子却終日辛苦去賺錢來養丈夫

價值往往達一萬盾或二萬盾不等，此

，一切生活勞動，多交給女子去做，他們却娛樂於美麗的天然風景裏，不做什麼事，穿着燦爛艷麗的衣服，終日遊蕩，賭博。緬甸的女子，生得很美麗，頭髮是紫黑色，光滑整飭，挽成一個髻，頭上插着些套在花冠裏的小梳子，這花都用茉莉，個個都用彩色的香腓圍在肩上，戴着手鐲耳環和鑲閃爍耀目的寶石的金別針，所以顯得格外嫵媚，她們身上所穿的衣服，都做了林間的花卉，或色彩斑斕的鳥蝶的顏色，再加上一件華麗白色的短背心，即籠奇（Lounghy），係一種長外衣，此外，天鵝絨的軟鞋，那纖細的手指握着烟葉捲成的小雪茄，當在街上行走時，更為艷麗奪目了。

緬甸是東方的女權國，任何的事務，都由女子去管理，因此女權很大，照我們普通的習慣，女子是嫁到男家去，男子是娶女子來的，可是緬甸人却正相反，男子却要到女家去同住，在緬甸街上，少女和少婦們皆高聲地唱着兜賣她們的貨物，差不多全國的零售商業都在婦女手裏，而且緬甸的婦女，更可以自由地處置她的財產，這是在東方很少有的特權。

緬甸人有時，被稱為「東方的愛爾蘭人」，這個稱呼，在許多地方，是適合的，原來他們敏捷的舉動，幽默的性格，藝術的天才，優游自得的脾氣，加上必要時的苦幹精神，和矜持的態度，在在和愛爾蘭人的特性相合的，他們又是全世界上最虔誠的佛教徒，因此，他們尊敬僧侶；僧侶便成了一種特權階級，兼是一種知識份子。統計在一千三百二十萬人口之中，有一千一百二十萬是信奉佛教的，加之緬甸的佛塔觸目皆是，所以也就有一「佛地」之稱，此外吉仁人幾乎完全信奉基督教，為數約有二十五萬，旅居緬甸的印度人則多信奉印度教和回教，前者的信徒約有五十萬，後者也有三十萬的光景。

緬甸的首府，叫做仰光，位於伊洛瓦底江的三角洲上，距海僅三十四公里。鐵路四通，輪航直達，為緬甸對外貿易的中心地，也為世界米業的巨擘，仰光現為緬甸唯一大都市，建築很整齊，全做西式，有平坦的馬路，高大的樓房，市內又有四大寺院，無數尖塔，圍繞四週，香火很盛，每年更不知有多少人到此朝拜的，沙德宮大塔，更聞名於世界。仰光的氣候，屬於熱帶性，溫度通常平均在攝氏八十度以上，十一月至三月，是氣候最涼爽的時期，一交四月，氣溫突然增高，所以四月一個月為仰光最炎熱的季節。五月至十月是雨季，在這時期內，終日陰雨霏霏，難得有晴朗的天氣。住民據一九三三年統計，約四十多萬，我國僑民寓居於此者約五萬人，大多為閩，廣籍，雲南人也不少，閩，廣僑民以經營米，木兩業為主，雲南人則經營寶石業。仰光的港口，有一千四百碼闊，四哩半長；碼頭有三千三百多尺長，浮橋碼頭也有六百多尺長，凡是進口的貨物，皆在碼頭上卸貨，然後經鐵路或循伊洛瓦底江運到內地，況且海航已以仰光為中心，蓋近通南洋東亞，遠通西歐，南非各地的航空線，亦以仰光為航站，於此可見仰光在交通地位上的重要性了。

西房藥大西中路馬四
廠水香星明

明星日月皂
硬質頭等皂
藍花星光皂

電話購貨
98200



越越
香陳
明星花露水

口路東山路馬四
房藥大西中

鑰胃敵痰



止肝胃痛
治腸胃病



止咳化痰
平喘治痰

威權品補

油肝魚精麥命他維星九

吉祥商行
專收

· 電話通知 · 趨府面洽 ·

各式舊貨	千里鏡	打字機	古玩書畫	五金機件	床帳被褥	男女大衣	細毛皮貨
一切雜件	自來水筆	照相機	風扇鐵車	珠翠鑽石	高貴名錶	車毯毛毯	中西衣服

· 變為有用之金錢 ·

· 諸君以無用之物 ·

· 故能出高價收買 ·

· 本行受用戶委託 ·

地址：上海愚園路靜安商場內B六號 電話：二九一〇六

最新實驗園藝學

花 徑 (六)

七十九號 沈恩孚



黃岳淵 著述
黃德鄰 著述
周 錚 編錄
周國燊 編錄

鄭逸梅 校訂
周瘦鵑 校訂
錢輔乾 繪圖

第四項 移植

春季移植，十有九活，故移植在春季可謂忙矣。不論子出，扞活，接活之秧苗或成長之花木，均可於早春未發芽之前行之，常人以為於冬眠時移植最佳，實則不然，若欲移往遠地，則宜於冬眠時行之，途中經數旬之耽擱，到達目的地時，氣候已轉和，植之當無損樹木之發育；若移植本地，則當春芽未發時行之。今將各種移植法，述之於下，但總以天晴土乾為唯一之要件也。

(一) 幼小苗秧：子出，扞活或接活之苗秧，移植最易，掘起可不帶宿土；若運往他地，掘土較深，將土去除，根長約一尺內外，將苗木數株或數十株堆成一堆，將根卷起，勿使損傷，中塞以苔草等含濕物，浸足水分，即可打包。在未包之前，勿置日光下，故一面將苗掘起，一面包紮，最為妥當；若移植本圃，則將苗木掘

起，區別其大小高矮，分成數組而栽之，則高矮有序，頗為整齊也。

(二) 成長花木：成長花木行移植時，須視花木之性狀，運輸之遠近，以及其他情形而異。掘起時，謹防根部之過度損傷，故初掘時泥塊須大，然後再縮小之，勿傷鬚根。泥塊之大小須視花木之大小而定，若在二年前已經移植者，或在一年內已經掘過者，如此則可離老泥塊之四周半尺處掘起，再將老塊外之泥土完全爬去，勿損新根，用草繩包紮之；若栽後未移植之老樹，則於移植之前，加以特殊之處理，此稱為迴根法，否則難以移活，此法乃因老樹原來根羣分布甚廣，隨樹齡而擴大，而鬚根多生於根羣之先端，吸收水分亦最旺盛，如欲移植，當須維持其吸收水分機能與葉片上水分蒸發作用之平衡；換言之，即根部損傷不大，吸水如常，則經移

植後花木仍如舊狀，然事實上決不可能，若欲以整個根羣移植，所帶之宿土必巨大異常，人工勞力經濟所費亦巨，故今用迴根法可補救此弊，即縮小根羣之範圍，將根切斷，待其發生根鬚後，再行移植；普通較幹直徑三至五倍處掘下，切斷粗根，並將幹上莖葉剪除一部分，減少水分之蒸發。通常於二三年內，分數次將根切斷，再以肥沃之堆肥土壅之，則根鬚萌發迅速，二三年後即可移植。若移往遠處，須用草繩紮之，以防泥塊之碎失，栽種時不必去除草繩，因草繩極易腐爛，決不有礙根之蔓生也。移植後根盤縮小，遇風易倒，故在五尺以上之樹木，種後當以木椿固之，以草鞋或椶皮圍裹樹幹，將繩縛於其上，以免切痕，木椿之形亦多，有三角形，欄杆形，直立形等，當視各種花木之形態而定，若枝葉婆娑而樹幹高大者，則用三角椿，如玉蘭，松柏等喬木，若樹作圓錐形者，則宜欄杆椿，如雪松，杉等；若樹形聳直者，則宜直立椿，如龍柏等；亦有因觀瞻關係而應用其他式樣者；總之，全視各地之情形，各樹之性質，各人之所好而異也。老樹移植後，欲其迅速復活，當用稻草草繩編紮樹幹，枝葉除松外，可全行剪去，以減水分之蒸發，最為妥當，而小樹或不需此法。

第五項 定植

移植後即宜定植。當將花木移至栽植處，先掘一穴，較泥塊大一倍，深與泥塊相等，切勿過深，故富有園藝經驗者常謂「深耕淺種」，頗為切實也，因過深，極

易悶窒而死，雖經數年尚不死，而枝葉亦永不茂盛；但勿宜過淺，因過淺非乾死，即有被大風吹倒之虞，受害非淺，總之，以覆沒舊泥塊為度。若定植於培養圃中，而有營業性質者，則宜作畦，畦亦有高低平三種：高畦高出地面四五寸，兩側開溝，適於氣候潮濕，多雨，地形低窪及土質黏濕之處，滬上多採用此式，求其排水便利，並宜栽植性喜乾燥之園藝作物；低畦即築畦低於地面，或將溝作高，宜於氣候乾燥，土壤輕鬆之處，栽種性喜陰濕之園藝作物，保蓄水分，可較長久；平畦即於地面上不另作畦，如此整地較易，耕耘便利，可省人工，果園中常採用之。畦幅即畦之寬度，普通為四至六尺，畦之兩側開溝，闊約一尺半，故淨寬三至五尺，如此日後管理上較為方便，如中耕，施肥，除草，灌水等作業。畦土在事前須施以基肥，與土相混，然後可行定植，先規定行間之距離，再作株間之距離，普通用麻繩使定植整齊而方便；若富有經驗者，不必多此一舉。每株通常四周相距二尺，每三株作等邊三角形之排列，但株間之距離，亦無一定，須視苗木之大小而定，總之，使各株之枝葉不相交錯，陽光之透射，空氣之流通，均可充分，間接可防病蟲害之猖獗也。若定植於庭園之中，則當別論，須視樹木之姿態與特性，更具有藝術之日光與陶冶，加以定植，務使前後有致，相互呼應，色澤調和，格局秀美，高低有致，上下相稱，富有詩情，合於畫意。定植後當用清潔之水一次灌足，或分二次亦可，

總之，使水確已滲入土層為度。在初種時，不論澆以如何多量之水，不特毫無妨礙該木，且有利益，因苗木一經移植後，根鬚受傷，吸收水分之機能，當極微弱，但枝葉上水分之蒸散，照常進行，苟無水分充分之供給，極難維持平衡，故灌水務必多量，不宜吝嗇。水分澆足後，三四日內不必再澆，否則根易腐爛，同時再察天氣之乾濕而定奪之，若於清晨或傍晚噴灑清水，最為妥當，日後見土略呈龜裂，乃將土與樹根之泥塚蓋平或略高，使泥塚無積水之患，惟在大雨後或土面堅實時，當加耙鬆，不特可吸收土面之水分，且可助地氣之流動。

第六項 定植後之管理

移植後數月或一年內，切勿施肥，如人之大病初癒，決不可補劑雜投，蓋移後，鬚根全傷，無力吸收養分，而此時為萌發新根最盛之期，惟新根無強大吸收力及抵抗力，若於此時施以肥分，刺激老根，或竟腐爛而夭折；須俟枝葉長定，漸漸可施淡肥，離苗木稍遠處施之，待肥分滲入土中，新根已漸強健，再施濃肥，亦不受其害也。

第七項 中耕或謂之削草鋤草刈草

畦土之表面因工作，灌水，降雨之關係，經以相當時日，表土易堅實，空氣之流通，水分之滲入，皆受阻塞，且園藝作物新根之蔓延生長亦受阻礙，野草雜生，此時當行中耕，使土質疏鬆，空氣供給可充足，土中細菌繁殖因而旺盛，致土中不溶養分，及肥料施用後尚未

分解者，得以分解而溶解，以供作物之吸收，故中耕為作業中亦算最重要之工作，不可忽略；非但如此，且可除去地面雜草，免除養分之損失；氣候旱時，因中耕而可減少水分之蒸發。

中耕之深淺，因土壤之種類，及栽培作物之品種而不一，粘土宜深，沙土宜淺；草本根部分布較淺者，中耕宜淺，深者宜深耕；木本根部之分布較深，且喬木較灌木更深；總之，淺根作物不妨稍淺，深根者宜深耕之。

第八項 灌水

作物體內之水分頗多，水分含有之量，因空氣之溫度，濕度，以及風力而異，因水分時常自作物體內蒸散而出，致體內所含之水分常易消失，消失之水分，須自根部吸收而補充之，若土內濕度充分，環境順調，水分之蒸散，可自根部之吸收而補充之，雙方可維持均衡。在此環境之下，其生育所需之水，可由其本身解決，不用人工之補充，但環境不能固定，蒸散水分之分量，有時超過根部之供給，當苗木在幼嫩時期，厥根頗為軟弱，葉面蒸發水分，且生長發育亦需多量之水分，故祇賴自然之供給，常感不足，而灌水尚已，故灌水在栽培上成為一重要而麻煩之事。

露天栽培作物與盆栽作物，所需之水量不一，露天栽培者可直接由根部自由吸收土壤中之水分，或因雨量之不充，作物需要水濕，故必需人工以灌澆之；而盆栽

則受人工之限制，灌水之需要，較露地者尤為殷切，因盆中土壤容積狹小，非加水潤澤之不可。園藝作物若灌水不足，則易萎凋；過多則土中水分呈飽和狀態，空氣流動不易，腐敗細菌大形活動，根之吸收作用因而停止，即發生腐爛，作物葉片因之變黃而生意消失；同時因灌水太多，地溫低落，有礙根部之發育，故灌水工作，似為簡單，實際上相當複雜，須適期適量，非有熟練之經驗不可。

水質以雨水最佳，因雨水中含有相當之養分，事實上不易多量獲得，溪水，河水，池水次之，再次為井水，總之，水宜清潔，不宜含有毒物質，污水中養分雖多，但不適澆，因其中含有鹼質，且污水中更有腐敗之細菌，使作物爛根，但抵抗力強之作物，用污水灌之亦不妨。相傳溪水較河水為重，且極清淨，灌澆盆栽，最為相宜，惜不能處處得之；河水當潮汎時，水多混濁，質亦較湖水為輕，待澄清而後可澆灌；井水越宿才可澆澆；如灌澆蘭，杜鵑及其他名貴花卉，莫如雨水；然天落雨水有陰陽之分，由辰時至酉時，謂之陽；戌時起至卯時，謂之陰；分而貯之，永不腐臭，且不生孳子，常保澄清，灌澆盆栽，極為得宜也。

春季為一年中最佳之時期，雨量適中，氣候溫和，即灌水稍行疏忽，亦無大礙，惟盆栽者仍宜時加注意也。

第九項 施肥

肥料為園藝作物之營養分，俾可生育繁茂；如以人工補足養分於土壤之中，此即所謂施肥，可維持土壤之生產力，促進作物發育茂盛，以達栽培之目的。

(一) 肥料之要素

作物所需之養分頗多，有直接供作物營養者，亦有間接為作物營養料者，而氮，磷，鉀，為作物生長所必要之成分，故稱為肥料三要素。且土中存在不多，乃賴人工之供給，而施肥乃欲補給氮磷鉀三要素，以解其不足。今以三要素對於作物之效用，述之如左：

(甲) 氮：氮是構成蛋白質之必要原素，亦為作物生長之主要因子。能使作物生長旺盛而迅速，葉色濃綠，果實肥大，如施用過量，則作物徒長枝葉，遲緩開花，減少結果；但在幼樹之發育生長，老樹之更新時期，則需氮量更為殷切，故氮又稱葉肥，能促進莖葉之茂盛也。

(乙) 磷：磷能增進幼根之生長，故在種子發芽時，需磷最多；可提早作物之成熟期，充實種子，增加收量，使果實甘美，花色艷麗，增進病蟲害之抵抗力，故磷又稱果肥，能提早作物之結實，並增進果實之風味也。

(丙) 鉀：鉀能促進作物發育之健全，凡綠色部分，均有鉀質之存在，故充實作物之組織，堅強枝幹，更使果實肥大，品質上進，並能蓄積養分，使養分集貯於地下部分，故鉀又稱為根肥，能肥大地下部分也。

四幕 悲劇 三千金 (原名掌上珠)

顧仲彝

第三幕

時間：同一日下午。

佈景：莊家的園廳，明

窗淨几，字畫古玩，佈置得

非常雅緻，四壁圖書，琳瑯

滿目，後面和左後面有大格

子窗和八角窗，可以看見外

面茂盛的花園。右首圓洞門

，通雕廊，圓洞門上掛着大

的竹簾，所以可以看見廊上

的蔣花和廊外的樹木花草。

廳內全是廣式的紅木傢具，

琴几，磁凳，棋桌，花架放

在四處。屋角上有一隻極精

緻的屏風，時間是傍晚，天

色漸漸暗下去。

幕啓時，桂珍坐在正中

生氣，皮望騰站在一旁說話

皮 現在經我這樣一番解釋

之後，你總該不生我的

氣了。

桂 你這個小鬼就是一張嘴

利害，翻來覆去說得天

花亂墜，甜甜蜜蜜其實

全是一派假話。嘴裏那

麼說，心裏不一定這麼

想。

皮 喔，二小姐，我句句話

是實情，若是言不由衷

，口是心非，天誅地滅！

桂 賭什麼短命咒！做賊心

虛的人才要賭咒，不過

老皮的假話也不怕人不

相信。

皮 可不是麼？二小姐你相

信我了？（桂點頭，皮

就坐在她旁邊，一手搭

在她肩上。）二小姐，皮

我一直心裏愛的就是你

，你也待我最好，要不

是你父親反對，說不定

我們早就做了夫妻了，

二小姐，你還愛我麼？

桂 （轉身伏在他肩上）望

騰，望騰，你把我想念

死了。

皮 噢，噢。

桂 你爲什麼不常來看我？

皮 我從前沒出嫁的時候，

你天天上我家裏談天說

笑，唱唱戲。這兒你來

過還不滿十次。

皮 我以後一定得常常來，

你知道大小姐最不高興

我上這兒來。

桂 你既然不愛她，又何必

管她呢？

皮 我在她那兒做事，沒有

辦法呀。

桂 誰叫你去她丈夫的什

麼秘書？

皮 你不知道這個差司油水

可大得很呢，我再做上

兩三年，喲，我也可以蓋

大洋房，造大花園了。

桂 虧你好意思，求差事要

做狗。

皮 這叫做大丈夫能屈能伸

，並且，你不知道你大

姐夫的脾氣，人家化十

萬八萬去運動，他倒不

看眼裏。我呀，不用

化一個大錢，只要拍幾

下馬屁，陪他喝上幾杯

酒，把他捧到天上去，

差司就到手了。

桂 哼，要是你跟大姐的事

給他知道了他不抽你的

筋，剝你的皮來問我。

呢？

皮（摸摸頭頸）這個，這皮

今天早上接到你的信，

話，我心裏的確有點害怕。

的腦子比八十歲的老公

個，不瞞你說，我求差

說你丈夫出門去了，叫

我現在要很嚴重的跟你

司的時候，實在窮到無

我來一趟，我正在猶豫

談一談，你去看看窗

法可想，混不下去。你

，因為還有好幾件公事

外面有沒有人偷聽。

們姊妹倆又出嫁了，你

沒辦，他忽然提到這個

什麼事那麼嚴重？

們私底下給我的錢，實

，我心裏就有點害怕，

你看了我再告訴你。（

在不經化，所以不得不

所以決定上你這兒來跟

她自己走至左窗口，向

趕快找差司。

你商量商量。

桂 那時候你還瞎打三妹的

哼，原來你今天上我這

向外望。桂珍又走到門

主意。

兒來，不是因為我的信

外走廊四面瞭望一番回

皮 別說了，別說了，要是

，倒是今虎逼了你才來

來）園裏一個人也沒有

我真的娶了三妹，那才

的。（生氣）

。你坐下來，我好好的

真的倒霉呢。不過，今

你又要誤會了，這樣重

跟你說，你知道我起先

虎這個人，我的確有點

要而又秘密的事，當然

嫁到這兒來，以為莊家

怕他。他的脾氣不來則

我要找一個最親密最心

有錢有勢，幾代做過大

已，一來就沒好事，今

愛的人商量，所以我就

官，地方上很有聲望；

天早上他還提着呢。

來找了你。就是你不寫

以誠呢，外表上也還不

桂 他提到你跟大姐的事？

信給我，我也會來找你

錯；那兒知道嫁過來以

皮 口氣之間他聽到一些謠

！

後，大大的使我失望。

言，僅不過是一些謠言

桂（嗤的一笑）又是花言巧

皮 為什麼？

！

語，這就是（用手指鑽

桂 以誠這傢伙簡直是個獸

桂 現在我也不來跟你吃這

他的額角）你的本領。

頭獸腦，不中用的東西

種閒醋，你預備怎麼辦

皮 事情那麼嚴重，別說笑

，他年紀雖輕，但是他

拳擊劍，洗過臉就回書

睡在書房裏，一早天沒

亮就起來，在園子裏打

作嘔。他十天倒有九天

我看見他就從心裏恨出

來，聽見他的聲音就要

我實在忍受不下去了，

還陪了他一年多。

不通人性的獸子，虧你

哈！哈！哈。簡直是個

教訓我一頓。

背上幾句聖賢的名句，

幾句，他也從不發火，

總是我恨極了罵他

響，一句風情話都不會

說。要是我恨極了罵他

什麼事也不管。見了我

會，就是聽講學，家裏

總是文縷縷的，不聲不

響，就是聽講學，家裏

木板書，出外不是赴詩

會，就是聽講學，家裏

什麼事也不管。見了我

房裏讀書，早飯都得要送去的。要是我不派人去三請四邀，他輕容易不離開書房一步。你瞧，我這種生活怎麼過得下去呢？

皮 真是的？真是的？（心不在地的。）

桂 （非常嚴重的，滿臉凶光）望騰，你倒底愛我麼？

皮 （看了她特別嚴重兇惡的樣子有點害怕）我愛你的，我愛你的，我不皮是早說過了麼？（態度輕浮與桂珍嚴重的態度恰好相反）

桂 你的確不愛大姐？

皮 我不愛大小姐。

桂 好，你也不愛別人，只愛我。

皮 我也不愛別人，只愛你！

桂 很好，很好，我告訴你桂

皮 以誠家裏好在沒有什麼？跟死了一條狗一什麼？跟死了一條狗一麼人了，他老太爺去年死了，親戚也是窮的多。我們一不做二不休，我們想方法把以誠對付掉了，這個家還不是我們的麼？

桂 什麼？別高聲！（他偷偷的跑到兩處窗口，一處門口張望，又回來拍胸口）你說什麼？

皮 我說把以誠做掉了，我們可以自由了。（害怕）這個……這個……使不得！

桂 你這不中用的東西。

皮 我胆子小，你看我的手怎麼會殺人呢？

桂 又不一定要你親自動手，我們可以借刀殺人？

皮 借刀殺人？（嚇得有點發抖）殺人我想總使不得。

桂 這個時候死個把人算得

皮 什麼？跟死了一條狗一樣。只豬一樣。這個……這個……讓我們考慮，考慮。

桂 我已經想好了主意，你過來（向他耳語了半天，望騰的臉上有時驚，有時喜，有時愁，變化得很多）

皮 （門外有聲音從遠處傳入）

荷 大姑太太，太太在這兒，在這兒呢。

桂 我二妹跑到這兒來幹什麼，姑爺出去了，上那兒去了？你太太一個人在這兒？

皮 啊呀，大小姐來了，怎麼辦？怎麼辦？（他東跑西走想跳窗，又跳不出去）

桂 糟了，糟了，你就躲在這屏風後面吧。（皮剛躲入，荷珍已上。）

荷 二妹，你怎麼一個人躲在這個地方？

桂 喔，大姐，你怎麼今天突然到我家裏來？爲什麼不早些通知我一聲？你爲什麼神色慌張，你有什麼事麼？這屋子裏還有什麼人麼？

皮 沒有，沒有。大姐，你爲什麼要疑神疑鬼的？

荷 喔，沒有什麼？我不過隨便問問罷了，二妹，我今天有一樁要緊事跟你商量，爸發瘋了！

桂 他發瘋，他爲什麼要發瘋？

荷 唉，說起來真氣人！不過爸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不論住在誰的家裏都不會討好。

桂 也許你太孝順你爸爸，爸爸才會發脾氣的。

荷 二妹，我們姐妹倆向來什麼事一條心，你何必

用這種話來譏諷我呢？

我對待爸已經是至矣盡桂

矣，但是他老人家一點

不顧到我們。成天到晚

招了許多朋友來，下棋荷

喝酒，唱崑曲做詩，鬧

得半夜三更還不散。他

的佣人跟我的佣人打架桂

。所以我沒法，只好把

他的佣人都打發掉了，荷

另外再雇給他！

我覺得爸爸沒有錯，他

好客是他的老脾氣，也桂

不是從分家之後才起的

。

荷 不過他從前用在自己頭

上，現在用在我們頭上桂

了。

桂 你得了他這麼大一筆遺

產，難道用你一點兒就

要心痛了麼？

荷 不過他一個人要有那麼

許多佣人不是太浪費麼

？我現在只讓他用一個

。

大姐未免太苛刻一點罷

。跟服侍你的佣人比一

比，他是不是太多？

很好，倒底二小姐比我

孝順，所以他馬上要來

你家裏住了。

什麼？他到我家裏來住

？我不接受！

他還比我先走一步，我

因為坐汽車來的，所以

比他先到。

怎麼？他馬上就來，我

告訴你，我不能接受。

像你這樣孝順的女兒，

怎麼會不接受呢？

大姐，你不要跟我開玩

笑，我家裏住了一個老

頭兒，真够麻煩，尤其

是爸！

（諷刺的，學他妹妹的

口氣）我覺得爸沒有錯

，大女兒不孝順，當然

到二女兒家來啦。

桂 他住在你這兒的時間只

有一個月，怎麼就要到

我這兒來！

荷 二妹，未免苛刻一點罷

，你得了他這麼大一筆

遺產，難道用你一點兒

就要心痛麼？

桂 大姐，我跟你說正經話

，別再跟我開玩笑，當

真爸要來麼？

荷 當然真的。

桂 那不成，那不成，我不

要他。

荷 他自己要來，我又有什

麼辦法，好，二妹，我

走啦。

桂 大姐，好大姐，你替我

想個辦法？我真不願意

他來！

荷 你真要姐姐幫忙麼。

桂 好姐姐，親姐姐，當然

要的，只要姐姐真的肯

幫我忙。

荷 好，那麼，你得一切聽

我的支配。

桂 好，好，大姐姐！

荷 好，那麼我們坐下來商

量一個共同對付他的辦

法！好不好？我們要治

服他，我們要他服服貼

貼聽我們的支配，那麼

以後住在你這兒也好，

住在我這兒也好，他沒

有方法再來反抗。

桂 大姐，真是有主意。

荷 只要我們兩個人一條心

，爸一定會聽從我們的。

（一佣人匆匆上）

太太，老太爺來了，

他在外廳上吵着要進來

，我說太太吩咐過她有

要緊事，誰都不讓通報

，老太爺就大跳罵人，

要是我再不來通報，他

要打人呢。

桂 好了，別噲囉了，你叫

他在外面等一等，我馬

上就來。（傭人下。）

荷 嗎，我想起來了，剛才法，你過來，（向桂珍

我來的時候，他們起先耳語了半天）

緊事不見客，你連我都

也不讓我進來，說必有桂好，好，我知道了，我裏

不見！

要緊事。幸而這兒的路們走罷。

（裏尊的聲音已可聽見）

桂 爸，你別誤會，我每天

我很熱，我一闖就闖進（傭人又上）

進來，我自己女兒的家裏不能進來，滾開，我

上這兒來溫習溫習，爸

來了？你倒底有什麼要傭人 老太爺等得不耐煩了

自己去找！

兒比較清靜些，四周全

緊的事？

，自己闖進來了，攔也桂

爸來了，爸來了。

沒有人，所以什麼客都

桂 沒有什麼？我們現在就

攔不住。

荷 好，你們倆幹的好事，

不願意見，那兒知道爸

出去見一見他罷。

荷 那怎麼辦呢？我一定不

現在沒功夫，回頭再跟

會來呢？我的佣人太笨

荷 他不知道我上這兒來，

能讓他看見。

你們算賬！（走入屏風

，爸不要見怪。

我還是不見他的好，我桂

後）

襄 我也這麼想，大女兒不

在這兒等你罷。

荷 （在屋子裏轉了一圈，

（皮望騰急得亂轉最後

孝順，難道二女兒也是

桂 不，不，還是一同去，

看見屏風）在這兒躲一

躲入坑榻底下，桂極力

一樣麼？我知道你不是

大姐，你知道我辦事就

躲不是頂好麼？

鎖住自己，坐着等她父

的，你是最孝順我的，

沒有你能幹，嘴也遠不桂

不，不好，不好，不要

親上來，忽而想到，跳

你是我的希望，我的安

及你會說話，你一定得

去！（但已不及她已走

起來從書架上抽了一本

慰，我的掌上的明珠，

去，給我幫個忙兒。

入屏風後。）

書，假裝看書，裏尊怒

不然，我也不會趕到你

荷 我真的不想去，這個屋荷

（屏風後）什麼？你在

匆匆上，後面跟着手提

這兒來了。阿亭，你把

子真不錯，我就在這兒

這兒？（拉了望騰的耳

皮包的賈昔亭。）

箱子放下來，我對你說

甜一甜罷。

朵拖了出來）你說有公

爸，你怎麼這個時候上

，我的二女兒好，我們

桂 大姐，我求你幫幫忙，

事，原來是偷偷的到這

我家裏來呀，請坐！請

要安安靜靜住在這兒不

你一定得陪我去！（拉

兒來？

坐！

是頂好麼？

她）去！去！

桂 糟了，糟了。

襄 真氣死我了，他們一定

是老爺，我們但願如此

荷 我只要告訴你對付的方

皮 大小姐，我有意躲在這

不讓我進來，說你有要

就好了。

桂 爸，大姐怎麼啦？

襄 別提了，提起了我就生氣，她簡直不是人，是狐狸，是吃人的兀鷹，她把我的心啄碎了，她是吮血的毒蛇。喔，桂珍，我氣得發瘋了。

桂 我勸爸爸忍耐一點，我想姐姐也不是不懂得孝道的人，不過，爸爸也不要過於苛求。

襄 你說什麼？

桂 我說大姐人是頂好的，對爸爸也是最孝順的。要是她嫌你的朋友太多太吵，來來往往進進出出的人太煩，她也並沒有錯呀，你也不能怪她！

襄 我怪她，我咒她！

桂 爸，你年紀大了，你已經是過了七十的老年人了，老年人最容易犯任性感情下用事的毛病

，所以也應該有個比較有理性的人來指點你一下，來抑制你一下，所以我勸爸爸不要再發什麼脾氣，馬上回姐姐家裏去，對她陪個不是罷。

襄 我去求她饒赦我？我去向她彎腰曲背說，「好女兒，親愛的女兒，我老了不中用了，我現在跪在這兒求求你，賞一口飯給我吃罷，賞一件衣服給我穿罷，賞一張床給我睡罷。」

桂 爸，你不要這樣說，這是你跟我開玩笑，你趕快回姐姐那兒去罷。

襄 (拍桌)我決不去，我再也不願意去，她把我親信的佣人全趕走了，

叫我去看大姑爺那種對奴才的臉，叫我去聽他那種又甜又辣的話，要

我不許見客？要把我的零用錢減半，真是毒蛇一樣的心腸，天要是不用雷來打死這樣的女兒，天也沒有眼睛！
(窗外天色驟黑，電閃起)

我要咒她，咒她沒有子息！她以為我不住在她家裏，我就沒有地方去，你瞧瞧！我不是已經好好的在二女兒家裏麼？你以為世界之大，就沒有我安身之處？我現在敢說，荷珍，你將來要死無葬身之地！

桂 喔，爸，你怎麼會這樣咒她呀！那說不定你將來脾氣一發，就要咒我呢。

襄 桂珍，你好，我決不會咒你，你性情比姐姐直爽，不會用那種惡毒的手段來對付我，你待我

最體貼，最和氣，不會像她那樣口是心非，你不會禁止我招待朋友，你不會辭掉我幾個老佣人，你不會短少我的吃用，你不會頂撞我，你不會減少我的零用錢，

你的丈夫也好，他決不會像今虎這樣耀武揚威，蠻不講理，他不會討厭我老頭兒，你們都不會反對我到這兒來；因為你們還知道小輩的責任，孩子對父母的天性，也不至忘記我給你們的一半家產。

桂 不過，爸爸，做小輩的心總是一樣的。
(戶外一聲雷鳴，電光更閃得強，屋中更暗，襄奪走至窗口，桂珍走去開電燈)

大雷雨來了，天哪，你發一個火雷打死我這惡

弄的心腸的大女兒！

（荷珍由屏風後走出，

桂珍剛好把電燈開亮，

同時一聲響雷。）

荷

爸爸，你要咒死我，我

偏偏又活到你的面前來

襄

（驚）什麼，你也在這

兒？我現在可以對你說

，替我滾出去，桂珍也

會對你說，「你觸犯了

爸爸，我不認你是姐姐

。我要你滾出去！」

荷

都是親生的骨肉，何必

氣生到現在還沒有生完

呢。

襄

只怕今生今世一輩子也

生不完。

荷

不過，二妹，你會趕我

走麼？

桂

當然不會的。

襄

荷珍，你這樣不孝的榜

樣，還有什麼臉來見我

？還怕我跟桂珍好，偷

偷的先趕來躲在屏風後

面偷聽，你要逼到我怎

麼樣？

荷

爸爸，你就有這個最大的

毛病，你說一個人好，

就儘從好處去想，甚至

於殺人放火，你也會替

他辯護，你說一個人壞

，就儘從壞處去想，甚

至於他做一件極好的好

事，你也會說他存心不

良，你知道我來幹什麼

？我是來勸桂珍收留你

的。

桂珍當然會收留我的，

不用你費心，剛才我還

談得好好的，你一來，我

的心又給你攪亂了，氣

又生起來了，現在我無

論如何不在你家裏，我

可以說：替我滾出去。

二妹不叫我走，我決不

走。

桂珍，你叫她……：

爸爸，請你不要再吵鬧

，你老了，不要火氣太

旺，我現在簡簡單單的

跟你說，你今天就跟大

姐回去，住滿了六個月

，再上我這兒來。

要我回到她那兒去？遵

照她的條件？絕對不可

能，我情願住到荒山野

地去，荒地露宿跟豺狼

為伍，做一個覓野食的

野蠻人！你叫我跟她回

去？我情願挨門挨戶去

討飯，去做苦工，去做

和尙！你叫我跟她回去

，我情願凍死餓死！

那只好隨你的便了。

我請求你，好孩子，不

要再使我氣得發瘋了，

我也再不來麻煩你了，

再見罷，我們今生今世

也不必再會面，再看見

了，你不是我的血肉，

你是我身上的一種病，

雖是病也就不得不算是

我的，你是我血裏的一

種毒，一種瘤，一種病

菌，但是我也不必再來

責備你，也不想去告訴

親戚朋友，你這不孝的

報應要來的時候自然會

來！你將來能悔悟最好

，我也不希望你什麼，

我要忍耐到底，我就跟

桂珍住在一起到老死。

她孝我，她不會有什麼

條件的。

爸爸，那你錯了，我現

在還不能收留你，一則

時間沒有到，二則我跟

爸爸的條件還沒有講妥

。爸爸，我仍然勸你跟

大姐去，旁觀的人都會

說爸爸沒有理，況且爸年

紀也老了，所以大姐的

辦法是對的。

（襄年老昏庸，他從上

場到現在一直信任二女

兒對她是好意，二女兒先前的話，他只聽出一半的意思，到現在他才覺悟二女兒也是一樣的不孝他還不相信自己的感覺，他呆住了半天。

不得有二君，一家不得有二主，爸既然不當家，有許多事情應當聽聽大姐的支配。

爸，二妹的話一點不錯，就說我的佣人不聽話，爸只管跟我說，我會嚴厲的治他們的。

桂 要是爸到我這兒來，我可一個佣人都不准爸自己帶。至於零用呢，我覺得二百五十塊太多，暫定一百五十塊罷。我的條件絲毫不能更動。

桂

（呆住了半天以後）你說什麼？

桂

爸，照我的意思，大姐待你是很好的啦。在我看來，你根本用不到那麼許多零用錢，二百五十塊錢，小一點的人家一家的開支也用不了那麼許多。你在他那兒吃用的用的，都不用你化錢，每天喝喝茶吃點心，那兒用得了七八塊錢。還有關於佣人，六個當然太多，大姐屋子裏有幾十個佣人，爸爸你那一個人不可以差遣！何必再要私房傭人呢？一國裏

你來管理我控制我？你們要怎麼樣就怎麼樣，我一點干預的權力也沒有？那我爲什麼要到你這兒來呢？桂珍，這些話真是你說的麼？那麼你決定不住在我這裏了，爸，你再說一遍。

（氣雖然大但已磨折得發不上來，頭昏腳輕，搖晃不定，自言自語）這班惡毒的東西，外表上看起來多慈愛，我真是好糊塗。（轉向荷珍，已疲乏不堪，無可奈何地。）好，荷珍，我就跟你回去，二百五十塊比一百五十塊差不多一半，你對我的孝順也算多了一半，你還准我有一個傭人。

荷 爸爸，我現在覺得一百五十塊錢還太多，我們

在場面上要應酬結交，沒有辦法。你一個七十歲的老人，可以躲在家裏省一點錢了，頂多一百塊錢，無論如何，是够用了，傭人呢，我家裏有的是，也可以省掉。傭人不但可以省去並且爸爸空下來也可以幫着操作操作，對於身體也是頂好的。

（暴風雨前的暫時平靜）好，你們專講需要，最苦的討飯也有超乎需要的東西，要是一個人只求需要那末人與畜牲一樣的卑賤，你們是上等高貴的女子，要是你們穿衣服只爲保護身體，那麼，你們爲什麼要穿得那麼華麗，那樣妖形怪狀！（但他最後的忍耐已經暴發，只見他發

襄 荷

抖，跟着外面雷聲電光和雨聲一點點加強起來——
 喔，天上的菩薩呀，快給我忍耐的力量，我需要極大的忍耐呀！你們瞧，我是多麼可憐的孤獨的老人，傷心到發瘋，四海茫茫，簡直沒有一處安身的地方。如果天要我受這樣的苦，我雖然老了，也該有勇氣忍受下去，我決不哭一滴眼淚，哭是娘兒們的武器，我決不願意拿淚水來弄髒我的臉！
 襄 爸爸，你不要……：：：：：
 不要叫我爸爸，我老早就不是你們的爸爸，你們這兩個沒有良心的妖怪——因為你決不是人——

（說到此處莊以誠以——）
 上，他挾着一包書，莫名其妙，呆住了——我將來總要報你們的讎，我襄
 我要使全世界都曉得——我要看你們能不能老佔我老頭兒的便宜——我要，我要——我現在還不告訴你們——我要做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人家說起來就會害怕——
 襄 （雷電大作）你以為我會哭麼，我決不哭了，（看見以誠）好了，你來了。這是不是你的主意？說呀，說呀！
 襄 爸，你平一平氣！你這混蛋，打了人家，還叫人家平一平氣？都是你的壞主意，好女婿，你煽動我的女兒來反對我。（一把揪住他的衣襟）

沒有呀，沒有呀，我還不知道您老人家為什麼生氣呀。
 荷 你假裝不知道，壞蛋，你做了錯事，還假裝不知道，我一個個都要報讎！阿亭，我們走，快走！
 老爺，外面雨下得很大呢？
 外面風風雨雨，您老人家怎麼去呢？
 風雨雷電雖然可怕，但總比我女兒的心腸要慈善一點，走，走，馬上就走！

（外面雷聲隆隆，風大雨急，但襄尊不顧一切衝了出去，昔亭提着箱子跟下。）
 岳父大人，你不能去，你不能去，吃了晚飯去，吃了晚飯我送你回去！（他很誠懇的追出去）
 桂珍，別讓你那書獃子的丈夫欺辱書獃氣的，壞了我們的事，你去看一看。
 我想那麼大的風雨，他說要走也走不了。
 荷 倒不是怕他走不走，倒怕你丈夫獸頭獸腦的跟他說些什麼，我們去看罷，我們一起去。
 桂 這榻底下還有人，悶死他了，放他出來吧。
 荷 讓他多悶一會兒也好，我們走。（下）
 皮 （爬出來）你們別丟我一個人在這兒呀，喔，悶死了，爬在地上，腰都折斷了，讓我舒展舒展。今天真倒霉，好容易到這兒來一次偏偏又碰到大小姐，她簡直不放鬆我一步，不過，嘻嘻，嘻嘻，我不曉得交了什麼好運，大小姐二小姐都看上了我，搶我這個寶貝，讓她們搶去，反正搶來搶去，愈搶

愈紅，我的身價也愈高！不過，這不是久長的辦法，不要搶出禍來，

我也倒要倒的，我應該

自己打個主意，大小姐

呢，人漂亮能幹，就是

太凶，她凶在骨子裏，

不凶在臉上，不大好對

付，二小姐凶在臉上，

骨子裏倒是頂那個的，

並且二小姐也更愛我一

點……

（以誠搖頭嘆氣上）

（自言自語）常言道，

最毒婦人心，真是一點

不錯，（忽見皮望騰，

驚）呀，你在這兒？

莊先生，好，我來了半

天了，你剛才難道沒看

見我？

以 奇怪，你剛才在這兒？

我怎麼一點也沒有看見

？想必是給這班娘兒們

鬧得頭昏眼花，視而不

見，聽而不聞。請問皮

先生上舍間來有何見教

？

見教，不敢當，我還想

向莊先生請教呢？

訓話考據，孔孟之道，

小的略有研究。想不到

皮先生也樂於此道，那

真是我道不孤了。

我有一件事情要想請你

幫忙？

幫忙？你要借錢問我太

太去，我身邊沒有。

不是錢，是一句話。

一句話？什麼話？

回頭大小姐，不——不

論什麼人問起我為什麼

上這兒來，你就說，你

找我來的。

我沒有找你來呀！

唉，你這書獃子，你這

麼說就是了。

君子怎麼可以言不由衷

，不成！不成！

皮

在你說一聲毫無關係，

在我就功德無量呀，你

照我做了，你要什麼就

給你什麼？

大丈夫金錢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我莊以誠頭

可斷，謊話決不說。

（自言自語）這個書獃

子，倒拿他沒有辦法。

（想了一下）有了，莊

先生，我還是請教你學

問罷。

讀書人心懷若虛，有問

必答。

你知道我久仰大才，天

天想到府上來請教，一

直沒功夫，前兩天恰巧

碰到一樁煩雜的公事，

章司令就了新職以後，

要我擬個通電，發到上

海報上去登載，這篇文章

章一定要拿駢體文寫才

得體，我擬了一個草稿

，想請莊先生斧政。

以 字句上的推敲，小弟可

以効勞。

（摸了身上半天摸不着

）啊呀，今天我特別跑

來請教，竟把稿子忘了

，我明天帶來好不好？

先請教莊先生一點駢體

文的章法。

好，你靜靜的聽着，駢

體文首在工於對仗，次

在……

皮 （低聲下氣的動以情感

）莊先生，我既然誠心

誠意的來求教你，就請

你看在我們已往的交情

上答應我剛才的要求，

好不好？

什麼？

是你找我來這裏講駢體

文的。

以 倒底有什麼關係呢？

一點也沒有關係，免得

人家說我偷出來玩就是

了。

以 只要你誠心誠意跟我學

，我就答應你。

（荷珍桂珍上，荷珍裝以

假哭，好像很悲痛似的荷

）

荷 爸不聽我們的話，走了

，冒着風雨走了。

以 （頓足）唉，你們怎麼

可以讓他在風雨而行，

唉！你們怎麼忍心叫他

忍飢挨餓，冒如此大風

大雨，不孝有甚於此者

乎？

桂 你這書獃子，只會瞎發

牢騷，少開口。

以 憫隱之心，人皆有之，

眼看他風燭殘年，孤苦

伶仃，何忍逐之於門外

，受風霜雨露之摧殘，

爲人子女者理當老我老

荷，以及人之老，何況生

皮身之老父乎？唉！人心

不古……

桂 替我閉上嘴，你事情都

沒有弄清楚，嘮叨些什

麼？你念你的書去！

好好，我不管。

望騰，我到現在還沒有

桂 功夫問你，誰叫你到這

皮 兒來的？

是他，他（指莊以誠）

你可以問他，問他，莊

先生，是不是你找我來

講駢體文的，是的，是

不是？

（忘却）什麼？

皮 我說你是找我來講駢體

荷 文的。

桂 妹夫，是不是你找他來

的？

（因望騰一邊逼得他沒

荷 法，用手指捏他的臂。

）噯唷，是的是的。

這又是你的鬼計！

（緊接，使她們的主意

桂 力轉到別處去。）大小

荷 姐，二小姐，我想起一

件極其嚴重的事，你們

現在把老頭子逼跑了，

桂 我想起了一個極大的危

險。

什麼危險？

桂 要是他出去找到三小姐

皮 跟律師一商量，或者

請託，在法院裏告你們

皮 一個不孝，把分析家產

的案子撤消，收回成命

，你們兩位預備怎麼辦

？

桂 不錯，我們不該放他走

！

荷 啊呀，糟了糟了，怎麼

我們沒有想到？

桂 我早先沒料到他真會走

荷 我們剛才硬到底，無

非想叫他屈服。

桂 啊呀，現在怎麼辦呢，

荷 現在這麼辦呢？大姐，

桂 大姐，你想個主意呀！

皮 這倒是一個晴天霹靂，

沒想到。

那麼，老皮，你有什麼

主意？說說看。

皮 你們要是好好的請教我

，我有主意，司令的秘

書沒主意，那司令還能

打仗麼？

桂 老皮，你快說！

皮 第一，你趕快派傭人把

那老頭兒跟那老傭人都

找回來，不管他們肯不

肯，抓他們回來再說。

桂 對，對，對，我們立刻

辦。

荷 那麼，二妹，你趕快派

傭人出去追，人愈多愈

好，要是往三妹家去，

一定是出西門或是北門

。你叫他們分開去。

桂 好，我就去。（下）

荷 你這小鬼跑到這兒來真

的幹什麼？（要拉他的

耳朵）

皮 真有正經事，回頭到了

家裏再告訴你聽。

（以誠坐在後面大讀其文章，這時朗誦成聲，他們兩人已經忘了他，忽然聽到俱吃一驚）

荷 這個人討厭，想法子叫今

他出去。

皮 這個容易。（走至以誠

處）莊先生，又要來請

教了。

以 不敢！不敢！

皮 剛才我在天空中看見一

道紅光，時隱時現，不以

曉得主何吉凶？

以 在那兒，在那兒？

皮 請到這裏來，（他帶以

誠走到門口）你瞧，就今

在那一邊，現在沒有了

。你等一等就會看見。荷

（以誠探頭探腦的望，

望騰早回身轉來。）哈

！哈！哈！

以 姐夫，章司令來了。今

皮 什麼？

（章今虎上，他把以誠

一手推在旁邊，就看見皮

荷珍與皮望騰，單獨在

房內，皮望騰又想望坑

榻底下鑽）

站住！（皮只得站住，

頓了半響，望騰與荷珍

窘甚）好，你們躲在這

兒幹的好事！你們在家

裏怕我偵察你，跑到這

兒來幽會，還有好一個

妹夫替你們望風。

（已進來）望風，我望

的是天上的紅光，天顯

紅光，必有奇禍，天下

從此亂矣。

住嘴，我回頭再跟你算

賬。

（滾泣）今虎，你不能

冤枉好人，我的確是為

爸的事來的，你不相信

問我二妹去。

你呀，我回頭到了家裏

再跟你細細算賬。老皮今

是，司令，（怕得發抖

）我們還是用刀，還是用

鎗，隨你挑選，（把手

鎗，刺刀都手在桌上）

我對天發誓，我的確沒

有跟大小姐約好，想不

到會在這兒碰到大小姐

。真的，我來的時候，他

怕我看見，還躲在屏風

後面呢。

真的，一點也不假，我

是躲在屏風後面的。

不准胡說，那麼，你倒

底來幹什麼？

不錯，我忘了，是莊先

生請我來的，莊先生，

是不是？

書獃子，你怎麼說？

（挺身而出）是我請他

來的。

桂 不要開鎗，（衝過去，

擋住皮望騰）

桂 站開！

桂 你爲什麼要打他？

以 我請他來講駢體文。

今 講駢體文，放你的屁，

（打在他的臉上，）先

解決你，（轉向皮，皮

愈抖。）你還是喜歡用

鎗打死，還是用刀刺死

。

皮 司令，冤枉，冤枉，請

司令高抬貴手慢慢讓我

解釋。

今 我問你，還是用鎗，還

是用刀？

皮 （嚇得面無人色，抖得

話都說不清楚。）冤枉

，冤枉，司令，司令。

今 你不說，我來挑，（拿

手鎗）還是鎗便當些（

瞄準，荷珍怕得用手蓋

着臉，驚叫一聲，桂珍

由外入，驚）

桂 不要開鎗，（衝過去，

擋住皮望騰）

桂 站開！

桂 你爲什麼要打他？

今 他跟我老婆幹的好事，

你不知道麼？

桂 你無憑無據不可以隨便

亂說！

今 我親眼看見。

桂 (遲疑的看看荷珍和皮皮

望騰) 你看見他們怎麼

樣？

今 我看見他們手拉着手兒

做親熱的樣子，你丈夫

在門口替他們望風！

桂 (走近他丈夫) 你替他

們望風？(也打了他一

下耳光)

以 怎麼，你們的怨氣，都

出在我的頭上，怪哉，皮

怪哉。

桂 (轉問今虎) 不過，姐今

夫，這樁事情我看以後

查明再辦，現在眼前有桂

一件更重要的事要解決

？

今 什麼事？

桂 那老頭兒已經走了，派

人附近找了一下子也沒

找到，說不定他出城去

了。

今 你們怎麼可以讓他在

糟了，糟了，(頓足)

這個事情還是我提醒大

小姐，二小姐，他要是

找到了三小姐事情就麻

煩了。

今 不要你說話，你的頭暫

時寄存一下回頭再來處

置你，來人哪(兩護兵

上) 把他抓下去，看守

起來，別讓他逃走，(

護兵押皮望騰下)

司令，司令，(但已拖

下)

今 你們全是飯桶，怎麼沒

有一個人出來阻擋呀。

這書獃子簡直是死人，

這件事他也有份，但是

他一點也不想到。

今 這個人你們看他個書

獃子，倒儘管壞事，儘

跟我們搗亂，我總要收

拾他一下，現在我趕快

派軍隊去追，務必要把

他們追回來，來人呀，

(護兵上) 這兒有多少

弟兄？

五百。

今 好，你傳令有要緊公事

，立刻齊集出發，再打

緊急電話到四鄉隊伍裏

去，叫他們關防加緊，

凡是可疑的人，不論老

小，一律抓住送到司令

部來，幹快去辦，我回

頭就來點查人馬。

兵 喳。(立正，下去。)

今 三小姐——就是章純規

的農場的詳細地址，你

們知道麼？

我知道，(在皮包內找

，拿出一張紙條。)

今 在我們出發以前，我先

要教訓教訓這書獃子。

喂，你過來，你幾次三

番跟我作對，從前在老

頭子面前說我壞話，老

頭子分家產的一天，你

幫着三小姐反對，你寫

四六文章罵我，現在你

放老頭兒到三小姐那兒

去，一點不加阻攔，你

還要幫着老皮來勾引我

的老婆，今天我要敬你

三拳。知道知道我的害

害！(伸拳)

今 我向來安分守己不管別

人閒事，不過你要我做

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事

，我可也讀過幾年聖賢

書，決不肯知其不可為

而為之。唉，我勸你

——我還稱你一聲姐夫

——你這樣不忠不孝不

仁不義之徒，為非作歹

，無法無天，天道循環

，將來總有報應之一日

，我勸你……

今 我沒有教訓你，你倒來

教訓我，先吃我一拳……桂

：（以誠避開）

你不要逼人太甚，螳螂
尚有擋車之勇，無况昂
昂七尺之軀，頂天立地
之男子，你可不要欺人
太甚。

今 你躲得好，再賞一拳。

以 君子禮讓，也有讓無可

讓之時，你不要欺我讀
書人。（兩人扭打，翻
到爬起，打到桌邊，桌
子翻身，手鎗落地，兩
人搶手鎗，以誠用脚把
手鎗一脚踢到旁邊去，

兩人於是搶刀，先被今

以 虎拿到，但以誠把他的
手扭反過來，刀又落地
，刀又給以誠拿到，但
以誠並不刺，一丢就丢

在旁邊去，大家鬆了一

口氣。）

荷 想不到那書獃子也會那

麼一手。

（乾着急，但做手勢叫
今虎用刀）拉住他的手
，小心他的脚！

（兩人打了半天，最後

以誠漸轉優勢拉住今虎
的手反扭過來，背向以
誠，以誠用脚在他屁股
上一踢，今虎蹣跚踉蹌

跌到屋子的那一端去，

荷 荷珍珠珍驚叫逃開，今

虎一頭撞在一大花瓶架
上，花瓶倒下，恰巧倒
在他頭上，頭破血流，

腦漿流出而死，起先大

荷 家以為他昏過去。）

（走近去看他，搖搖他

）喂，起來呀，不好了
，腦袋破了，一命嗚呼
，那怎麼得了，那怎麼
得了？

荷 啊呀，真的死了？

桂 好，是你打死的，叫你

抵命，叫護兵把他看守

起來。

啊呀！糟了，糟了，這
怎麼得了，這怎麼得了
？

他死得太糟了，我們全

完了，都是你這書獃子
不好，你為什麼不死，
要死他呢。你替我去死

荷

「你為什麼不死，要死

他呢」二妹，我想起一
個好主意，可以救大家

什麼主意？

桂 我們不要宣佈，好在望

騰穿起軍裝來很像今虎

，就叫他暫時冒充今虎
，仍然做他的司令，那
麼你丈夫不會犯罪，我
還不至於做——寡婦，
二妹，你說我的主意怎

麼樣？

荷 （驚，呆，害怕）大姐

，這不是一個好主意，

我不願意，我不願意。

（垂頭喪氣）今虎，你
乃一世之雄，爾今安在
哉！

二妹，就是這麼辦？

不成，不成，我去叫護
兵。

（拿起手鎗）今天這個

主意非實行不可，你不

答應我，就要你死，你
答應不答應？你不答應
，你也完，我也完，
家完。

桂 大姐，我答應。

你跟以誠把屏風抬過來
，遮住這個屍首，以誠

！我的手鎗看見麼？（

以誠驚跳起立）你一切
聽我指揮，不許向外面
聲張今虎死了，聽見了
沒有？

以 聽見了。

你跟桂珍把屏風抬過來

，（屏風抬了過來）你

們坐好，不要露出驚惶

的臉色。來人哪，（一

護兵上）你把皮秘書帶

上來，司令要審問。（

護兵下，一會兒皮望騰

抖着上來，一上來他就

跪下）

皮（跪拜）求司令救命，

求司令救命！

荷望騰，你不用怕，（皮

向上看不見司令驚奇）

你站起來，你到屏風後

，回去看一看。

皮（跑到屏風後面，嚇得

倒退，高聲呼叫，向門

外跑）不好了，不好了

，司令被謀害了。

荷不許亂叫，回來，這是

莊書猷子打死的。

皮書猷子打死的？（向莊

表示畏懼）

荷現在為顧全各方面起見

，這件事只有我們四個

人知道，不許向外聲張

。你馬上把他的衣服脫

下來穿上，你好在面貌

很像他，只要裝得威嚴

一點，誰也看不出來，

趕快去。

皮這個……這個……

荷你答應不答應？你不答

應，二妹一家完了，我

也完了，你也因此完了

，那末我先打死你，再

聲張出去。

皮這個……這個……

荷時間不讓我們再有猶豫

的地步，一會兒隊伍到

齊，就要出發了！

皮那末我也只好答應。

荷你跟我來，（拉他走入

屏風後）二妹夫，你到

外面去看隊伍到齊了沒

有？（以誠垂頭喪氣下

）

桂（痛苦萬狀，對着屏風

咬牙切齒。）他走至書

桌邊，拿出一張信箋，

一只信封，他趕忙寫了

一封，看了一遍：時

時用眼看屏風，防屏風皮

後面的人出來，看完放

入信封，在信封上草草

寫幾個字，寫好，荷珍兵

剛好領皮望騰出，望騰皮

全身軍裝，樣子很像今

虎。

挺起腰來，威武一點，

很好，說話聲音放大些

。

（皮望騰看看自己不倫

不類，有點好笑，但突

然外門開啓，一護兵上

，後隨以誠，以誠看見兵

嚇了一跳。）

報告司令，隊伍已經準

備好了！

（不知所措，荷拉他的

袖子，才又鼓起勇氣）

馬上出發！

喳！

請，（荷走在第一個，

桂立刻把一封信塞在皮

望騰的口袋裏，皮望騰

看了一眼，衆向外走。

）

荷（轉身）弟兄！（大家

驚住）這個後面綁着皮

秘書，你們把門鎖上，

好好看守，不得有誤。

喳。

（衆又開門走去）

——幕——

哀逝者

何澄

禍害猶難把命長，冥誅應悔事徒忙，一身邪氣
生何用，兩手橫財死怎將？行險安知哀末世，爲非
那有好收場，能逃國法忽忽斃，總算皇天待爾良。

（真山打油集）



格雷斐斯

與

電影藝術

魯思

「活動照相」是一八九五年誕生的，迄今已有四十八個年頭了。而電影，則是「活動照相」的第三期發生物。換句話說，它比「活動照相」的年齡要輕十三個歲月。

「活動照相」的一生，即「活動照相」的歷史，一般的說，可以分爲如下的三個時期。

第一期從一八九五年數起約一年半的光景，那是最原始的，被稱爲滑稽的「活動照相」的時代。「在那個時代」，蘇聯S·德謨辛科 (Timoschenko) 說：「銀幕的畫面上，誰也沒有發見電影藝術的所產，並且也不能發見的。」因爲，那祇是些單純的沒有連絡的照相之場面，由於放映在銀幕上，突然滑稽地躍動而才獲得生命的，如此一樣東西罷了。

當時的電影，不，「活動照相」，僅是幼稚地想將風景和活潑而能動的事物，翻印並保存在乾片上面。法國路易與奧古斯特·樓美歐兄弟 (Louis et Auguste Lumiere) 於一八九五年之末，在巴黎的蒲爾華爾·德却比友西奴的格蘭咖啡館的地下室里，用他們自己發明的放映機來，開映他們自己攝製的世界最初的「活動照相」，如「軍隊」、「噴水」、「小孩的喧鬧」、「汽

船的出發」、「進行中的列車」、「海岸綫的怒濤」、「掃烟囪的人與麵包師父的吵架」以及「里翁·留密愛爾工廠的出口」等的，他今日看起來已經成爲古典了的十個影片，它們的映演時間總共是二十分鐘，由此，定可想像到那些盡是極短的短片了。並且，它們的內容，也可從那些短片的題名上推測到，完全是一些司空見慣的，例如：軍隊的進行；火車的運動；互相扭打的人們的姿態；以及怒濤奔騰的海岸口之景色等等而已。

在「活動照相」最初發明的時候，差不多只要能夠「活動」就是有趣的了；「運動」(動作)的影像能够在它們的運動中再現出來的這個可驚的珍奇現象，便是一切。那被攝製的對象本身的趣味和價值等等，則全不顧到的；至於用影片來敘述故事的事，更是不會被人想到的啦！

誰都知道：影片的能力活動這個新奇的現象和趣味，是電影最原始的，也是最根本的魅力；可是，此種單純的單純的感情是無法承續的，除非附加着什麼情節不可。於是，從一八九七年起，製作影片的人，不能不考慮到攝影的對象之性質，同時聘請了演員來扮演，開始選取比較的認真而又比較的有意思的材料，並且還構造着多少的具有戲劇性的，雖則非常幼稚而簡單的情節，

製作一些滑稽的所謂「動的喜劇」(Action Comedy)這類影片。

但很不幸的是，也正從這時起，電影却和演劇結合，不，甯可說是隸屬於演劇，而把自己的特殊的健全的生育阻礙了。

在一般製作者的腦海中，誰都存在著電影與演劇混合的見解；所以他們最初的方策，僅是單純地想將演劇的動作搬到銀幕上去。

這第二期，由一八九七年始，繼續到一九〇八年止。在這期間，電影雖已漸漸的具備了可以成爲一種實業的一切之特性，但它却不能展開偉大的前途，就是爲了完全忽視了潛在電影這個新技術，新藝術中的宏大之可能性，而一味地追逐着舞台藝術做了它的尾巴之故。

它給觀衆看到的是攝影化的舞台劇的複製，以「舞台的背景」來代替「自然的實景」那種東西。他們以爲：從前祇能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給極少數的看客鑑賞的演技藝術，現在却能永遠地保存起來，已經是一件饒有興味的事了。

那時，在攝影者底工作里面，還沒有運用藝術的場所，也不待說的吧。攝影工作，祇是攝取「演員的藝術」的照相，對於電影演員的特殊之工作，電影的特殊性質，與夫電影導演所指示的畫面之攝影方法等等，當然是完全不會注意的。

那麼，當時的電影導演底工作是什麼呢？對這問題

，蘇聯的電影名導演普特符金氏會作如下的答覆：「他們採用了作家們爲着演劇而寫下的作品完全同樣的劇本，他們只刪掉那劇本里的台詞，儘可能地用演員的沉默之動作，或採冗長的字幕，來代替了說白這件事。場面(Scene)，完全依照着演劇的次序，導演祇記錄了演員的移動，和登場退場等的事。這樣，導演祇是將安排好了的一個場面，連續地演出，攝影師祇要不斷地轉旋着開麥拉的搖手柄(Crank)，將這個場面的全體，從頭到腳地整個兒的收錄在膠片(Film)上面就得了。實際，攝影這種現象在這兒，除了如此解釋以外，沒有別的方法，因爲在演劇的時候，演員祇是導演使用的材料，所以攝影機的工作，除出將已經完成了的最後的形成毫不改變地攝取下來之外，簡直沒有別的用處的了。這樣地攝取了各個部分，或說各個斷片，却巧和舞台劇用幾個場面來構成一幕一樣，跟着故事的漸次展開的單純的順序接成一卷影片，這就是當時的電影之形式，而在觀衆面前上映的東西。」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電影導演的工作與舞台導演的工作間，在當時是沒有絲毫兩樣的。

重說一遍：刪掉了劇中的說白，僅將舞台上的演員底演技，精確地通過攝影機而記錄在膠片上，然後把它放映到銀幕上而再現出來，這便是「活動照相」的第二期的電影。

前面說過，電影藝術是「活動照相」的第三期產生

的，正當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五年間。說到這兒，我們不能不感謝美國最大成功的電影導演家G·W·格雷斐斯 (Griffith)。

* * * * *
話說格雷斐斯是一八八〇年生於墾泰基州的辣格倫奇地方，父親是個聯邦官員。

他是一九〇六年的冬季來到紐約市的，過去，他是一個舞台上的演員，藝名叫做「勞倫士·格雷斐斯」(Lawrence Griffith)；他的真姓名全寫起來，則是一台維特·華克·格雷斐斯 (David Wark Griffith)。
當他初到紐約不久，便和這個城市發生了莫名的好感，他願意留在這個地方，永遠的。

那時，他沒有正當的職業，每天過着的是，自由的寫作生活。漸漸地，他對電影發生了極大的興趣，並且，還懷着很大的志願想從事這一新興的電影事業。

終于，幸運的日子來到了，一家在當時是很大的公司，叫「安迪生」的影片公司公開的向各界徵求「改進活動照相的意見書」。

這千載難逢的良機，格雷斐斯不肯輕易放過是不消說的。他立刻把他在腦海中盤旋久矣的對電影的一些夢想，一股腦兒的寫在紙上，並且，立刻寄給了那公司。他的「建議」部份地被採納着了，他的高興自然又是不可言喻的。

一天，是一九〇七年的某一天，他拿了自己編寫的

一個電影故事 (Scenario) 到 Bronx 的三號街那採用他的「建議」的安迪生影片公司去，這個「劇本」的題名是「最後的擁抱」(La Tosca)。附帶地，他還說他很高興能夠親自擔任劇中的一個重要角色。經過了這個公司的導演E·S·派脫 (Porter) 的一番考慮之後，竟也允許他做一次嘗試；不過，劇名在後來被改稱為「鷹之巢穴」(The Eagle's Nest)。

從這部影片始，格雷斐斯就正式的進入了電影界。翌年，即一九〇八年，這位正當二十八歲的青年藝人——格雷斐斯，轉入了紐約東十四號街十一號的「拜約格拉夫」(Biograph) 影業公司。

這個公司一週製作一卷的短片，已經不够發行了，此時，事實上大有增添一個導演的需要。於是格雷斐斯和那也由演員出身的瓦拉克·瑪吉茄琪 (Wallace McCutcheon) 並肩，做了這一公司的編劇兼導演。

關於這事，格雷斐斯的夫人 Linda Arvidson 在她所著的「When the Movies Were Young」一書裡頭，記載得很詳盡，她說：「格雷斐斯是由拜約格拉夫公司的攝影師 Genial Arthur Marvin 和他的助手 Billy Bitzer 兩人的推荐，才給該公司的副總理兼導演的 Henry Norton Marvin (他是 Genial Arther Marvin 的哥哥) 的信任，而被擢升為導演的」。(大意)

他導演的處女作，片名為「杜莉的冒險」(The Adventure of Dolly)，故事保存了原始影片的可愛處

，同時也代表着格雷斐斯底一貫的作風。

在銀幕上，最初出現的場面，是一個田野的農家，那里住着一對夫婦和他們的女兒杜莉；屋前是一條像圖畫一樣美的小溪，村中的孩子們正在溪裏捕捉着魚。杜莉的母親帶着她出來看時，側面却來了一羣漂泊流浪的吉卜賽人(Gypsy)。一個吉卜賽的男子，拿了籃子來兜售，杜莉的媽不買它；於是吉卜賽人生了氣，索性動手搶她身上的錢了，急得她狂喊了起來。父親便在此時從屋內奔跑出來，他驅走掉那吉卜賽人。這場風波過後，父親帶着杜莉，在草地上遊玩；半晌，因為妻子喚他，他獨自離開了草地。就在這個時兒，先前的那個吉卜賽人，又在密林裏出現了；他設法拐走那小杜莉，把她關在籃子裏裝上了馬車便驅着逃走了。誰知馬車經過小河的時候，那籃子竟被顛落下來了，掉在水裏流着，流近瀑布，又從瀑布冲了下去，更加速度的往下地流，不斷地飄流着。最後，很巧地仍舊流到原來的場面那裏，被小溪中的捉魚的孩子們發見了，才一齊把它抬到岸上。忽然有種聲音從籃子裏傳出，孩子們急忙地奔呼杜莉的爸來，破開籃子却發現小杜莉在裏面，父母都驚喜地把她擁抱着了。

也是據格雷斐斯夫人的回憶，說：「這部影片在試映時，就得 Marvin 的連聲贊美：「真是部好戲，空前的好戲！」自此以後，公司當局格外的重視格雷斐斯了。」

全世界第一次放映該片的，是在 Keith 及 Proctor 的 Union Squire 影院，日期爲一九〇八年的七月十四日。

這片長約七百十三呎。所有的觀衆對於那些冒險場面，都驚嘆不止着。在電影市場上，它更打破了過去一切影片之賣座記錄，又豈是偶然的？

在這以後，格雷斐斯對於導演工作更加努力，並且也更喜歡這個電影導演的職業了。他永遠是對自己的作品，要求得很嚴格，他希望好，好，還要更好些！

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格雷斐斯在這部導演處女作「杜莉的冒險」中，發明了一種新的技巧——鏡頭僅祇拍攝演員底某一部分的這種技巧，後來他還給它取個名字喚作「特寫」(Close-up)。

無疑，格雷斐斯是從攝影場不斷的實驗中，才在電影裏面發見它的獨立的可能性的，並且，也是可貴的經驗告訴他的，電影不僅可以攝取對物鏡頭前面所表示的現象，而還可以更進一步的，用祇有電影才有的特殊手法，將那些現象表現在銀幕上的。同時，他更賦予攝影機以生命，給了它自身的一切運動之可能性，使它在導演的支配下，不單止可以帶領觀衆看到，並且還能導引他們作有秩序的觀覽那攝影了的種種情景。

從這時起，電影裏面不僅有了特寫、近景 (Semi—Close—up)、中景 (Medium Shot)、與遠景 (Long Shot)

，且還有了場面轉換 (Cut-Back) 及軟焦點 (Soft-Focus) 等的技巧之概念。此種概念，正如普特符金所說：「到後來當作導演底創造的工作之基礎，而在蒙太奇理論 (Montage) 上還形成了基礎的條件的」。

前面說過，最初的電影導演和舞台導演在工作上使用着同樣的材料，演出了和舞台上的演員所扮演的同一順序的場面。所不同的，祇是場面較短，而且在許多場面的演員沒有說白；演員的演技構成的本身，和舞台演員的完全沒有兩樣。同時，唯一成問題的，也僅祇是如何的利用「能使觀眾容易瞭解的動作」來代替演劇的言語而已。

現在可不同了，電影由於蒙太奇 (Montage) 這種概念的成長，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電影導演與舞台導演必然地跟着而起明顯的差別也是不用說的吧。

到了這個階段，電影導演才意識地開始將攝成的個個場面的順序按着新的手法配列了，他們不僅懂得了鑷箱的位置的變化，且更理解着電影藝術之一產物的「剪接」(Cutting) 的意義。他們大胆地把超越時間和空間的力量給與電影，而創造了電影獨特的新形式。

至此，電影才和演劇劃然地分家，並且，產生了真正的「電影藝術」。

這樣看來，格雷斐斯在「電影藝術」的發明方面，恰與「活動照相」的發明方面的樓美歐兄弟的地位是完全相等的；他們都是偉大的創造家，值得我們永遠地紀

念的。

最後讓我將格雷斐斯製作的電影藝術作品抄錄於後，作為本文的結束：

- 一九〇八 杜莉的冒險 (The Adventure of Dolly)
- 一九〇九 荒涼的別墅 (The Lonely Villa)
- 一九一五 國民的創生 (The Birth of A Nation)
- 一九一六 恐怖的一夜 (The Avenging Conscience)

- 一九一七 林肯
- 一九一八 世界之心 (Hearts of the World)
- 一九一九 破碎之花 (Broken Blossoms)
- 一九一九 勇士之血 (The Girl Who Stayed at Home)
- 一九一九 幸福之谷 (A Romance of Happy Valley)

- 一九二〇 景仰的舞女 (The Idol Dancer)
- 一九二一 賴婚 (Way Down East)
- 一九二一 夢之街 (Dream Street)
- 一九二二 暴風雨中的孤兒 (Orphans of the Storm)

自戲口占一首

景耀月

帝召先生感暮年，元龍豪氣已全捐，講堂渾似吹簫業，乞食燕街亦可憐。



清宮怨

四幕劇

姚克

第四幕 第一景

時間：光緒廿六年庚子（西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日戊初（約晚七點零）。距第三幕第二景約一年零兩個月。

地點：北三所壽藥屋

登場人物：珍妃，劉三兒，王商，光緒，太監（不上場）西太后，隆裕，李蓮英，崔玉桂，小德張，和不上場的太監轎夫等

景：同第三幕第二景，但窗紙已經新糊過，炕上椅上都換了新的墊褥，多了一兩盆花草，又是一番景象了。

開幕時有來自很遠的斷斷續續的鎗聲，偶然夾着幾響炮聲。這時董福祥的甘勇和義和團圍攻東交民巷各國使館已有廿六日之久，八國聯軍已攻破了大沽砲台，佔了天津。西太后受端王剛毅等人的朦蔽，還在妄想靠義和團的力量打敗洋人。但眼見得他們圍攻使館不下，天津的新軍又節節敗退，她又想修和。這樣模稜兩可的政策，行險徼倖的心理，處處都證明她並沒有遠見卓識，更沒有當機立斷的鐵腕。雖然這也許是她年邁的「衰微」，但不能不使人懷疑她以前的成功多半是由於幸運，和廷臣們對於她的「積

懼」。她似乎只有一種極單純的——也可以說是元始的，感情衝動的——完全為自衛自全的一種決斷：每逢她自身的安全和權力遇到危險時，她就不顧一切地拚一下。她在熱河回鑾，戊戌政變，庚子之亂那幾次的措置，都在這種決斷的範圍之內。其實這種決斷連野獸都有，（所謂「困獸之鬥」是也），那裏是大政治家老謀深算的決斷？但清朝末葉的執政柄者還沒有一個趕得上她；所以才有庚子的事變，而清朝也因此一蹶不振，至於亡覆。

這是觀眾所看不見的，只是時代背景中的一個總樞紐而已。

觀眾所看見的還是壽藥屋的外屋。開幕後，左門有叩門聲，珍妃從後屋走出來開左門，放進了劉三兒，同時也放進了一微月光。

劉三兒是繼任田貴壽的小太監，但他是王商的朋友。他一進門就向珍妃請安，從包袱裏拿出些水菓和糕餅來，堆在炕几上。

劉：主兒吉祥。

珍：晚飯剛吃了一回兒，怎麼又拿了這麼許多菓子來？

劉：這是王商偷偷地叫奴才拿來孝敬主兒的。

珍：自從他叫你到這兒來之後，一天到晚，不是吃的就

是喝的。我怎麼過意得去哪。

劉：這倒沒什麼。……哦，他還叫奴才回主兒，皇上一回兒就要來會主兒哪。

珍：哦。……今天外頭有什麼消息？

劉：聽說天津很喫緊。又聽說海岱門外有洋人出現。

珍：義和團跟董福祥的甘勇打東交民巷的使館，打得怎麼樣了？

劉：誰知道？他們天天說使館打下來了，可是到現在快一個月了，還沒打下來。

珍：晚飯過後，我聽見遠遠鎗砲的聲音，好像打得很利害似的。

劉：這兒離得遠，到前邊兒去聽，鎗砲響得怕人哪。

珍：老佛爺怎麼會這麼糊塗，縱着這一起亂黨在京城裏搗亂！

劉：咳，還說什麼呢？現在京城裏全是他們的世界了，到處都是拳壇，燒香磕頭，頭上扎着紅布，身上繫着紅帶子。拿着刀槍，殺人放火，什麼都幹。反正有端王爺，剛毅，這一夥大官兒給他們撐着腰呢。（院子裏有腳步聲。劉三兒慌忙走出去。接着就是劉三兒和來人的談話聲。）

劉聲：是誰呀？

來人聲：是我，三兒。

劉聲：皇上起駕了嗎？

來人聲：皇上隨後就到。王總管教我先來瞧瞧有沒有外

頭人。

劉聲：沒外人。

來人聲：那麼我到院門口去候駕了。

劉：哎。（接着他就進來）回主兒，皇上快到了。

珍：知道了。你在門口接駕吧。

劉：喳。（退出。珍妃到炕牀前，從炕几下面拿出一隻木製的小船來，這只船的式樣是仿珠江裏的小船造的，船面上有兩個絹製的小「蟹民」，一男一女，還有一枝槳。她把槳藏在身邊，把船仍放在几下。然後她略整了一整衣服。這時院子裏有腳聲和紗燈憧憧的光影。接着王商就進來。）

王：（跪下）主兒吉祥。回主兒，皇上駕到。

珍：知道了。（門外腳聲，劉三兒請安聲）

劉聲：皇上吉祥。（光緒進來，臉上略帶愁容，氣色比一年前好得多了。）

珍：（跪下）皇上吉祥。（王商退出）

光：（扶珍妃起來）快起來。（二人坐下）

珍：奴婢聽說天津很喫緊，是不是？

光：豈但喫緊，天津已經失守了！

珍：天津失守了！

光：可是端王載漪，剛毅這班渾蛋，還不肯勸太后講和。載漪還說「天津讓洋鬼子佔了，那是因為義和團沒有虔心守戒，所以吃了一大敗仗，可是京城很堅固，鬼子決不能來」。他簡直是昏狂得不可救藥了！

珍：太后還相信他的話嗎？

光：太后起先沒說什麼。後來榮祿回太后說：「上月外國公使團請太后歸政給我的照會，是端王載漪叫軍機章京連文冲假造的——」

珍：假造的？那麼這明明是端王用「歸政」二字來激怒太后，哄她向洋人宣戰的！

光：可不是？太后聽了榮祿這一奏，就冒火兒了。……她跟載漪說：「要是洋兵打進京來，你的腦袋就不保。」

珍：難道她回心轉意，要講和了嗎？

光：（搖頭）她雖然罵了端王載漪幾句，可是並沒有講和的意思。她還是癡心妄想的指望着義和團把洋人滅了哪。

珍：（思索地）從前我還以為太后真有才幹，有見識，有決斷，有知人之明哪。現在看起來，她至多不過是個中興之材。要不然，她怎麼會重用端王，怎麼會相信義和團的邪術，到現在還沒有個準主意哪？

光：（點點頭）我看她上了點歲數兒，老糊塗了。可是她對付端王載漪這班人還有富裕。

珍：現在使館打不下來，天津又失守了，端王他們當然不敢做什麼大逆不道的事。要不然，太后還壓得住他們嗎？

光：端王的野心很大，他指望着自己的兒子大阿哥做了皇帝，他就可以做監國攝政王了。

珍：要不是劉坤一竭力反對，太后早就立大阿哥做皇帝了。

光：太后何嘗是怕劉坤一反對？她只怕把我廢了，南方要發生變動罷了。

珍：（點點頭）現在大阿哥還沒有做皇帝，他們父子就這樣猖狂，要是大阿哥真做了皇帝，那還得了！

光：大阿哥現在已經管我叫「洋鬼子徒弟」啦。

珍：（有點好笑）那麼他自己不成了洋鬼子的徒孫了嗎？

光：這還不去說牠。有一天清早六點鐘，端王，莊王，濂貝勒，瀛貝勒，這一夥兒混蛋，帶着六十個義和團進宮，找二毛子。到寧壽宮門口，嚷了半天，罵我是二毛子，要我出去。

珍：（愕然）真的！

光：端王一邊兒罵，一邊兒跳，像發了瘋似的，那一夥兒義和團，也跟着跳罵，鬧得不成樣子。

珍：老佛爺難道隨他們這樣猖狂嗎？

光：老佛爺把端王罵了一頓，叫榮祿把那六十個義和團拉到外面去砍頭。這麼一來，端王才喪了胆，爬在地下碰頭賠罪。

珍：榮祿爲什麼不趁這個機會勸太后把義和團壓根兒解散了哪？

光：老佛爺那兒肯哪？她只下了一道旨意叫甘勇跟義和團停止攻打使館。可是過不了半天，裕祿打了個電報來，說把天津的洋兵打敗了，太后又相信義和團

了。

珍：現在天津失守了，她該夢醒了把！

光：她聽見了這個消息，雖然很氣忿，可是我看她還沒有醒悟。現在南方都不肯動兵，只有北洋的軍隊可用，而且天津的新兵已經給洋人打敗了。我看，不出一個月，京城恐怕就難保。

珍：聯軍打進京來，太后打算怎麼辦呢？

光：我看她大概是打算以一死了之的。

珍：不，只怕是一走了之吧！

光：不至於吧。

珍：不至於？四十年前要跟洋人開仗的不也是她嗎？可是英法聯軍打進京，她就往熱河跑了。我看定她是個行險徼倖，色厲而內在的潑辣貨，她一定會跑的。

光：（沉吟）哎……也許……

珍：可是皇上打算怎麼樣呢？跟着她跑呢？還是待在這兒呢？

光：（躊躇地）這……這就難說了。

珍：皇上不願意待在這兒，把國家的重担挑起來嗎？

光：我怎麼不願意？……（低頭）不過，太后要是逼着

我走……那我——

珍：那麼皇上是沒有決心。

光：（忽然振作起來）我有決心。

珍：皇上還記得奴婢講過的小船嗎？

光：咱們的小船嗎？（珍點頭）我怎麼不記得？

珍：皇上要看看這只小船嗎？

光：（莫明其妙的）我……我……我當然要看。

珍：（敏捷得像魔術家一般，把藏在炕几下的小船掣出來，擎在光緒眼前）這不是嗎？

光：（驚奇地把小船擎在手中，諦視着）呀！（向珍妃）這是那兒得來的？

珍妃：我自己造的。

光：自己造的！

珍：我叫劉三兒給我找了一點破木頭，沒事的時候削着玩兒，就把牠造成了。

光：精緻得可愛極了。

珍：你瞧瞧。（小孩似地高興，檢起船面上的一個小絹人兒）這是你。

光：（把另一個絹人兒拿起來）這個吶？

珍：這是我。

光：（笑着）這是你，這是我。就咱們倆口子在這條小船上。

珍：（改正他的話）在咱們的小船上。

光：哎，在咱們的小船上！……這不是做夢嗎？

珍：（指着船門上的小對聯）你瞧！這付對聯。

光：（湊近燭光，仔細辨認對聯上的細字，把牠一個字一個字的念出來）君……底下是什麼字？

珍：乘字。乘長風破萬里浪的「乘」字。

光：哦。（再念）君……乘……破——哦，破浪……風

……好！君乘破浪風。（接着念下聯）妾……底
下一個是——

珍：憶字。憶昔當年的「憶」。字

光：不錯。（再念）妾……憶……西江……水。（再重

念一遍）君乘破浪風，妾憶西江水。（高興地握着
珍妃的手）這隻船固然造得好，可是這副對聯的意
思更好！

珍：什麼都好，可惜短了一件東西。

光：（向小船一看，然後沮喪地把牠放在炕几上）槳……

……咱們的槳……

珍：皇上還記得嗎？槳是可以用手造的！

光：（低頭）可是還沒有造成，牠就斷了。

珍：皇上不願意重新再造一根嗎？

光：（明白她的意思）你要我拿定主意不逃……？

珍：（急切地）因為這是天賜給皇上的機會。……（字
字有勁，一氣呵成）要是皇上跟着太后跑，那麼不
論到什麼地方，皇上還是個傀儡皇帝，不能出頭。

而且朝廷無主，京城裏就要大亂，國家就要發生動
搖。

光：要是我不走呢？

珍：要是皇上不走，那麼皇上就可以挑起國家朝廷的重
任。洋兵打進京來，皇上儘可以派大員跟他們的統
帥見面，請他們停戰議和。洋人都知道皇上是主張
維新變法的明主，跟義和團一點兒沒關係，他們當

然願意跟皇上講和。各省的百姓跟督撫大臣們，聽
見皇上出來支持大局，一定會歡呼擁戴。那時候皇
上的聲勢浩大，洋人就不敢過分的苛求。這樣，非
但京城可以免遭大劫，國家可以保全，就是朝廷的
大權也可以穩穩地回到皇上手中了。

光：（縐眉）……不過洋人這一次很氣忿，也許要不講
理呢？

珍：依奴婢看，洋人也是人，不見得一定就不懂得公理
呀。

光：要是他們偏不講理哪？（院子裏有跑步聲。）

珍：大不了一個死罷了！……可是這是為國家而死，是
光榮的死！（這時王商匆匆進來，向帝跪下）

光：那麼我——（被王商打斷話頭。）

王：回皇上，老佛爺來了。

光：（剛要答覆珍妃，忽聽老佛爺來了，大喫一驚）呀
！怎麼？……咱們走吧！（院門外有轎夫及太監脚
聲）

王：老佛爺來得很突然，恐怕已經到院門口了！

光：那怎麼辦呢？

珍：到後屋裏躲一躲吧！

光：好吧。（急不暇擇地跑入後屋，珍妃跟着進去。王
商趕緊跑出左門，隨手把門鎖上。這時轎子已進院
子，一片人聲，西太后出轎聲。珍妃自後屋出，傾
聽着下面的對話聲。）

王商聲：老佛爺吉祥。皇后吉祥。

西太后聲：你不是王商嗎？

王聲：是奴才。

西太后聲：好忠心的奴才！是不是給你主子探望小老婆來了？

王聲：奴才不敢。

西聲：你先把門開了，待會兒再跟你算帳！

王聲：喳。（向劉三兒）快開門。

劉聲：喳。（劉三兒開門去鎖。珍妃向左門走去，準備

跪接，忽然想起了炕几上的小船，慌忙跑回頭，把牠藏起來。但西太后已走了進來，珍妃跪下。）

珍：太后吉祥。（此時隆裕和李蓮英也跟了進來，崔玉

桂和小德張站在門外。珍妃轉身向隆裕也行了一個常禮）皇后吉祥。

西：（向炕几走去）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看見我來就藏起來了！（向几下取出小船，仔細看了一看，找不出什麼破綻，就把牠交給李蓮英。）

李：喳。

西：（向珍妃）你拿去瞧瞧。我問你：皇帝到那兒去了？

珍：（內心着慌，但外表做得很鎮靜）奴婢……不知道。

西：不知道？那就奇怪了。他到寧壽宮來，吃過了晚飯，一轉眼兒我就不見他的影兒了。叫人到瀛台去找，他不在瀛台。又不在皇后那兒……（挪揄地）

他沒到這兒來吧？

珍：沒有。（此時李蓮英看過了小船，遞給隆裕看。）

西：可是有人說：看見他往這兒來的。

珍：奴婢不知道。那個人也許看錯了。

西：（冷笑）你還說不知道？……我要搜！（站起來）

珍：（心慌）這是奴婢的臥房……不很乾淨……只怕髒了太后的衣裳。

西：閃開！（推開珍妃向右門走去。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李蓮英忽然搶步上前跪下）

李：回老佛爺，這間屋子看樣子好像是挺髒的。讓奴才進去搜吧。

西：也好。給我仔細地搜！

李：喳。（掀簾入室）

隆：老佛爺！（好像發現了新大陸似的走到太后跟前）您瞧這個！

西：（看着隆裕指着的地方）什麼？

隆：一付對聯！

西：還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李蓮英自室內出來，到西太后面前跪下

李：回老佛爺，奴才已經仔細搜過了。

西：你搜出什麼沒有？

李：奴才搜了半天，搜到牀背後……皇上——

西：皇上！他怎麼樣？

李：皇上，他不在裏面。

西：那就罷了。

際：老佛爺瞧瞧，這是什麼詞兒！

西：（走到燭台前，念着對聯上的字）君……乘……破

浪……風……妾……妾……妾……西江水。

隆：好大的口氣，是不是？

西：（向珍妃）上聯的「君」字大概就是皇上囉……

君乘破浪風……哼！你要他乘長風破萬里浪，是不

是。

珍：是的。

西：那麼下聯的妾字一定是你自己了……妾憶（玩味

地）西江水……（索解地）西江之水不能濯也……換句話說，你要牢記着現在怎麼丟臉受罪，等他有乘風破浪的一天，你好報我的仇，對不對？

珍：奴婢偶然想起了小時候在廣東珠江上看見的小船。

並沒有別的意思。

西：還敢當着我的面撒謊！你難道以為我連這一點兒典故都不知道嗎？（回頭向隆裕）你說，我解釋得對

不對？

隆：她恨不得把咱們娘兒倆淹死在西江裏頭才稱心哪！

李：可了不得！大水敢淹了龍王廟，不知她要把奴才沖到什麼地方去呢！

西：（向李）我倒要查一查，是誰把這個東西偷進來給她的？

李：喳。（向外）傳王商。

外面應聲：喳。（王商進來跪下）

王：老佛爺。

西：（向王商）這大概是你獻的殷勤吧！

王：奴才不敢。（向李蓮英看一眼）

李：回老佛爺，王商從前雖然伺候過皇上，可是奴才看他做人很規矩，很老實，已經收他做了乾兒子了。

再則他現在管着庫房，並沒有在這兒當差使，決不敢向珍主兒獻殷勤的。

西：哦。（向王）可是你幹什麼到這兒來了？

王：奴才不敢說。

西：你儘管說得了。

王：皇上……

西：皇上！

李：（向王商使個眼色）皇上那兒去了？

王：皇上……

李：難道皇上逃走了嗎？你說呀！

王：（囁嚅地）對了。皇上……已經……逃走了！（這

個出其不意的報告好像晴天的霹靂，滿屋子的人都震得發楞了。）

西：（斂神追問）他逃走了！

王：剛才奴才回庫房去，遠遠地看見皇上穿着便衣，慌慌張張地向北去。

西：向北去了？

李：奴才倒想起來了。三天以前，皇上問過奴才，從後

門套輛車子到蘆溝橋，要多少時候兒。……

西：真有這個話！

王：奴才不敢胡說。現在皇上既不在這兒又不在瀛台，依奴才看，皇上大概是跑了。

西：（向珍妃）你不知道他要逃走嗎？

珍：奴婢不知道。

西：哼！看他逃到那兒去！（向李蓮英）你趕快叫榮祿派兵把皇上追回來。

李：喳。要是皇上不肯回來呢？

西：（毒辣地）那麼……你叫他瞧着辦……我決不怪他。

李：喳。

西：你再派人到宮裏宮外仔細查看皇上到底跑了沒有。

李：喳。

西：（把小船遞給李）把這個東西拿出去，劈了牠，燒了牠！

李：喳。（走到左門口向外說）。……小崔子。傳老佛爺口諭叫榮祿派馬兵把皇上追回來。不回來，瞧着辦。再派人裏裏外外搜查。老佛爺叫把這個東西劈了，燒了！

外面應聲：喳（接着就有小船的破裂聲。）

西：（惡狠狠地向珍妃）要是他不回來，你休想活！

（這時院子裏的太監放火燒小船，火光熊熊地）

李：老佛爺看他們放火燒船。

西：哎。傳轎。

李：喳。……老佛爺起駕了！（他扶着西太后走出。接着外面一陣吆喝聲，轎聲，小船爆裂聲，窗櫺紙上映着火光和雜亂的人影。珍妃雖然放了心，但耳聽得辛苦造成的小船在燃燒，又憤又痛，兩手抓胸跪着送西太后出去。在起轎聲中她站起來，跑入右門。這時台上只剩下王商一人。李蓮英忽自左門入）

李：哼！你好大的胆子呀！竟敢把皇上藏在這兒！要不是我隨機應變，甯說你的腦袋，連我的腦袋都難保呀！（打王商的嘴）這回兒我得去隨駕，便宜了你。回頭再跟你算帳！（匆匆下，王商亦下）

（這時光緒從右門出，見珍妃潸然淚下，他趕緊走上去拉着她的手。她就伏在他肩上嗚咽。這時王商自外入，手裏拿着幾片焦木）

光：（搶過焦木，珍妃和他同時看着焦木。）她把咱們的船燒了！

王：可惜！就剩這一點兒了。（言畢即退出）

光：（把焦木擰得粉碎）我剛才還決不定，可是我的主意現在是打定了！

珍：（忽然振作起來）皇上到底怎麼樣？

光：我決定不走了！

珍：（又驚又愛）皇上不走，奴婢情願死，陪着皇上！

光：咱們寧死不走。（二人擊掌為定。）

珍：寧死不走！

（幕）

拈花記

包天笑

第十三章



柳蔭伯的結婚期

近了，他的朋友，便和梅曉芳說去。

「這一天，」他說：「有上海的許多有名人物，如閻寓公，新聞記者，以及銀行界，商業界都在座。在你沒有上台之前，可以先給你宣傳起來，豈不是很好嗎？」

梅曉芳是和氣不過的人，便即答應了。所唱的戲是定了一齣汾河灣，是他的拿手好戲。和他配戲的人，反正是和他一同來的那位唱老生的王鳳生。

本來柳蔭伯是交際很廣的人，他自己肯和人家應酬的，現在逢到他有事，人家也便來應酬他了。加着現在聽得這一個驚人消息，說是此地戲園子裏以重金向北京聘請來的名伶梅曉芳，在沒有上台之前，先到這裏來唱堂會，尤足以開動一時。因為一向聽

北京來的人傳說，和報紙上的宣傳，說是梅曉芳如何如何的好，現在也到上海來了。

酒。後來的人，只好等前來的人席散了再擺。可是有許多人，倒並不是爲吃酒而來，却正是爲看戲而來。

前兩天報紙上登着大字的廣告，下面寫着「靜養數天，擇吉登台。」正怪着那班開戲院子的老板，在那裏賣關子，既然人已到了，便可以上台了，還要搭許多架子做什麼呢？現在聽得柳蔭伯結婚的日子，却在味菴園先上台，大家以先親爲快的心，自然都要來看看了。因此向來不出來應酬的人，現在因爲要看梅曉芳的戲，也出來應酬了。有許多親戚朋友，柳蔭伯沒有敢下帖子驚動他們，爲了來看梅曉芳的戲，他們也送了一份禮，自己便親自前來道喜了。

到了八九點鐘的時候，有一班梅黨中人，擁護着梅曉芳的一行人前來。這時萬頭攢動，大家吃酒也覺得沒有心緒了。左詩晨因爲是個近視眼，所以坐在前面第一排沿邊一個桌子上。今天那位新郎柳蔭伯，曾在北京的時候，和梅曉芳就認得了的。他雖非梅黨中人，有許多梅黨中人，都是他的朋友。今天他導引了梅曉芳，和許多朋友相見。到了左詩晨那裏，他就介紹了。

那味菴園的安壇第，正中池子裏，可以擺四十隻酒席。兩傍周圍，又可以擺十餘桌酒，已經可以擺五十餘桌酒了。但是賀客還續續而來。樓上是招待女客的地方，也擺了二十餘桌

「這位是左詩晨先生！」左詩晨一面端相梅曉芳，一面便伸出手來，和他握了一握，果然丰神俊美，不愧玉人之譽。

這一回是梅曉芳第一次到上海來，因此滬上士女，渴望之心甚熾。因爲那時他在北京，已有了聲譽，捧他

的人很多。他有一個宣傳部，當然是接近報界的人。這個宣傳部，是出自一片誠心，不支半文經費，比了別個什麼政黨的宣傳部，還要忠實。那班梅黨的忠實同志，而且都是當世文學家。他們做了那些護黨的文章，不但僅僅在北京宣傳，而且還要把稿子寄到上海報館裏來宣傳。要知道做宣傳文章，於文章的優劣，是很有關係的呀。

若是文章拙劣的人，說來說去，就是那幾句話，翻不出新花樣。開口見喉嚨，好像一動嘴，人家便知道你說出什麼話來。因此那種宣傳文字，只要看了幾行，人家便看不下去了。若教文筆優長的人，做宣傳工作，他能想出種種心裁，翻出種種花樣。他要捧一個人，或者不就捧那個人，他先評論許多人。他也稱讚非目的的人，不過美中不足，有了許多缺點，不及某人，方是全材全美，這就叫做烘雲託月之法。

或者只論一種藝術，並不是注重在人，不過那一種藝術，惟有某人是

最所擅長。落葉歸根，仍舊是為他宣傳。而行文的幽麗，運筆的風華，都很有關係。人家見他的文章好，就是滿心並不是要給這個人宣傳，却不知不覺的入了他文字之障，便給他登了出來。因此還把那文詞中的名句，流傳人口咧。這不是中了文人狡獪之計嗎？

那梅曉芳的黨部裏，能者頗多，都是一班文學家，詞章家。北京都市之間，在前清之季，本來有那班詞曹文人，捧角兒原是慣家。自從近年來所謂八大胡同者，陰盛陽衰，全為那班姑娘所占據，很難得出一個秀出的人材。還有許多是不堪一捧的，無論說得怎樣天花亂墜，但是他的原質，不過爾爾。又或在上了裝以後，倒也還勉強過得去，及至一下妝以後，就顯高腮突，胸挺背駝，一副兇濁之相，所謂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的，也是使人失望。百聞不如一見，到底是

要親眼看見了，纔能正確。
現在梅曉芳，却是上妝以後，輕盈曼妙，使人滿意，真個要當他是一

個女人。就是下了妝以後，也覺得俊逸清新，是一個美男子。因此今天梅黨中人，要在梅曉芳未曾上妝的時候，先出來露一露臉兒。

那時大家都要看一看是否是名副其實的梅曉芳，却見他也穿了一件淡青灰色的團花緞袍子，玄色緞子的馬褂，衣服也並不穿得那樣嬌麗。這時已是民國時代了，他也早已剪了髮，玄髮朱顏，星眸檀口，和人周旋的時候，却甚為雍容大方。梅黨中人，把在座的幾位有關係的人，都介紹了與他見一見。

也有許多是老年人：一位是南通告季騫先生，他們本來是熟人，在北京的時候，已經見過幾回的了。一位是武進趙松君先生，他是一度在莊壽香的幕中，為一極紅的人物。雖然趙松君從前也是在北京的，可是那時候梅曉芳年紀還小，早已不認得了。今天趙松君攜了他的一位公子雍官，一同來了。那位雍官，年紀雖小，却早已有了愛美之心，目不轉瞬的注視着梅曉芳了。

梅曉芳對於許多嘉賓，有的是鞠躬，有的是攜一握手。對於年長的人，當然是鞠躬，對於年青的人，便都是握手。他對於趙松君是鞠一個躬，雍官連忙伸出手來，却與梅曉芳握了一握手。大家不覺笑道：「這位少爺，將來在梅黨中，一定是一位忠實同志呀！」

那時梅曉芳在座客中周旋了一回，便坐也沒有坐定，到後台預備上妝去了。那味蕪園的安壇第，不過臨時搭了一個台，後面一個軒，是搭出來的玻璃房子。因為園主人在春夏之間，就在那裏招游客在此啜茗坐地，一泓流水，幾樹垂楊，大家邀幾個朋友，在此談天。現在却把那個地方，做了戲房，實在覺得是太小了。

但是那個玻璃房子，是內外通明，四圍看得見的，無論演那一種戲，戲台上的表演，原是做給許多觀眾看的，戲房內的許多情形，都是不願意給人家看的。偏偏這個戲房，本來是個玻璃房子，却教人一覽無餘，如何使得。不得已便用許多青色的帳幕，

都遮了一個沒不通風。可是還有許多好事者流，他們不喜歡向戲台上瞧，却喜歡向戲房中瞧。雖然這許多的玻璃窗，都用帳幕遮住了，但是總有許多縫隙，他們都從帳幕的縫裏張着看，要瞧這許多演劇的人本來面目，這也是一個人的好奇之心了。

那時戲劇開場，鑼鼓聲喧，外面也就擺席了。

柳蔭伯素來是個豪爽而喜熱鬧的人，又是他自己的結婚，所以十分高興。待筵席都擺好以後，早有幾位陪賓，招待衆賓入席。新郎自己親自出來敬了一回酒，大家又邀他在席上隨意坐坐，還要大家敬他的酒。

「你今天是很辛苦的了，休息休息吧！」

他却那裏坐得定，東走西跑的，後來又向衆賓嚷了。

「你們怎麼不叫局？叫了局熱鬧一點，可以教她們來看戲呀！」

「叫局是好的呀！」大家說：「不過地方太遠，只怕有些不便當咧。」

「也沒有什麼不便當，我們用馬車去接她們好了。」蔭伯說。

原來這時候的上海，汽車還不會流行。柳蔭伯今天爲了要接送許多吃喜酒的太太小姐們，雇定了馬車十輛在這裏。

「你們快寫好了局票吧！」柳蔭

伯說：「我吩咐馬車夫一個個的去接她們。有十輛馬車在這裏，一輛馬車裏坐三個人，也有三十個局可叫咧。况且接了一批來，還可以轉頭，越叫得多，越來得熱鬧呀。」

「那末這裏味蕪園是沒有局票的呀。」大家說：「請你隨便去拿一點紙片來吧。」

這時恰巧那位味蕪園的主人也在座，說道：

「不用！不用！我這裏都有，叫他們去拿來好了。」

他便喚着一個茶房頭腦，名字叫做阿全的，吩咐了他。

「你到老洋房裏，把請客票和局票拿來。」

原來這個安壇第，是後來新造的，

稱之爲新洋房。還有在北面一宅洋房，是先進的，便稱之爲老洋房。他們那個味藪園，也常常有人借了這個地方請客吃酒，所以他們所有請客票，局票，也都預備在那裏，以備不時之需。那阿全把局票取來了以後，柳蔭伯更爲高興，叫他的兄弟星叔，到每席上去招呼。有的一向是有局叫的，有的素來是不叫局的，一一都摘了下來，什麼人叫誰？可以分着地段，大批的發出去。

雖然上海的北里，都密集在一個地方，都在福州路，浙江路之間，但是也要把地段排一排，纔交給了馬車夫。那幾個人，是由那一輛馬車去接，各分開了地段，便可以省力不少。一數局票，倒也有近三十張，若是全數都接了來，這十輛馬車還不够咧。因爲一個局，除了本身之外，還有一個跟局的，這不是已經加倍了嗎？他們還有出堂唱在外面的，只好轉頭再去接她們，料理了有半個鐘頭，方纔把十輛馬車都出發咧。

不到一點鐘功夫，那接差的馬車

，便陸陸續續地來了，這當然是個參差不齊的。因爲他們拿了局票，放了馬車去接時，預先原不會通知他們。那時上海堂子裏裝電話的，還沒有像後來的普及，而且最奇怪，最不平的一件事，是曲院中裝了電話，不許她們登在電話簿上。因爲電話簿上，不登堂子裏的名字，於是一班小投機家，後來印出一種專門登載堂子裏人的電話來，此中人稱之爲小電話簿。好作狎斜遊的人，胸藏一冊，可以按圖索驥。

那天既沒有電話通知她們，這個時候，又正是堂唱上市時候。因此先把那一班沒有堂唱在外面的，便接了來。還有知道她的堂唱在什麼地方的，也可以帶了局票，到那裏去守候。堂唱忙一點的，一時不能脫身，只得說道：「停刻兒自己的車子來吧！」

從福州路到張家花園，像煞很遠，因爲那條路不大走慣的，其實也沒有什麼遠。有的是自己叫了馬車來的，他們出遠堂唱，老是如此。有的便是自己的包車來，他們本來身體很輕

的，三灣頭包車，一推一挽，用了兩個包車夫，其捷如飛，比了馬車還要快。過了一個鐘頭以後，只見鸞鶯燕燕，三三五五，每一隻桌子上，總有幾個堂唱，掩映點綴其間。

這時台上也鑼鼓開場了，筵席上的堂唱，都變了堂而不唱，她們倒趁此看戲。有幾位喜歡看戲的姑娘，堂唱來了，都黏着不肯走。至少總要等梅畹芳上了台以後，纔肯回去。因此花園錦簇的，却只見她們來，不見她們去，一座安壇第，到處是鶯聲燕語，喚姊呼姨，鬧成一片了。

左詩晨的一席上，都是熟人。有時觀平，有韓景琦，有龍紫耘，有林蕃滋，有易雲上，有凌趾祥，還有柳蔭伯的兄弟柳星叔。雖然今天星叔很忙，跑來跑去，沒一刻兒安定，可是他常常坐到這桌子上來。全席的人，除了韓景琦不叫局外，其餘都可以叫局。韓景琦是平報館的編輯，他一向是穿西裝的，但他今天來吃喜酒，說是應穿禮服，可是他沒有穿西裝禮服，只改穿了中國衣服。人家勸他也叫

一個堂唱，他道：「這有什麼意思？你們叫了我看看，那不是一樣的嗎？」

龍紫耘却是很高興叫堂唱的人，但他不持泛濫主義，不做垃圾馬車。曲院中有一個口號，凡是堂唱叫得多的人，呼之爲垃圾馬車，意思就是說不擇精粗美惡，是一個博施政策。龍紫耘說：「叫局好似讀書，要選我所喜讀者而讀之，不喜歡做癩祭功夫。」所以他所叫的，只是普慶里鮑家的幾家娼閣。

易雲上更比龍紫耘嚴峻了，他們送他一個外號，喚做「從一而終」。他所叫的，只有清和坊朱鳳一家，決不叫第二人。有人說：他也並不是不作第二人想，大概是被朱鳳嚴加管束，不許他再生妄想，有什麼非分之求了。其實這一句從一而終的話，却很生了效果。易雲上後來不久就結婚了，他所眷的朱鳳也嫁人了，從此以後，他也不作北里游了。他說從美國留學回來，沒有嘗試過的，就嘗試一番，已經嘗試過的，那情味也不過爾爾，不用再沉溺其中了。

林蕃滋那時的叫堂唱，却取泛愛主義。有什麼好的人，他都願意叫來看看。他說：「叫堂唱如觀名畫，譬如幾幅名畫在這裏，除非是人家的家藏祕寶，不肯拿出來給人瞧，那也就罷了。這好像是一位美人，被人家藏諸金屋。譬如有一個展覽名畫的機會，誰不想看看呢？樂得在古董鬼的手裏，一享眼福。」因此林蕃滋的堂唱戶頭，倒也開得不少。

然而還沒有凌趾祥的戶頭開得多，凌趾祥和林蕃滋說：「你取的是泛愛主義，我取的是博愛主義。」這也有一個緣故的，因爲凌趾祥是個商界鉅子，在商界中，不能不有所應酬。他的交易做得大，往往在那種社交之中，商量商業上的事，覺得順遂一點。上海是個通商大埠，那樂籍中人，便靠那一班巨商。所以今天叫來的堂唱，倒有十成之九，是認得凌趾祥的。據說上海的幾家大公司大洋行中，都有一筆交際費。這筆交際費，便是供商業上應酬之需。既然有了這一筆費做後盾了，那末吃花酒等等，不

必自己掏出腰包來，儘可以開公家的賬，而且手面也可以闊起來了。要曉得他們一票生意做成功，可以賺幾十萬至百餘萬，那末這些應酬之費，不過幾百塊以至千餘塊錢，那是應得花費的。因此應酬多了，或排日爲歡，送爲賓主，漸覺得堂子中人，大家都認識他了。

一刻兒功夫，梅晚芳的汾河灣，就在那個時候開演了。

出場以後，大家都全神貫注，不但歌喉婉曼，而且台步輕揚。人家演且角的，不是身體太長，便是身體太短。有的沒有了腰肢，身體臃腫得似冬瓜一般，梅晚芳都沒有那種缺點。這時各處筵席上，都在衆口一詞，評論梅晚芳的色藝，足以冠絕一時。

有的說他的眼睛生得好，說梅晚芳的眼睛，有一些兒近視眼。但是青瞞一轉，却愈見其美，因此人家便如此說。其實他的眼睛，並不近視。有一年，左詩晨在北京時，在梅晚芳的家中，據他自己說：「在十四五歲的時候，曾生過一次眼病，生了好久，

約摸有一年有餘。及至眼病愈時，便與從前有些兒異樣，這因為最初的當兒，有點兒羞明，那眼睛見了光亮，張大不開。到了後來，眼病雖然好了，但是眼睛却和從前的樣子不同。」

據說：這時候他很擔愁，一雙眼睛壞了，那是終生之疾。却不想人家反以我為美目，這真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了。那時他又把從前所照的照片，給左詩晨看。

「我在十一二歲的時候，難看死了。」他自己說：「真不成樣子，誰看了不說是一個小傻子呢？」

原來他每年總要照幾回相，把所照的照片，無論是戲裝，是便衣裝，都留了一個底，都貼在照相簿上，有好幾帙咧，都錦鑲繡裝的十分華美。他挑了一帙，給左詩晨看，他說：「這都是小時節攝的照片，怪難看的，現在看了，真教人笑死了。」

左詩晨看了，覺得真有點兒傻頭傻腦。兩隻耳朵是招風的，而且生得很大。臉是圓圓的，胖胖的，剃頭剃得很高。再穿了周身滾邊的袍子馬甲

，尤其覺得是不入時了。

可是一個人交起運來，自然福至心靈，轉燮為妍。大家看了他的色藝超羣，誰不道一聲名下無虛。這一回，柳蔭伯結婚的堂會，不但於接他到上海來的戲園子無損，而且於他們有益。這一次，雖然看了一齣汾河灣，那裏能過得癮兒。等到後三天正式登台的時候，包廂花廳，早已定完，一直定到了一星期以後。因為那一天，在味菴園看了戲的人，便說於沒有看過他戲的人，如此互相傳述，上海地方都是喜歡新花樣的人，既然北京來了這樣一位色藝雙絕的人，如何不去一飽眼福呢？

因此之故，梅畹芳這一次到上海來，自從上台那日起，一直唱滿了一個月，又挽留了三天，唱那臨別紀念，沒有一天，不是唱了滿座。那家戲園子，在晚上九點鐘的時候，早把鐵門拉起來了。從此以後，梅畹芳在北都享了盛名。

自從柳蔭伯結婚以後，他們依照西洋法子，便到杭州去度蜜月。那時

北京的某大銀行，正要聘任一位銀行專家。知道柳蔭伯在國外是習銀行學的，便聘請了去。可是到了這一年的下半年，便是柳星叔的結婚期了。

柳星叔的性情氣質，却和乃兄有些不同。蔭伯是個豁達開展的人，星叔是個謹慎小心的人。那時蔭伯在北方，有好幾個位置，要教星叔去，教他丟棄了書局和報館裏的事，到北方去活動。可是星叔却有點兒遲疑，原來他正在預備自己結婚的事。他是預備在上海結婚的，既然要在上海結婚，自然暫時不能離開上海。而且他是一個恃強好勝的人，他的未婚夫人方家，是一個大族，親戚都是豪富人輩。吳興方家，是著名於中國的，嫁出去的女兒不少，因此僚婿也很多，他豈能故示寒酸之相呢？

柳星叔想到這裏，便覺得自己不能不努力。那時他白天在中國書局裏，有一個編譯職務，晚上就在明報館裏，從事翻譯西報。就只這兩件事，已經很够忙了。因為那時候，在書局裏辦事，每天要做八個鐘頭工作。從

書局裏出來，便急急忙忙要到報館裏去翻譯西報。

上海的西報，那時已經有了早報和晚報。他到報館裏時候，早報早已送來，新聞與中國報上，大同小異。倒是有什麼議論文章，關於中國事的，他便把它翻譯出來，以見外人輿論的一斑。有時長篇大論，他也並不厭煩。柳星叔的性質，就是不肯貪懶，他決不說：「今天很辛苦了，就媽媽虎虎一點吧。」

不過他很辛苦的譯成一大篇，那位編輯先生因為篇幅的關係，刪去了一大半。甚至於今天還有比他所譯還要重要的新聞，一擠就把他那篇辛苦譯成的長篇，擠出來了。明天一看報紙上，並沒有他所譯的東西，他一定是大怒。這也無怪其然，不拘什麼人，心裏總要不高興的吧。可知道這種種譯稿，都有時效關係，今天你不用了，明天也就不能用。新聞好比一碗菜，今天不吃，到了明天，就要覺得陳腐了。

要是在別人，不用他的譯稿，自

然心裏也不痛快，可是往後對於長篇大論，也不高興再譯了。但柳星叔生就忠實的性情，以後見了有關係的論文，他依然要譯。及至把他的譯稿刪登了，他還是要發怒。一怒以後，連睡都睡不着，人家說他的發怒，就是一種病症。報館裏到了晚上，還有各種西文通信社的稿子。那時不像後來的由通訊社裏，有人譯好了，送到各報館，却是要由報館裏的翻譯先生自己譯的。因此他也不能很早離開報館，要等每天的路透電及各西文通信社到齊譯完了好走。

他的婚期已經選定在八月裏了，他要預備一筆結婚經費。那時恰有一家書局裏，要翻譯一種偵探小說，總共有三十餘萬言，代價是一千塊錢。柳星叔就攬了這項工作，他以爲譯小說不比譯其他學問書，並沒什麼艱深的學理，翻譯較不煩難。不過是限定三個月內要完工的，時間很短促呀。

「噯！你攬了這項工作，什麼時候去做呢？」左詩晨提醒他。

「時間多得很咧。」他笑着說：

「報館裏早一點回去，從十點鐘譯到一點鐘，有三個鐘頭，可以譯不少字。譬如星期日不到書局，西報西電也沒有，往常也不過隔一晏朝，看看朋友，吃吃小館子。現在我利用星期日，是我自己的時間，照常工作，也可以譯不少字。雖然一個月只有四個星期，積少也能成多咧。」

「這到底太辛苦了。」左詩晨搖着頭說。

但見柳星叔已經把這件工作接下來了，這好比商界裏的一筆定貨，按着時刻要交貨的，他只好無日無夜的趕出來了。可是他雖說每夜譯三個鐘頭，有時到兩點三點鐘去睡的時候也有。既感到睡眠不足，又沒有休息游玩的時間，一個人好似一部機器，無日無夜的開動着，也要感到疲乏。何況他身體素不健全的，於是便增添了病象了。

有一天，左詩晨坐在他案頭，聽他新起的咳嗽，一分鐘要咳兩三聲。他覺得這個咳嗽聲音不好，是一種不澈底而輕聲隨便的咳嗽，俗語謂之，

「半聲頭咳嗽」却是肺病的現象。左詩晨不敢說什麼，只有極力的勸他，自己保養身體，太勞苦了，却是有傷軀體。

「你的話，我深為感激。」柳星叔道：「無如我的環境，不許我節勞，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呀。」

又過了幾天，他的偵探小說已完工了，他很為高興。一千塊錢也拿到了手，他好像這一千塊錢是天外飛來的，因為這在結婚費預算之外的，他便把這筆錢買了幾樣首飾，送與新夫人。他的新夫人，以漂亮著稱，才貌雙全，在女學校裏，有全校皇后之名。

轉瞬之間，已到了柳星叔結婚時候了，以他努力的結果，辦理得非常完美。那位方小姐，儀態萬方，與柳星叔可謂良緣佳偶了。

柳星叔在沒有結婚之前，也喜歡吃吃花酒，叫叫堂唱。自從結婚以後，便此調不復再彈了。

「可不是娶了新夫人以後，守着夫人的闈訓嗎？」人家問他。

「不消說得，自然是守着闈訓。」

星叔道：「但也一半出於自動。黃金買笑，本來也是佻傥無聊的時候，好像一個人沒有女性溫存，未免過於枯燥，現在是可以不必了。」

這是柳星叔在新婚宴爾時代的得意語，不過由左詩晨的眼光看去，柳星叔近來更加瘦了一點，他的病根子是沒有去掉的。有兩句俗語說得好：「熱粥難為菜，嬌妻難為夫，」雖是俚詞，却有深意。不過柳星叔精神上是興奮得多了。

他倒很掛念左詩晨常叫的花蕊雲，他說：這是一個活潑可愛的小姑娘，玲瓏可憐的女孩子，因問道：

「你近來叫她堂唱嗎？我是好久不見了。」

「新近得到了一個消息，花蕊雲過了這一節，要嫁人了。」

「阿呀！這消息確實嗎？這是你青天裏轟一個霹靂呀！」柳星叔跳起來道。

「也沒有什麼驚人消息，堂子裏姑娘，誰不嫁人呢？譬如一朵花，你可以永遠拈在手中嗎？」左詩晨道。

第十四章

古人有兩句詩道：「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花落花開，原是自然之理，怎能使已開之花，長此不落呢？然而愛花的人，到此便墮入無可奈何的境界中去了。到此境界，惟有強自醫解之外，還有何法？花蕊雲的嫁人，左詩晨心中當然難過，但是譬彼落花，有什麼方法可以使它重回枝上呢？況且她也並非落花，只可以說名花有主罷了。

燕子歸來，識得主人情重，這原是可以欣喜的事。然而燕子來後，到了那時候，仍舊要去的，這也不過空歡喜一場。左詩晨經了兩度的燕歸來，反而添了許多惆悵，是燕子負主人呢？還是主人負燕子呢？到此還是不甚分明。實在是當來則來，當去則去，燕子也純乎順着自然。所以詩人只說是一似會相識，「你定要說燕子歸來，是尋它的舊主人的，那就平添了無數煩惱了。」

當時柳星叔聽了花蕊雲嫁人的消息，倒給左詩晨着急，而左詩晨似乎覺得很平淡的樣子。

「你的話，我以為故作鎮靜，是一種違心之論吧。」柳星叔道：「那末你倒說：你聽到了這個消息後，以為惡消息呢？好消息呢？你倒真心說一句看。」

「是可以算惡消息，也可以算好消息。」左詩晨道。

「咳！你為什麼總是那樣模稜兩可呀？」

「並不是模稜兩可呀。」左詩晨道：「如你剛纔所說的，一個人在侘傺無聊的當兒，好像有一個女性溫存，那是多好？但是女性中也要有機緣，與覺得可以投合的人。一旦那個有機緣而可以投合的人，忽然離開了，這好似一樣所愛的東西，被人憑空抓了去，不能不心中有點兒懊惱，那當然是個惡消息。然而你在反面一想：她們那種火坑中的生活，有什麼趣味？做堂子裏的討人，一點也沒有自主之權。除非你要自己有力量，可以拯

拔她出諸風塵以外。自己既沒有力量，而又憎恨人家有力量的，那末要她一輩子終老在曲院中嗎？既然是你有點愛她的，就不該作此想。如此說來，我認為是一個好消息。」

「嘎！這是你嫖堂子的哲學。不然，就是你嫖堂子的道德觀。可是我要問你！你從那裏得來了這個消息？凡是那班名妓嫁人，都是瞞得人鐵桶相似，尤其是對於做她的一班客人。第一，是恐怕破壞，走漏消息，人家討姨太太，往往是瞞了家裏的，吵出來便不成功。第二，恐怕到了節上，收不齊賬。人家去做花頭，都是爲了這位姑娘，對於她有無窮希望。現在知道她要嫁人了，前途的希望也沒有了，拆濫污的客人，以一漂了之，那末堂子裏是很有損失了。所以她們的嫁人消息，總是瞞人的，你的這個消息，到底確實不確實呢？」柳星叔問。

「真的嗎？本人也告訴你，這是一件難得遇到的事，其中情節，可得而問歟？」柳星叔急急地問。

「這話很長，你聽我說來。」左詩晨講着以下的話：

「也是前幾天，有人在大菜館裏請客，大家要叫堂唱，我便叫了蕊雲。及至蕊雲走了以後，那位朋友便告訴我，他說：『你還沒有知道嗎？蕊雲要嫁人咧。』我說：『真的嗎？』他道：『成功不成功？還沒有知道，但正在接洽中。老實一句話，就是正在議價中。』我問：『是什麼人呢？』他說：『姓趙，這人我有些兒認得。年紀很輕，還不滿三十歲，而家產很富，自己還有一個花園咧。那人倒也不是一個僮夫俗子，爲人很爲瀟灑風流呀。』我道：『那就好了，我爲蕊雲慶得人。』這是我所得第一個消息。」

「後來怎麼樣？你問了蕊雲？還是蕊雲自動告訴你的呢？」

「你別性急！聽我說下去。」左詩晨笑着。

「過了兩天，又有一位朋友，請吃花酒。這位朋友，你是極熱的，便是易雲上，他不是做朱鳳的嗎？那天是吃歸賬路頭，這一節工夫，客人是末一次請客的了。此外吃私菜，是不請朋友的，你是曉得的。朱鳳的房間，就在蕊雲家對面，到了朱鳳那裏，她們就喊「加茶碗」，蕊雲那裏的小大姐，便加了一杯茶進來。我問問她：「阿囡呢？」她說：「出堂唱去了。」

「大阿姨呢？」她說：「今天沒有出來，因為昨天發了一個寒熱，在小房子裏生病。」因此我便不過去了。

「朱鳳等小大姐走了以後，便向我說道：「二少！你是很喜歡蕊雲的呀。」我道：「也無所謂歡喜不歡喜，叫熟了以後，就省得叫陌生堂唱了。那種陌生堂唱叫了來，敷衍她呢？也沒有這許多話想出來敷衍她。不敷衍她呢？冷待她也不好，既要冷待她，又何必叫她呢？」朱鳳笑迷迷的說道：「大家都說你二少很歡喜她，也用不着賴了。不過……」朱鳳說到那裏，便不說下去了。我道：「不過什

麼？不過下節要嫁人了，可不是這一句話？」

「朱鳳道：「二少你已經知道了嗎？」我道：「連嫁什麼人，我都知道，是不是一個姓趙的喚作趙七少的？」朱鳳道：「這個你却弄差了，並不是姓趙的，却是一位姓吳的。本來我全不知道，因為姓吳的一位朋友，是做我們的，他們所以常常到我房間裏來商量這件事，我都聽得的。」我道：「我的消息也是很確的，那末嫁姓趙的一句話，却是從那裏來的呢？」

「本來我不想去問蕊雲，因為有姓趙姓吳的兩個問題，很想問問她一個真相。」

「那時朱鳳又說：「堂子裏姑娘嫁人，在不會發表以前，原是虛虛實實。和老爺們做官一樣，在不會發表以前，不願被人知道，好像恐怕洩漏天機一般。不過實在消息，雖然我們住在一家，也不容易曉得。那是因為這位吳三少，也常到我們來的，爲了這事，他們在我房間裏，開過會議。因此我在旁邊聽得，有些知道，據說

：還推扳一千塊錢，因爲大阿姨一定要五千塊錢，吳三少只肯出四千塊錢，所以還不會定妥。後來他們因爲耳目衆多，不在我房間裏開會議，我也不知道咧。」

「我那時便問朱鳳：「這位吳三少，有錢沒有？」她說：「有錢。典當也開門戶咧。聽說他的父親，做過藩台大人的。」我道：「既然有錢，歡喜一個人，四千也出了，不在乎多加一千塊錢。」朱鳳道：「我也如此說。但是他們有錢的人，大概不作如此想，他們覺得四千給五千是差好多咧。他們有他們的眼光，有他們的估價，以爲多出了錢，就是做瘟生，當洋盤。他們以爲多出幾個錢，倒不在乎，這瘟生洋盤的名却出不得。出了名以後，人家便永遠以瘟生洋盤相待了，這不是多出了錢，買了瘟生洋盤的名頭來嗎？」

「我又問：「那位吳三少，有多少年紀？」她說：「年紀不大，不過三十多歲吧！聽說也是個念書人咧。」我道：「那就很好了。」到了吃酒的

時候，我便叫了蕊雲的堂唱，看她的樣子，似乎有些不大起勁的神情。在平常總是有說有笑的，今天坐在傍邊，一聲兒不言語。我那時要想問她，又想不必去問她，躊躇了半天，還是熬不住要問她。因為朱鳳那裏，就是在蕊雲自己家裏，所以沒有人跟了過來，這個當兒問她，的確是很好一個機會。

「我那時便低低的向蕊雲問了一句：『過了節，聽說要吃你的喜酒了。』」蕊雲聽了這一句，睜大了眼睛道：「你是聽誰說的？」我笑道：「你不要問我聽誰說的，只問你，這話是確的呢？還是不確的呢？」蕊雲也附着我的耳朵道：「停刻兒你到我那邊去，我給你說，此地檯面上，不好講話。」「我那時老實不客氣，心裏的確有點酸溜溜，又自誇消息靈捷，向她說道：「你以為人家不知道嗎？其實大家都在傳說了。可是有人是說你嫁一位姓趙的，有人是說你嫁一位姓吳的，究竟是姓什麼的？」蕊雲搖一搖頭道：「不對！但也有點因頭。總之你

停刻兒來，我告訴你。」我道：「你們房間裏有許多人，不好說吧？」她說：「不妨事！今天大阿姨生病，沒有出來。」

「那個朱鳳，看見我和蕊雲附耳密語，等蕊雲一走，便道：『二少！你不是在問她嗎？你千萬不可說我告訴你的，她們要抱怨我的呀！照例，姊妹們嫁人不嫁人的話，不可在客人面前亂說的。』我說：『你放心！決不說是你報告的。況且你所報告的，也未必確實，我探過她一探口氣了。』我吃完了夜飯，就到隔壁房間裏來，那時蕊雲的堂唱也出完了，正在換衣服。我想問問她的究竟，無奈房間裏的人，跟出跟進，沒有獨對的機會。

「後來蕊雲嚷肚子餓，要教她們去買夜點心。我便說：『剛才我也沒有吃飽，我們到一品香去吃大菜吧。』」蕊雲却沒口子的說：「好！好！」便喊阿金同她一淘去。又連忙去換衣服。大阿姨不在生意上，沒有人可以阻止得住她的。況且有阿金陪了一同去

，更不違背了她們堂子裏的章程。原來阿金是很幫蕊雲的，那在前幾年光緒朝，不是鬧着后黨帝黨嗎？蕊雲的房間裏，宛如一個清室的小朝廷，只有阿金，好比是翁同龢師傅，其餘房間裏的人，都是榮祿袁世凱了。而且翁師傅是常熟人，阿金也是常熟人，更覺有些相似吧？

「我們那時帶了翁師傅，便到一品香來，隨便講什麼話，阿金總不會搬嘴舌的。蕊雲的確有點肚子餓，我是專門為探消息而來的。我的意思，等蕊雲吃完了大菜再問她。誰知剛在吃湯的時候，蕊雲便問阿金道：『剛纔二少說：什麼姓趙的，姓吳的，外面已在紛紛議論了。』阿金隨口道：『真的嗎？外面總已經有了風聲。』我也趁勢問道：『究竟姓趙？姓吳？你不是答應告訴我的嗎？』蕊雲把調羹向湯碟子裏一放，說道：『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現在我的身體，好似在拍賣場裏，誰出得價錢多，誰拍了去。』

「後據蕊雲和阿金互相傳述，原

來同時要討蕊雲的，有三個客人。一個是趙七，一個是吳三，一個是章大。趙七年紀最輕，只有二十多歲，吳三比趙七大好幾歲，只有章大，今年却在四十以外了。可是趙七只肯出三千塊錢，因為經濟權還在他父親手裏，三千塊錢尚可勉力籌措。吳三却肯出四千塊錢，但是吳三這個人，有點細批薄切，不大爽快，大阿姨的意思，要五千塊錢，方肯脫手。倒是章大，雖則也還價四千塊錢，看上去要湊滿五千之數，是辦得到的，因為他是上海一位著名的富翁。」

左詩晨這一席話，聽得柳星叔頻頻點頭。

「那末現在已經定局了嗎？」他急急地問。

「在蕊雲告訴我的當兒，聽說還沒有定局。」左詩晨道：「好似拍賣的票子在競買中，那個木榔頭還沒有敲下去。現在又有好幾天沒有看見她，大概此刻是已經定局的了。」

「據你看起來，這三人之中，是那一個最好。」柳星叔問。

「你這話問得奇突。」左詩晨笑道：「她們堂子裏姑娘嫁人，和我有什麼相干？難道教局外人代她們擇婿不成？」

「不是這般說，那是我們私下討論罷了。」柳星叔道。

「這三個要討蕊雲的人，我都不認得，無從於三人中分別優劣。不過我們的觀念，和堂子裏姑娘們的觀念，微有不同。據我說：堂子裏姑娘的嫁人，却有三個條件，似乎缺一不可。」詩晨道。

「是怎樣的三個條件呢？你真是位分析家，我倒又要聽聽你的高論了。」柳星叔追問着。

「這三個條件嗎？」左詩晨道：

「第一，自然是人選，人總要是溫文一派，暴戾的總覺是不對。而且我們還有一種偏見，自己是讀書人，希望她們也嫁一個讀書人。除此之外，倒是正當的商人也好。不希望她們嫁一個上海的所謂大亨白相人之類，其實也許嫁了一個大亨白相人，比了嫁一個讀書人，寫意得多，幸福得多，但

是我們却有那種呆想。第二個條件，是屬於財產問題。堂子裏姑娘嫁人，當然是做人家的姨太太。雖然是做人家玩物，然而也爲了自己享受，自己舒服。並且倘然生下一男半女，多少也分得一些家產，爲下半世的受用。因爲堂子裏的姑娘，倘然嫁了一個寒士，教她操作是不慣的。第三，是一個切身問題，就是他們的大太太兇不兇？要是那位老爺未得大太太的同意而討來的，女無美惡，入宮見妒，終有一場吵鬧。而且那是附骨之疽，永遠牽纏下去，今天也吵，明天也吵，使你還存得住身嗎？所以我的觀念，即使對方年紀大一些，倒不在乎，只要合乎這三個條件就成了。」

「那末堂子裏姑娘嫁人，應得請你做一個顧問。」星叔說。

「但是她們也另有她們的見解。」左詩晨並不理柳星叔的話，繼續地講下去道：「她們的嫁人條件，最注目之點，却在年紀上。俗語有兩句道：『姐兒愛俏，鴉兒愛鈔，』雖然是句老生常談，但也是千古不磨之論。

現在有一種人，責備堂子裏姑娘，喜

歡小白臉。其實喜歡小白臉，是女人的本能，不是應該的嗎？人同此性，不喜歡小白臉，難道教他們去喜歡老黑臉嗎？爲什麼男人喜歡十六七，十八九的姑娘，不喜歡老太婆呢？你自己喜歡年輕漂亮的女人，若女人喜歡了小白臉，就說閑話，自己想想，也不覺啞然失笑咧。至於貪戀小白臉，遇到拆白黨，也是有的，這是她自己沒有眼光，沒有識見，又當別論。」

「這又引起你的一番議論來了。我問的是蕊雲三個戶頭，到底是那一個好？照你那樣說起來，在蕊雲心中，當然以最年輕的趙七爲最對勁了。」

「這也不過我個人意想之詞。總之在我剛纔所說的三個條件中，財產兩字是不生問題，聽說三人都是有錢的。至於人品，也都是貴介公子，高等人物。就我所說的第三個問題，不知如何？可合我所說的條件？」

「你何妨探聽探聽呢？到底是嫁了那一位？你難道漠不關心嗎？我倒

多。

「並不是漠不關心，因爲這兩天沒有遇到蕊雲，而且也不好急吼吼的問她們。到了節上，也自然會知道的。不過在這幾天裏，我倒的確想去一次，一探究竟呢。」

這一席話說了以後，又過了兩天，左詩晨便到蕊雲那裏去了。那時距節邊不過五六天的工夫，打茶圍的客人，也漸漸地少起來了。一來上海的商界，重視這一年三節，到了節邊，

有一個小結束，不免也有點兒忙。二則堂子裏的規矩，到了節邊，要付手巾錢。因爲尋常揩一塊手巾，是由房間裏承值的。到了節邊，這手巾是從相幫那裏送來的，客人例應有一筆犒賞。並不是那一塊手巾，是有什麼特別，不過討節賞的一種暗示。客人到那時便掏出十塊廿塊錢的賞封來。這

個手巾，後來有個別名，喚作糍飯團，這不過一團手巾，取其形似而已。有幾位省儉的客人，怕吃糍飯團，平時雖然跑得很勤的，到了這幾天就不來了，因此堂子裏到這幾天，清閑得

左詩晨到了蕊雲那裏，一問蕊雲，堂唱未回。大阿姨却吱吱喳喳的，不知在那裏吵什麼。見了左詩晨來，也就不響了。

大阿姨見了左詩晨，似乎有言語要告訴他。却作勢了幾回，仍沒有說。到了後來，看她有點熬不住了，便自己先向亭子間裏走，一面却和左詩晨點頭。

「二少！你進來坐噠！我有話告訴你呀！」

左詩晨也便跟了她進去，坐在一張沙發上，看她怎樣的說法？一定爲了蕊雲的事了。她又半吞半吐的說道：

「告訴你二少是不要緊的，我們阿因裏高升了呀！」

左詩晨那時倒一呆，他想：什麼叫做高升？她說的阿因，當然是蕊雲了。做官的人，有什麼升官進級，那就叫做高升。堂子裏的人，難道也和做官的人一樣嗎？

「什麼叫做高升？我不懂呀。」

左詩晨問道。

大阿姨那時很有點窘的樣子。

「二少！你不要假癡假呆，你總在外面聽得有些消息了。」

實在左詩晨，真的不明白她所說的高升兩字的意義。

「什麼高升？我真不明白，你何妨說明白一點。」

「高升就是嫁人。」大阿姨漲紅了臉道：「我們堂子裏叫做從良呀！」

「那末停刻兒阿囡回來，我要給她道喜咧。」

左詩晨雖然儘管說着悠閑的話，聽得了這個證實的消息，心中也不免一陣的淒慘。

「到底是那一家？」隨口問道。

「就是那位章大少呀！」這時大阿姨便開了話匣子了。「他們在上海開典當，該房子，家產有好幾百萬咧。本來呢！我也不情願把她嫁出去，現在每節工夫，堂唱要出二千多，花頭要做四五百，像一朵花般，正在那裏開出來。嫁了人，雖然得到一筆整

數的錢，但是她不嫁的話，兩節工夫，也就做出來了，再幫我幾年是嚙啥要緊的。不過我是最疼愛這孩子的，蕊雲我真當她自己的女兒一般，只差肚皮裏袋了一袋。真的，平常日子，好像是含在嘴裏怕炸，不用說打她一記，連重話也不捨得說她一句。現在這點年紀，就把她嫁人，我真有點捨不得。」

大阿姨說時，聲音有點淒咽，眼淚好像要落下來。左詩晨想：你也不用貓哭老鼠假慈悲了，我都知道內容，大概是章大少錢出得多一點，所以這個拍賣人的拍板就拍下來了。她真疼惜她的假女，爲她前途設想嗎？他到此也便忍不住，要說穿她了。

「我聽得人家說：有三個客人，要討你的阿囡呢。」

「噢！外面真的有人這樣說嗎？」大阿姨聽了，有些吃驚，她道：「有是有的，但是這兩個客人都不大好。告訴你二少是不要緊的，橫豎你有得聽見的了。一個姓趙的趙七，還有一個姓吳的吳三，也都說要討泥的

阿囡。但是這兩個人都不及章大少。二少！我雖然吃了堂子飯的人，然而嫁一個人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巴望俚弗要再出來。第二，嫁了人總要稱心如意。你想那個趙七，年紀雖然輕，討了奶奶還沒有三年咧，就在外面胡調。他自然是個少爺班子，但是經濟權都在他們老太爺手裏。老太爺又管得兇，恐怕那位少爺有了錢要出來白相，每月只給他有有限的幾個錢。他討了阿囡去，又不能住在老宅裏，除非要瞞了家裏另外借小公館，這是個私窠子呀！」

左詩晨暗想：她話是說得好聽，其實只怕是價錢不對。她倒說出一篇大道理來，不知其細的人，却也覺得娓娓動聽。

「那末這位吳三少，爲什麼不成功呢？」左詩晨偏要問她：「聽說他們老太爺做過藩台，也是開典當，該房子的人呀。」

「吳三少我也曉得他是有錢的，」大阿姨道：「但是這位少爺，有點細批薄切，不大爽快，尤其是一種疑

心病最重的人。他們雖然是有錢人家，拿出一個錢來，比了我們窮人，還要慎重，真正一個錢也掂掂輕重的，因此給他辦交涉，是不大好辦。而且我還聽說他的奶奶，也不大好弄，就好像一種醇酒一般，却有些「好上口，難脫手」咧。」

左詩晨又想：這一定是不能達她五千的目的，所以說出那種話來了。可是堂子裏的事情難辦，若是用錢散漫，便被她們喚作瘟生。要是不然，你稍爲打一點兒算盤，她們便說你是一個畜鬼。怎麼方能水到渠成，恰到好處呢？

「原來吳三又有這個毛病，那末章大呢？」左詩晨問。

「依我說起來，章大少是最好的了。」大阿姨道：「只不過年紀略爲大一點，其實四十多歲的人，也不能算大呀。人家七老八十歲的人，討姨太太的也很多，不要說討小咧，就是花燭夫妻，人家討續絃的，四五十歲，討十八九，廿一二的女人也有。我說章大少，第一是規規矩矩的人，不

是那種浮頭滑腦的人。又是一個忠厚老實的人，不是那種刁鑽促狹的人。阿因是一個小孩子咧，倘然碰着了一種罵薄的人，豈不是上了他們的當。

「還有一件事，真正是難得碰着的。這位章大少，現在正斷了絃。他說：討了我們阿因，不再討續絃了。二少！你想想看！這真是踏破鐵鞋也難尋得到的事。前世裏敲穿了木魚，修着了這一件好姻緣，真正是她的福氣。你想這樣的大財主人家，真的不討續絃夫人，三年五載以後，生下兩個男寶寶，男人家歡喜她，寵愛她，不就扶了正做太太嗎？二少！你想這種機會那裏去尋，只怕走遍上海灘，也難尋到的呀？」

左詩晨想：這個老太婆，說得天花亂墜，好像她全爲她的女兒打算，恐怕是那五千塊洋錢在那裏說話吧？不過大阿姨所說的話，也不能說她全沒有理由。的確四十多歲的人討姨太太，在中國習俗上，並不算太老。而且年紀輕的人納妾，更靠不住，一時的熱度，就把兩性結合了，到了熱度

一冷，便成此離之勢。中年已過的人，比了少年人總要好些。

至於照大阿姨所說：那位章大少討了她們阿因以後，便不再續絃了，揆情度理，這話未必靠得住。或者一時高興，見好於新寵，否則酒後之言，不足爲憑。試想一個有錢之人，三妻四妾，豈足爲奇。只要看得中，便討回來了。有了許多姨太太，沒有一位大太太，也好像中饋無主。不過倘然真個不續絃，也不能不說是蕊雲的福氣。只是蕊雲果然有這個福氣沒有？她能否消受這個福氣？那是要看將來的了。現在不過大家嘴裏說說，並沒有什麼契約。在姓章的只要把洋錢付出，將人討在家裏，在大阿姨只要把洋錢收到，將人送出去。以後的事，到底如何？她也不管了。

「二少！」大阿姨停了一刻又說道：「你是老客人了，告訴你也不要緊。外面請你不要說起，節邊節勢，正在收賬的時候，這個風聲一傳出去，人家都不來開銷了，那是我推扳不起呀。還有一件事，我想給你說，我

們也是老朋友了，我是在翠筠三小姐那裏，就認得你的。蕊雲雖然嫁了，仍舊請你常來照應照應。我們現在有一個含雲，比蕊雲小一歲，雖然不及蕊雲，人倒還好，我們慢慢兒再物色人物呀。」

「那一個含雲？不是年紀還比蕊雲大嗎？」

「不是那一個，這一個也是小阿姨的女兒，從前生意上也來過。因為捕房裏捉小囡，所以不敢來了。就是說一句話，面孔就要紅的，二少你不是看見過，還說她蠻好白相的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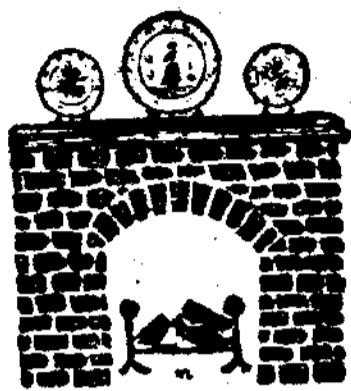
左詩晨那時有點模糊，好像隱隱約約是有這們一個人。因想叫堂唱也不是世襲罔替的，阿姐嫁了，就叫妹子，妹子嫁了，再有妹子。那時他的心思，不在什麼含雲不含雲。因想那個蓮弟，在初見的當兒，完全是一個蓬頭赤脚的鄉下女孩子。要是不爲着家裏赤貧，不賣給什麼王二姐做養媳婦，不帶到上海來做女工，不買進堂子裏去，再過幾年，也不過嫁給一個南京人，當個機匠。好一點兒，便嫁

給一個商店經紀人。怎麼會在金迷紙醉之中，做了一個名伎，到後頭來珠圍翠繞，嫁給一位富翁做姨太太呢？心裏在想，口中還是念着含雲兩字。道：「不過這一回，他們除去牌子，當然要出喜封。相幫們忙了一陣，也該得點好處，不能再這名字了。」

青年寶訓

一 瓢

動潛飛植，人惟最靈，教品力學，志高氣清，風雲際會，霖雨蒼生，遯世無悶，亦善其身，爲學之要：曰專曰勤。用志不紛，乃凝於神，棄其糟粕，取其精英，一息不懈，鐵杵成針。血氣方剛，慎勿貪淫！一念之差，即搖其精。芬芳厚味，臟腑蒸燻，煙酒賭博，瞬蝕萬金。疏食曲肱，富貴浮雲，安步晚食，乃葆其真。晨熹鍛鍊，耳清目明，深林斷壑，吐故納新。持家有方，厥惟正名，各守其分，始得其平。根長泉遠，一脈相親，同氣連枝，如篋如燠。處世接物，尤貴真誠，忠以律己，恕以待人。不卑不亢，接之也溫，笑靨常開，人煖於春。取舍不苟，於物無爭，貪婪無厭，終必自焚。日理萬機，業業兢兢，鞠躬盡瘁，事舉身輕。滔滔天下，人醉我醒，不曰堅乎，磨而不磷。矢守弗渝，軼羶超羣，持以爲寶，惟吾德馨。



凡士 探案 咖啡館

程小青譯

十三 貓頭鷹的消息（五月二十日，星期一，上午十一時）

十一點鐘，凡士到達杜唐尼咖啡館。他的會見密杞並沒有困難。延擱了五分鐘光景，密杞走進我們等候的會客室中來。他裝出一種假殷勤的態度向凡士招呼。

他很自然地問道：「先生，你這一次意外的光臨，有什麼吩咐？」

凡士也和悅地答道：「我祇要跟

你談幾句關於星期六夜裏那個死在這裏的人。」

辦公室裏去談，好不好？」

他沿着陽台在前面領路，推開了那扇門，站在一旁讓我們先走進去。凡士坐在一隻皮墊椅子上，密杞也坐下來，把半面向着凡士。

密杞開始說：「關於這一件事，警察們已發出過不少問句。我盼望它現在已告一個段落。」

凡士說：「我知道這種事是非常煩擾的。但眼前還有一兩個疑點引起了我的注意。」

密杞冷靜地答道：「密司脫凡士，你會注意到這件事，我倒有些兒詫異。反正他祇是這裏的一個洗碗碟的人。而且就在晚餐時分以前，我已經辭歇他。他認為工資太少，覺得不滿意。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還會回來，除非他重新考慮了一下，要來請求我再

僱傭他。最不幸的，他會死在我的這一間辦公室裏。他不是一個怎樣健壯的傢伙，他的心臟也許早已患着病。那原是誰也保不定的。……唉，密司脫凡士，警察們可會已經查明他的死因嗎？」

凡士仍不動聲色地說：「不，我想還沒有。不過眼前我所注意的，並不是這個問題。密司脫密杞，我知道在星期六夜裏，有一個探員站在這外面的街上。據這探員說，在六點鐘光景他瞧見這洗碗人離開這辦公室以後，不會再看見他走進來。」

密杞淡漠地說：「也許他不會留意。」

「不，決不。這個探員是素來認識這個少年愛倫的。他確切地說，他在整個黃昏不會看見這少年從外面陽

台上走進來。」

密杞向上面望着，攤開了兩隻手。「密司脫凡士，據我看，一定是那探員不會仔細地瞧——」

凡士接口說：「那少年會不會從別條路進這裏來呢？」他略頓一頓，向四周瞧瞧。「你總也想得到，他可以從後面牆上的這一扇小門裏進來的啊。」

密杞並不立即回答。他狡猾地向凡士瞅了一眼，他身上的肌肉彷彿都緊張起來。如果我瞧見過一個人在急速思想時的狀態，那末密杞這時候的神氣就是一個例子。

他突然間發出一種短促的笑。「唉，我自己還以為這扇小門是我的一件小小的秘密哩！……是的，這裏有一扇門。這是為着我自己的便利而設置的。」他站起來走向室的後面去。「我可以指給你瞧，這門怎樣關閉。」他用手指在壁板的一個凸雕花紋上擦了一下，有一塊板壁便悄無聲息地滑開到裏面來。外面就是那條格萊希愛倫，迷失方向的狹窄甬道。

凡士走近去瞧瞧那秘密門的機鈕，重新回過來，好像這發見對於他並不認為新奇。

他淡淡地說：「很靈便。」密杞一壁把門重行關上，一壁說：「這的確是很便利的。有了這扇門，我可以從咖啡館中走進這辦公室來。密司脫凡士，你總明白——」

「是的，我很明白。如果為着安密起見，這門對於你很有用處。我知道華爾街的那些股票掮客也都有這種裝置。我當然不會奇怪。不過你的洗碗人怎麼也會知道這個秘密設備的呢？」

密杞用手拍着他自己的下頰，沉吟地說：「我也不知道。不過這裏的夥計們也許會偷偷地窺視我的行動，那是很可能的。或是有人偶然撞開了這個秘密門。」

「密司丹瑪當然是知道這門的罷？」
密杞承認說：「是的。伊有時候到這裏來幫助我。我也沒有理由不讓伊走這扇門。」

凡士對於密杞的坦白承認，顯然

有些兒出於意外。他忙把話題移換了一個方向。他先問了不少關於愛倫的問句接着又談到星期六夜間的事件上來。在他談話的中途，辦公室的前門開了，密司丹瑪在門口出現。密杞就招呼伊進來，給我們介紹。

他趕緊說：「我正在把那扇秘密門告訴這兩位先生。」他勉強地笑一笑：「密司脫凡士以為有什麼秘密事實跟這門——」

凡士忙舉起了一隻手，抗辯說：「密司脫密杞，你在猜測我的心理哩。我記得我沒有說過什麼啊。」他旋轉來瞧着丹瑪。「我想你一定覺得這扇門非常便利。」

「唉，是的，尤其在氣壞的日子，這門的確很方便。」伊的語聲很謹慎，神氣上也有一種嚴冷憎恨的表示。

凡士在密切地觀察伊。我料想他一定要問伊關於愛倫慘死的事，因為這本是他到這裏來的目的，可是他祇是談些無關緊要的閒話。顯然與兇案毫無關係。

末後他預備起身告辭了。他向那女子調笑地說：「我的話如果太密切，請你原諒我，但我實在很喜歡你用的這一種香水。我猜這是一種長壽花和玫瑰花的混合品罷？」

假使這女子會詫異凡士的問句，伊的面孔上卻不會表現出來。

伊不經意地答道：「是的，這香水的名稱是很可笑的，其實也不相稱。但密司脫密杞也用着這香水——我相信他是愛了我的影響哩。」伊向着密杞隨意地笑一笑。我又覺得伊的那種嚴冷而憎恨的神氣。

接着我們就退出來，向着第七蔭路進行。凡士的神色很嚴肅。

他自言自語地說：「這位密杞先生的確很狡猾。我不明白他對於那扇祕密門爲什麼並不怎樣着急。不過他已經感覺到焦慮了。很奇怪。……我一聽得伊向密杞說那句怪膩的話，又向他瞧一瞧時，我立即變了主意。我不打算再問什麼了。伊的神氣上有着憎恨。范，那是一種殘刻的憎恨。……而且他們倆都用着「快吻我」的香

水。這香水有什麼用意呀？……唉，眞困人的腦筋！……」

我們到了地方律師的事務所，麥根告訴我們那天早晨香料公司的杜森訪問的事。

他說：「凡士，這個人顯着不可思議的關心。他似乎認爲這勃恩士有着卓越的本領。他如果沒有了這少年，他的香料公司好像會開不下去。他確實承認勃恩士是這公司的靈魂，能否繼續下去，完全操在他的手中。此外他還說了不少過分抬舉勃恩士的話。」

凡士說：「麥根，這倒並不是過分抬舉。杜森所以重視勃恩士不是沒有理由的。勃恩士給英華公司配製了香料的祕方，才將杜森從破產地位中救出來。我很懂得杜森所以焦急的原因。」

「還有一點，那公司的營業是有時令性的，現在一年中最重要時令快要到了。杜森已在某一種計劃上投下了大量的資，正急切地要製出幾種流行的香料品。他的意思祇有勃恩士

能够助成他這個計劃。

「這是很合理的，也有很有趣的。但他到這裏來看你有什麼目的呀？」

「因爲勃恩士現在已經停止工作，直要等他在愛倫案中的嫌疑完全洗清爲止。他感到驚悸，神經上也非常不安。他現在不能工作，不能思想，也不能嗅——總之他已完全失了常態。因此，杜森就着急起來了。今天早晨他和這少年談過一回，明白了他以堅決拒絕回去工作的原因。勃恩士告訴他這案子暫時不能公開發表，故而不曾指出任何姓名，但說明他在這件事上嫌疑很重，因此使他惴惴不安。杜森完全聽信了勃恩士的話，便趕到我這裏來。他也許以爲我們這裏的動作太遲緩了。」

「還有什麼？」

「他堅持着這案子應得出一個賞格，使它快快破獲。他還竭力催促我和我的手下們趕緊處理這件事，愈速愈妙，以便讓他的寶貝的勃恩士可以早些回去工作。據我看，他簡直像瘋

了哩。」

「麥根，這是有可能性的，但也不能怪他。你不要掃他的興。」

「我已經拒絕他的建議，但他始終堅持着。」

「那末他爲着勃恩士的緣故打算出多少賞格呀？」

「五千圓！」

凡士笑道：「這的確有些瘋狂哩。」

「我也和你有同樣的見解。即使眼前有一張簽名的賞格，還附一張如數的支票，限在四十八個鐘頭中破案，我也不會相信是真的。」

凡士把這個情報默想了一回，就把他自己在早晨時的活動告訴麥根聽。他說明了密杞辦公室中的那扇秘密門，又根據了警佐海斯的疑團，認爲這杜唐尼咖啡館確像是那些善於掩護的罪徒們的中心機關。

麥根聽了最後一句，深思地點點頭。他緩緩地說：「現在我倒不敢深信警佐的懷疑是毫無根據的。這地方已給我不少麻煩，可是始終沒有切實

的發見。」

凡士說：「警佐會說過那個貓頭鷹歐文可以做一個引錢。我認爲這見解很有意思。我很想找到這個歐文，也許能拔掉他的幾根羽毛。……喂，麥根，你可知道他的名字叫什麼？我們單知道他的姓，找起來是不大方便的。」

「我記得他的名字叫唐尼克。」

「唐尼克——唐尼克。……」凡士突然立起身來，眼光凝視着前面。

「唐尼克·歐文！還有但尼·密杞！——他把他的紙烟擊住在空中。『唉，事情太幻祕哩！麥根，你說得對，有時候我會有幻象——我會看到某一種神祕的幻象！』」

麥根不耐地說：「喂，你別說謎語罷——」

「什麼？難道你不覺得這裏面有意思嗎？……唐尼克，但尼，不是跟杜唐尼有關係的嗎？」

麥根懷疑地抬起了眉毛。「凡士，這明明是偶然的巧合。不過我也承認這裏面有些神祕性。根據我記憶中

天方夜談中的野話，這杜唐尼是一個

惡鬼薈集所在的名稱，地點是在近突尼斯的海底。即使密杞也知道這海洋中魔宮的來歷，而且他又是歐文的咖啡館中的一個羽黨，但這傢伙缺乏創作的能力和勇氣，你不必看得他太高。」

「麥根，你說得不錯。主動的不是密杞，是歐文。歐文是個狡猾大膽的傢伙。他把這咖啡館取名杜唐尼，也許是眞有用意。他故意給明眼人一些朕兆，他自己却眞是海底魔宮中的魁首。」

凡士又和麥根談了一回，便起身告辭，讓麥根自己去下他的結論。

我們回到了凡士寓所的時候，三點鐘還沒有到。在寓所中等待我們的，不是海斯，而是那天眞爛漫的格萊希愛倫。伊照樣很興奮地招呼凡士。

「你叫我下半年再來。你不是這樣在過的嗎？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指下半年的什麼時候，所以我就早一些來。我已經得到了不少線索哩——至少有三四個。不過怕這些線索都不見

得有用。密司脫凡士，你可會找得什麼線索沒有？」

凡士微笑着答道：「還沒有。我還沒有什麼切實的線索，但我已有好幾種理想。」

伊催促說：「唉，密司脫凡士，快把你的理想告訴我。那也許可以有些幫助。人們的思想有時候會有料想不到的結果。上星期我想也許會有一個風潮，後來果真是有的！」

「也好，讓我想想看。」凡士雖帶着一副戲謔的神氣，但他終於把他所猜想的「杜唐尼」名稱的來歷說給那女孩子聽。他把這野史說得有聲有色，例如這魔鬼的五宮是海的根哩，有着四個大門哩，幾千級階級哩，還有不少妖魔鬼怪哩等等。

海斯在這個故事剛開端時就已進來了，但他也站住了傾聽，而且也像那女孩子一般地聽出了神。等到凡士的故事說完了，格萊希愛倫高興得張大了眼睛。

「密司脫凡士，這故事真奇妙！我很願我能够幫助你找到這個叫唐尼

克的人。我們廠裏有個大胖子的書記也叫做唐尼克。不過他不曾是你要找尋的人。」

「當然不是。這是個瘦小身材的人，有兩隻銳利的黑眼，一個白色的人，他的頭髮也完全是黑色的。」

「唉！那也許就是我在密司丹瑪室中所看見的那個人！」

「什麼？」警佐的突然而發的語聲驚動了那女孩子。

「天啊！密司脫海斯，難道我又說錯了什麼嗎？」

凡士責難地向警佐揮揮手，旋轉頭來溫和地向女孩子說話。

「密司愛倫，你可是說上星期六你跌進那間小室中去時，除了密司丹瑪，你還看見有別的人在裏面嗎？」

「正是，有一個男人，恰正像你

所描摹的。」

凡士又問道：「那末，今天早晨你爲什麼不告訴我？」

「你沒有問我啊！要是你問我，我自然早就告訴你了。不過早說遲說也沒有多大出進。這個人是在那邊的

。他對於我的跌進去也毫無關係。」

凡士繼續問道：「你確實看見那個人恰正像我此刻所描摹的模樣嗎？」

「對，對，我確實看見。」

「我想你以前不曾瞧見過他？」

「我從來不曾看見過他。但是如果我再看見他，我一定認得出。我常常能够記得面孔，不過我記不得姓名。

我後來又見過他一次。」

「喔，後來又見過他？在那裏？」

「他坐在餐室的一角，恰在喬治的

近邊。我不知道我怎麼會瞧到那個方向去，因爲那晚上我是跟密司脫潑脫兒在一起。」

凡士又進逼地問道：「當你瞧見他在餐室中時，可還有別的人跟他在一起嗎？」

「我看不見他們，因爲他們都背

向着我。」

「他們？你到底指什麼人？」

「我說那桌子上還有兩個男人。」

凡士深深地吸了一口紙烟。「密司愛倫，請你告訴我，你瞧見那個人，在密司丹瑪室中的時候，他在做什麼。」

「讓我想想看。我猜是密司丹瑪的好朋友，因為他正在把一本冊子放進一隻抽屜裏去。要是他跟密司丹瑪不怎樣熟悉，他也不會知道那本書應得放在什麼地方。是不是？後來密司丹瑪走過來，把手放在我的臂膀上，很快地領我走出來。我猜想伊很匆忙，但伊待我很客氣。……」

「噢，親愛的，這真是一個有趣的經歷。」

在這一回動人的談話結束以後，密司愛倫欣然地離開我們。伊臨走時帶着一種滑稽的神氣，暗示伊有着許多偵探工作正待進行。伊還表示伊要去看看密司脫勃恩士。

凡士在伊走出去以後，瞧着海斯，好似要聽聽他的見解。

海斯拖過了一隻椅子，顯得很困惑。「密司脫凡士，我說不出什麼。我簡直像個木偶哩！」

凡士說：「我也像是一個蠢漢哩。」

不過我認爲我有馬上見見這個歐文的必要。老實說，起先我對於這個人也不大清楚，他和密杞的關係也祇有一個空泛的假定。但格萊希愛倫倒先知道了他們間的連繫。是的我必須馬上見見這歐文。警佐，你能够幫幫忙嗎？」

海斯弩起了他的嘴唇。「如果你是指他的蹤跡說的，我倒不知道他住在紐約的什麼地方。但我的手下們也許有人會知道。你等一等。……」

他走到甬道中的電話機那邊去。凡士仍端坐着，吸着紙烟，顯然在默想。

過了半個鐘頭光景，海斯才回進來。他說：「我到底找到了。大部分的孩子們都不知道，祇有一個人從紀錄中檢查出來，告訴我上一次偵查時，歐文住在卡爾登旅館。我又打電話到那旅館裏去。他正住在那邊——還是星期四住進去的。」

「警佐，謝謝你。明天早晨我會打電話給你。眼前我正覺得很煩悶呢。」

海斯走了。凡士立即通電話給麥根。

他對地方律師說：「明天你得到我這裏來跟我一塊兒吃早餐。今晚我打算去跟這個詭祕的歐文會會面。我有不少話要對你說，明天早晨也許更多些。麥根，記着，明天來吃早餐。這是像皇帝的聖旨，不是社交上的邀請。」

十五 一個垂死的瘋人

(五月二十日，星期一，下午八時)

那晚上八點鐘時凡士到卡爾登旅館裏去。他並不在招待檯上先通電話，却在他的名片上寫了「非職業的」幾個字，叫人送到歐文房間裏去。不一回那送信的侍者回下來，領我們上樓去。

我們走進去時，室中有兩個男子站在窗口，歐文却坐在一隻靠壁的矮椅子上，他的細長的手指正在緩緩地翻弄凡士的名片。他向凡士瞧着，隨手將片子丟在他旁邊一隻鑲嵌的盤中

。接着他用一種柔和的聲音說：「沒有事。」那兩個男子便立即走出去，門隨即關上了。

他帶着道歉似的微笑，說：「請原諒。人原是多疑的動物。」他做一個手勢叫我們坐下。「是的，我有些多疑心。其實小心些總也不壞。」他的語聲很低沉，有一種悲哀的含意。他繼續說：「我知道你爲着什麼到這裏來。我很樂意見你。大概有什麼事誤會了罷？」

經過了一度仔細的觀察，我發覺這個人有着嚴重的病態。他的眼睛水汪汪，他的臉色發黑，他的語聲也單調。他給予我一個內心斷喪而垂死病人的印象。

他繼續說：「好幾年來我常覺得前途有一個熱烈的希望。……我的內心始終感到空虛。……」他的語聲漸漸消沉了。

凡士喃喃地說：「那是心靈上太孤獨的緣故。我可不是這樣的人。」

「當然，誰也不是。」歐文淡淡地微笑着，燒着了一支紙烟。「你想

我們倆今天的會面是憑着你，或我的意志所決的嗎？人是不能決定或選擇什麼的。人的選擇祇有他的癖好。我們都給沉浸在一個大漩渦中，在脫離這個漩渦以前，我們祇有拚命掙扎，否則就給這漩渦所覆沒。」

凡士說：「其實這見解並不確實。重要的事情往往會突然襲擊我們，使我們的腦子沒法應付。說出來和不出來而悶在心裏，在實際上並無區別。」

「不錯。」那人把疑問的眼光瞧着凡士。「你腦子裏有什麼意思？」凡士變了語調說：「我正在疑惑你爲什麼到紐約來——星期六我在杜唐尼咖啡館中看見你的。」

「我也看見你，不過不確定。那時，我以爲你要和我接觸了。那夜裏你到那邊去不是偶然的巧合。世界上沒有巧合的事。「巧合」祇是傻子們掩飾他們的愚蠢。整個的宇宙中祇有一條軌道。」

「但你到底爲什麼到紐約來？我話不會干涉你的秘密嗎？」

歐文哼了一聲。我突覺有一股冷氣透上我的脊柱。接着他的臉上罩上了一重愁鬱的陰影。

「我是來請教一個專家的——恩列克霍夫門。」

「是的，他是世界上著名的精神學家之一。你見過他沒有？」

「兩天前見過了。」歐文忽發出一陣苦笑。「倒霉！——毫無意思！」凡士吸了一口烟，抬起眉毛來瞧他。他又說：「對不起，我的話說得不倫不類。」他又突然問道：「你是一個但尼？」

凡士直視着他，答道：「你在說天方夜談嗎？不，可惜，我不是但尼。我也不是一個唐尼克。」

歐文乾咳了一聲，點頭說：「我早料到你的是知道。密杞真是一個笨伯，他到死也不會領會這個笑話。他真像天方夜談中的一個蠢鬼。」

凡士說：「你把這個名稱做那咖啡館的名字的確很巧妙。」

「唉，巧妙還說不上。那祇有一些幽默意思罷了。」他的內心的痛楚

種族歷史上去追溯的。種族根本是一個空名。人的生命祇是一條從原人延綿而來的汚流。原始動物的官覺的嗜慾，至今還盤踞在我們人類中間，沒

法洗除，也沒法改變。如果我們想遏阻它，它會自動地表現它的殘暴性；如果我們放任它，它又會產生出倔強和瘋狂。這是個永遠不能解決的問題。

凡士又勸解似地說：「人們有時可以從一種抽象的理想上解除這種痛苦和恐怖。」

歐文的單調的語聲提高了些。「不，抽象根本是空洞的。邏輯也毫無用處。邏輯不能引人進入真實，却祇能使人產生些瘋狂的幻覺。……我覺得人生祇是一個影子，對於這無限的空間和時間，委實不值得費心費力地去探究。我的答語祇有一個，就是吃得好些，住得好些。這是一種本能，同時也是一種空虛。」

凡士又建議說：「其實人不應給這本能所束縛，應得更推進一步。生命的影子一經照射到這無限時間上，

就應好好地利用一下，使它活得有意義些，才不致感受這有限的生命的壓迫和痛楚。」

我覺得凡士對於這奇怪的瘋人還如此忍耐地申辯，不知有什麼意思。也許他是有某種確切的作用的，可是不明白。

歐文又惘然地說：「就說這個夢一般的世界罷。一切都是一條軌道的，並沒有高下和好歹。一個人或一種東西並不比別的人或別的東西更重要些。任何相對的事物都是一例的，可以互相交換的——例如創造和殘殺，甯謐和苦痛，實際上都沒有差別。」他忽彎了背向凡士睜視着。「這個世界上沒有時間，也沒有真實。」

凡士仍緩緩地說：「你說得不錯。無限的時間是不可分割的。」

歐文說：「但有一種極強的可能性，我們能在我們以外的時間上留下些因素，這因素倒可以延續到永久。……我們必須先把這眼前的影弄乾淨。」

歐文說到這裏，疲乏地閉攏了眼

睛。凡士毫無表情地注視着他。一回，他又用安慰的語調向對方表示。

凡士說：「是的，這是一種智慧。……是的，清潔靈魂是有意義的。」

歐文連連點頭說：「明天夜裏我要動身在南美洲去，借海洋來蕩盪一下。明天我將忙碌一天。有許多事要辦，料理帳目哩，收拾屋子哩，把一切洗刷清潔一下哩。清潔——你總懂得我的意思罷？」

凡士仍不移動他的視線，答道：「我懂得。這地方你如果再住下去，也許還有更大的苦痛和恐怖。」

歐文的眼睛張開了。他坐直了些，重新燒着了一支紙烟。他的奇怪的神氣消逝了，眼睛另外有一種光彩。他談話的時候，他的語調一直是平淡而單調的，簡直沒有較大的抑揚。可是這時候我彷彿覺得他的聲音中忽似含着某種熱烈的情感。

歐文又談到一切新舊的書籍，談到他在康白利其大學時代的生活，談到他少年時的願望，和他早年時研究音樂的經過。他似乎迷戀着古代文明

，又浸淫於某種神祕的哲學——第培登着的「死人之書」。他好像是雙重人格的，他說他自己的經歷，像在說其他的人。他似乎也有某種限度的禮貌，但他給予我的印象，像是一頭原始的野獸，有一種無形的氣氛，使我不寒而慄地畏懼他。所以在凡士認為這一次奇特的談話沒有繼續的必要而起立的時候，我感覺大大的寬懷。

當我們走到門口分手的時候，歐文又向凡士說「兩句不倫不類的話。」

「算一算，稱一稱，分一分。：：：你已經答應我了。」

凡士向對方直視了一下。

歐文吸了一口氣。「謝謝你。」他又深深地鞠了一個躬。

郁達夫先生詩來，有醉拍
蘭干酒意寒之句，依韻
和之。 弱 水

長嘯高樓劍氣寒，情狂那覺此
宵殘，獨憐紅拂風塵女，早薄相如
筆扎官。夜雨無言知己少，陽春欲
和歎才難。平生心事憑誰曉？要譜
驚琴對月彈。

孫籌成君來索近作，苦無以報，爰錄前年重 遊泮水時，所撰之七古一章以塞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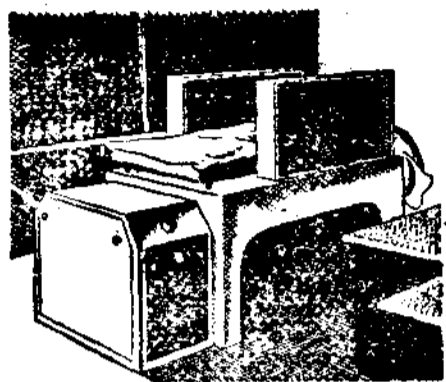
沈 衛淇泉

我年十六掇泮芹，歷縣及府五冠軍，學使者試復居首，持報我父多
歡欣，（是年先大夫同返里門，揭曉之日，先兄遽伊籠燈往觀，喜而歸
報，先大夫亦為之一笑，此情歷歷，如在目前。）湖樓一賦得高選，宗
師詔我加褒勉，（重生古學首題為「烟雨樓賦」，余雖獲首列，而此場
向不揭示，督學善化黃恕皆師倬，於發落時始為余言。）後來屢試縱優
等，不出鄉里知者鮮。秋闈四踏槐花黃，已丑初登選佛場，我母開顏我
師笑，此關一破無人當。（維時先大夫棄養已十年，我母辛苦劬勞，望
子愈切，先師餘姚邵小村中丞友濂，每言淇泉不中舉人耳，一過此關
，勢如破竹矣。）明年公車朝北闕，殿覆居然膺第一，（各省新舉人遲到
者，在保和殿補覆試。）一時聲譽動長安，龍頭視作囊中物，場罷胡圖
急電傳，却緣母病催南旋，兼程歸省不見母，哀哀此恨真終天！苦塊餘
生聞報捷，叩棺白母嗟何及，從此悠悠四載餘，終因補殿遭蹉跌。（此
甲午年事，別詳余自撰僞失記。）持節度隴庚子秋，無端急檄來遮留，
驚傳乘輿間道出，麻屨行在奔忻州。（庚子被命典隴試，行及山西侯馬
驛，遽以停考折回，與副考官長樂林詒書方伯開謨，同迎鑾覆命於晉北
忻州之黃土寨，奉旨隨扈。）太原小駐旋西走，中途重沐天恩厚，（扈蹕
再過侯馬，蒙簡陝西學政。）關輔衡文歲屢經，曾作秀才敢有負，甲辰報
滿還帝京，其時朝政猶清明，如何兩宮同晏駕，遂教國事多紛更。三十
年來甘放棄，惟以生涯託文字，手足凋零廢一身，健康仍拜天公賜，滄
海橫流大陸沉，欄衫再著誠何心，萬一再遇已庚甲，重歌鳴鹿宴瓊林。

京塵影事

張恨水

第七章



梁寒山要由公園回去，剛上回廊就碰得賈叔遙，他穿了一件皮大氅，慢慢的向裏走，一見之下，就先笑道：好極了，碰得正合式，我有一闕詞請你給我斟酌一下。說時，便在大衣袋裏掏出一張紙，遞給梁寒山看。梁寒山道：這真是德不孤了，怎麼我冒冷來遊園，你也冒冷來遊園。一面說一面看那稿紙，詞牌名乃是鳳凰台上憶吹簫。因道：你還未忘情於金飛霞嗎？賈叔遙道：你還沒有看內容，怎樣就知道是為金飛霞而作呢？梁寒山道：她不是叫鳳簫樓主嗎？她現在名花有主不唱戲了，戲園子就成了鳳去台空，你現在用了這個鳳凰台上憶吹簫的詞牌名，你不是說她，說誰呢？賈叔遙笑道：對是對了，但是我填這一闕詞，並不是怨恨之作。她送了我一張相片，我想把這闕詞寫在上面，填得太壞，要不得，不過意思是有。希望你根據我的意思，給我改上一改，現在你先忙看。說着拿了那稿子，便塞他袋裏。梁寒山道：你為什麼跑到這裏來，知道我在這裏，特意趕了來嗎？賈叔遙道：那倒不是！我也是感覺得心裏煩燥，就到這裏來的。大概你也是煩燥者之一了。梁寒山一

笑，不說什麼。賈叔遙原是向公園裏走的，半路上遇到了他，不覺掉轉身來和他說話，一面說一面走，竟走到大門口，而且一直出了大門。梁寒山回家向西走，他是要向東走的，這才醒悟過來，笑道：我是進公園的，怎麼跑出來了？梁寒山道：我們是一對喪魂失魄的朋友，所以才如此啊。於是二人一笑而別。梁寒山回到家裏去，把賈叔遙的詞拿出來看一看，意思也說得過去，不過字的四聲，有不大妥當，便在書架上拿了一本詞律，給他校對校對。一翻書，書裏掉出一片壓乾的杜鵑花瓣來，看了這一朵乾花，就想起來了。原來本年四五月裏，作了幾首杜鵑詞，隨便登在文藝月刊的空白地方。書發行以後，來了一封無名信，信裏說，知先生愛杜鵑花，今以所有者，分一朵相贈，不敢望謝。今有詞數闕，願先生代為正之。改正以後，登之貴雜誌，某即領教矣。信大約是這樣說，那幾闕詞，也在信裏，可是正要看，因為來了客，就夾在這幾本詞律裏，以後就忘記了。光陰易過，今日才重翻此案，真對不住這風塵中一個不相識的文字之交了。於是將杜鵑花瓣先拿開，將書本提在手裏抖了幾抖，果然抖出一封信來。抽出信裏的紙，信已沒有了，只有朱絲格寫的一張稿子。開首便是兩

關菩薩蠻，那詞道：

今年又算輕離別，茜窗冷落梨花月。花氣襲朝眠，
一天楊柳煙。休將歸燕問，問也無音信。事不憶
江南？鶯花三月三。東風又綠庭前樹，消磨一半
青春去。春那解消磨，人把春誤過。若有陽春脚
，願把紅絲縛，縛也是空留，紅顏不白頭。

把這兩闕詞從頭一念，不覺先詫異起來，怎麼叫我
改？我未必做得有他這樣好。不過看這字跡，非常的秀
媚，不像是個男子寫的字。詞的口氣，也近於閨閣，他
覺得有味了，便坐在沙發椅上，向下慢慢的細看。下面
乃是一闕采桑子，並注着中央公園四宜軒前看杏花偶感
。第二闕未注，是南歌子。那詞是：

十年寒食天涯慣，細雨寒沙，淺水明霞，又向天涯
看杏花。寒園猶少春風意，古堞鳴笳，廢殿棲鴉
，荆棘銅駝帝子家。細雨蕭蕭冷，孤燈夜坐遲，
一絲幽怨沒人知，猶自焚香起讀蘭詞。花月心
期誤，江湖信息稀，落花簾外已成泥，不似去年燕
子尚南歸。

看到這裏，情不自禁的贊了一聲好。這種口吻，完
全是個女子了。看這詞胎息渾厚，決不是平常人填詞，
湊付成功的。女子之中，有填得這樣好詞的，真是不多見
。轉身一想，不要饒了，詞人之詞，總是纖艷的，怎樣
就斷定這人是女子呢？不過這人筆詞這樣娟秀流利，是
個聰明之作，就不是女子，也是個洒脱之士，值得和他

交個朋友，可惜自己把這信置之未覆，把這朋友失之交
臂了。於是接着往下看，是兩闕憶江南：

飛不起，一縷枕邊魂。昨夜曾經江上路，歸來猶帶
水雲痕，今夜料難行。
愁不寐，殘月又沉西。涼到雀屏銀燭暗，夢回鷄塞
玉繩低，風裏夜烏啼。

這詞裏滿是離愁別緒，而且像離家很遠，這人的境
遇，或者很可憐。以上六闕詞，是一張紙謄的，字跡倒
還端正。此外又是一張朱絲格，共有四闕詞，一闕是如
夢令，三闕是浣溪沙，那詞是：

空把玉簫頻弄，寒夜迢迢誰共，只有素心梅，紙帳
銅瓶相供。相供相供，伴作一窗幽夢。

愛學梅花作淡裝，一春半是素衣裳，自然眉樣慢商
量。一點閑愁如止水，三分詩意隔橫塘，不嫌孤
獨立斜陽。

蠶已三眠柳二眠，等閑又過晚春天，惜花怕到落花
前。蕉葉卷心如宿醉，蓮花隔世味枯禪，吟成寄
與阿誰邊。

欲作家書轉又休，雙蛾絨翠淡春愁，支頤忽墮玉搔
頭。夕照半樓人獨坐，落花幾點雨初收，倚窗底
事不腸柔？

這一張紙却寫的很潦草，尤其是最後三闕，一字連
着一個字寫下去。其中有幾句，還是塗改了的。這分明
是寄信的時候，忽忽填的，那意思是要把寄來的詞，一

共湊成十闕，這又可見這人的才思敏捷了。在最後三闕詞裏，是真情的流露，不啻赤裸裸表現是個女子。所謂一春半是素衣裳，自然眉樣慢商量；所謂支頤忽墮玉搔頭，這都是女子的神氣。若是真有這樣一個女子，不但願和她文字之交，而且大可逢人說項，將她鼓吹一番了。想到這裏，就把這十闕詞，從頭高吟一遍。梁寒山住的地方，是一所小跨院，只有兩明一暗的三間小屋，爲讀書賣文之處，與家中人却是隔絕的。院子裏有一架紫藤花，兩株海棠，這樣冬天，都成了枯幹，寒風忽然吹起，拂着枯條，作那種嗚咽的聲音，越顯得這地方孤寂。所以他一人在屋子裏獨坐高吟，却沒有人來理會。將詞高吟多遍，都快要讀熟了，忽然想起一件事。記得上海有家雜誌社的編輯，很有文名，有一個女子和他通信，由討論文字討論得成爲文字之交，成了文字之交，這編輯先生還想進一步去發生戀愛。那女子來信，字裏行間，倒也不拒絕，只是總不肯見面，把這位先生急得像熱石上螞蟻一般，不知道怎樣是好？到了最後，他實在忍無可忍了，就將自己親手抄的詩稿，和自己最近所照的一張相片，用雙掛號寄給了那個女友，請她務必回一封信，約一個時候見面；若是不見面，自己一定就會因此生病急死，不料這信去後，一天、二天、三四天，始終不見那女子有回信來。一直過了一個禮拜，依舊不見那人回信，他真急得要死。又過了幾天，再寫一封信去永訣，那人才回了一封信，說他是個男子，以前的信

，都是開玩笑的。這位編輯初還不信，後來調查屬實，弄成了一個大笑話。從此以後，當編輯先生的對女投稿家，都不敢在攀朋友，縱然知道真是個女子，也不敢冒昧和人家通信，以免有萬一之差。想到這裏，心裏冷淡了許多，但是這十闕詞，悽楚婉轉，倒也念之有味。尤其是那南歌子的下半闕，花月心期誤，江湖信息稀。落花簾外已成泥，不似去年燕子尙南歸。不由得就牢牢記在心上，脫口就可吟了出來。從前袁子才看了旅館裏的題壁詩，有天涯沿路訪斯人之句，有感於中，文字動人，真也古今一轍。可惜這個人好像是個女子，故意去尋她，有一點嫌疑；若斷定是個男子，我倒可以在報上登一則小廣告，約他談一談了。梁寒山只管這樣想，把賈叔遙託他改詞的事，都完全忘記了。及至醒悟過來，屋子裏已經漆黑，天已早晚了。這才扭着電燈，將詞稿收起，吃過晚飯，到書局子去上班。賈叔遙一見面，就問那詞填得怎樣？梁寒山原是一個字未曾改正，可又不能這樣對人說，頓了一頓，便笑道：很好很好。賈叔遙道：我看你基本上就沒有看，無論如何，我是一個初填詞的人，會好到那裏去呢？梁寒山道：雖然有一兩個字欠妥，那是小疵，無甚關係，明天我和你斟酌一下子吧？也許點金成鐵，將原作改得太糟，那可不能怪我了。賈叔遙道：阿彌陀佛，你會比我糟，這可不成話了。梁寒山笑道：你怎樣念起佛來，不是不相信佛的嗎？賈叔遙道：我并不是不相信佛，不過覺得不容易懂罷了。不久

我還託一個居士，給我寫一篇金剛經呢。梁寒山道：你提這個居士，我知道了，他要寫三千篇金剛經送人呢。他們的同事唐國樸，正也是個好佛的人，便插嘴道：這居士叫靜芳的嗎？他的字是寫得好，我在朋友家裏，看見過他寫的經，人家裱成了小中堂。那經後面，除了註着年月日之外，並寫了第一千九百多號，我看了很是納悶，這樣一說，我倒明白了，原來他是要寫滿三千號。這人寫了一千九百多號，就是三天寫一幅，也有十八九年的成績了，總算有毅力的人。賈叔道：一個人既然學佛，乾脆出家就是了，爲什麼做一生的居士哩。梁寒山道：那大概是堂上有雙親，或者有其他不得已的關係。賈叔道：可是我說句口過的話，他可在財政部交通部鹽務署都有差事，許多闊人，也願意和他談佛學。他是爲了官才老當居士哩？還是爲當了居士，就得着這些差事呢？做居士的人，應當兼許多掛名差事嗎？梁寒山道：唉！這個年頭兒，那一界求全才也難，我們只好退一步論人，那裏可以看得這樣死呢？做居士的人，本沒有出家，只要居心端正，兼一點掛名差事，是大有可原的。多少出了家的人，還無法無天呢？唐國樸道：寒山兄認得這人嗎？給我弄一張字好不好？梁寒山道：我認是不認得，總可以間接託人求得的。唐國樸道：可惜！今年進廠甸，有人臨趙松雪的一幅金剛經吊屏，我沒有買來。梁寒山聽了這話，忽然一拍棹子道：哦！有了，我記起來了。人家見他這樣，都莫明其妙，可是他却十分

得意。原來他雖在書局裏辦事，心裏還記掛着今天翻出來的十闕詞，究竟是個什麼人呢？彷彿又記得古堞鳴笳，廢殿棲鴉，荆棘銅駝帝子家，在那裏看過這三句詞。現在一提到廠甸，想起今年新春在那裏書市上，曾買到一本油印小冊子，叫做味梅詞，其中確有這樣三句詞，回去一定要對上一對，若是對了，就可以斷定這是個女子。因爲那上面有許多詞，言明了作者是個女子呢。大家問他時，他却笑着說想起一件小事，含糊的就遮掩過去了。在書局裏下了班，到了家裏，首先就到書架上把零碎的小冊子，一本一本，都清理了一會子。清理了一個多鐘頭，鬧的頭昏腦發燒，居然把這一本小冊子尋到了。把這本詞從頭至尾，細細一看，除了最後那三闕浣溪沙而外，其餘的都騰印在上面。書的前面，也有一段小序，中間有幾句說：或蘭閨夜靜，繡榻天長，背燈尋夢，拈帶微吟，偶有悠悠不盡之思，都作淒迷難遣之句，吟固無聊，棄之可惜。又有幾句說：明知工愁善病，非今日女子應有之思；而不求自來，實亦非我故作懊儂之句。最後幾句說：由是油印數十分，分贈同窗之友，藉留鴻爪之緣；不必災梨禍棗，而亦終勝調脂弄粉也。由這些話上面看去，這人豈不是一個女子。那序後面，記着年月日，張梅仙序。在詞的開宗明義之處，也是署着梅仙二字。梁寒山考據考到這裏，總算把這事考了個水落石出，不過看那藉留鴻爪之緣一句，倒好像她是已經畢業的學生，離開學校回家了。真是要一訪斯人，恐

怕到不免像袁子才，勢成天涯沿路了。想到這裏，抬頭一看，壁鐘已過兩點，自己這種舉動，未免近於無聊，也就熄燈就寢。次日醒來，已經是上午十點鐘以後了。吃過午飯，正打算出去，却有朋友陶達生來了。梁寒山笑道：你倒來的巧，我正有件事要託你，陶達生道：你不說，我就知道了。你託我好幾回了，要弄一張佛像。我真對不住，忙得把這件事忘了，其實很容易的。梁寒山道：佛像我不要了，現在我聽說有一個靜方居士，能寫金剛經的弔屏送人，我想託你給我找兩份，據說字寫得非常之好。陶達生道：字好不好，我是不知道，不過求他寫字的人，倒是不少。那很容易，隨便那一天我遇到他一說就成。像你們負有文學名譽的人，只要對他一提，他就十分樂意。作和尚的人，就是愛和有名的人物來往，那還用得着什麼求不求？梁寒山道：你不是說可以給我介紹和靈慧和尚作朋友嗎？什麼時候實行？陶達生笑道：你要是願意交一個有趣的人作朋友，還是百了和尚好。這和尚一肚子佛學，可又九流三教，無所不知。和他談個一兩回，你真摸不着他是怎樣一個人物。梁寒山笑道：你不是說偷着看金瓶梅的那個和尚嗎？陶達生笑着點了點頭道：是他！可是他不過愛鬧着玩，其實倒不是個花和尚。梁寒山道：花和尚要什麼緊，能參歡喜禪，才會悟到色即是空啦。南邊有處地方是觀世音菩薩的大本營，那裏的出家人，總是乾淨的了。可是據我一個知道內幕的朋友說，那些和尚，只要一過開廟之期，大批的

到上海去打野鷄。害了花柳病，亂打六〇六。有一個醫生，專門給和尚打六〇六，倒發了財，又像小說上，夜壺煨肉的那一段笑話，我們看着，是不過笑話而已。可是我的朋友真碰到過一回，那和尚還是用敬佛的檀香去煨的，你說這事是多麼褻瀆佛教。陶達生笑道：你既然知道和尚是怎樣壞的人，爲什麼你倒喜歡佛教？梁寒山道：惟其我喜歡學佛，我才恨這些不成材料的和尚。陶達生搔手道：那算了！我說的那百了和尚，還則罷了。那靈慧和尚就有點多情，够得上不成材料。介紹和你一見面，你若作起文章一罵他們，那可糟了。梁寒山道：你若介紹我認識了他，好歹是個朋友，我那有罵他之理。陶達生想了一想，笑道：我還是介紹和百了先見面吧。那人倒是很隨便，今天下午沒事，我找着他，先和他約一個日子。二次我們就一路去。梁寒山道：就是到這裏來也不要緊。我什麼也不忌諱，就是和尚進門，也當平常人一般看待。陶達生笑道：那更好了。那百了和尚喜歡吃稻香村的點心，你只要預備一點好點心，他一吃之後，除了把佛學裏的奧妙之處，願意告訴你而外；南北幾十省，他都走遍了，他要把所經過地方的山水人情風俗談上一談，就都很有味。梁寒山道：好！你先去約一約。我要認識和尚，倒不一定要跟去學佛，只要找一所好廟，能在廟裏借幾間屋子讀書作文，就算達到了目的。陶達生道：這是很容易的事，一定可以辦到。今天下午，我本要到南城去的，順便我就到太清寺去走一趟

，看看百了和尚在廟裏沒有？梁寒山笑道：你若去，你就告訴他，我這裏書情小說很多，要董些的，像金瓶梅一樣的也有。陶達生聽說，也笑了。坐談了一會，他就別了梁寒山而去。這一天晚上，陶達生放下許多事，都沒有辦，就到太清寺去。這裏是一條冷胡同，由東到西，不過兩盞電燈，昏黃的燈光裏，照着廟門，雙扉緊閉了一列圍牆，靜沉沉的，也不見一點人影，倒是一陣檀香的氣味，在半空裏蕩漾，接着卜卜的有一陣木魚聲音，隱約可聽。人在這種空氣裏，自然會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想。抬頭看看天上，那一鈎如玉的新月，正斜掛着，做那窺人的樣子，在那枯槁極枝的冬樹杪上。陶達生在月光地裏，走上前敲了一敲門。半晌，有人在門裏問了一聲誰。陶達生道：我姓陶，會百了師的。那人道：哦！是陶先生。說着話自己開了門。門洞裏，電燈並沒有亮，只有個懸在梁上大團燈籠裏面點着一枝臘。陶達生看見，燭光下映着那一副有紅似白的小面孔，正是那十四歲的小和尚是空，走進來問道：外面沒有佛事吧？百了師在家嗎？是空道：有佛事，都不相干，用不着百了師去的。他現在在禪堂看經。陶達生道：我自到他那裏去，你不要作聲。是空因爲他們是很熟的朋友，果然他就不作聲，讓他一人進去。他走到了百了和尚屋外，只見靠近窗戶紙的所在，一團白光，大概是亮了懸在棹上的電燈，他正在看書呢。因放輕脚步，貼近窗戶站了一站，只聽見裏面有一種吃吃然的笑聲。陶達生在

外面笑道：百了師，怎麼一個人在屋裏笑將起來？百了在屋裏道：哦！哦！誰？是陶先生嗎？我來扭着外面屋子裏的燈，請進請進！說時，他已扭明正中屋子裏的電燈。這屋子，正中沒有佛龕，只有一張大棹，棹上擺了尊瓷器大士像，一尊維摩佛像，一尊裝金的接引佛像。兩架紙糊四角風燈，配着一隻烏玉的三耳古鼎。此外還有一套瓷的小五供，旁邊一盞藍花瓷器燈台，清油燈盤子，正點着一束燈草，放出菜豆大的燈光，其餘的地方，倒高高低低，陳列一二十盆梅花。一掀簾子進來，屋子裏自有一種沁入心脾的香味。陶達生連說了幾句好香好香。百了和尚，引他進屋子裏坐下，笑道：真香嗎？但是我倒不覺得。陶達生道：你總在香裏面坐着，讓香把你薰透了，你自然聞不出香味來。外面這屋子，向來不是空着嗎？何以這會子又陳列得這樣雅靜？百了道：做和尚的人，不像俗家，他這一顆心，一點疏忽不得。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警戒和尚的緣故。我們眼睛所看到，耳朵所聽到，若是不乾淨一點，就容易染到魔道纏繞。所以我因閒着無事，把這外邊屋子，佈置了一番。陶達生笑道：這樣看起來，你是打算做一個乾淨和尚了。百了道：你這話我有點不能承認。照你這樣說，難道今日以前，我就不是乾淨和尚了。陶達生也就笑了起來，說着，走到屋裏。一看棹上，放着一本不可思議，維摩詰經，笑道：嘿！看起這樣深功夫的經書來了。說時，將經書拿過來捧在手上。這是毛邊紙的木

板書，有一尺多長，七八寸寬，捧在手裏，倒是挺厚的一本。他一拿過去，百了本就伸手來奪，但是他已拿在手裏，奪也來不及了。陶達生拿着書，只是一抖，拍的一聲，弔下一本小本子來。陶達生手快，一彎腰就在地下撿起來，一看，是五寸長的一本小書，書面上有白紙的簽字，乃是繡像絕妙艷情小說燈草和尚。百了和尚沒有搶得及，把一張慈悲臉兒，臊得白裏轉紅，紅裏轉青。只坐在一邊，發出傻笑來。陶達生笑道：你看言情小說也不要緊，爲什麼看燈草和尚這種書？這書裏的和尙，還不把你們佛家子弟罵了一個够嗎？百了用手搔着腮道：我原先也不過說一個風流和尚罷了，不知道他是那樣罵得和尚不堪。陶達生笑道：小說上那些言情之事，全是鬼話，靠不住的。只有現在社會上發生的事情，的的確確，說出來有名有姓有地點，那才是有趣。百了笑道：上次你在這兒談的，確是很有趣，可惜我有事，沒有等最後那故事講完，我就走了。今天有事沒有事？若是沒有事，我歡迎你在這裏演說。陶達生笑道：要我在這裏演說也可以……百了不等他說完，就搶着道：自然不會讓你白說。說着，他就忙着開櫥子，拉抽屜，亂轉了一陣，馬上擺出四分乾菓碟子。又把原來的一壺茶倒了，加上茶葉，親自到廚房裏去，沏了一壺茶來。先斟了一杯茶，送到陶達生面前，笑道：這茶葉不錯，是湖南來的。陶達生坐在棹邊端在手裏，不會喝，先就一陣清香撲入鼻端，呷了一口，點頭笑了一笑道：真是不

錯。百了笑着在對面坐下，因道：上次你說到王小脚第二次出嫁的那一天，到了晚上，她怎麼樣？陶達生道：怎麼樣呢？過了一晚，就是明天了。百了蕩漾着大衫袖，連連擺了幾下手道：你說罷，不要和我爲難。陶達生笑道：這話倒也有些奇怪，我說也罷，不說也罷，是我自己的事，和你有什麼爲難之處呢？百了笑道：一個笑話沒有聽完，正如吃飯吃到半飽，讓人奪了碗去一般。你想，這不是很難受嗎？陶達生道：就是據你所說，情形果然如此，那也要就當時的情形而言。我這一段話是前好幾天和你說的，不但聽的人應該忘了，就是我說這話的人，也早已丟在九霄雲外，還有什麼半飽不半飽？百了笑道：我也不用得三彎九轉的說了，老實說，就是你所談的有趣，我非常愛聽。陶達生笑道：說了半天，你這才說了一句老實話。要我說倒可以，不過上次講的那一段事，我都記不清了。今天我從新講一個有趣的罷。百了道：只要是有趣，新的舊的都好。吃兩塊點心再說罷。說着，就在碟子裏挑了幾塊核桃酥，芝麻餅放到他面前，陶達生却情不過，就把朋友在外面胡鬧的事，提姓不提名，說了兩件給和尚聽。和尚一聽之下，真歡喜得無可無不可。手裏拿着點心，嘴裏吃得滴搭滴搭的響，眼睛眯成了一條縫，只管向着陶達生微笑。陶達生也是說得高興，由朋友說笑的事情，談到了遊籃子，由遊籃子又談到了暗鬥子。百了一聽，樂得兩隻眼睛成了一條縫，將手一拍大腿道：別的都罷了，惟有這一條路子，我却沒

有聽到人說過。據人傳說，我們這廟前廟後，就不少這一路角色。這話真的嗎？你也逛過沒有？陶達生道：不能再談了，談到夜深，漆黑的胡同，我怎麼回去？百了道：若是你怕的話，我可以預先雇好一輛車，送你回府。我們那間客房，倒也乾淨，就在那裏睡也好。陶達生道：我家裏煨了一大罐冰糖蓮子粥，正等着我回去吃。我若不回去，肚子在這裏空着，蓮子粥在那裏空着，那是什麼算盤？百了笑道：你就爲的是這個嗎？那很容易辦。不瞞你說，我這裏留得有頂好的浙江筍乾，你若是在這裏多坐會兒，我可以把筍乾拿出來，用水發開了，加上口蔬，給你煮上一大碗三鮮素麵吃，你看好不好？陶達生笑道：我吃慣了葷的人，這素麵恐怕吃不過來。百了笑道：這一件事，你可別拿話來試我，我們這和尚，雖不十分乾淨，可是也不過開玩笑，取個樂兒，要說爲非做歹的事，可真沒有。陶達生笑道：你們果然就一點葷都不吃嗎？我可聽到說和尚廟裏用夜壺燒肉吃哩。百了笑道：這挖苦和尚，也就到所以然了。和尚要吃肉，隨便怎樣偷着吃都可以，爲什麼一定要用夜壺煨着吃呢？這不是想入非非嗎？陶達生笑道：沒有夜壺煨肉，給我來兩碗好素菜也可以。百了道：這個要趕辦，實在是來不及了。你真要吃菜，我還藏得有些筍豆和五香蘿蔔乾，都一齊拿出來吧。陶達生見和尚是這樣百依百順，也不忍心再難他了，又坐着談下去。每談到一個女子，百了先就問怎樣的臉，怎樣的身材，怎樣的嗓音。

其次就問剪髮沒有剪髮，穿什麼衣服？穿什麼鞋？甚至是長褲是短褲，襪子齊平那裏？都要問個清楚明白。陶達生是喜歡開玩笑的人，他見百了和尚聽得那樣有趣，越添枝添葉，形容入妙，把一個百了和尚聽得兩隻眼睛，笑得睜不開。左手伏在桌上，只管捻佛珠，右手伸開巴掌，却不住的去擦臉，嘴角老是笑得歪着，扶正不過來。一直讓陶達生把一段維妙維肖的趣事說完之後，張開嘴來打一個呵欠。陶達生笑道：怎麼樣？聽得有趣？百了和尚用手將光頭亂摩撫了一陣，微笑道：有趣是有趣，可是樣樣有趣的事，和尚聽了有什麼用處？還不是白聽一陣子嗎？陶達生道：那要什麼緊，現在大家都是和尚頭，你把這件大袍一脫，穿上一件長衫，時髦些索興換上一套西裝，無論你到那裏去逛，明的也好，暗的也好，有誰知道？百了合着掌齊手胸口，連叫了兩聲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陶達生笑道：爲什麼念阿彌陀佛？難道這是做不得的事嗎？百了笑道：和尚冒充俗家去宿娼，你倒以爲是做得的嗎？縱然不犯戒，也犯了法。陶達生笑道：犯戒你們是不怕的，除非怕犯法。其實這個年頭兒戀愛自由，也不算犯法。你若是怕犯法，我倒有個絕妙的主意。百了聽了，連忙站起身來問道，你有什麼絕妙的主意？陶達生笑道：傻子！你這樣辛辛苦苦作什麼？不會還了俗嗎？百了笑道：我說你是什麼好主意，原來是叫我還俗。要還俗，爲什麼出家呢？陶達生一想，你倒會辯，我來駁你一句。便笑道：既出家……再要向下說

，覺得有些不妙，便改口道：就不能還俗嗎？別人我不知道，唐朝那個賈島，他是有名的詩人，他就是出了家再還俗的。百了笑道：這是古人，如何比得？說到這裏，又笑了一笑道：你別看我喜歡討論娘兒們的問題，其實是鬧着好玩。在街上碰到漂亮的娘兒們，我總是閃開到一邊去的。陶達生道：你一個和尚在大街上偷看人家，已經够了。你不躲開一點，打算怎麼樣？想挨揍嗎？百了指着他笑道：話到了你嘴裏，沒有好的，你又怎樣知道我偷看人家呢？陶達生笑道：這是很容易知道的事，你不看人家，怎樣知道她長得漂亮？既然看了，和尚在大街上看人家婦女，沒有睜着大眼珠，向人家對面對看了去的。我合邏輯推論下去，所以知道你是偷看。百了笑道：你罵苦了我了。陶達生笑道：我真不是罵你，我倒憐惜你們很寂寞。老實說：人生在世，無非是做兩樣事。一是求形式上的安慰，一是求精神上的安慰。要說求形式上的安慰罷？你們是絕對沒有的。要說求精神上的安慰罷？實際上怎麼樣，我不知道，若是表面上看來，你們是並沒有安慰的。這一句話，百了似乎受了很大的刺激，兩隻大衫袖，覆住了兩隻大腿，雙眼皮向下垂着，幾乎要成睡着了的樣子。他却慢慢的答道：這話對你們俗家，是沒有法子解釋的。尤其是你們這些年輕的人，不容易領悟。陶達生走上前，將他的肩膀，搖撼了幾下，笑道：你這一副樣子，倒真裝的像。醒醒罷，讓我再來談兩段風流韻事給你聽聽。百了笑道：你這孩子

，實在是調皮，談來談去，就會談到和尚頭上來的。談上了就得挖苦我兩句。陶達生笑道：並不是我挖苦你，要這樣，談起來才覺得格外有趣。百了笑道：拿和尚開味，倒算有趣，你這人很好。正說到這裏，齋廚下的火工，已經把麵菜送了上來。和尚就陪着陶達生一塊兒吃麵。吃完了麵，火工來，收拾了碗筷去，百了重斟了一杯茶，放在他面前，笑道：現在是吃飽了，先喝一杯茶罷。陶達生道：這樣子，你是要繼續的向下講了。百了道：你若是不講什麼，我們就這樣相對枯坐嗎？那也覺得有些無聊吧？陶達生道：也能，我來講講學生們的戀愛給你聽罷。百了頭一偏，哦了一聲顯出很驚訝的樣子道：學生戀愛史，那很好，你說你說。陶達生笑道：看你這副神情，倒好像是學生的戀愛史，就格外值得注意似的。百了道：那是自然啦。現在是青年人的世界，談戀愛不在年輕的時候談，還到年老的時候來談不成？陶達生道：這樣說，你是很羨慕當學生的了。百了情不自禁的，又豎起手來摸了一摸和尚頭，笑道：我若是倒長回十五歲，我就當學生去了。不要談那些不相干的辯論罷，你還是言歸正傳。陶達生也談起興趣來了，又揀那些有趣的新聞，和他談了一點多鐘。談畢，有一點鐘了。依着百了，還要請他談一談，陶達生說是支持不住，非睡不可，和尚只好是送他到客室裏去安歇。自己一人，回到禪房，想起陶達生說的話，真個非常有趣。先是坐着想，終而靠着椅子背想，到最後却躺在床上想。清

醒白醒的，只管瞪着兩隻眼睛望了屋頂。想了一陣，又坐起來，看見桌上還有一壺茶，站到桌子邊，斟上一杯先喝了。喝了一杯，又喝一杯。把杯子放了，背着兩隻大袖，就在屋子裏踱來踱去。由那屋角上，踱到這邊房門口，再由這邊房門口，又踱到那邊屋角上去。就是這樣踱來踱去的，竟忘其所為了。百了直想了半晚，腦筋裏面，構成了無數個無數折的幻境。那幻境裏面都是很甜蜜的生活，自己浸潤其中，與和尚這樣清淡的生活，適得其反。眉頭一皺，頓着腳幾下，便決定了一個志向，手頭上還存得有幾百塊錢，拿了這個錢，自己就另創造一個世界去。原來前幾天這裏的方丈，也曾說過，有一所中等的廟，可以讓自己去主持。如今想起來，就算主持一所廟，那有什麼意思？還不是過這種清淡的生活嗎？要說做和尚清心寡慾，一直做到成佛成祖，固然是好。但是真能辦到這種地步的，却有幾個？自己做了這些年的和尚，就從來沒有看見過，誰是把和尚當做和尚做的，無非是借了這個名目混飯吃而已。要說混飯吃，什麼事也可以做，何必受苦做和尚呢？這樣想着，倒覺着板着面子做和尚乃是欺名盜世，不如俗家爲了吃飯做事，更是居心正直了。他心裏是這樣想着，脚下就不由自主的，只管放開脚步走來走去。人的心不在這兩隻腳上，所以這兩隻腳儘管走得十二分忙碌，却也不見得怎樣疲勞。這廟裏是極清靜的所在，加上到了這樣夜深，什麼生物的動作都停止了。萬籟無聲，落下一根小針到地

上，都可以聽出牠的響聲來。和尚雖然慣在岑寂的環境裏，而今更加上一層岑寂，不由得他不再加上一層注意了。在岑寂的境况裏，忽然有一種幽香，若斷若續的，撲入鼻端。百了一想，這外面屋子裏，並未點上佛香，那裏來的這一股氣味。於是掀開門簾，探着頭向外看去，只見外面供案上那一盞古式的清油燈，一點菜豆大的燈火，依然亮着。照見屋子裏，只有一種昏黃的顏色。那四圍列的梅花盆景，映着許多若有若無的影子，模糊一片。這倒加添這屋子裏不少幽靈的氣象。供案上的那幾尊佛，彷彿是格外沉靜着，垂着手，微閉了雙目，臉上不帶笑容，可也不帶愁容或怒容，只是沉靜的，覺得慈悲壯嚴。令人對之，起一種不可思議的敬仰心。百了先是在門邊，情不自己，走到了外屋，更又情不自己的走到了佛案，剔了一剔燈光，對着佛像端詳了一會。所聞的一種香，現在也明白了，乃是未開的梅花，和香爐裏燒過猶念的檀香灰，釀成這一種很飄忽的氣味。你看這幾尊佛像，在這飄忽的香味裏，那種鎮靜的樣子，恰是可作人生的表率。作和尚的人，好好的修養，何嘗不能做到這一步田地。這樣想着，就把剛才一番熱烈的思想，完全洗去。自己點了點頭，這是菩薩點化我來了，我既然做了和尚，當然根據了和尚這一條路向前做，我又何必三心兩意，另打別的主意。這樣想了，倒把一夜的煩惱自然解除，安心安意進屋去，在床上睡覺。

x

x

x

x



蔡夫人

錢士譯

第五章

「喲，是的，多謝你，夫人！我是在這兒養大的……」他又微微鞠一個躬，掉轉身去，戴上帽子，大步走過去把握着車子。他的口音在最後幾個字上帶着沉重寬闊而拖踏的土音……或者也是出於嘲弄吧，因為開始說話時他並沒有土音的痕跡。他幾乎可以說是一個紳士。無論如何，他是一個奇異的，敏捷的，與人隔離的人，可是他雖然孤獨，却是充滿自信的。

列福將那小小的引擎開動起來，那人就將椅子轉過身去，使它轉向着那條漸漸變到濃密的榛林中去的斜坡。

「沒有別的事了嗎，列福先生？」那人問道。

「還有，你最好跟着一同來，以防它拋錨。這引擎上山的力量是不夠的。」那人四處一瞥，找他的狗……是多思的一瞥。那條獵犬向他望着，輕輕地搖着牠的尾巴。一時間他的眼睛裏露出微微一點笑意，是在嘲弄她或者和她開玩笑，然而這却是一個溫和的微笑，一會兒笑意消失，他的臉上便毫無表情了。他們走下山坡相當迅速，那人扶着椅背，使它不致傾側。他看上去像一個自由的兵士，却不像一個僕役。他的神氣中有一點使康妮想起杜唐米的地方。

當他們走到榛林的時候，康妮突然向前奔去，打開那扇通到花園的門。她站着握住這扇門的時候，兩個男子都向她望着走了過去，列福有一點責難的樣子，另一個人則帶一點怪異而冷淡的好奇；超然地要看一看她是個什麼樣子。她在他的蔚藍而超然的目光中，看出一種苦痛和疏遠的神氣，可是又帶着某種溫情。可是他爲什麼這樣孤高，這樣和人隔絕呢？

走過了那扇門，列福把椅子停住了；那人迅速地走過來，彬彬有禮地把門關上。

「你爲什麼奔過來開門？」列福用他輕和而鎮靜的聲調問道，表示他有一點不快。「米樂斯會來開的。」

「我以爲你要一直向前開去呢，」康妮說道。

「而讓你一個人在後面追趕我們嗎？」列福說道。

「喔，怎麼樣，我有時候是喜歡奔跑一下的！」

米樂斯又走過來扶住椅子，好像完全不注意的樣子，可是康妮覺得他却留神着每一件事情。當他將椅子推上花園裏小丘陡峭的隆起處時，他的呼吸急促起來，張開了嘴唇。他其實是頗為脆弱的。他是奇異地富於生氣，却又有一點脆弱和乾涸。她的婦人的本能感覺到這一點。

康妮落在後面，讓車椅前進。天色完全灰暗了：四圍環繞着煙霧的那一塊低懸着的小小的青天，又合攏起來，好像蓋上了一個蓋子一樣。天氣非常寒冷，快下雪了。完全是灰色，完全是灰色！世界好像困憊透了。

車椅在緋紅小徑的最高處等候着。列福轉過身來看康妮來了沒有。

「不疲乏吧？」他問道。

「哦，不！」她說道。

然而她却是疲乏的。她的心裏開始有一種奇怪的倦怠的渴望，一種不滿足的感覺。列福並不注意：這些事情不是他所感覺到的。可是那個陌生的男子却知道了。在康妮看來，她的世界和生命裏的每一件東西都似乎困憊透了，她的不滿足的心情，比那些小丘都來得古老。

他們走到大廈之前，然後繞到屋後去，因為那邊沒有階石。列福將他自己的身子設法投到那低低的屋中用的輪椅裏去；他的兩臂是非常強壯而敏捷的。然後康妮托起他那沉重的兩條死了的腿子，搬了過去。

那守獵人注意地等待着列福離開他，留神地觀察着每一件事情，一點都不漏去。他看見康妮用兩臂抱起那兩條死腿，將它們放進另外一只椅子裏去，列福此時則跟着她而回旋着他的身子！守獵人臉色蒼白起來。他覺得異常的驚駭了。

「多謝你幫我的忙，米樂斯，」列福隨便說了一聲，便開始將椅子，向僕役的住所那邊轉去。

「沒有別的事了嗎，先生？」是一個淡漠的聲氣，好像是在夢裏的一般。

「沒有事了，早安！」

「早安，先生！」

「早安！謝謝你將車椅推到山上來……我想你不覺得太重吧，」康妮說道，轉身望着門外的守獵人。他的眼睛立即轉向着她的眼睛，好像突然醒了過來一樣。他留神着她了。

「哦不，並不重！」他很快地說道。然後他的口音又變成那種寬闊的土音：「夫人，早安！」

編後小記

▽蘇州星社，在江南文壇，確負聲望，縱有以鴛鴦蝴蝶派譏之者，然其中老斲輪手，新傳兼擅，文白咸宜，迥非初生之懷所能比擬。就中如程瞻廬先生與包天笑先生有二老之目，其作品膾炙人口，至今不衰，瞻廬先生遠歸道山，本刊尙存遺著「皇極神數的傳人」一篇，萬言以上，一氣呵成，別具隻眼，未能以「迷信」一筆抹殺之也。復次，前新聞報主筆孫玉聲先生遺著「王先生」，描寫虛榮女子之心理，頗上添毫，因此二篇皆爲遺著，故列入「另外一欄」。下期尙有故詩人陳鶴柴先生（詩）遺著「嶺南奇花異木記」，吉光片羽，亦實斯欄。

▽名教授顧仲彝先生所著掌上珠劇本，現改名「三千金」，決由「上藝劇團」在「卡爾登戲院」上演，上藝人選如喬奇，梅真，……諸士女，必有精采可觀。益以費穆先生之導演，仲彝先生之力作，可謂「二美具」也。

▽朱曼華先生久任時事新報，及大晚報記者，中西並精，素飲盛譽，近年以商自隱，久不執筆，以本刊之固請，乃成「文壇懷舊錄」一首，文雖簡短少許勝人多許。▽皆知岳楓先生爲名導演，不知其亦能治小說，今與張君勉先生合作「不夜城」，尤爲寫實佳作。

▽邢光祖先生有聲於教育界，著作孔多，先以「一片花瓣」餉讀者。

▽閒言先生對國際情勢，瞭如指掌，嘗讀上海週報者，莫不欽其名，「世界小國剪影」，可見一斑。

▽孫籌成先生久任上海市新藥業公會祕書，海上賢豪，盡識其人，平居研究新知，成最新防毒常識一文，根據學理，輔佐事實，極合潮流，下期刊載。

▽本刊爲求「一新耳目」起見，陸續有新作家介紹與大眾，請拭目俟之。

▽因報紙價格飛漲，略有準備，然亦深感威脅。印刷裝訂復一再增值，本刊改訂價目爲每冊十元，殊非得已，尙希鑒原。

許晚成氏致力調查 全 國 工 商 行 名 錄 出 版

許晚成氏致力調查統計工作已有十年，發行專書三十餘種，近編本年度工商行名錄，關於上海暨各埠之各大工廠公司商號銀錢業營業概況董事經理姓名，詳查細載，工程浩大，布製一巨厚冊，特價百餘元。

上海北京路鹽業大樓龍文書店發行

電話：一六四三五

△新書目錄備索▽

平安三飛車
股份有限公司

三飛客車 美觀大方 舒適快捷 服務周到

叫車電話
77000

中西大藥房總支店均可代叫

全市遍設分站

公共電信器製造廠
股份有限公司

電星牌電器用具
雙用安全插撲
最新型
註冊專利
美觀耐用

省電安全 迅速便利

總發行所 上海芝罘路四一號
電話 九二九八七
電報掛號 〇四〇五
廠址 梅白格路三一三號

民誼大藥廠
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大衆補品 功效驚人
民誼大補藥

功能

促進食慾 增加體重
輔助發育 增加血源
破補衰弱 振奮精神

廠址 新開路辛家花園
電話 六〇一〇六

三樂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經營之業務
一、信託 二、地產
三、保險 四、證券
五、股票 六、貿易
七、實業投資 八、運輸倉庫
本公司資本總額
中儲幣一千五百萬元

本公司總管理處
福州路三三五號
電話九八二〇四號
電報掛號一一〇八

中國戒煙療養院



海上唯一戒煙樂府

本院專門戒除一切癮毒管理嚴格
負責斷癮

分 住戒 走戒 出診戒

設備貴族化 收費平民化

檢查體格不論因病或戲弄成癮均
能施以個別戒法可緩可速保證澈

底戒絕

抗毒速戒八日戒絕

院長金學高醫師

院址 辣斐德路馬浪路口

電話 八七四〇九 詳章備索



鈣素母

壯骨

固齒

防癆補肺

~ 售均房藥司公大各 ~

品出房藥大 **科美開** 海上 —